
武俠世界
第36年
17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奇情推理故事「爾虞我詐」。王應銘非但富有，而且他的財富是難於估計，如此富商，却不願顯赫於上流社會，家中亦不願僱用工人，偌大一間現代化的高尚住宅只住着他夫妻倆……智哥——原名李若愚，是綁架匪徒之一，原是標參，却捲入富商夫妻間的恩恩怨怨，其間情節的撲朔迷離，內容的兜兜轉轉，絕對令人意想不到，本故事有別於傳統窠臼，結局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欲知本文詳情，請細閱。

*　　*　　*

本期續刊程天朗先生撰著的湖海恩仇錄故事之二「巫山夢」，欲知前情後事，千祈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獻給愛好小品文的你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撰著的故事「財色風暴」，屆時請留意。

短篇故事有馬獅龍先生撰著的「黑蜘蛛」一期完故事。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7期
(總號18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奇情推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爾虞我詐

綁架富商 遺下狗繩

幾天來，溫度一直徘徊在攝氏十度左右，在山頂當風的地方來說，那實在是相當寒冷。

一早起來，卻是出奇的溫暖，沒有風，最重要的是，太陽衝出了重霧，露出溫煦的笑臉。

連那兩隻大狗也顯得有點不耐煩，希望趁這美好的天氣，往外走走。

王應銘太太從花園裏走回來，看見了王應銘已穿好了衣服，整裝待發。

王太太問道：「去那裏？」

「帶兩隻畜牲走走，妳看，牠們被困了好幾天，實在不耐煩了！」

「你又一個人去散步？」

「不是我一個人，還有這兩隻大狗！」

王太太不放心的道：「這幾年治安不比以前，你的身體也不比從前，還是小心一點好！」

「怕甚麼，這兩隻大狗足以保護我！」

王太太道：「不是怕甚麼，而是怕萬一！」

王應銘笑起來道：「妳不用擔心，我與兩隻畜牲在附近走一個圈，然後回來與妳去喝茶！」他頓了一頓，又道：「妳去不去？」

王太太道：「不去了，這幾天很忙，還有很多衣服未洗，你自己去吧！」

王先生吹了一下口哨。

兩隻大狗立即來到他的跟前。

這兩隻的確是名副其實的大狗，第一隻，全身棕色的毛，足有一百五十磅重，是隻大丹狗，在歐洲地方，這種狗是著名的工作狗，可以替主人看門、看小孩，基本上牠是十分善良的，但如果你欺負牠的主人的話，牠便不惜一切來保護主人，是一隻非常忠心的狗。

另一隻也是大狗。

是一頭德國的純種狼狗，王應銘買牠回來的時候，只有個多月，但而今已成為一隻大狼狗，牠站立的時候，比一個人還高，體重接近二百磅，如果牠兇起來，兩個大漢也不是牠的對手。

大狼狗叫「亞福」，大丹狗叫「亞財」。

亞福與亞財都知道主人要帶牠們出外，表現得十分欣喜雀躍。

王應銘摸著兩隻狗的頭，道：「你們一定要聽話，否則我不帶你們出去！」

亞福與亞財立時搖頭擺尾，似乎是非常懂主人所講的話，並擺出了討主人歡心的模樣。

王應銘大聲叫道：「淑媚，我出去了！」

「好，你小心一點！」

他拖著兩隻狗，從屋裏到門口，還有一段路要走，這麼大的一間住宅，並沒有請花王，也沒有其他傭僕。

據說王應銘是一個白手興家的人，而他的太太黃淑媚與他一起同甘共苦，兩人都不喜歡僱用工人，一來是不喜歡家中無端多了一個外人，二來也不想浪費金錢。

第二個原因實在令人發笑。

因為單是以山頂上這一幢獨立樓房，加上一個近萬呎的花園，價值已接近天文數字。

事實上有很多測量估計師也不敢列出這幢樓房的價錢，並不是因為這幢建築物有甚麼特別昂貴的地方，而是在這山頂上，再沒有另一幢同樣的別墅式樓房可供出售，物以罕為貴，再沒有供應，終成了這樓房價格不可以估計的原因。

再加上王應銘近三十年來的長袖善舞，在各種生意上都是順風順水，財富真如浪濤一般，滾滾而來，他究竟有多少身家(財產)，實在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過，王應銘與其他有錢人不同，他為人十分低調，他非常不好名。

有很多人都游說他，叫他出來當甚麼主席，甚麼總理，他總是堅決拒絕。

甚至他在自己的生意上，也只用公司的名稱，從來不用自己的名字，只有難以避免時，他才會用上。

很多人都覺得他這樣做，實在是一種怪癖。

世上的人，從來都是為名為利。

有人千方百計，也要做一些新聞，讓自己名揚天下，也有很多人有了財富之後，用金錢把自己的名字，建成一個人盡皆知黃金寶塔。

但王應銘則一一堅拒。

因此，他是一個相當神祕的人，在商場上，人們只稱呼他是王先生，只有幾個相熟的人，真是只得幾個，才會直呼他的名字。

王應銘非常有錢，外表卻給人一種吝嗇的感覺。

他有幾輛名貴的車，但從來不僱用司機，他有這麼一間大屋，也從來不僱用傭僕。

以前，他的太太還年輕，宅中一切大小事物，都是由他太太做，而王太太打理這一間大宅，並不以為苦，不過，近年來年紀較大，才請了一個鐘點工人，每日來三個鐘頭，與她一起工作。

所以，金錢對於王應銘來說，那實在不當怎麼一回事，而他以浪費金錢而不僱用僕人，也只是一個藉口。

王應銘在大門鐵閘前按了一個

電鈕，大門鐵閘自動開了一些，他拉著兩隻狗出了外面。

他回身在大閘旁按了一個掣，大鐵閘已自動的關上。

大鐵閘旁邊，有一個小小塑膠牌，上面寫著：「通電」，另外有一個閃電的標誌，但完全沒有警告，外人不知道這小小塑膠牌上兩字的意思，不知道是否通了電還是可能通電，會電到觸摸這鐵閘的人，但這小小的塑膠牌足以使陌生人碰也不敢碰這大鐵閘。

亞福與亞財出了大門，很高興。

這些大狗，運動對牠們非常重要，困了幾天，身上的精力似是無處發洩，眼前是一條恬靜的大路，人影全無，正是供牠們狂跑狂跳的好地方。

可是，王應銘一手牽著一隻，叫道：「我叫你們保護我去散步，為甚麼想自己走？」

兩隻狗似乎明白他的話意，都勉强安靜了下來，慢步的往前走。

從王應銘這間巨宅前面一條路，繞向山後一段路，平日只有附近幾輛私家車出入，並沒有陌生人走過，繞過這一段路，再回到王應銘的住宅，大概是三十分鐘左右的路程，如果在這段路上稍作流連，也只要四十五分鐘，便可以回到王應銘的住宅。

這一段路雖然不是私家路，但並沒有太多人會使用，因此也幾乎成了一條私家路，不過，因為這地方是極貴重的住宅區，間中也有警察巡邏一下。

王應銘拉著兩隻大狗，沿著這一條大道向前走，兩旁是疏落但十分高大的樹木，散發出一些令人心曠神怡的樹木香氣，他不禁深深地吸了兩口氣。

亞福與亞財也吠了幾聲。

＊　＊　＊

王太太把幾件衣服放進了洗衣機，又把幾件昨天洗滌乾淨的衣服放進了乾衣機，然後回到廚房。

王家雖然不僱用工人，但一切家居用具，都是最先進而實用，因此，王太太要做這麼多家務也不覺十分勞累。但她最怕是抹窗，因此，她僱用這個鐘點工人，是要她抹窗，也不是全間抹，而是抹他們的睡房和王應銘所用的書房而已。

王太太在廚房內，把一些早已準備好的保湯材料放進了一個電子瓦煲裏，然後在浴室內洗臉，再回到自己的房間內，稍為化妝。

王太太已超過五十歲，但外表看來只不過是三十出頭，接近四十而已，她並不算漂亮，但衣服名貴，化妝品也是高價的，使她看來更年輕。

王太太與王應銘完全不同，她從來不刻薄自己，只要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她都全買下來，而她也會為王應銘買一些她認為重要的東西，譬如是手錶或者是名貴的衣物，不過，無論她怎樣買，她也服從王應銘的誡條：一切低調處理。

對於這一點，她是非常遵守，幾十年來，並沒有越雷池半步。

化好了妝，她看看手錶，自言自語地道：「怎麼這麼快便過了半個鐘頭，還沒有回來？」

她走到大廳，開了電視。

她並不是看電視節目，而是看看王應銘是否回來了，或者他會在花園之內和兩隻狗玩。

花園並沒有人。

再看花園的另一邊，也沒有人，她又再按一下，可以看到這巨宅的後院，也沒有人影。

王太太自言自語地道：「去了那裏，這麼久還沒有回來？」

她再看看手錶，又道：「也許是貪玩，在路上擔擱一些時間。」

王太太把電視按回平常的節目。

那是一個非常無聊的搞笑節目，卻吸引著王太太看了一會，她一邊看，一邊道：「怎麼？這也算是電視節目？」不過，她也被其中一些片段，逗得笑了起來。

那節目已近尾聲。

王太太再看看手錶道：「咦？這麼整整一個鐘頭了，為甚麼還沒有回來！」

她有一些不祥的預兆，因為她今早一起來，已經覺得眼眉處無端跳動，但她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她並不相信這些。

她決定自己駕車出去看看王應銘，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他，可載他回來。

「他大概是沒有出外走動幾天，像孩子般忘記了回家，老傢伙變孩子了！」她不自覺的笑了起來。

她走出了大宅，按下了保安系統。

車房離屋並不遠，但也有一小段路。

忽然，她好像聽到了一連串的狗吠聲，她又自言自語道：「難道是回來了？」

可是，狗吠聲並沒有挪近，而且再沒有聽到。

她開了車房，裏面有五輛車。

她選擇那一輛小型的家庭式房車，日本出產的，只有小家庭和經濟不大充裕的人才用的，不過，她卻喜歡這一輛，因為她認為這小房車十分靈活，泊位容易，而且最主要一點，遵守王應銘的誡條：低調。

她開動車子，車上有遙控器，可以關上車房門，也可以開動大

旨。

車子出了大宅，而那大閘也自動的關上。

王太太把車子開得十分慢，沿著王應銘慣常走的路，一直向前駛。

其實，那也是唯一的路。

拐了一個彎，並沒有王應銘的路影，再走了一段路，也看不見有人影。

王太太開始覺得有些奇怪，眉頭又似有些跳動，她自言自語安慰道：「沒事的！」

當他再轉一個彎，她的信心開始搖動，不過，她又再道：「他們可能已回去了！」

可是，她再走了一段路，整個人卻怔住了。

因為她看到行人道上有一條狗帶，那並不是普通的狗帶，而是一條是用粗麻繩做的，只有牽那些大狗才會用得上。

她立刻下車，把狗帶拾了起來。

「是亞福的！」她緊張起來，忍不住的叫道：「亞福、亞福！」

沒有回應。

她又叫道：「銘哥！」這是她喚丈夫的稱呼。

也沒有回應。

她連忙上車，加速汽車，向前駛去。

忽然，她又看見另一條狗帶，在行人路上，她再下車，拾了起來道：「亞財的！」

事情看來不再簡單。

她努力鎮定自己，又叫道：「亞財！亞財！」頓了一頓，叫道：「銘哥！銘哥！」

那兩條狗帶所指向的地方，是一個斜坡，斜坡上滿是荊棘草叢。

她想走近細看，但回心一想，還是先上車再說。

在車廂內，她又再叫了幾聲：「亞福、亞財……」頓了一頓，又再叫道：「銘哥！」

這地方十分空曠，連回聲也沒有。

她自言自語道：「沒事的，沒事的，不要胡思亂想！」可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叫人無法不往壞處想。

「如果銘哥把狗放了，也沒有理由連狗帶也丟在地上，而且這種狗帶絕不便宜，以銘哥的性格，他不會……」

「狗帶在這裏，兩隻大狗一定在附近，怎會完全沒有狗吠聲，也沒有回應，牠們會到了那裏？」

「銘哥並不是一個慣於開玩笑的人，他沒有理由，人在附近，卻沒有發出一句回應……」

王太太越想心越亂。

忽然，車廂內的電話響了起來。

她在這時才省起車內是裝有汽車無線電話，她拿起了電話，道：「喂！」

沒有回聲。

王太太再道：「找誰？」

電話已立時掛上了。

王太太關了電話，然後又再開了，按了電話回家，等了良久，仍然沒有人回答，換句話說，王應銘並沒有回到家中，會去了那裏？

他這麼一個人，攜著兩隻大狗，可以去那裏？

王太太把汽車加速，沿著這段路，一直小心的看著，到了大宅的門口，根本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

她把車停在門前，一時之間，眞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對。

忽然，有人拍了車門幾下。

王太太如夢初醒，望著那人，那是一個年輕的警員。

「小姐，妳在……」那警員低下頭來，看見了王太太，才道：「對不起，原來是妳！」

王太太漫應著：「甚麼事？」

「沒有，我還以為有人把車子停在你們的大屋之前，想不到是妳！」

「你認識我？」王太太道。

「本地的人有誰不識妳？」警員打趣地道：「王太太，再見！」

王太太心中有些吃驚，她與王應銘兩人，一直保持低調，而且盡量不參加那些公開的應酬場合，不過，他們仍然不能逃過傳媒方面的報導。

也許他在那些週刊之內，看過王應銘與自己的容貌，那警員說過，本地的人都認識他們，那實在是有點誇大，她並不相信。

忽然，王太太叫住那警察，道：「亞SIR……」

那警員回轉身來，問道：「甚麼事？」

王太太本來是想講有關丈夫與兩隻狗突然不見了的事，但回心一想，這事只發生了不及一句鐘，何必小題大作，又或者向他說了，反而是大題小作。

王太太猶豫著。

警員道：「甚麼事？」

「沒有，沒有了。」

警員望著王太太，看到她的臉有點蒼白，又再問道：「有甚麼事我可以幫妳？」

「沒有，沒有了！」

警員慢慢的離開了。

王太太按了遙控器，大鐵閘開了，她把車子駛進了裏面，她還有一個希望，她希望王應銘在她打完電話之後，回到家裏。

這個希望又再一次落空。

她回到大廳之內，撥了一個電話回公司。

等了很久，才有人接聽。

王太太道：「王先生回來了沒有？」

那人接道：「沒有……」

「你可以肯定？」

「可以，我是最早到的。」

「你是誰？」

「妳又是誰？」那人並不知道那是上司老闆太太來的電話。

王太太並沒有再回答，慢慢放下電話，她還聽到那人說道：「神經病，這麼早便來電話，還不是辦公時間！」

她看看大鐘，只是八時三十分。

如果依照他們每日的行程，他們應該在中環一間著名的茶樓吃早點，再過十五分鐘，他們慢慢的步行回寫字樓，那時應該是九點正。

王應銘雖然是一個富甲一方的人，但從來沒有退休不工作的想法，而且一直準時上班，而大多數的時候，是超時才下班。

她又再撥了幾個電話，照理這麼早，他不會去那些地方，不過，王太太還是撥了，略盡人事，結果，當然是找不到王應銘，反而惹來幾句奇怪的回話。

忽然，王太太拍了自己的額頭一下道：「為甚麼我這麼大懵？亞銘袋內有手提電話。」

其實這個電話才是最應該撥的，不過，她一直是六神無主，心中忐忑不安，才忘記撥這個電話。

她撥了電話。

忽然，她好像聽到了電話的鈴聲，那是來自王應銘的書房，一時之間，她不知如何是好。

她決定暫時不理會這來電，等了一會，卻沒有王應銘的回應，她心中非常不安，她按下了電話，想入王應銘的書房，去接那個電話。

可是，當她按下大廳這個電話時，書房之內的電話也停了發出聲音。

王太太道：「怎麼會這樣巧？」

她走到王應銘的書房，只見那大書桌上，正放著王應銘的手提電話。

怪不得如此！

王應銘並沒有把手提電話放在身上，剛才她撥電話，響的正是這個電話，所以當她一按停了電話，書房再沒有電話聲傳出。

王太太站在王應銘的書房門前，整個人呆著。

她一直避開那個念頭，可是，到了如今，她再沒有辦法避開。

王應銘出事了。

他會怎樣？標參（被綁架）。

王太太全身顫抖，一切都是標參的跡象。

兩隻大狗失蹤，連王應銘也失蹤，無聲無息的，如果不是標參，還有甚麼可能？

其實，王太太一早也有這個一閃而過的念頭，不過，她一直抗拒這個想法。

他們一向那麼低調，那會有人向他們打主意？

可是，她回心一想：所謂低調，那只是他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其他人也許並不是這麼想，連那警員也認識自己，怎算低調？

王太太坐在那張非常舒適的高背椅上，呆呆的，不知應該做些甚麼。

報警。

這個念頭也是一閃而過，她不能這麼快便報警，而且警方也不一定受理，因為王應銘只失蹤了一個多鐘頭，不能這麼快便斷定他是失蹤或是被標參。

如果他真的被標參，至低限度也有一個勒索的電話，那才可以證實是標參。

直到而今，甚麼也沒有。

當她再抬頭望牆上的掛鐘，原來已是十時。

十時，王應銘已失蹤了三個鐘頭。

她又再撥電話回公司，也找不到王應銘，那位秘書反而追問她，王先生甚麼時候才回來，因為有很多文件、支票都等著他回來簽署。

她並沒有回答。

她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等。

她一直在等，到了這個時候，她才覺得有些後悔，為甚麼自己不多交一些朋友，如果有一些知心的朋友，這時也可以幫忙她一下。

她一直在等，也一直在胡思亂想。

當她再抬頭看那個掛牆鐘時，才發現了是下午二時了，她等了六個多鐘頭，在這六個鐘頭之內，她並不感到肚餓，連口渴的感覺也沒有。

忽然，電話響了。

那是王應銘的手提電話響了。

她立刻提起了電話道：「喂！」

「我很好，千萬不要報警！」那是王應銘的聲音。

王太太立刻道：「銘哥，你在那裏？發生了甚麼事？銘哥……」

電話早就斷了。

無論王太太再如何大聲號叫，電話已是寂然無聲。

王太太實在無法再忍受，她大哭起來，可是，無論她怎樣哭，也沒有甚麼改變。

她抹乾了淚水，再次叫自己冷靜下來。

她再把剛才電話中那句話反覆的想了幾遍，最重要的是那句：「不要報警。」

很明顯，銘哥是被人標參了。

那是匪徒第一句警告的話。

她再努力的回想，王應銘說話的時候，並沒有甚麼辛苦或痛苦的語氣，他暫時沒事，這該是可信的。

可是，他被人標了參，難道就這樣任人魚肉？

她只感到一陣孤獨，一陣難以言喻的無助。

「不，報警！」她大聲的叫道。

* * *

她坐言起行，按了九九九。

王應銘雖然並不是一個出名的人，但事實上本地的人很多都知道有他這個人。

因為這地方是個非常注重人們財富的大都市，一切都以金錢作為衡量價值的準則，王應銘有這麼多錢，人們一定不會撇開他不談。

沒錯，他雖一向低調，他的低調反而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因為神秘，有更多不同的揣測。

當警員接到王太太的報案電話之後，立時也緊張起來，負責這案件的是馬角探長。

馬角探長對標參案極有經驗，過去十年來，他破了十多宗標參案，其中有七宗，他不但起回肉參（人質），起回贓款，當然又把標參主持人，繩之於法。

馬角探長帶了兩個手下，一個是男的，剛升為便衣探員；另一個是女的，也是剛從軍裝轉為CID。

馬角一聽到王應銘這名字的時候，便對兩位手下道：「如果這個姓王的大富翁被人標參，那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案件，而是會大大轟動，你們小心些！」

兩個年輕人同道：「是的，探長！」

馬角探長一向喜歡與年輕人合作，他認為這樣，才可以保持自己的青春活力。

他們一行三人，由賓仔駕車，翠絲則負責帶齊所有的竊聽電話、電話錄音的工具。

馬角知道王應銘一向低調，而調查這類標參案件也應該盡量低調，否則，不單累了受害人，也會連累受害人的家屬，當然會損失大量金錢。

當他們來到王應銘大宅門口，鐵閘是緊閉著。

突然，有聲音傳出：「你們是誰？」

鐵閘內並沒有人，聲音是來自那個門口的訪客對講機：「你們是誰？」

馬角伸頭出車廂道：「我姓馬，還有兩個助手，是警署派來的！」

「請你把證件放在那個電視監察器的錄影機鏡頭下，讓我看看！」

馬角從袋裏拿出了他的證件，依王太太的話，走出車子，把證件放在那個錄影機鏡頭之下。

「可以了！請你們進來！」

大鐵閘自動的開了，當他們車子駛了入之後，又自動的關上。

賓仔道：「保安這麼嚴密，怎會……」

翠絲也道：「門高狗大，怎會……」

馬角道：「後生仔，不要亂講話！」

汽車一直駛到那幢二層高的屋前，王太太站在門前迎接他們。

他們在沒有下車之前，賓仔仍然忍耐不住的道：「為甚麼偌大的一間住宅，卻沒有半個工人？」

翠絲也接口道：「屋主肯定是個『孤寒鬼』（小氣人）！」

馬角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兩個少見多怪，不要亂說話，這兩個人並不是城中的富豪。」

賓仔道：「那是甚麼？」

馬角道：「是富豪中的富豪！」

翠絲把舌頭伸了出來，隨即作了一個鬼臉。

他們下了車。

王太太上前道：「是馬角探長？」

「是，這是我兩個助手，賓仔和翠絲！」

王太道：「請把車子泊進車房，好嗎？」馬角示意賓仔泊車。

前面的車房門已自動的打開，賓仔把車駛進了車房之內，翠絲也跟著進去。

「嘩，果然是這麼多名貴汽車！」翠絲道。

賓仔卻欣賞這一個極大的車房，道：「這車房比我住的屋還要大！」

翠絲道：「這裏停泊的車，身價也比你高得多！」

賓仔道：「還說甚麼，快把器材拿出來。」

他們把那些竊聽電話，和電話錄音的器材，搬入屋內，馬角已入了裏面，王太仍親自在門口迎接他們。

進入客廳，又再一次使他們眼前為之一亮。

馬角探長已坐在大廳的沙發上。

「王太太，事情的發生與經過是怎樣的？」

王太太把事情小心地覆述了一遍。

馬角看看手錶，道：「這事由王先生帶狗出門至而今，應該是過了九個小時左右。」

「是的，不過我已接過一個警告的電話。」

馬角道：「我明白，我們都相

信這是一件非比尋常的綁票案，妳說過，妳拾了兩條狗帶回來？」

「是的！」王太太把兩條狗帶遞上。

馬角並沒有接，只道：「妳觸摸過？」

「當然，」她隨即明白。

「可惜，如果妳沒有觸摸或指抹過，帶上大有可能有匪徒的指紋！」

「是的，不過你明白我當時的心情，我一見了這狗帶，已是六神無主！」

馬角接過狗帶，小心翼翼的遞與賓仔，道：「我們仍有機會找到指紋！」

賓仔也小心的接過，並且用一個證物用的膠袋，把兩條狗帶也放入其中。

王太太一直保持鎮定，不過，她內心其實是十分徬徨而緊張，那是人之常情。

馬角道：「妳說過接過一個警告電話。」他轉向翠絲，道：「還不快裝上竊聽器材和錄音器材？」

兩人一邊安裝器材，一邊聽著兩人說話。

「匪徒說……」

「不，那可不是匪徒說的！」

「是王先生自己？」

「是的，應該說是匪徒迫銘哥說的。」

「銘哥？」

「是的，我丈夫叫王應銘，我一向是這樣稱呼他的。」

「爲甚麼妳這麼肯定？」

「當然，他的聲音、語氣，我不會認錯。」

「電話是甚麼時候來的？」

「大約下午二時！」

「然後，再有沒有電話來過？」

王太太搖搖了頭。

馬角想了一想問道：「他叫妳不要報警，爲甚麼妳又報警？」

「因爲我知道那不是銘哥的主意，他是被人迫著說的，因此……」

「這應該是一個非常英明果斷的決定。」馬角道。

「是的，而我實在相信警方，只有警方才可以應付這些歹徒！」

馬角頓時覺得自己責任更加重大。

賓仔與翠絲已把器材安裝得七七八八。

馬角道：「現在有沒有其他人，知道王先生失蹤了？」

王太太想了一想，道：「我打過電話回公司，他一直沒有在公司出現過，那也並不是一件十分出奇的事，公司的人大概以爲他突然有事，沒有上班！」

「那麼他們不會認爲他失蹤，妳也打電話去找過王先生的朋友？」

「有，在早上的時候，我曾經打過去，不過，銘哥朋友並不多，我只是隨口的問了一問，他們並不知道他失蹤的事！」

馬角突然想起了一個問題，道：「電話不是打來妳家中的？」

「不，是銘哥的手提電話。」

賓仔道：「那麼我們還要多做一些功夫。」

翠絲明白，因爲那是手提電話，要裝竊聽器，又要加多一些器材，那些電子儀器也十分複雜。

「王先生爲甚麼沒有帶手提電話？」

「因爲他根本只打算帶兩隻狗出去一會，然後回來，與我一起去吃早餐，然後上班。」

「這段路你們十分熟悉？」

「非常熟悉，而且向來沒有甚麼陌生人來，也有警員巡查，照理是十分安全，銘哥幾乎每一天都去走一次！」

馬角向賓仔道：「一會我們駕車到那段路走一趟。」

賓仔點頭表示他隨時準備。

翠絲道：「探長，一切安妥了，只要有電話進來，無論是這屋裏的電話，或是這個手提電話，我們都可以竊聽，也可以錄音。」

王太太道：「那麼，我們而今應該怎樣做？」

馬角道：「只有一樣東西可做！」

「甚麼？」

「等！」

王太太也明白，也非常無奈。

馬角道：「翠絲，妳陪伴王太太，與她閒談一下，我與賓仔出去看看附近環境。」

「好極。」

馬角道：「王太太，翠絲是個非常機靈的女孩子，妳們交談，妳一定會喜歡她！我與賓仔出去看一看。」

「麻煩你們！」

「那車房門……」賓仔問。

王太太道：「我這裏可以控制，你出去之後，便會看見車房門會自動開，而當你把車駛到大鐵閘，大鐵閘也會自動開。」

「回來呢？」

「你把車停在大鐵閘處，我看到你們，自然會開鐵閘給你們的！」

賓仔道：「你們這裏非常先進！」

「是的，我與王先生都不喜歡用僕人，不過，我們卻非常擅用這些電子工具，比人更可信靠！」

馬角與賓仔出了外面。

賓仔道：「這夫婦與常人不同！」

「不，他們兩人擁有大宅，也

有無數金錢，但這大宅卻顯得有點荒涼！」

「荒涼？不見得，你看這花園，到處花團錦簇，一點也不荒涼！」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指這麼大的一間屋，人也不多一個，好像日本人所說，沒有『人氣』！」

「也許，這是他們可以賺到這麼多錢，成爲富豪中的富豪的原因。」

車子來到大閘，鐵閘自動開了，當汽車出了鐵閘，鐵閘又再度關上。

賓仔道：「照這裏的保安程度來說，要把王先生標參，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的，那個人一定要非常熟悉王先生的每日起居程序，也要明白他的性格，他太太的性格。」

「還有，他有兩隻大狗，單看兩條狗帶，也知道這兩隻狗並非容易應付！」

「因此，這實在是一單棘手的案件。」

車子沿著那條路駛過。

馬角道：「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免惹人注目！」

一路上根本沒有見過人。

當他們來到轉彎之處，發現路旁下面是十分濃密的樹叢，整個十分陡斜的斜坡滿是灌木，加上一些牽藤植物，顯得無路可以下去。

馬角道：「依王太所形容，這地方應該是拾到狗帶的地方！」

「是的，假如我是匪徒，我也會在這裏下手！」

「是的，你如何下手？」

一時之間，賓仔卻爲之語塞，因爲這地方並沒有逃走的去處，如果劫了或者強搶了肉參，應往那裏走？

馬角並沒有說甚麼，只道：「繼續前行！」

再轉了一個彎，車子已駛回大宅的門口。

附近有幾間屋，卻是獨立樓房，與這條馬路相隔一段距離，因此，路上發生甚麼事，假如他們沒有特別留意的話，也不會看到甚麼。

鐵閘開了，他們把車子駛進去，直泊入車房。

當他們再進入大廳之內，只見翠絲與王太太談得相當投契。

王太太見了他們，問道：「有沒有發現？」

馬角搖搖了頭。

王太太有點氣餒。

翠絲安慰她道：「不要擔心，馬探長是個查綁票案的專家，他一定不會令妳失望！」

王太太苦笑道：「但願如此。」

這時，電話響了。

四人立時緊張起來。

馬角道：「王太太，妳負責接聽，妳看著我的指示，我點頭之後，妳才拿起電話筒！」

王太太點頭。

三人各有各的準備。

馬角看他們一切妥當，向王太太點頭，她把電話拿起道：「喂……」

* * *

王應銘緩緩地睜開了眼睛，四周是漆黑一遍。

他試移動雙腳，活動自如；他再試遞起雙手，也是活動自如。

他雙手雙腳沒有被縛，只是右邊的臀部有些痛楚，他輕輕按了那痛楚的部位，雖然是隔著衣物，但他仍然覺得那地方微微隆起，看來是腫了。

他開始習慣了黑暗，可是，他卻看不見甚麼東西，他只覺得自己好像是困在一個大箱之內。

那只是感覺，他實在不知道自己在那裏。

他想出聲，但喉間好像有些東西，好像是痰涎，又好像有些喉痛的感覺，他用力哼了一聲，再用力咳嗽了一下，他聽到自己的咳嗽聲，在這個細小的空間之內，有些回響的感覺。

他第一件事，想到了亞財與亞福。

他輕聲叫道：「亞財！」

沒有甚麼回應，再叫：「亞福！」也沒有甚麼回應，他下意識地吹了一下口哨。

也沒有回應。

他開始記起：

當他拉著兩隻大狗，從家中大門出來，本來是慢慢的向著前面的路走去。

兩隻狗可能是很久沒有運動的機會，而今一見面前寬敞的地方，拚命扯著往前走。

王應銘叫著：「慢著，慢著！」

控制這兩隻狗並不容易，幸好牠們都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牠們雖然非常想放開步伐，發足狂奔，不過，礙於主人扯著狗帶，牠們仍然不敢放肆。

但王應銘從狗帶傳來的感覺，他知道兩隻狗實在想好好跑一頓。

那時時間尚早，沒有甚麼人來，既不會嚇倒路人，也不會有甚麼危險，他自言自語道：「做狗也應該鬆一下，來，來！」

他把兩隻狗拉近，對亞財道：「我放你跑一會，可千萬別出亂子！」

亞財似乎會意。

亞福更加機靈，牠立即安靜下來，好像要讓主人鬆了牠的狗帶。

王應銘又向亞福道：「你眞懂性，好好跑一會，我一吹口哨，你

們便要回來！」

兩隻狗一經放開，便放開大步，向前奔去。

這兩隻狗，都是屬於大型的工作狗，牠們每天都需要足量的運動，否則對牠們的身體，情緒都會有影響。

亞財在前面跑，亞福在後面追。

牠們一直跑，前面是一段直路，超過二百米，一轉眼間，兩隻狗已經轉了過去。

王應銘也不躁不急。

他慢步著，一直向直路而去，他雖然看不見兩隻狗，但仍然聽到牠們的吠叫聲，那是一種非常歡快的叫聲，人需要自由，狗也需要自由。

他到了轉彎之處，忽然，聽到了一聲狗吠，那應該是亞財的吠叫聲。

然後，又另外一聲狗吠，聽來是亞福的。

兩聲狗吠都有些突然，與剛才牠們快樂的吠叫，完全不同，好像是受到了一些突襲。

王應銘立時覺得有點不妥，他慢步上前。

當他轉了彎，立時見到那兩隻大狗，兩隻大狗都已躺在地上。

他急忙叫道：「亞福、亞財！」兩隻狗完全沒有反應，他又吹了一下口哨，平日就這一聲口哨，比叫牠們的名字還更有命令性，牠們會立即走過來。

可是，再多幾聲口哨，仍無濟於事。

他急步走近，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兩隻狗都是閉上了眼睛，倒在地上。

他知道兩隻狗都受了突襲而昏迷，他非常緊張，連手上握著的兩條狗帶也拋了在地上。

他再走近，又叫：「亞福、亞財！」

他蹲了下來，就在這時他便感到自己翹起的屁股處，一陣劇痛。

他想用手摸摸那痛的地方，可是，當他的手還沒有接觸到，他已感到一陣暈眩。

他努力保持自己清醒，可是，無論他如何努力，也是沒用，他倒了在地上。

之後，他無論如何努力去想，但甚麼事情也無法記起，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經過了這一番回憶，第一個念頭是：「有人要綁架我！報應，報應，實在是報應！」

原來王應銘一直有怕被人綁架陰影，以前，他並沒有被人綁架過，但他一直都在害怕中。

所以，他一直把個人形像處理得十分低調，而且也不用任何工人。

爲了自己的安全，他甚至連朋友也不多交一個，往來的親戚也越來越少。

不過，有一點是無法躲避的，那是俗語所說：貧民鬧市無人問，富居深山有遠親。

總有一些親戚來找他，也有一些希望揩他一些油水的人，來接近他。

王應銘當然是一一拒之。

幸好，他有一個好太太，黃淑媚不但對他事業極有幫助，而且照顧他是無微不至。

以前，年輕的時候，還沒有這種感覺，而今年紀漸大，太太的好處，他越來越發現。

他坐了起來，然後摸摸口袋，錢包仍然在，怎麼沒有了手提電話？

對，今早出來，只想散步，怎會帶手提電話。

他把錢包掏了出來，裏面有千多元現金，而今全沒有了，那不是意外，而其他身份證、信用卡、銀行卡也完全沒有了，也不是意外。

幹這種勾當，一切爲財，既有現成的財，他們先拿去，是十分正常的事。

他再摸摸自己坐著的地方，其實是一張床，一張十分舒服的床，軟硬適中。

可是，這床墊並非放在床上，而是放在地上，他把腳放在地上，那種感覺非常奇怪，那並非木板地，也不是一般的地板磚。

好像是水泥鋪成的，相當粗糙。

他再摸索一下，床上還有一張被子，但這地方相當和暖，暫時用不著。

這究竟是甚麼地方？

他摸索著，希望可以找到門或者窗的地方，讓一些光線透進來，至底限度，也可以看清楚究竟自己在甚麼地方！可是，他向四邊摸索過去，好像有一道門，卻是沒有門鎖，可是又不能推開或者拉開。

三邊的牆壁也是十分粗糙，好像是水泥鋪成，有一種非常冷的感覺。

他回到床褥之上，坐了下來。

既然有人送他來這裏，那麼附近一定有人，只不過是沒有出現。

也許，這人以爲他還沒有醒。

於是，他叫道：「有沒有人？」

這空間十分小，卻回響著他自己的聲音。

「有沒有人？」他再叫，並提高了聲音。

「有人！」那是從上面傳來的聲音。

「你是誰？」

並沒有答話。

忽然，頭頂處透入了一些光線，好像是上面的一個天窗開了，他一直沒有留意到天花板有窗的。

他向上望去。

本來處身非常黑暗的地方，突然有光線透入，一時之間，使他無法睜開眼。

幸好光線並不十分强，他很快便適應了。

上面的確是一個天窗，但並非想像中那種有玻璃的天窗，而是——

好像一個用水泥所做的蓋一樣，這個蓋一抽起，外面的光透入，但他無法看見上面有甚麼東西，或者有甚麼人也無法知悉。

忽然，那天窗上垂下了一個籃子。

繩子慢慢垂下，籃內有一個保暖的水杯，旁邊有一個痰盂，是新的。

王應銘非常機警，他甚麼也不拿，一手扯著繩子，便要往上爬。

立時，上面的光線完全被掩，並且發出一聲相當沉重的聲音。

那個蓋被蓋上了，室內又回復一片漆黑。

他知道再攀上去也無用。

一會，那「蓋」又被掀起，光線再度透入，王應銘不再拉扯那繩子，那一定是徒勞無功的。

他拿起了籃子內的東西。

保暖杯內有水，他喝了一口，立時感到非常舒適，他趁機看看手錶，指針是五時多。

應該是下午二時多，他離家差不多七個鐘頭了。

旁邊那個新痰盂，他知道那是作甚麼用途的，他也同時感到一陣內急。

原來痰盂旁邊，還有一張字條。

上面寫著：「打電話給你的家人，只說：『我很好，千萬不要報警！』不能多說一句話。」

王應銘看了，叫道：「好，我打電話，但是，電話在那裏？」

上面並沒有回應，但那籃子已被拉了上去，不一會，籃子又吊下來。

王應銘心中想：「只要你給我電話，我甚麼話不可以說，我還可以大叫救命！」

籃子吊了下來，果然有一個電話，一個古老的舊式水壺型無線電話。

旁邊又多了一張字條。

上面寫著：「如果多說一句，你的屁股又要捱痛，而且我並不一定可以瞄準你的屁股，如果這針葯射中腦袋，你不死也會變植物人！」

「針葯？」他不期然摸摸自己的屁股，那處仍然痛，原來自己被綁架來這裏，是被人用迷暈針葯射中，因此，他才會甚麼也不知道便被人送來這裏！

這個綁票的人，有本領把兩隻大狗一聲不響的便射暈了，原來也是使用這種針葯。

這種針葯其實是專用來對付動物的，一隻大象那麼巨大的動物，只要中了一針，也立時倒地。

一個人或者兩隻大狗，用這種針葯，當然難抗拒。

忽然，上面又傳來一些聲音。

他抬起頭來，只見一支長槍，槍管正向著他。

這個房間並不大，無論他躲避到甚麼地方，也是在射程範圍之內。

他拿起了電話，按了自己手提電話那個號碼。

當他聽到了太太的聲音，他只好說：「我很好，千萬不要報警。」

然後，他十分聽話的關上了電話，把電話放回那個籃子上。

繩子立即上升。

王應銘道：「我聽了你的話，你也應該讓我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而今在那裏？」

籃子被扯上去之後，那個「蓋」又及時關上，房間之內，又再是一片漆黑。

王應銘叫道：「你們想怎樣？」

上面那人完全沒有理會，王應銘力竭聲嘶的叫了一會，依然沒有回應。

他到底是見過風浪的人，他不再亂叫，他知道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

他喝了一口水，喉嚨也較爲舒服。

他們目的在錢財，他們一定要我生，才可以騙到錢財，他們一定不會虧待我！

他半躺在那床褥上，迷迷糊糊的似睡了一會。

他又再被上面透入的光線所弄醒，接著又吊下了一個籃子。

籃子未下來，王應銘已嗅到一些香味，食物的香味，這時，他才感到自己的肚如雷鳴。

他一直沒有感到肚子餓，那是因爲昏迷了一段時間，而清醒之後，又太緊張。

籃子內有一碟飯，飯上有肉有菜。

他不知那是甚麼肉，也不知那是甚麼菜，在這個時後，甚麼東西也十分好吃！

他把整碟飯吃下，幾年來，他每餐只吃半碗飯，他想不到，自己還有能力吃下一大碟飯。

其實他已經餓足了十六小時。

當他吃飯的時後，那「蓋子」一直沒有蓋上，當他吃完，把碟子放在籃子上，繩子上去之後，又再下

來，並且又多了一杯水。

他把剛才那保暖杯放在籃子之內，那籃子又徐徐的上了上面，「蓋子」也接著再度蓋上。

憑直覺的感覺，這個時後，應該是晚上。

吃飽了飯，躺在床上，不一會，他又睡著了，王應銘倒也是一個達觀的人。

他又是再次被上面那個「蓋子」的光線透入時弄醒了，他不知睡了多久。

繩子垂下來，也帶來一碟飯，上面也是有菜有肉，旁邊亦有另一杯水。

王應銘立時吃了。

之後，又像昨天情形一樣，「蓋子」又被蓋上，上面完全沒有訊息下來。

應該是第三天。

也該是半夜也說不定，他被一陣臭氣弄醒了，這些臭氣根本上來自這個小房間，經過差不多三天，王應銘的大小二便都是在這個房間之內，開始還可以利用那個痰盂，漸漸，所有東西都不敷應用了。

尤其是那些糞便，實在使他自己也無法忍受下去。

如果再要忍受下去，那會令人瘋狂。

王應銘發出了幾聲叫聲，像動物發狂前的悽厲叫聲，而這聲叫聲居然生了效。

那「蓋子」開了，透入來的光，並不强烈，可是，上面並沒有甚麼東西吊下來，也沒有聲音。

王應銘叫道：「讓我出去！」

沒有人回應。

王應銘知道上面一定有人，否則「蓋子」一定不會自動開啟。

他又再叫：「你們要甚麼也可以！」

這話似乎有效。

「王先生……」這是第一次上面的人如此稱呼王應銘。

「快放我出去……至低限度也要離開這房間！」

「王先生，我不能作主！」

「你是誰？」

那人緘默著。

王應銘自己也覺得這話問得荒謬，綁架的匪徒怎會回答這一個問題！

「我不理你是誰，只要你讓我出去，我甚麼也會答應你們的！」

「爲甚麼你這麼心急？」

「難道你沒有嗅到那氣味？」

「那些叫人欲嘔的氣味！」

「當然是。」

「那是你自己的東西，有甚麼可怕！」

「不可怕？你來試試！」

「可怕？如果我說些故事給你聽，那你會覺得更加可怕！」

「甚麼故事？」

「不……我還是不說的好！」

「爲甚麼？說，快說。」

「你眞的不怕？」

「不怕，我見過無數風浪，有甚麼東西會使我怕？」

「你在我們手中，你也不怕？」

「不怕，你們要的只是錢，錢——我有，那還有甚麼可怕！」

「好，我告訴你。」

王應銘實在想不出，有甚麼事情可以令他害怕，他只是記掛著他的太太，不過，他們也不會傷害他的太太，因爲她是唯一可以付款給他們的人，如果她受到傷害，那是自斷財路。

那人依然保持了平淡的語氣道：「這兩天你吃得可好？」

「吃，我吃過甚麼？」

「你吃過飯。」

「有甚麼特別？」

「那些並不是普通的碟頭飯。」

「那是甚麼？是非常普通有菜有肉的飯！」

「是的，菜、飯是普通的，但肉卻不是！」

「有甚麼不同？」

「你覺得味道怎樣？」

「也差不多，但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亞財亞福年紀也不輕了！」

王應銘還以爲自己聽錯了，不期然的道：「甚麼？」

上面那人再沒有回答。

王應銘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感覺，他的胃卻突然翻騰起來，然後是嘔吐。

胃部經過一夜的消化，仍有一些殘餘的東西，刹那之間，王應銘已把所有的東西都嘔了出來。

那些氣味比早在房間內的氣味更爲難聞。

不過，當他胃部沒有東西嘔出來之後，但他仍然嘔，嘔出來的不知是胃液還是膽汁。

上面一直沒有再多加一言。

王應銘終於勉强控制著那嘔吐，道：「放我……放我出去，我甚麼也答應。」

這番話其實是一次重大虐待，他們的目的已達，一道繩梯放了下來。

王應銘見了繩梯，尤如一個在深海中快要溺斃的人，看見了一塊浮木，他死命的抓著。

嘔吐已使他全然失去了平衡，眼前雖然是一道繩梯，但他却不知應該怎樣爬上去。

他只拚命抓著繩子，卻不知道怎樣命令雙腳爬上去。

上面那人看到他那可憐的情形，叫道：「你安靜下來，我拉你上來！」

王應銘不再動。

那人把王應銘扯了上去。

當王應銘上了上面，一陣清涼的空氣，使他整個人精神爲之一振，不過，他仍然只能坐在地面上，不停的喘著氣。

前面是一個年輕人，看來是二十歲剛出頭，普通的衣著，T恤牛仔褲。

這人的面貌也十分普通，兩道濃眉是較爲突出，頭髮梳得妥妥貼貼。

王應銘依然在喘氣。

那人道：「王先生，我早已說過我不想把這事情告訴你，但你……」

「不要再說……」王應銘道。

那人道：「你也怪不得我們，你那兩隻大東西，如果不是這樣……那實在也很難處理。」

王應銘又想再嘔吐，可是，肚內再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嘔出來，喉嚨只發出「咯咯」的聲音。

想起「亞財」與「亞福」，他實在想哭。

終於，王應銘重新振作起來，這時，他才看到這地方好像是個山洞，而他剛才被困的地方，應該是這個山洞下的一個地洞。

這樣的佈置，相當花心思，如果這山洞一旦被人發現，也未必會發現下面那個房間，這是一個藏肉參的好方法，綁票那主謀人，相當有腦筋。

那人的身旁有一支長槍，但細看之下，並不是那些鳥槍，或者是獵槍。

而是一支氣槍，這種氣槍也有殺傷力，那要看他使用的是甚麼子彈，如果在近距離射，也會使人喪命。

但槍口的地方，似有一支針。

那人看見王應銘望著那槍，便道：「不要看輕這傢伙，一百米以內你沒有辦法逃離！」

「這槍……」

「只是一般氣槍，到處也有賣，但經改裝之後，可以發射這種特有的痲醉針，而這種痲醉葯是我們獨有的，我給了這種葯一個名字！」

「甚麼名字？」

「古人有些迷魂針，據說是『不過三』！」

「甚麼不過三？」

「意思是中了迷魂針之後，行不過三步，便要倒下來，不過，我的沒有這麼厲害。」

「甚麼名稱？」

「不過七！」

「中了之後，走不過七步？」

「王先生果然是個聰明人，好了，聰明人……」

王應銘知道，這人開始轉入了正式的話題。

那人道：「我一切都是奉命進行，你不要怪責我，也不要問我是甚麼原因。」

「你想怎樣？」

「不是我想，而是我奉命行事。」

「好，你說。」

「我們目標是三千萬！」

「三千萬？」王應銘心中舒了一口氣，三千萬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極大的數目。

「是的，不過是美金！」

「美金？」那是近乎八倍，是港幣二億四千萬，王應銘在沉吟著。

「王先生，我們有足夠的資料，你可以負擔得來，而且，當樓價一起，對你來說只是一個小浪。」

王應銘道：「齊頭港幣二億？」

他在這樣環境之下，居然仍然不脫做生意人的本色。

「我早說過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如果你要講價，可以，不過要等一下。」

「等多久？」

「不知道，不過，你又要再下去！」他指指那個「蓋子」的地方。

「不，不，」王應銘不敢再多生枝節，道：「你聯絡我太太，叫她付款！」

「這樣才夠爽快！」

「我怎樣叫她付款？」

「你不用這麼心急——你而今要做的，再多報一次平安！」他拿出了一個小型的手提電話。

王應銘接過。

那人把那支裝有痲醉針葯的氣槍拿近一點道：「你接通了電話之後，只說：我而今還算好，亞福亞財已死，預備美金三千萬！」

「就是這三句？」

「是，多說一句，我便開槍。」

「我不會的，但如果我太太付款之後，你們會立刻放我嗎？」

那人並沒有立刻回答，半晌才道：「我不知道，我早就說過我只是奉命行事！」

王應銘鑒貌辨色，對這人只是半信半疑。

「如果你還要討價還價，我可不讓你打這個電話，而要讓你再下去！」

王應銘道：「好，我一切都答應。」下面對王應銘來說，眞是個活的地獄。

「好極！」

那人又再移動那氣槍，那是一種恐嚇，道：「你只要按那掣，那個自動再撥號碼的掣便可以！」

王應銘按了一下。

那人已握著了槍。

電話響了五下，才有人接聽。

那人把槍舉起。

王應銘聽到了對方：「喂？」的

一聲。

「我而今還算好，亞福亞財已死，預備三千萬美金！」

「甚麼？」王太太驚訝的叫道。

那人已一手搶了電話，並立時按了道：「你沒有完全依照我的吩咐去講！」

「我沒有多說一句呀！」

「你說：三千萬美金！」

「有甚麼不對？」

「我要你說的是美金三千萬！」

「有甚麼不同？」

那人並沒有回答，不過他臉色相當難看，王應銘從這句話之中，領略到這人是十分頑固的，對於頑固的人與他頑固下去，那是自尋死路，他連忙道：「下次，下次再通電話，我會依足你的指示！」

那人聽了，臉色才稍為放鬆。

勒索美金　電滙付款

賓仔與翠絲一直在王家之內守候。

馬角探長已回到警署，因為這裏用不著三個人，而馬角探長也可以在外找些線人，找其他資料。

王太太當然也沒有睡過。

一天一夜，完全沒有消息。

王太太開始擔心，王應銘只打過一次電話回來，並警告不要報警，這當然是匪徒的指示。

可是，王太太卻早已報了警。

想到這裏，王太太急得哭了出來。

翠絲早已注意著她，看到她突然哭起來，便安慰道：「不用擔心，他一定安全的。」

「我是否叫錯了你們來？」王太太問。

翠絲明白她是擔心匪徒知道她報警，便道：「王太太，妳不用擔心，匪徒無論如何神通廣大，也不會知妳報了警的！」

「為甚麼？」

翠絲道：「處理綁票案，我們有一套特別的程序，我們而今是個三人小組，也就只有我們三人才知道。」

「還有你們的上司！」

「他當然知道，但妳認為他會去把事情公開或者會透露給匪徒知道嗎？」

「那當然不會。」賓仔斬釘截鐵道。

翠絲道：「妳報警是最英明果斷的決定。」

王太太苦笑。

他們三人一直在等，因為除了等之外，實在再沒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

王太太比較多些事做，她打了幾個電話回她的寫字樓，吩咐了一些工作，看來她的寫字樓尚未十分上軌道，一切都要她吩咐，其實這也未必是沒有上軌道，而是她個人非常重權，沒有她的吩咐，沒有人可以拿定主意。

王太太在家中，為自己也為賓仔與翠絲弄了一些食物，卻是非常普通的東西。

賓仔與翠絲而今才知道，大富之家與普通人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他們日常也只是吃公仔麵。

也許他們王家是特別慳儉也說不定。

他們等了一天一夜，電話並沒有響過。

在第三天清晨，大概是五時左右，電話響了，又是那個手提電話。

三人一聽到電話鈴聲，立時緊張起來。

賓仔道：「王太，妳去聽，但看到我的示意之後，才可以按掣接聽，翠絲，妳看追蹤器！」

三人各自準備。

賓仔掛上了耳機，翠絲也開了追蹤器，然後賓仔向王太點頭。

王太開了電話道：「喂？」

電話並沒有立刻轉來聲音，過了差不多三十秒，才有王應銘的聲音：「我而今還算好，亞福亞財已死，預備三千萬美金！」

電話立時斷了。

王太太叫道：「銘哥，是你，銘哥，銘哥……」

賓仔除下了耳機道：「王太太，不用再叫了，再叫也沒用！」

王太太也不再叫，只是在落淚。

賓仔對翠絲道：「有沒有線索？」

「時間太短，可能追蹤不到！」她仍然在弄那個追蹤器，看了一會道：「有了！」

王太太也收了淚問道：「發現甚麼？」

「是無線電話！」

「無線電話，那很難查！」

「是的，」她頓了一頓道：「我與電話公司聯絡，看看有沒有甚麼辦法！」

翠絲打電話。

賓仔把剛才的電話錄音開了來聽：「我而今還算好，亞福亞財已死，預備三千萬美金！」

他聽了再聽。

王太太聽了，顯得十分心煩。

賓仔問：「妳覺得怎樣？」

王太太道：「他要美金三千萬，折為港幣二億四千萬，他們倒也十分……」

賓仔道：「單是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這的確是一宗綁票案！」

「肯定又如何？」王太太問。

賓仔道：「那妳不用再傷心，綁匪目的在錢財，他們不會傷害王

先生，這點可以肯定。」

「為甚麼？」

「因為只有他安全妳才會付款，為了收錢，他們一定好好對待王先生！」

王太太聽了，似乎較為安心，其實這是十分顯淺的問題，但王太太想不到，她方寸已亂。

翠絲上來道：「亞福與亞財是那兩隻大狗！」

「是一種警告的方式！」賓仔道。

「警告我不要報警，否則，銘哥也會……」

「不要胡思亂想，亞福亞財死了，應該是意料之內的事！」賓仔道。

「為甚麼？」

「因為這兩隻大東西不死，妳叫匪徒如何應付，但殺死這兩隻狗也不是易事！」

王太太道：「我而今應做些甚麼？」

「電話公司一會便有回報，我也要把這事告訴探長，看他有甚麼意見。」

翠絲撥了電話，把事情告訴了馬角探長。

馬角道：「我會立刻來。」

不久，又接到電話公司的電話，他們只能指出剛才那個電話是在港島發出的。

賓仔聽了，似乎有所發現地道：「港島？看來又不似是……」

「你怎知道不似在港島？」

「妳們再聽！」

他又再重播那錄音帶。

到了中段部份，似乎有一些風聲，賓仔道：「妳們聽，這是一陣風聲，並不是在一般樓宇的風聲，而是在郊外似的，我起初以為藏參地點應該是在郊外。」

「港島也有郊外！」

「應該不太多，而今的郊外斷斷續續也有樓宇的了，因此不完全是郊外，妳想一下，整條由筲箕灣開始的香島道，一直到深水灣、淺水灣，那一段完全沒有屋？」

事實是如此。

王太太道：「那麼，你認為他們會把銘哥藏在那裏？」

賓仔並沒有回答，心裏道：「我也想知道！」

王太太道：「我立即去銀行預備錢。」

翠絲道：「不用心急，探長快來了，他會告訴妳該怎樣做的。」

不久，馬角探長來到。

王太太第一件事問他：「我應該立刻到銀行預備錢嗎？」

馬角道：「不用，妳有了錢也沒有用，因為妳不知道怎樣把錢付給他們，因此，他們一定再有電話來！」

王太太道：「又要再等。」

「是的，我看很快便會來電話。」

馬角又再聽那錄音帶，又看翠絲那追蹤器，然後問賓仔道：「他們的無線電話來自港島，實在奇怪。」

賓仔道：「探長也聽到那風聲？」

「是的，是郊外的風聲，港島還有甚麼地方是郊外？是一些木屋區？」

「現時港島木屋區也不多了。」

「是的，就算是木屋區，他們反而容易暴露身份！」

翠絲問：「為甚麼？」

「現在那些本是木屋區的地盤，已陸續的興建公屋，那些沒有被開成地盤的，日夜都有人監視！」

「監視？你派了人？」王太太問。

「不，港島的公屋部門，為了杜絕人們再在山邊僭建木屋，已有一個部門，專門四出巡尋或者用望遠鏡監視，連那些棄置了沒有人住的木屋，一有甚麼動靜，例如有炊煙升起，他們也立刻派人去視察，因此，假如他們利用空置木屋藏參，那是自己暴露身份！」

馬角轉問王太太道：「王太，請原諒我一個冒昧的問題。」

「請說。」

「如果要妳預備三千萬美元，妳有沒有問題？」

王太太有些遲疑。

馬角道：「其實我問這個問題也是多餘的，因為匪徒一定查過你們。」

王太太道：「我想我們有足夠的金錢應付，我反而擔心的是銀行，要即時抽取這麼多錢，可能有困難！」

馬角也同意。

但賓仔卻道：「這數目極大，我看他們不會要收取現金！」

翠絲道：「那收取甚麼？」

「那要看下一個電話了！」

他們又要呆等。

馬角探長並沒有閒了下來，他依然在港島木屋區著手，可是公屋部門的人並沒有發現有甚麼木屋區有異動或者有甚麼陌生人出現。

第三天的清早，電話又來了。

三人早已有默契，不用吩咐，王太看了賓仔的示意，才拿起了電話。

王太太按下了電話：「喂！」

是一陣呻吟的聲音。

「銘哥，你怎麼了？」王太太本來是十分鎮定的，但一聽到那些呻吟聲，立時亂了起來。

賓仔示意她保持冷靜，可是，她這時又怎會注意到賓仔，就算注

意到也不能冷靜。

「我……我很痛……心……心口的地方……」

「他們打你?」

「你……你沒有報警?」

「沒有。」

「那還好一些，否則……否則我一定死的……」

「我不會。」

「錢呢?」

「我預備了。」

「快準備好，遲一些……我怕捱不住……」

「銘哥，銘哥……」

電話已斷了。

王太太實在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

賓仔與翠絲也沒有勸阻她，讓她大哭一場，發洩一下胸中悶氣，對她有益。

賓仔又再重播那些錄音帶，翠絲也在看那追蹤器，這一次來電時間長很多，應該有所發現。

忽然，書房裏面，傳來一陣聲音。

「甚麼聲音?」賓仔問。

王太太道:「是傳眞機!」

他們一起奔入書房，果然是傳眞機動了，吐出了一張紙，王太太把紙扯了下來。

上面有三個相當長的號碼，阿拉伯數字。

「甚麼意思?」王太太自言自語。

翠絲道:「快看傳眞紙上，有傳眞來的傳眞機號碼，快!」

果然，傳眞紙上有日期時間，還有那個傳眞機的號碼，換句話說這很容易便查到傳眞的來源。

翠絲道:「賓仔，你通知探長，我查傳眞來源!」

他們分別打電話。

翠絲道:「找到了，那是在北角一間公司打來的，地址也有。」

賓仔把地址告訴了馬角探長。

馬角探長道:「你們仍守著王太太，我親身去傳眞的地方，破案有眉目了!」

事情發展有點出人意料之外。

可是，他們心目中都有同一個疑問:「匪徒懂得用無線電話這樣聰明，怎麼又會用傳眞機那麼愚蠢，暴露自己身份引人來捉?」

事情沒有理由這麼簡單。

馬角探長並不是單獨去那個地址，而是帶了一小隊便裝人員。

地址竟是一間拍照的商店，非常小型那一種，半邊鋪位，內有沖晒服務，也有爲學生拍學生照。

還有他們業務多元化，有影印及爲人傳眞服務。

當他們到達，那店是剛開了門不久。

馬角一入內，便表露身份。

店主是一個中年人，既是老闆也是伙記。

馬角道:「你這裏是否有傳眞機?」

店主道:「有。」他指了一指那部放在枱上的小型傳眞機。

馬角道:「這幾個號碼是你傳眞出去的嗎?」

店主看了那幾個號碼，似乎並沒有什麼印象，道:「好像是的。」

「怎麼好像是?」

「今早有個客人來，他把一張文稿交給我，然後叫我替他傳眞出去，但我一向替客人傳眞，從沒有理會內裏是什麼文字，只是一眼看過，好像是非常簡單的，只有幾個數目字。」

「你有沒有問他，文稿是這麼簡單?」

「沒有，客人傳什麼都可以，我也不能細問，那是一種職業道德。」

馬角明白，又問道:「你記得起那個顧客嗎?」

店主想了一想，道:「不大記得起，因爲那人十分平凡，太普通了。」

「仍可有個印象?」

「有，」他頓了一頓，才道:「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穿T恤牛仔褲，面貌普通。」

「面孔有沒有特徵?」

店主想了一想，搖頭道:「沒有。」

「什麼時間來光顧?」

「剛才……十時多。」

馬角探長突然有了另一個想法，道:「這紙是否你自己傳眞出去的?」

那店主奇怪地反問:「我傳來做什麼?」

「那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那店主並沒有什麼表示。

「這店只有你一人?」

店主點了點頭。

「還有其他地方?」

「一眼看盡，不過，上面還有一個小閣仔。」他指指上面，那是一個小閣樓。

他接着解釋道:「是用來放一些存貨的。」

馬角道:「可以上去看看嗎?」

「隨便，不過小心一點，上面很狹窄。」

馬角吩咐了其中一個手下，順着一條狹梯上了上面，當那人一到上面，整個人幾乎反身跌了下來。

馬角道:「有什麼發現?」

「有老鼠!」

店主聽了，叫道:「麻煩，咬破我的貨物。」

馬角道:「沒有其他東西?」

「滿是貨物，一個人也不能藏身。」

「下來吧!」

雖然是沒有什麼發現，但馬角似乎仍然深深不憤，這麼難得的一條線索，結果也是一無所獲。

還有那個顧客。

馬角道:「你說過那個顧客很平凡，但如果你再見他，可否認得?」

「大概可以。」

「好極，你跟我們回去。」

「回警署做什麼?」

「向我們的畫師形容一下那人，並且看看我們的名册上，可否找到那人。」

「這人很重要?」

馬角點了點頭。

店主嘀咕道:「要我去，我便不能開舖了。」

「你有義務協助警方。」

店主無奈道:「好吧!」

那店主並沒有說謊，他果然要關上了門，停止營業才能跟馬角回到警署。

那時，外面聚集了幾個人，他們都是一些來拿沖印照片的顧客。

店主很快爲他們找出照片，並且立時關上門，跟馬角一班人上警署。

那店前還聚集幾個多事之人，他們談論着，揣測着發生了什麼事，本市的人大多十分忙碌，也有一些人無所事事，什麼事也可以駐足看一會。

店子不遠的地方，站着一個年輕人，像很多年輕人一般，他穿着T恤牛仔褲。

當店主關上了門，跟着馬角這班人上了一部私家車之後，他也消失在人潮之中。

* * *

當王應銘睜開眼睛的時候，他感到右脚特別沉重，他用力想舉起右脚，但無論怎麼用力，也不能舉起。

他看看右脚，原來右脚已被一條鐵鍊鎖着，鐵鍊另一盡頭是扣在牆上一個鐵環。

他是被鎖着，活動範圍不及三咪。

他不知什麼時候被人上鎖，那青年人大概是要離開這地方，才會把他鎖着。

難道他不怕自己大聲叫喊，可能驚動附近，而來救自己?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大叫起來，這是一個極爲難得，千載一時的機會。

他拚命的狂叫:「救命!救命!」

這地方看來十分大，聲音四方八面的散去，有很大的迴音，自己也有震耳欲聾的感覺。

他狂叫，直至聲嘶力竭。

可是，並沒有人來，也沒有其他反應。

看來這綁匪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沒有用東西塞着王應銘的口，是明知他怎樣狂叫也沒有用。

王應銘也知道事實上沒有用，他只感到喉嚨有點痛楚，口腔非常乾燥。

他想找杯水來喝。

可是，這地方十分昏暗，找個水杯也不容易，而且並不知道水杯放在什麼地方。

他摸索着，終於找到那水杯，杯內仍有半杯水，他把水杯放近唇邊，正想喝水。

忽然，「彭」的一聲，他的水杯脫手，有人一脚把他的水杯踢去。

王應銘想開聲罵人，那知道，他的左邊臉頰先中了一脚，然後是右邊。

他只感到臉部痛如針螫。

那人咆哮道:「王應銘，你死期到了!」

一陣强光照在他的臉上，一時之間，他無法看到什麼，而身上立時又多中了幾脚。

王應銘只能以雙手盡量護着身體，可是，他却不能完全避開那人的猛襲，因爲他是被鎖鍊鎖着，他始終也不能離開三咪的範圍。

强光一直照着他，他也無法看見什麼。

這樣下去，眞會被這人踢死。

王應銘叫道:「你踢死我也沒有什麼好處。」

那人聽了，再用力又踢兩脚。

王應銘發出了呻吟聲。

那人似被他的呻吟聲喚醒，停了下來。

王應銘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要向我發這麼大的脾氣?」

那人似是喘着氣，他收了電筒，王應銘才可以暫時得到一陣安寧。

那人道:「你家人報了警。」

「你怎知道?」

「我當然有辦法知道。」那人又再咆哮。

王應銘不敢再刺激他，噤口不言，免自己再受那皮肉之苦。

那人坐了下來。

王應銘心中倒是暗暗歡喜，因爲太太報了警，有警方插手這事，總好過太太一人單獨應付。

不過，他也有點心驚膽顫，因爲這人得知報警，會否把心一橫?

這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

王應銘想說話，但喉嚨仍然很乾燥，他淸淸了喉嚨，道:「老友，你究竟是主謀，還是幫手?」

那人怒道:「關你什麼事?」

「那當然大有關係。」

「什麼關係?」

「假如你是綁票的主謀人，我也沒有什麼好說。」

那人緘默着，半晌道：「我只是替人打工的，那又如何？」

「那大大不同。」

「有什麼不同？」

這一次，輪到王應銘緘口不言。

那人等了一下，不耐煩地道：「快說。」

王應銘道：「你替人打工，有多少酬勞？」

那人「哼」了一聲，沒有表示。

「讓我來一個假設，如果你們向我家人勒索三千萬元美金，你作爲打工的，只有一千萬美元，如果你的老闆是個有人性的人。」

那人又發出了一些聲響，仍沒有什麼表示。

「什麼事都由你做，但你只可以得三分之一的酬勞，你說值嗎？」

「你不必用離間計。」

「我並不是用離間計，而是把事實分析，好極，如果事情順利，你們收到了錢，他一定會分給你嗎？」

那人喉間發出一些聲響。

王應銘知道那是一種反應，那人正在考慮自己說的話，並也有同感。

他要好好把握這機會。

「正常的話，他不會。」

「爲什麼？」

「俗語有道：多隻香爐多隻鬼！」

「什麼意思？」

「他要多分一份錢給你，而且終生都有一個人威脅着他，你會怎樣做？」

那人不言，但在空氣之間，王應銘也可以感覺得到，那人是認同自己的話。

「綁票是一種最容易發達的勾當。」

「你知道？」

「但綁票有一個最大的困難——收錢！」

「我們當然有辦法。」

「我相信，否則你們也不會擄我回來。」他頓了一頓，道：「其實，你何必替人打工？」

這話是一個刺激。

「我自己沒有這樣力量。」

「什麼力量？」

「你以爲擄你回來，是一件易事，我已經用了很多錢，沒有那筆錢，我怎能擄你回來？」

「啊，你找人合作，是要利用那人資本，你又可會聽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不，我並不是笨人！」

「當然，你並不笨，否則，你也不會有能力把我安置在這裏，把我弄得貼貼服服。」

「但是……」他欲言又止。

「打工永遠沒有出頭，這點你當然明白。」

「明白又怎樣？」

「你明白便好，你打工，收的酬勞，以我估計是一千萬美元，有沒有錯？」

那人沒有回答。

「好，我當那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數目，不需要估計你以後收不收到那麼多錢，但你細想一下，一切由你策劃，由你動手，而你只可收三分之一，值嗎？」

「但我沒有那些資金。」

「好，以那筆資金來計，要多少？」

那人當然不答。

王應銘道：「那也不用一千萬吧。」

「當然不用。」

「說得公平一點，你應該得一千五百萬元，一人一半，那才合理。」

那人似有些意動。

王應銘道：「打工永不出頭。」

他重覆這話。

「什麼意思？」

「我是個生意人，你也知道。」

「當然知道。」

「那麼，在生意人的立場來說，我那筆贖金是一定要付出的。」

「你要性命，當然要付出。」

「好了，我當然要性命，沒有命，要什麼也沒有用，這句話也適合你。」

「那又如何？」

「你明白買貨與賣貨人的心理？」他頓了一頓，道：「譬如你想買一件東西，你想怎樣？」

「付出越少越好。」

「對，但假如你是賣貨的人？」

「那麼，越收得多越好。」

「是的，這是眞理，永恒不變的眞理。」

「你究竟想說什麼？」

「我想說，我們何不合作？」

「合作？」那人笑了起來。

「笑什麼？」王應銘問道。

那人仍然笑道：「你忘記了我們的身份，你是參，我是賊。」

「沒有，我並沒有忘記，你聽我說，如果你們成功勒索我的家人，我要付出三千萬美元，但如果我們合作，我可以給你二千萬。」

「什麼意思？」那人似有些激動。

「你冷靜一些，我的意思十分簡單，錢我一定要付，但我總算付少一些，我本來要付三千萬，如果我們合作，我只付你二千萬，除笨有精。」

王應銘不但口才好，而且是個數口之家，在這種擄人勒索的勾當，居然可以討價還價。

「你也可以計算一下，如果你依然與那人合作，你只收一千萬元，再經你與那人理論，算那人心軟，也只可以與你一人分一半，那是一千五百萬，但你與我合作，你可以收二千萬，那是何樂而不爲？」

這是一條非常顯淺的數，任誰也可以算得到。

看來那人的確是心動。

可是，那人突然站了起來，一言不發的離開。

王應銘覺得游說成功已在望，當然希望再多說一會，可惜，那人已把這出口大門關上了。

＊　＊　＊

馬角探長費了一整天勁，仍然不能在那沖印店的店主身上找到任何資料，他是無辜的，那擄人勒索的匪徒只是湊巧的光顧他，使他蒙上了無妄之災。

他回到了王應銘的大屋。

衆人一見了他，當然是追問不休。

馬角把詳細情形說了一遍。

王太太第一個反應是：「痲煩了，那光顧冲印店發出傳眞的，一定知道我報了警。」

「他怎會知道？」

「你無端走到那間冲印店搜查，又帶了店主回警署，他一定會知道。」

「他怎會知道？」翠絲依然不大明白。

王太太道：「很簡單，那人光顧了那沖印店之後，未必一定離開，那人在暗，你們在明，他當然是監視着你們的一舉一動。」

賓仔道：「你難道認爲這個匪徒把幾個號碼傳來，目的是刺探妳是否有報警？」

王太太道：「大有可能。」

「其實他並不用這麼做，只要來這大宅附近監視一下，便可以知道，你是否報了警。」

翠絲道：「匪徒可能在附近？」

馬角道：「那也說不定。」

王太太道：「他不會這麼大膽。」

馬角道：「他擄人勒索也敢，什麼大膽的事情，他不敢去做？」

衆人聽了，都無可反駁。

王太太想了一下，非常緊張地道：「那麼，王應銘一定有性命危險。」

馬角道：「我看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不會殺死他。」

「爲什麼？」

「因爲只有他仍在，你才肯付款。」

王太太聽了，稍爲安心。

馬角轉了話題，問道：「有沒有電話來過？」

賓仔與翠絲都搖了搖頭。

「只有那三個傳眞而來的號數？」

「是的，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翠絲把那張傳眞紙拿了出來，大家看着那一些數字，反覆的研究着。

馬角道：「我找過一些密碼專家研究過，他們一致認爲，那是一些戶口號碼。」

「戶口號碼？銀行的戶口號碼？」

「我也查過本港的銀行，澳門的銀行，但也都有這種戶口號碼，其實本港的銀行號碼非常有規律的，前面是銀行的代號，中間那三個數字是分行的代號，然後才是戶口的號碼。」

「會不會是大陸的？」

馬角探長道：「我也查過，如果是廣東一帶的，中資銀行已經向本港看齊了。」

「那麼，其他省份呢？」

「我看也不用查，因爲在大陸，突然存入一筆大數目，那是很有問題的，何況存的是美金。」

「是的，那麼台灣呢？」

馬角道：「也查過。」

「歐美呢？」

不用他再說，也是無所發現。

馬角道：「如果是一般世界性大銀行，制度大約也是與本港相同，但唯一查不到的，那是瑞士銀行，他們有一套特定的規定，而且非常保密。」

王太太道：「那一定是瑞士銀行了。」

馬角道：「那也未必一定。」

「爲什麼？」

「因爲這裏有三個戶口號碼，如果是存入瑞士銀行，他們是嚴格保密的，一個已足。」

這也是道理。

「難道他們傳眞這三個號碼來，只是試探我有沒有報警，如此簡單？」

這問題實在難以解答。

賓仔道：「那要等待那匪徒再來一次電話，才會眞相大白。」

他們只好繼續等。

王太太這幾天以來，可以說是不眠不休，整個人變得非常憔悴。

翠絲看見她這樣，已勸過她多次去休息，但她仍然堅持要守住電話。

這時，她終於支持不住，回房睡覺。

賓仔與翠絲在大廳之內，分班守候，探長也先回警署，作其他的部署。

到了半夜，王太太的房間傳來一陣哭聲，然後是號啕大叫。

賓仔與翠絲其實也在大廳內睡了，突然被王太太所發出的聲音所

驚醒。

翠絲一個箭步，來到王太太的房間。

她推開了房門，只見王太太坐在床上，大哭起來。

翠絲道：「王太太，發生了什麼事？」

「他……他們把銘哥打了一頓，然後，要抛他……抛他入深谷之內。」

「王太太，王太太，妳冷靜一下。」

王太太依然在哭泣。

「王太太！」翠絲走近，拍着她的肩膊道：「妳可能是做夢。」

「做夢？」王太太稍爲安靜下來。

賓仔也走近王太太的房門。

翠絲道：「妳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用太擔心，沒事的，沒事的。」

王太太道：「不，他們已知道我報了警，一定把銘哥打一頓！」

賓仔道：「雖然，他們警告過你不要報警，其實他們也早預了妳會報警。」

「不，我不應該報警，我看見銘哥被他們打得很傷，而銘哥的眼光……」

「他怎樣？」翠絲問。

「他似乎是埋怨我。」

賓仔道：「那一切都是夢，只是你自己想出來的，我相信匪徒是聰明人，不會把財神打傷的。」

王太太稍爲安靜下來。

翠絲道：「如果妳不能再睡，我們出來談談，時間比較容易過，也比妳單獨一人在這裏胡思亂想好得多。」

王太太並沒有反對。

他們出了大廳。

「現在是什麼時候？」王太太問。

賓仔看看手錶，道：「凌晨三時。」

王太太道：「你們去睡一下，讓我來守候電話。」

翠絲道：「不用，我們也睡了一會，王太太，妳想吃些東西，我煮給妳吃。」

「不用了。」

翠絲道：「來了三天，我也略知妳厨房有些什麼，妳吃些東西比較好一點，賓仔，你也想吃？」

賓仔點了點頭。

王太太道：「讓我來！」

翠絲道：「不，妳休息一下，這幾天妳也煮了不少東西給我們吃，讓我爲妳效勞一次。」

王太太也不再堅持。

翠絲入了厨房。

王太太與賓仔坐在客廳，王太太望着這個年輕人，心裏也有些歉意，道：「這幾天實在麻煩你們了。」

「不，那是職責所在。」

突然，電話响了。

王太太緊張得站了起來，翠絲也從厨房中衝了出來，王太太本來想一手拿起電話，但賓仔一手攔着她，並且示意她依照過往的程序。

當一切預備妥當，王太太才拿起了電話。

「喂，喂，是你呀？銘哥？」

電話傳來一些似是非常沉重的呼吸聲。

「你怎麼了？」

「……我……我……很痛……」

接着，那沉重的呼吸已變成了一些痛苦的呻吟聲。

「你怎麼了？他們……」

「我 受…… 受 了 傷…… 很痛……」

「他們傷害你？快叫他們說出付款的辦法，我一定會付款。」

「妳報……報了警？」

王太太沒有作答。

「叫他們……他們走……呀！」

「呀」的一聲，是一些十分悽厲的叫聲，好像被人刺了一刀才發出的叫聲，王太太拿着電話，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而她也好像被刺一刀似的。

而電話也在這些悽厲的叫聲中斷了。

「銘哥！銘哥！」王太太叫道。

賓仔道：「不用叫了，已截了線。」

「果然是眞的，他們在虐待銘哥，甚至是用刀傷他身體。」

翠絲走近，替她拿走了電話，然後安慰她道：「王太太，妳不用擔心，他們只是……」

王太太接口道：「妳不是他的親人，妳當然不會擔心，妳聽不到那叫聲。」

賓仔道：「我聽見，他們旨在恐嚇。」

「恐嚇？」

「是的，妳再聽一次。」

賓仔把錄音聲帶播了一次，那聲音使王太太又再陷入悲慟。

一時之間，他們實在想不出任何話來安慰她。

翠絲又再度去追踪那電話，可惜，結果依然是一樣，這電話是無綫電話，而且也是從港島發出，並沒有追踪到任何線索。

賓仔等到王太太情緒再沒有那麼激動，才道：「以我估計，那聲音並非一定是王先生發出的痛苦聲音，他們發出這次警告之後，會再來電話，提出付款的辦法。」

「爲什麼要發出這警告？」

「他們目的是想你撇開警方，以便安全收錢。」

其實，當王太太接到了這電話之後，心裏早已有撇開警方的念

馬角探長對賓仔說：「明天王太太會借故出去，我會派人……」

頭。

三天多以來，警方根本不能爲她做到一些什麼。

畢竟這樣錄音守候下去，只帶來銘哥皮肉之苦。

王太太自忖道：「報警可能是錯了，如果我沒有報警，付了錢之後，銘哥早已回來。」

想不到這想法被賓仔洞悉。

王太太道：「你們可以不可以停止干預？」

賓仔道：「不可以！」

「爲什麼？」

「我們有責任保護市民。」

王太太聽了，竟然動怒起來，厲聲道：「你們保護我什麼？你們做了些什麼？」

賓仔與翠絲互望一眼，可是，却又無從反駁。

王太太突然站了起來，返回自己的房間去。

翠絲想陪伴着她，但賓仔却道：「讓她自己單獨的在房中，這對她有益。」

翠絲沒有跟進去。

不一會，王太太出來，臉上略施脂粉，並且換過了一套衣服。

她一見了兩人，便道：「對不起，我剛才亂發脾氣，開罪了兩位。」

翠絲與賓仔同聲道：「沒問題。」

翠絲道：「我們也非常體諒妳的心情。」

賓仔道：「我明白妳等候至親的感覺，如果我是妳，我不知發怒了多少次。」

王太太淡淡一笑。

翠絲道：「妳去那裏？」

「我想到超級市場買些東西，這幾天我們已吃了一些東西，應該補購一些。」

翠絲道：「我陪妳去。」

王太太道：「不用了，這些瑣碎的事情，我一個人可以做妥，而且，你還要幫我聽電話，錄音追踪，一切都要靠你們的。」

翠絲道：「不，我陪妳去，我害怕妳在路途上……」

「怕匪徒連我也綁去了？」王太太笑了起來，道：「如果他們連我也綁走，有誰再可以付錢給他？離這裏不遠的地方，有間超級市場，我一會便回來。」

翠絲望了賓仔一眼，表示徵求他的意見。

賓仔道：「讓她自己去走走，困在屋裏這麼多天，眞會發瘋的。」

翠絲也不再堅持。

王太太出了門口，來到車房，上了那部小型日本車，向大門而去。

出了鐵閘，她慢慢的駛往那間

超級市場。

在途中，她不斷的東張西望，希望可以發現一些可疑的車輛，或者是可疑的人物。

她相信匪徒會在附近監視她。

可是，到了超級市場，坐在車內等了一會，仍然沒有什麼特別的人物發現。

她離開了車，直入超級市場。

她表面是裝作十分鎮靜，其實她心內是非常緊張的，她入了超級市場，找了一部手推車，慢慢在貨架與貨架之間漫步。

她選購了一些食物，也添置了一些家庭日常的用品，這間半山的超級市場，人並不多，貨物却是十分齊全，王太太一直小心審視周圍的人物，都沒有發覺有誰是可疑的，因爲這時只有幾個賓妹在購物。

她付錢之後，覺得有點失望。捧了一大堆物品，來到自己的車，她開了車尾箱，便把所購的物件放了進去。

然後，她走到車門。

忽然，她看到車頭玻璃水撥處，夾着了一張紙，看來好像是一張「牛肉乾」——警察的告票。

可是，這是個合法的停車位，怎會有告票？

她立刻把那紙張拿了出來，並不是牛肉乾，也不是那些收購汽車的人所放的廣告紙。

那只是一張白紙，是一張白紙，上面完全沒有寫任何東西的白紙。

那是什麼？

王太太立時開了車門，坐上了駕駛座。

她看着那張紙出神。

這白紙如果是匪徒放的話，那表示什麼？是一種威脅，還是一個警告？

突然，她感到非常驚懼，忍不住的哭泣起來。

她伏在駕駛軚盤上不停的飲泣，那種驚懼的感覺，使她無法控制自己。

她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忽然，她聽到有人敲打玻璃，她抬起頭來，只見一個穿了西服，非常高大的男人在外面。

她把玻璃攪了下來，道：「什麼事？」

那人道：「小姐，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

「我是這停車場的保安經理，我看見妳伏在軚盤上哭泣，我還以爲妳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我只是一時感觸。」

「看開點，人生總有不如意的事情。」那保安經理的話似乎充滿了哲理。

那人慢慢的走開，他的確是這車場的保安人員，因爲他的後袋還插有一個對講機。

王太太開動了引擎，然後慢慢的駛出去，她心想：「既然匪徒不想另外接觸自己，這也沒有辦法。」

可是，他又再想到那張白紙。

就在這時，車廂之內，响起了電話聲。

她這部車內，也安裝了汽車無線電話。

她立刻拿起了電話，道：「喂！」

「淑媚？」

「是，是我……銘哥！」她聽到是王應銘的聲音，整個人緊張起來，幾乎把車子衝向行人道。

「你聽着，明天把三千萬美元，分別存入那三個號碼的銀行內。」

「那三號傳眞來的號碼？是什麼銀行？」

「那是台灣的地下銀行，妳到我們慣常光顧的銀行，妳給他們號碼，他們會用電滙的方法，記着，一個戶口入一千萬，並且同時進行。」

「好，但他們什麼時候放你？」

「妳付了贖款之後。」

「有什麼保證？」

突然，電話傳來一陣叫聲，那是被人打了一拳，或者是被襲的聲音。

「銘哥，銘哥，你怎麼了？」王太太非常緊張地叫道，汽車又左擺右擺，幸好這條路車輛並不多，否則早已發生了交通意外。

王應銘發出了痛苦的聲音，道：「我……那便是……保證！」

「銘哥，銘哥，你沒事？」

再沒有聲音，因爲電話已掛斷了。

王太太心下十分忐忑不安，她接到了這個電話，可算是一個喜訊，也可算是一個悲訊。

匪徒非常聰明，知道自己報了警，不敢再使用家裏的電話，而使用這個汽車電話。

也許匪徒一直想用這個電話與她聯絡，可惜她一直沒有使用這車，到了今天，一定要出來買些東西，才用車子，那張白紙，顯而易見是匪徒所放的，匪徒一直在監視她，她不能再大意。

她一直把車子駛回大宅，心中盤算着：「繼續和警方合作，還是順應匪徒的要求？」

她開始冷靜地分析。

與警方合作，大有可能把匪徒繩之於法，但也可能犧牲銘哥的性命。

而且，那兩個協助的警員，一個是黃毛丫頭，一個是入世未深的小子，加上那個間中來的探長，三個人能做多少事情？

最重要還是王應銘的性命，金錢還是其次。

既然要付錢，何必再猶豫，使銘哥再受那些不必要的皮肉之苦。

她下定了決心。

當她回到大宅的時候，步履愉快，心情也似乎比剛才輕鬆得多。

翠絲見她手捧了一大堆東西，便上前幫忙，並且也發覺了她神情比剛才較爲輕鬆。

翠絲道：「王太太，走開了一會，心情比較好一些。」

王太太道：「是的。」

賓仔也道：「王太太，放開一點懷抱，匪徒是逃不了。」

「是的，他們絕對逃不了。」

她放下了所有東西，然後對兩人道：「你們想吃些什麼，我弄給你們吃。」

翠絲道：「隨隨便便可以了。」

賓仔道：「打攪妳，王太太。」

「不，你們爲我做事，我不知怎樣感激你們才好，對了，我剛出去，有沒有電話來過？」

兩人都搖了搖頭。

這答案是意料之內，匪徒大概以後也不會再用這個電話，幸好汽車有另一具電話，否則，眞不知怎樣才可以接觸到匪徒。

王太太也是個烹飪能手，簡簡單單的食物，竟能夠弄得非常美味。

兩人都吃得非常飽，王太太似乎也回復了一些胃口。吃完了之後，王太太道：「我要睡一下。」

翠絲道：「妳休息一下，這裏的事，我們兩人會打點的了。」

賓仔道：「好好養足一下精神，匪徒一定快有其他行動的了。」

王太太入了房間，她並沒有睡。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左右，她輕輕的走出房門，往下一望，只見兩個年輕人都半躺在沙發之上，似是睡了。

這樣沉悶的工作，加上吃飽了東西，很容易便入睡，也難怪兩個年輕人。

王太太笑了。

她立時回到房中，撥了一個電話，道：「我找黃經理，是王應銘太太打來的。」

她等了一會，道：「黃經理，我前兩天打過電話來，那三千萬美金，有沒有問題？」

「妳是指現金？」

「不，不用現金，我意思是我們的戶口有足夠的金錢應付？」

「有，電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好極。」

「什麼時候電滙，滙往那裏？」

「我暫時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訴你，請你爲我準備好，隨時也會電滙的。」

「那沒有問題，多謝妳，王太太。」

王太太放下了電話，她似是不大放心，又再出了房門，看看大廳內的兩個青年人，他們仍然熟睡。

王太太又再撥了一個電話。

「是李秘書？我們這幾天也不能回來上班，一切都沒有問題？」

「沒有，只不過有些文件，要你們簽的。」

「好極，明天我會一個人回公司，不過，請妳在九時正，打一個電話給我，提醒我一下。」

她放下了電話，又再走出外面，兩人熟睡依然。

她非常放心，回到房內，眞眞正正的熟睡了。

當王太太第三次出來偷看他們二人之後，再等十五分鐘，賓仔也起來了。

他立即往那個電話錄音機內，把那卷錄音帶拿了出來，並且把錄音帶放進了一個小型收錄機之內，然後細聽。

翠絲也醒來了。

賓仔把耳筒遞了給翠絲，翠絲聽了錄音，臉上出現一些緊張的神色。

賓仔示意她不用緊張，輕聲道：「我會通知探長，妳仍然扮作熟睡。」

賓仔出了門口，他也有手提電話，把事情簡單的報告了給馬角探長聽。

馬角道：「她開始不信任我們，而且又再與銀行通消息，一定是與匪徒有了新接觸。」他頓了一頓，又道：「她吩咐那個秘書明天給她一個電話，大概是明天會有所行動，我們不用驚動她。」

馬角探長又說了一番話，賓仔不斷地說道：「是，是，我會依照探長吩咐。」

＊　＊　＊

王應銘一直在等待着那人回來。

這時候，他已發覺自己是困在一個山洞之內，這並不是個普通的山洞，而是經過人工修葺的，大概是個戰時所用的防空洞。

不過，他們所處的，只是整個防空洞的一小部份。

今早一覺醒來，他便不見了那年輕人。

他手脚被鐵鍊所扣，當然是無法逃走。

終於，那年輕人回來了，手上捧了一大包東西，看來他是出外購物。

「吃過東西沒有？」那年輕人語

調似乎十分輕快。

「沒有。」

「這裏有個熱的漢堡包。」

他接了過來，以前，王應銘寧願餓也不吃這種漢堡包，但而今對他來說，實在是美食。

他狠狠的咬了一口。

那年輕人忽然吹起了口哨。

「老友，心情很好？」

「不錯。」

「爲什麼？我太太付了贖款？」

那人並沒有回答。

王應銘有點緊張，道：「還不放我？」

「沒有，你太太還沒有付款，不過，她已答應明天付，明天……大概後天，事情沒有變化的話，你可能會有自由的了。」

「你怎麼接觸她？」

那人並不回答。

「難道你不怕警方追踪？」

「我自然有辦法，警方？」他發出了一些不屑的聲音，對警方，他一向看不起他們。

王應銘道：「你不應低估警察的力量。」

「怎麼？」

「而今科學昌明，警方有很多先進的工具，會令你防不勝防。」

「你對警察極有信心。」

「那也不是，如果警方要追踪你，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

那人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你便是一個好的例子，我把你收藏在這裏四天有多了，警方又採取過什麼行動？奈我什麼何？」

王應銘並沒有再說下去。

那人更得意道：「警方好像一個聰明人，但我比他們更聰明，他們掌握在我股掌之間。」

「你是個智者！」

「當然。」

王應銘忍不住的笑道：「智哥！」

那人有點愕然。

「因爲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叫你一聲『智哥』，一定適合你了。」

「智哥」並沒有表示不高興。

「智哥，你怎樣接觸我太太？以我的估計，在我家中，所有的電話已經完全被監聽了。」

「是的。」

「那麼，只要你一撥電話，他們立即知道。」

「不過，你們不單是家中有電話。」

「公司？」

「當然不是。」

王應銘似乎無法想得到，抓破頭皮似的道：「我無法想得到。」

智哥更爲得意地道：「你而今你相信我是『食腦』！」所謂「食腦」，意思是用腦力取勝。

「你不說出來，我無法眞正的佩服你。」

「好，我說，也讓你多學一些，你車上也有電話的。」

「汽車電話？」

「你有幾輛車，但用得最多，是那輛日本車，對嗎？」智哥道。

「是的。」他頓了一頓，有點茫然道：「智哥，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太太雖然日夕爲你而不安，但她始終要出來買些東西。」

「你在她駕車出來的時候……」

「正是。」

忽然，王應銘非常思念他的太太，因爲，她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拍檔，以前他也不大覺得她的重要，而今沒有了她在身旁，他才知道自己好像沒有一隻手似的。

「她怎麼了？」

「她表面仍是那麼堅毅，不過，當她單獨一個人坐在車裏的時候，她哭了。」

「哭？她不會哭的。」

「她本是個女强人，她不應該哭的，不過，爲了你，她當眞的哭了。」

王應銘有一陣非常難過的感覺。

「她答應了付錢？」

「當然，而且還會瞞過警方，一切順利的話，明天便有結果。」

「你要她怎樣付？」

智哥發出狡黠的笑聲，可是並沒有回答。

王應銘道：「我希望你成功。」

* * *

那天傍晚，馬角探長又再來到王家大宅。

賓仔早已把王太太與匪徒接觸的事，告知了馬角探長，他正急於知道，他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當馬角探長走到大廳之內，只有賓仔一個人在無聊地看電視新聞。

馬角問道：「她們呢？」

「她們入了厨房弄東西吃。」賓仔立刻低聲問道：「我們應該怎樣？」

「你與翠絲的工作照舊。」

「仍然在這裏死等？」

「是的。」

「匪徒將不會再用這裏的電話與王太太接觸。」

「但王太太仍然會用這些電話，她的一擧一動，對整件事非常重要。」

這時，翠絲與王太太捧了一些東西出來。

王太太見了探長，道：「啊，原來探長也來了，你一定要試試我的手藝。」

馬角探長道：「好極！」

他隨手拿起了一隻鷄翼，是油炸的鷄翼，他咬了一口，道：「很好吃。」

「是嗎？那是我獨家配製的秘方，才有如此效果。」

「對，我也吃到，有南乳的香味。」

「探長果然是個食家，我這種炸鷄翼，正叫做『南乳吊燒鷄翼』！」

「南乳吊燒鷄翼？來自越南的名菜。」

「對，可惜我不方便到街市買一隻大肥鷄，否則你一定更加有口福。」

馬角探長道：「王太太，妳心情好得多了。」

王太太道：「沒有什麼，事情總給我想通了，就算我在這裏擔心死了，對事情也沒有幫助，既然如此，我應該一切順其自然。」

「對，對，這樣才是正確的態度。」

王太太道：「來，來，大家欣賞一下。」

桌上除了南乳鷄翼之外，還有沙律、炸魚，雖然所有的材料來自超級市場，全是那些冷凍的食品，但在王太太的悉心炮製之下，十分好吃。

翠絲一邊吃也一邊道：「想不到王太太對烹飪也有一手，我來這裏，倒上了一課。」

賓仔道：「你還要多學一些，將來弄給我們吃。」

「不知王太太肯不肯教我。」

「你肯學，我當然會教。」王太太笑道。

馬角探長看着王太太愉悅的表情，他已經肯定，她與匪徒已有了一定的協議。

這是關鍵的一刻，只要沿着她與匪徒接觸這一條線追踪下去，匪徒是逃不出他的五指山的。

這一晚，是他們接辦這一件案以來，氣氛最好的一晚，而王太太的表現已恢復了自信心。

馬角探長臨離開之前，示意賓仔跟他出去。

賓仔非常機靈，道：「探長，我送你出去。」

來到門口，馬角探長道：「賓仔，明天王太太會借故出去，不用阻止她。」

賓仔點點頭。

馬角又道：「千萬不要跟踪她，或做其他動作，我已經有人手跟踪她。」

「我與翠絲本來是負責這案的。」

「你們當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過，當事情有新發展的時候，我會再知會你們。」

那夜，王太太一早便去睡了，她要好好的養足精神，對付明天的事情。

福至心靈　改變策略

第二天早晨，當王太太還沒有起來，電話便响了。

翠絲立時上二樓叫王太太。

王太太也起來，奔到大廳，道：「誰的電話？」

賓仔道：「我們依照往日的接聽方法。」

王太太並不緊張，道：「好極！」

她拿起了電話：「喂？」

「早晨好，我是公司的秘書，王太太？」

「是。」她按着電話，對兩人道：「是我公司來的電話。」

她問秘書道：「什麼事？」

「我知道王先生暫時不會回公司，但有幾份文件是非常緊急的，因此……」

「一定要簽名？」

秘書道：「是的，否則會延誤很多事情。」

「好，我回來簽。」

「好極，麻煩妳走一趟。」

王太太放下了電話，向二人道：「沒辦法，我們沒回公司多天，一定有些麻煩。」

翠絲道：「我陪妳去。」

「不用，我自己回去可以了。」

翠絲道：「不過……」

賓仔接口道：「我想王太太一個人去也可以了。」他示意翠絲不要再多說話。

王太太立刻回到自己房間，不一會已穿好了衣服，並且略施脂粉，向他們道別。

當王太太出門之後，翠絲道：「爲什麼不讓我去保護她？」

賓仔把昨天的事情說了一遍。

「你眞聰明醒目。」

「並不，我當差的日子比妳長，經驗自然比你豐富，什麼時間也要警覺。」

「怪不得昨天晚上，王太太開朗得多。」

「因爲她已有了新決定。」

「那麼，我們以後不用工作？」

「這案子已進入另一階段，我們當然有另一階段工作，等探長的吩咐吧！」

王太太駕着那輛日本車，一直回到公司，在途中，她再沒有接到任何電話。

在路途上，她警覺地注意前後左右，也沒有發覺有人跟踪她。

回到寫字樓，職員都似乎用非常奇異的目光望着她，因爲他們夫婦兩人，幾十年來，都沒有像今次這樣，無故放假多天。

王太太却是力持鎭靜，看來好

像沒有事情發生過似的，她回到自己的房間。

原來他們夫婦都是這間公司的董事，但各有各的工作房間。

她首先對那秘書道：「我今天還不是回來上班，因此，我不接見任何客人，把所有電話都推掉，當我還沒有回來一樣。」

＊　＊　＊

當王太太離開了王家大宅之後，賓仔立時通知了馬角探長。

馬角探長道：「你們兩人立刻去銀行。」

「什麼銀行？」賓仔問道。

「是XX商業銀行，在中環那間總行，你們來到銀行外面，便有人接應你們。」

兩人迅速的離開了王家大宅，到馬角探長所指定的銀行，那是正當中環最繁忙的時刻，到處都是人。

銀行門口處，人羣熙來攘往，非常擠迫，原因是近大門的地方，有一個小型帳幕，是電話公司在修理，這帳幕佔了行人路一部份，使這地方更爲擁擠。

翠絲道：「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修理電話？」

賓仔道：「在中環，電話非常重要，做生意的，沒有了電話，好像被人放逐了一般。」

他們來到銀行門口，但小型帳幕那邊，人太多了，他們正要繞道而過。

忽然，帳幕裡面伸出了一個人頭，那人道：「你們快來！」

那帳幕之內，伸出頭來的，竟是馬角探長。

兩人愕然，實在想像不到，馬角探長竟會在這小型帳幕之內，他們迅速入了帳幕之內。

帳幕之內，已揭起了一塊大石板，那是蓋着一個電話線的工作井。

馬角道：「賓仔，你負責在銀行附近監視，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物，我想，王太太一定會來的，如果她來，你既要監視她，也要保護她。」

他把一個小型通訊器交了給賓仔。

探長又道：「我已派了幾組伙記，在銀行四周埋伏監視，我們這次行動的代號是『捉狗』，你是『沙皮狗』。還有四組，我是『狠狗』，其餘有『北京狗』、『大丹狗』和『獅子狗』，你試試與我們通話。」

賓仔拿起了通話器，道：「我是沙皮狗，獅子狗、北京狗、大丹狗，你們準備好沒有？」

「我是獅子狗，一切準備好了。」

「我是大丹狗，暫時沒有什麼。」

「我是北京狗，一切沒問題。」

賓仔又道：「我是沙皮狗，狠狗，狠狗，你在那裏？你在那裏？」

探長拿起了他的通話器，道：「沙皮，上路。」

衆人都笑了起來。

賓仔道：「好了，我還有什麼任務？」

「那要看情形而定，因爲王太太來這間銀行付錢，暫時我們還不致要採取行動。」

「用不用再回大宅？」

「我也不知道，我會通知你的。」

賓仔離開了那個帳幕。

翠絲道：「我有什麼工作？」

「你仍然要協助監聽。」原來工作井下，早已有了一人，那人道：「探長，接通了。」

原來那是警隊中的竊聽專家，無論是有線電話與無線電話，只要這位專家一出馬，什麼也可以聽到。

那人伸了頭上來，道：「探長，中環線路十分繁忙，我一個人……」

「我已爲你找到一個好拍檔——翠絲，這位是『順風耳』聶耳。」

「順風耳？」翠絲奇怪的道。

聶耳道：「沒有什麼，那是他

們給我的綽號，我是專門偷聽別人講電話的。」

「啊，怪不得有這麼多耳。」翠絲笑道。

聶耳覺得奇怪，但隨即明白翠絲所指，道：「也許我天生是要多聽。」

「我怎樣可以協助你？」翠絲問。

「你下來，你助我聽另外一組。」

翠絲依聶耳吩咐，下了工作井。

原來這小小工作井，足可以讓二人背對背的坐着。

聶耳道：「偷聽的線路我已經找到了，你知銀行很多電話，因此妳要負責這一組，我負責另外一組。」他遞了一個耳筒給翠絲。

翠絲戴上耳筒，只聽到「的的嘟嘟」的電訊聲，她問道：「我聽不到什麼。」

聶耳道：「暫時不用聽，我們主要是聽這一組。」他指着掛在牆上一個示波器。

「是什麼東西？」

「是一個示波器，當我們的目標物內有電話來，或者要打電話出去，那會有一些電波出現，妳看！」

示波器上，果然出現了一些跳動的波紋。

「我們怎知是王太太那個電話？」

「我們的猜測是，王太太可能要去銀行，電滙款項往外地，我們最大的目的，是探聽到她們與那一個地區接觸，然後我們可以去拉人。」

「那要監聽那一個部份？」

「是電滙部那一部份，不過，爲了不錯過他們可能爲了避人耳目，而用其他電話，我們因此也要監視其他部份，以免功虧一簣。」

馬角探長在上面，道：「小心，王太太來了。」

整組監視王太太的「捉狗組」，也提高了警惕，她來到銀行門口，左右看了一遍才進入了銀行。

王太太一入了銀行，便直往經理室。

「王太太，請進來。」

「郭經理，麻煩你了。」王太太道，她與這位經理十分稔熟。

郭經理道：「請入我的辦公室。」

他們進入了郭經理的辦公室，郭經理道：「本來，這些電滙，王太太可以在寫字樓，透過電話也可以辦理妥當的。」

「那爲什麼要叫我來？」

「那是因爲數目相當大，而且，照妳所說的電滙號碼，似乎並不是你們日常慣於接觸的客戶，因此，爲了安全起見……」

王太太似有點不耐煩道：「好了，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一切都準備好了。」

「就在這裏？」

「不，請跟我來，來我們的電滙組。」

從經理室出了走廊，到了另外一個客房，裏面有幾位工作人員，每個工作人員前面，都有一部電腦。

郭經理道：「張主任，你也認識王太太，你依照她的吩咐照滙。」

張主任非常有禮貌地招呼王太太坐下，道：「王太太，請妳把電滙的號碼給我。」

王太太從手袋拿出了一張紙，遞了給張主任。

張主任看了，皺一皺眉，也沒有說什麼，在電腦的鍵盤上，按了一連串的鍵。

然後，張主任道：「王太太，妳知這是……」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只不過那些客人電傳來，叫我根據這幾個號碼電滙過去。」

「但這幾個號碼……」

「有什麼問題？」

「那是電滙往台灣台北市的。」

「沒問題，請照做。」

「但這些號碼，並非銀行……不，不是普通正式的銀行。」

郭經理聽了，也覺得張主任說得糊塗，忍不住問道：「什麼並非銀行，又不是普通，又不是正式銀行，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張主任道：「我要解釋一下，電滙的目的地點是台灣台北市，這沒有問題，問題在這些號碼，是一些地下銀行的號碼。」

「地下銀行？」王太太問道。

「是的，台灣方面，雖然已撤消了外滙管制，但目前仍有很多地下銀行，那裏的人叫『銀樓』，可以付給存款人更多利息，還有，他們有銀行的方便，卻不用受政府的監管。」

王太太聽了，暗中嘆道：「這個勒索的匪徒，果眞聰明。」

張主任繼續解釋道：「當我們電滙款項過去，銀行收了，但他們不會有什麼保證，如果收錢的公司收了如有其他爭議的時候，我們這邊沒有什麼保障。」

王太太道：「沒問題，你照做吧！」

張主任對郭經理道：「對於我們銀行也沒有什麼保障，如果王太太與那邊客戶有問題，而向我們追討，又或者認爲我們沒有付足夠的款項，我們銀行便有問題。」

他轉向王太太道：「王太太，你既然要付這麼大的一筆款項，我

看……」

王太太道：「你照做吧，不用理會其他問題。」

張主任道：「我們是有名氣的銀行，而且，我也不想客戶冒風險。」

王太太道：「我明白你的專業精神，不過，你不用再多顧慮，照做便可以了。」

張主任仍然望着郭經理，似是徵求他的意見。

郭經理道：「王太太是我們的大客戶，也是非常稔熟的客人，你照她的主意去做。」

張主任道：「那我不用負任何責任！」

王太太有點咆哮道：「快做吧！」

張主任其實也早認識王太太，知道她是一個非常斯文的人，而今發出這咆哮，實在令他有點詫異，不過，既然她明白風險，又吩咐他去做，他只有照做。

* * *

外面的翠絲與聶耳已緊張地偷聽。

示波器出現了一些波紋。

聶耳道：「他們沒有用電話，而是直接用電腦和客戶接觸。」

「那麼我們偷聽不到？」翠絲問。

「聽不到，但仍然可以知道他們與那地方的人聯絡，因爲他們電滙，也要靠電話線的。」

聶耳又插上了另一具儀器。

他看着一個小小的螢幕，道：「是去台灣的……台灣……台北……號碼是……」

翠絲立時抄了下來。

探長也十分心急，問道：「滙款到那裏？」

翠絲道：「台灣……台北……」

「號碼呢？」

翠絲也依照聶耳所言，一一覆述。

聶耳道：「電滙的數目是一千萬美元給第一個戶口，然後……」

他停了下來。

翠絲問：「應該有三個戶口的。」

聶耳道：「沒有……似是停了下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聶耳道：「你看！」他指着儀錶。

果然，儀錶再沒有什麼訊號出現。

馬角探長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他們要停下來，那麼便停下來了。」

「這麼簡單？」

馬角探長連忙用對講機通知上面，道：「我是狠狗，我是狠狗，注意門口動態。」

他也出了這個小帳幕，然後找了一個較爲隱蔽的地方，監視着銀行的大門。

忽然，他的對講機也沙沙作響，然後傳來了：「我是沙皮狗，她出來了，在後門。」

馬角連忙道：「追踪她。」然後，他向所有「獵狗組」的人員道：「沙皮狗負責繼續追踪，我——狠狗會入銀行之內，其餘獅子狗、北京狗你們，先回大本營。」

翠絲也從那個小帳幕出來。

馬角探長叫她，道：「妳去與賓仔聯絡，在銀行的後門，繼續追踪或者保護王太太。」

翠絲接了命令，轉身去了。

過了一會，這銀行大門依然是熙來攘往，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事情發生。

又傳來了賓仔的聲音：「王太太上了車，但她並沒有把車子開動，她好像在談電話……咦，她怎會在車子之內談電話的？」

「她用手提電話？」

「不，不是手提電話，而是汽車電話。」

馬角探長恍然而悟地道：「我明白了，她之所以能撇開我們，與匪徒聯絡，是因爲這部汽車電話，你繼續監視，保持聯絡。」

馬角探長入了銀行，直往經理室。

經理室外面的秘書，無法阻止馬角探長入內，裏面坐着那位經理，馬角早已認識。

馬角探長道：「郭經理，究竟王太太要你們替她做了些什麼工作？」

郭經理見他衝入來，似乎也不覺意外，道：「探長，這是我與顧客之間的事，我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不能？」

「因爲這是我的職業操守。」

「什麼操守？」馬角探長不客氣地道。

「我有責任爲顧客保守她的秘密。」

「郭經理，你知道她這樣做是關乎人命的嗎？」

「什麼？我不明白。」

「你快告訴我，她爲什麼電滙了一千萬美元之後，便停止了一切操作？」

「你怎知的？」

「我當然知道。」

郭經理道：「你在竊聽我們銀行，你這樣做是違法的，也違反人權。」

「什麼人權？我只知道我要捉拿到……」他不想說下去，免致這事一擴大，有更多人知道，便會有更多的揣測，反而會謠言四起，便

整件事件弄壞。

郭經理道：「我不理會你們做什麼，不過，我們與顧客間的事務是秘密的，不能告訴你，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你可向法庭申請……」

「王太太是你多年的顧客，你不說出她與你們滙款的情形，那是害了她。」

「不！」郭經理依然是那麼固執。

馬角探長有些火爆道：「你再不說出來，我……」

郭經理倒不是個弱者，道：「我會報警的。」

馬角探長道：「我便是警察。」

「你是警察又怎麼樣？我可以找其他警察，抓你這個違法的警察。」他拿起了電話。

馬角探長道：「好了，好了，我服了你，郭經理，我會從另外的線索去找。」

郭經理道：「你不要再去騷擾我的電滙主任，你若無理盤問他，我立即報警。」

馬角探長被他强硬的態度難倒，他不想把事情擴大，只好道：「多謝你與警方合作。」

郭經理道：「不要亂說，我完全沒有與你合作過。」

馬角探長出了銀行，先回到警署。

他接到了賓仔的報告，王太太已返回大宅。

馬角探長道：「她有什麼動靜？」

「看來她在等待着。」

「她有沒有什麼口風透露？」

賓仔道：「沒有，她守口如瓶，不過，我鑒貌辨色，知道她似胸有成竹。」

「我會立刻去台灣一次，你們繼續監視她，不過，她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我明白，你去多久？」

「我會盡快回來，我只想往台灣台北，了解一下那滙款的情形，也許明天便回來。」

馬角探長又再吩咐其他工作人員，因爲他害怕自己不在港的兩天，這事情有突發性的發展。

對於拘捕這些綁匪的部署，他早有豐富的經驗，早已計劃了一切。

然後，他直接往機場，希望可以立刻有一個後補的機票客位，可以立即到台灣。

* * *

王太太本來想一次過把三千萬美元存入那三個台北地下銀行的戶口之內。

不過，當她電滙存了第一個戶口之後，她似乎是突然的福至心靈，向那位電滙主任道：「好了，就存入這一個戶口，其餘兩個，也許明天再做。」

電滙主任當然沒有反對。

王太太決定先回到自己的車內，她希望可以立刻與那個匪徒接觸。

那人一定會打電話來，因爲他既然已收了一千萬美元，而且是那麼順利，他不會半途而廢。

她在汽車之內，等了一個鐘頭有多，但完全沒有回音，她幾乎懷疑汽車電話壞了。

她不想再留在停車場，因爲一定有人在追踪她，這包括了警方人員，也包括了那個匪徒。

也許那匪徒並未知道那一千萬元是否收到了，他有可能與台灣那邊銀樓有接觸，但沒有這麼快便知道。

她又不想立即回大宅，因爲匪徒一定要靠這個汽車電話聯絡，她也不能讓警方知道這個電話，否則又入了監聽範圍之內，那麼，一切接觸便要中斷。

她把車子駛往新界，兜了一個大圈，又再回到港島，可是仍然沒有什麼消息。

不過，這一次的兜風，却令她心神爲之一振，幾日以來，悶在家中，加上擔心憂慮，實在折磨得夠了，她想起自己與王應銘過去的日子，那些酸甜苦辣的感覺都一一來到心胸之內。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故事，無論是窮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王應銘並不是一生下來便是如此富有，他的努力，再配合了王太太的協助，加上了天時地利，再加上運氣，他才有這一天。

可是命運總是捉弄人，到了這個年紀，却來了這樣的劫數，人生無奈。

直到傍晚，她仍然沒有接到任何電話。

她決定回到大宅。

賓仔與翠絲仍在大宅之內，兩人仍然做着他們份內的工作，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王太太心想：「這兩個傻仔傻女。」

* * *

這一天，對於智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也是他整個計劃中最關鍵的一刻。

他一早便離開了那藏參的地點，到了王應銘的大宅附近，監視大宅內王太太的行動。

一切都是意料之內。

王太太先回到寫字樓，然後再到銀行。

他到銀行外面監視，看見那些警探用對講機聯絡，智哥實在覺得好笑。

這些警察以爲自己聰明，那知

道一切都掌握在他股掌之間，他覺得他實在比他們高幾籌，無論是智力、體力，都比這些人優勝。

王太太從銀行出來之後，他便立刻用無線電話與台灣那邊聯絡。

他這個無線電話非常先進，可以直接打到世界各地。

當他知道王太太已經滙了款項之後，他喜形於色，並且仰天大笑起來。

不過，當他知道，她只滙了一千萬美元，而沒有再繼續滙那二千萬時，他整個人便咬牙切齒，他忍不住的咒罵：「妳這狐狸精！」

「狐狸精」的意思，並不是說她破壞了別人家庭，而是恨她太聰明，這女人實在聰明。

本來，他想立刻打電話給王太太，要她立刻再滙其他款項，甚至可以再威脅她。

不過，他回心一想，這豈不是正中了她的計，給她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

而且，再多暴露自己的身份，那更添危險。

他一直跟踪着王太太，從新界一直回到港島，再回到她的大宅。

他幾次已按了電話號碼，但到了最後一個字，依然放棄，因爲那女人要玩花樣，他絕不能讓她反客爲主。

他決定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這種古老而平凡的道理，亦是恒久的眞理。

他吃了一頓飯，好好的冷靜一下，然後，他買了一個飯盒，回到他藏參的地點。

他一直盤算着，只有向王應銘施加壓力，才可以把事情加速成功。

打他一頓，然後讓他與王太太通話，那一定具有威嚇力量，王太太聽了，一定不敢再弄花樣。

不過，打王應銘一頓，其實也只能發洩一下心頭之憤，他是財神，斷斷不能讓他受傷。

可是，怎樣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他一直想着，到了那石室之內，仍然沒有結果。

王應銘整天也沒有見過智哥，他知道智哥一定是與他太太接觸收錢之事。

這一整天實在難捱。

他並不知道外面是天黑還是天亮，但憑自己肚餓的感覺，那應該又過了一整天。

但智哥仍然沒有回來。

自己又被鐵鍊鎖着，多走兩步也不可以，唯一的辦法，只是等待。

終於等到智哥回來了。

「智哥，怎麼了？」

智哥並沒有回答。

王應銘已感覺到智哥有些情緒不安，換句話說，他收錢的事並不太順利。

他嗅到一陣食物的香氣，更加重了他的肚餓的感覺，他眞的感到腹如雷鳴。

王應銘站了起來，移近了智哥，正想說話，智哥一掌把他推倒在地上。

他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智哥看見他這情形，起初並不予以理會，但過了一會，仍不見他起來，便叫道：「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王應銘慢慢地起來。

智哥悶哼一聲。

王應銘道：「我很肚餓。」

「啊，我不會餓死你的。」

他把那個飯盒遞了給王應銘，王應銘立時打開了飯盒，是一盒鷄鵝飯。

如果在平日，王應銘可能不屑一顧，因爲他早已遵醫生吩咐，不能要吃太多肉類。

可是，而今鷄鵝的味道却令他精神大振。

他接過了那盒飯，小心翼翼的打開了那個蓋，然後拿起了筷子。

突然，智哥又再把飯盒搶了過去。

王應銘十分奇怪的望着智哥，想再多一句，也沒有時間，因爲智哥竟然把飯盒上的雞鵝撥了在地上。

王應銘叫道：「爲甚麼？」

智哥想連飯也傾倒在地上，不過，他並沒有——頓了一頓，把沒有雞鵝的飯遞回給王應銘。

王應銘接過，大惑不解。

智哥道：「吃吧！」

王應銘看着那盒飯，也看着地下的鷄鵝，他忍不住，俯身便要去拾。

那知道，智哥一脚掃去那些鷄鵝。

王應銘才知道，智哥在懲罰自己，他嘆了一口氣，不再拾那些鷄鵝，只好吃白飯。

智哥似乎仍然沉不住氣，王應銘小心地向後退去，因爲他害怕連這一盒白飯也吃不到。

他不敢再出聲，低首吃飯。

當他吃完了，智哥似乎火氣未下，於是，王應銘便探詢的道：「我太太沒有付錢？」

「有……」智哥道。

「那麼，既然付了，你還不放……」

「放你？」

「當然，你是個守信的人！」王應銘道。

「但她只付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那是一千萬美元了！」

「是的！」

「爲甚麼她會這樣的？她之前有沒有跟你討價還價？你有沒有……」

「沒有！根本沒有！」

「那麼，她是……」

「她是在玩弄花樣，我一定要讓她知道我並不是好對付的，我要……」

智哥目露兇光。

王應銘知道，受苦的當然是自己，因此，他一定要想盡辦法安撫他，便道：「其實，你收了一千萬美元，那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哼！但我要的是三千萬！」

「智哥，其實我有點不明白，三千萬美元，折合港幣，也有二億多港元，你要這麼多錢有甚麼用？」

「你教訓我？」

「不，我只是以事論事，六合彩得到大獎，也只有三千多萬，而你有了三條六合彩的獨得頭獎，那還不滿足？」

智哥望着他，眼光仍然露出那種兇狠。

「如果是我收了，我也……」

「那不是你收的？」

智哥知道自己露了一些口風，因此，他不再說下去。

「不是你收的，是誰收的？」

「不，不，我一定要想一些辦法，讓你的太太知道事情並不是她想的那麼簡單。」

忽然，地上有黑影閃過，並且「吱吱」兩聲。

立時，王應銘提起了雙腿，整個人蜷縮着。

「怎麼？你怕老鼠？」

王應銘並沒有回答，不過，仍然蜷起雙腿。

智哥笑了起來。

那果然是一隻相當大的老鼠，也許牠嗅到了地上鷄鵝的香氣，跑了出來，並且咬到了一塊，然後迅速的離開。

「走了，走了，你還怕甚麼？」

王應銘慢慢的放下雙腿。

「怎麼這麼大的一個人，也會怕老鼠？」

王應銘並沒有回答。

智哥道：「好極，我想到一個辦法，一定可以使你太太盡快如數付出！」

「甚麼辦法？」

智哥並沒有回答，只是掏了鑰匙出來，開了鎖在牆上的鐵鍊，拉着王應銘，往這石室的另一邊走去。

王應銘道：「去那裏？」

智哥並沒理會他，只是拉着他，往石洞盡處，然後推開一道小門。

「過去！」智哥推他下去。

王應銘無法，只好過了那小門，小門外面，竟是一道石樓梯。

「下去！」

王應銘道：「看不清楚！」

智哥一手推他，幾乎把他推了下去，王應銘只好一步一步小心往下走。

但智哥並沒有下去。

那地方十分黑暗，王應銘只是靠感覺一步一步下去，忽然，他聽到了一些聲音。

「吱……吱……吱……」

老鼠！他整個人神經立時緊張起來。

「下去！」智哥厲聲的叫道。

王應銘再多下一兩步，他聽得更清楚，下面有無數的老鼠。

一條光柱射向下面，光柱來自智哥的手電筒，只見下面，一羣一羣的老鼠，因爲光線突然出現，四處奔竄。

王應銘看見了，發出了一陣怪叫，整個人如中邪般反身便往上面逃。

智哥站在階梯的上面，見他奔上來，立時把電筒射向他的臉。

王應銘被强光照着，無法睜開眼睛，不過，他仍然向光走來。

那知道，當他一接近智哥，竟然吃了智哥的一脚，這一脚踢中他心口，他無法穩住身子，整個人向後一翻，滾下了階梯。

他狂叫着，但人仍是不由自主的滾了下去，並且直接的跌下了老鼠羣中。

王應銘生平最怕老鼠，他只覺到處是毛茸茸的東西，在他身邊竄來竄去。

他大叫着，不理一切，又再奔上去。

那知道，智哥又再一脚的把他踢了下去。

這時，老鼠因爲突然被外來東西騷擾，紛紛躲了起來，因此，王應銘這一次跌了下去，暫時並未有感到有任何一隻老鼠，但老鼠的「吱吱」聲音，仍是非常刺耳。

智哥道：「你不要再爬上來！」

王應銘道：「你想……」

他聽到了智哥按手提電話的聲音。

＊　＊　＊

王太太雖然很想睡，但她一直不敢睡，因爲她知道那些匪徒一定有電話來。

雖然，下面兩個警察仍然在監聽，但她也不再理會。

電話終於響了，是王應銘那個手提電話，王太太立時接了，只聽見一陣沙沙的聲音。

打電話來的地方，似乎干擾十分大，可能是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或者在地底、隧道之類的地方。

王太太叫道：「喂？喂？」

那邊並沒有應聲。

突然，傳來一陣呼叫的聲音，但並不十分清楚。

「太太，太太，你盡快付所有的……所有的錢……因爲……因爲我再不能忍受這種折磨！」

「折磨？甚麼折磨？」

又一陣沙沙聲，並夾雜着一些「吱吱」的聲音。

「太太……老……老……」

「銘哥！老？老甚麼？」

「老鼠！我身旁……身旁是老鼠……你立刻答應……明天付所有的錢……否則，你再……再見我的時候……我恐怕……恐怕已被折磨死了！」

「好！好！你叫那人跟我說話。」

「不，不，他不會！你快說……」

接着是王應銘一些十分凄厲的叫聲，這聲音使王太太毛骨悚然，她知道王應銘一向怕老鼠。

「我……我明天立即的……喂，喂，老友，你快把我丈夫……把那些老鼠……」

電話突然斷了。

賓仔與翠絲在下面，也聽得非常清楚。

翠絲奔上了樓，拍門道：「王太太，你怎麼了？」

「你們也聽到了？」

「是的！那人在折磨你丈夫？」

王太太抽泣的道：「是的！」

「你出來，我們好好的談談。」

王太太開了門，整個人已有些迷惘，道：「我們還可以談些甚麼？」

「當然是談救你的丈夫！」翠絲道。

「我還有甚麼其他辦法？」

「你不和我們合作，當然沒有辦法！」

「我一直與你們合作！」

翠絲道：「你今天往銀行電滙一千萬美元，並沒有和我們商量過！」

賓仔也跑了上來，道：「他們用這個殘忍的方法來迫你，實在卑鄙！」

王太太道：「是的，王應銘生平最怕老鼠，如果我不再盡快付款，他實會被他們折磨死了！」

賓仔道：「我們一定要跟探長商量！」

「跟他商量？有甚麼用？」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發生了這麼久，我還沒有看過他做了一些甚麼工作！」

翠絲道：「你錯了，王太太，馬探長所做的事，比我們多，他在這幾日，傳召過無數人，也接過無數線報，搜查過很多地方！」

「但他一無所獲！」

「他之所以一無所獲，第一，因你並不合作，暗中滙錢交易，也沒有知會他一聲。」

王太太沒有說話。

賓仔續道：「第二，他已去了台灣！」

王太太道：「去了台灣？」

「因爲他要去了解你付了那些錢，究竟是落在何方神聖的手上，找到了這個線索，你丈夫的案件便可以迎刃而解！」

翠絲道：「馬探長其實是破綁票案件的專家，你不跟他好好的合作，是你的損失！」

王太太低首無語。

賓仔道：「我想馬探長後天會回來，當他回來，可能會有好好的收穫！」

王太太道：「後天，我不能再等，銘哥更不能再等，因爲他們會把銘哥折磨而死的！」

賓仔與翠絲也沒有辦法安慰她。

王太太道：「好了，我告訴你們，明天，我一定要去銀行，把二千萬美元全再滙出。」

「可是，他們有沒有保證，一定放人！」

王太太搖了搖頭，道：「那些匪徒十分聰明，他一直沒有說過多少句話。」

「既然沒有甚麼保證，你付錢也沒有用！」

「爲甚麼？」

「如果你相信匪徒會守信用，你一定要相信豬也會在空中飛行！」

「那我應該怎樣做？」

「等探長回來！」

「不，不能再等！」

「也許馬探長有線索的話，明天回來也說不定，不過，無論如何，這一次你一定要合作。」

翠絲道：「好好休息一下吧！」

兩人下了樓，王太太回到房間，在床上輾轉不能入睡，因爲那可怕的老鼠聲，銘哥的狂叫聲，不斷地在她腦海中盤旋着。

賓仔與翠絲在樓下，再聽錄音帶，又再追踪電話的來源，這一次，電話所用的時間較長，似乎有了一次更好的追踪線索。

翠絲道：「這個電話仍然來自港島！」

賓仔道：「那麼他們一直沒有換過藏參的地方？」

「沒有，那地方可能是個地洞，那個電話干擾聲十分厲害。」

「還有一點，你有沒有想過？」

「想過甚麼？」

「你聽那電話，王應銘的叫聲，並不是裝出來的！」

「你敢肯定？」

「敢，不是人人害怕老鼠，而一個眞正害怕老鼠的人，跌入了鼠羣之中，沒有人可以扮的！」

翠絲也同意。

「那麼，在港島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山洞，那裏會有很多老鼠的地方？」

兩人沉思着，一時之間，那答案似若有若無。

翌日一早，他們便接到了馬探長的電話。

王太太也非常關心，問道：「探長，有沒有甚麼線索？找到收款的人嗎？」

馬探長道：「沒有！」

「錢不是入了銀行？」

「不是普通的銀行，而是銀樓！」

「銀樓也應該查到！」

「查到——我的意思是查到那間銀行，不過，錢是入了，但早已分別再分付在幾個戶口了。」

「查那些戶口！」

「說來容易，但事實却並不易，第一，他們不肯把客戶的資料提供給我們，尤其是警察！」

「你有權問！」

「他們這些機構，連當地政府也管不了，何況我是個外來人，第二，一千萬美金，在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一日內滙出滙入的數目，不知凡幾。」

「那你查不到！」

「查不到，因此，王太太，你再付錢，再多付二千萬美金，也可以像這次一樣，泥牛入海！」

王太太道：「那我怎麼辦？」

賓仔把昨天晚上，電話傳來王應銘受折磨的事情，說了一遍。

馬探長想了一想道：「他們可能在虛張聲勢，想施加壓力，要王太太付款，他們有沒有保證？」

「沒有。」

「有沒有表示收錢之後，怎樣放王先生？」

「也沒有。」

「既然是這樣，付款與不付款，也是一樣，反過來說，你不付款一天，王先生生存的機會又多一天。」

「爲甚麼這樣說？」

「因爲你一旦付款，他們再次有要求，爲求安全，他們會撕票！」

「撕票？」王太太心中一片空白。

「是的，我不是嚇你，而是經驗告訴我。」

「那我應該怎麼辦？」

馬探長道：「你應該依照我的吩咐，暫時不用付款，看看他們有甚麼新的表示。」

「但銘哥會受折磨而死！」

* * *

王應銘發了一連串的惡夢，他分不清那究竟是現實還是在夢境。

只要他一碰到毛茸茸的東西，他便忍不住的驚叫起來，智哥也實在不知道，老鼠對王應銘有這樣的效果。

第二天（王應銘不知那是日還是夜），他的感覺，覺得他是過了一夜。

他睜開了眼睛，出乎意料之外，石室之內有一些燈光，離他較遠的地方，只見智哥利用手電筒在看一些東西，他看得非常入神，因此，當王應銘慢慢移動身體的時候，他似乎沒有發覺。

王應銘一直慢慢的移向智哥。

他看見智哥手上的東西，是拿着一個錢包，錢包內，有一張照片。

藉着手電筒的光線，他勉强可以看到，上面有一老一少，兩人年紀相差很大，一個是六七十歲的老翁，而另一個却是四五歲的小孩子。

智哥實在看得入神！

王應銘忽然道：「我猜那是你的父親！」

智哥突然如夢中驚醒，把電筒熄了，也收了那個錢包。

王應銘道：「我猜得對嗎？」

智哥道：「你沒被嚇死呀！」

「沒有，我雖然十分害怕，但我不會這麼容易死的，」他頓了一頓，又問：「我猜得對嗎？」

智哥並沒有回答。

「那一個小孩子，是你？」

「不，那是我的孩子！」

「那麼，這是一張兩爺孫的照片！」

「是的！」

「他們而今在那裏？」

智哥被這問題刺激了一下，似是有十分强烈的反應，可是却沒有回答。

王應銘又再追問一次。

智哥卻淡然的道：「死了！」

「死了！爲甚麼會死？」

智哥沉吟着，半晌才道：「因爲被人綁票而死！」

這個答案對王應銘來說，確是非常震撼！

「甚麼？」

「像你一樣被人綁票！」

「那你把我當作報仇的對象？」

智哥並沒有回答。

「但我並不是擄殺你父子的人！」

「不，不是你，不過，我一定報這個仇！」

「但我不是……」

「我既然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我一定要收回最寶貴的東西！」

「甚麼？」

「在這個現實的社會中，最寶貴的是金錢，因此，我要回錢——三千萬美元，並不算多！」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故事？」

「甚麼故事？」

「你的故事。」

「還有甚麼好說？」

「我想你要收的錢一定可以收到，何妨把這個故事告訴我？」

智哥似是陷於回憶之中，半晌才道：「其實我們並非像你一樣，是富有人家，那年代，那會有人有錢，因爲那時的人都是窮！」

「你是指在大陸？」

「是的，窮其實並不是甚麼問題，但一定要大家都窮，如果人人窮，你單獨的富有，那便出問題！」

「我不明白。」

「那時，我們一家七口在鄉下生活，其實是樂也融融的，我父親是個傢俬工人，他專門做酸枝傢俬，他手藝一流，那年鄉下大旱災，山上的樹木都死光了，沒有柴燒，人們開始燒傢俬作爲燃料，連酸枝傢俬也不放過！

「我父親知道這些古舊的老東西，將來一定有非常高的價錢，而且他也不忍心把這些不能再有的木料燒了，因此，他把很多傢具，收藏了起來。」

「爲甚麼你說酸枝傢具不能再有？」

「你不知道，這種酸枝木已被採個八八九九，如果要待下一批樹木成長，可能要等幾個世紀！」

「收了那些酸枝傢俬有甚麼用？」

「發達！」

「怎會發達？」

「說出來是頗爲傳奇，他把一大批酸枝傢俬收在一個廢置的豬欄之內，用禾稈草把那些傢俬裹好，酸枝是一種非常硬而不受侵蝕的木料，一直過了二十年，社會變了，而且也開放，很多人回來做生意，我父親無意中碰到一個酸枝傢具的商人，結果，秘密地把這一批酸枝賣了！」

「得了很多錢？」

「是，是出乎意料之多，在那個時候來計算，這筆錢是可以讓我們舒舒服服的過兩輩子！」

「兩輩子？甚麼意思？」

「那是我們七口，兩世人不用工作，也可以舒服的過日子！」

「那一定很多錢！」

「多錢便帶來痲煩，不是痲煩，而是災禍！」

「我也是！」王應銘慨歎地道。

智哥道：「我父親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他有了錢，但一直保持低調，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發了財，不過，事情總有人知道。」

「誰？」

「那是一個同鄉的土匪！」

「土匪？他膽敢在鄉內綁票？」

「是的，他先綁了我父親，但我也不知道父親把金錢放在那裏！」

「他連兒子也不說？」

「他知道年輕人有了錢一定按捺不住，惹禍上身！」

「那怎樣？」

「我無法用錢來贖他，但那土匪卻不甘心，又再把我小兒子也綁票去了！」

「結果呢？」

「兩人都死了！」

「爲甚麼會這樣？」

「因爲我父親被折磨而死，在他死前，連說出收藏金錢的地方也不能！」

「這匪徒眞蠢！」

智哥道：「我不會這樣！」

「那你要報仇，也要找那土匪，不應找我！」

「那土匪後來也死了，我曾經找到那人的屍體，把他從地洞掘了出來，鞭屍三天！可是，我把他碎屍萬段又如何，我一切都沒有了！」

「以智哥你的才智，來到這個五光十色的社會，一定可以再發財！」

「我自己也以爲如此，可惜，我來了十年，十年之內，一事無成，我不能再等！」

「爲甚麼？爲甚麼不能再努力下去！」

「我已經接近四十歲，再等下去，我有錢也沒有時間去享受，我而今只不過是討回我應有的東西。」

王應銘大着膽子問道：「智哥，其實我與你是否有仇有怨？」

「沒有。」

「或者我的家人？其實我也沒有甚麼家人！」

「沒有。」

「親戚呢？」

「也沒有。」

「那究竟是爲了甚麼要綁票我？」

「因爲你有錢！」

「但這個社會有錢的人多得是！」

「但你有錢而低調！」

「低調也是過錯？」

「不是過錯，而是方便我下手，難道你叫我去把那些大名流綁票，我一動手，已經落網！」

王應銘嘆了口氣。

「你爲甚麼嘆氣？」

「我一直以爲，我有錢，但低調，那我便可以安安穩穩的生活！」

智哥道：「還有一個理由！」

「甚麼理由？」

「你的錢……」

「甚麼？我的錢甚麼問題，我是個白手興家的人，我有甚麼問題？」

智哥冷笑，道：「我查過，你發財也是靠一些手段，不大光明的手段！」

「沒有，我沒有，我從事建築地產生意，那裏有甚麼不正大光明的手段？」

「這一定要你自己才知道！」

一時之間，王應銘沒有話可說。

智哥道：「沒有話好說了？」

兩人都沉默下來，忽然，王應銘道：「智哥，你有沒有再仔細想過我的提議！」

「甚麼提議？」智哥好像完全沒有想過，但看他的表情，他是曾經考慮過。

王應銘道：「我是指你與我的協議——我相信你而今並不是單獨一個人做這一宗事，明天，當你收到我太太錢之後，你再沒有機會了！」

「你以爲她一定付？」

「當然，她聽過我的慘叫呼號，她沒有理由再延遲的了，我的生命非常寶貴！」

「其實，你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

「我也想她快付款，讓我早日回復自由，因此，我在號哭之時，也多加幾分淒慘，使她心動。」

「這一點我最爲欣賞你！」

王應銘也道：「你識做，我當然也識做，你沒有虐待我，其實我也想你早日收錢！」

「你在說笑！」

「並不，而今我的情況是，少了三千萬美金對我來說並沒有甚麼，而且只要我有生命，我不久又可以再賺回這三千萬美元，不過，我知道，那三千萬美元，不，我想你如果說的是實話，你大有可能只有一千萬美元……」

智哥似笑非笑道：「你怎知道？」

「你說過的，如果你眞是跟人合作標我參，你是出手的人，你得到三分之一，你已算幸運！」

「你譏笑？」

「沒有！」

「你說我是出手的人，有句俗語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那我是個笨人。」

「不，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其實，你好好考慮我的提議，而今你已收到了一千萬美元，明天，你再收多二千萬，而你現在未作決定，你將會一世後悔！」

智哥沉默着，看他眼神，王應銘的確知道他已動了心，只不過這個決定是十分困難的。

王應銘鼓其如簧之舌道：「你還害怕甚麼？在我來說，那些錢是已出之物，甚麼人拿到，對我也沒有甚麼關係，不過……」

「不過甚麼？」

「我在你身上，看到我年輕的影子！」

「說甚麼？我像你？」

「不，」他頓了一頓，道：「你剛才說過，我能夠有今日這麼多錢，我並不是憑甚麼特別技倆，而是……」

「作奸犯科！」

「如果你要這樣說，我也沒有甚麼可辯駁，我也像你一樣，做過標參！」

「甚麼？」智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那是我生平第一個一百萬的方法，這個秘密，藏在我心中，我從來沒有跟人說過！」

智哥聽了，頓時感到非常有興趣，道：「藏在心底裏十年的秘密，沒有人傾訴，實在並不是好感受！」

「是的，我與你總算一場因緣際遇，我說給你聽，當年，說起來也有三十年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子，我想那時我的年紀比你小了一些，那段日子，我在這社會之內，渾渾噩噩的，一事無成！

「我不甘心這麼平淡的度過我一生，我想到一個辦法，我找到了一個有錢佬作爲目標！」

「把他標參？」

「是的！」

「你一個人單獨行事？」

「是的，其中有很多困難，你也親身經歷過的。」

「我……標參之事，最難的是甚麼？」智哥似乎不大相信王應銘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最難的地方是收錢！」

「對！」智哥聽了，知道他並非在憑空杜撰。

「很多人功敗垂成，都是收錢的時候，還有，收了錢也未必一定可以過關！」

「爲甚麼？」

「聽過當年三狠案嗎？」

智哥點了點頭。

「那三個傢伙，其實也算是智勇雙全，而且收了錢之後，才發生問題！」

智哥道：「他們分贓不勻？」

「並不，而是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有些人收到了錢之後，實在忍不住出去揮霍一番，揮霍之後，又再度陷入窮困，便會向伙伴打主意！」

「這是他自己不守信用！」

「賊人也講信用的麼？」

智哥聽了，有些反應。

王應銘立時道：「我並非說……而是說那三狠案中那個不守信用的人，他們其餘兩個人，爲了掩口，也只好讓他敲詐，不過，這是火，而紙包不住火，終於爆了出來，三人被吊！」

智哥默然。

王應銘道：「假如這三個人，做這案的時候，只是一人單獨行動，後果便完全不同了！」

「但一個人做得多少事？」

「當時我便是決定一個人行事，我標了那個大有錢佬之後，並不是向他家人勒索！」

智哥笑了起來，道：「標參而不勒索，標來作甚麼？難道在做戲？」

「對，你說得對，我在做戲，我救了那個有錢佬！」

「救了他？」智哥聽了，只覺一頭霧水。

「高明的地方就在這裏！」

「我不明白。」

「很簡單，我先做了賊，大闊佬並不知道，但後來，我安排了一切，把他從參竇中救了出來，他非常感激我，把我當作大恩人，自動給我非常豐厚的報酬！」

「那是你賺第一個一百萬的方法？」

「是的，我搭上了這個闊佬之後，好處還不止此，他不但給我機會做生意，而且……」

「還有甚麼好處？」

「連女兒也下嫁了我！」

「啊！你的太太是你騙回來的！」

「並不算是騙！」

「而你的岳父，便是你標參的對象！」

王應銘笑了起來，他的笑容充滿了驕傲。

「你眞好運！」智哥道。

「不！並不是好運，我一直不相信人有甚麼好運，而是我自己妥善的安排，一切的成功都在我這裏。」他指着自己的腦袋。

「我沒有你這麼聰明！」

「不！你也很聰明，你利用台灣地下銀行的收錢方法，也是一絕，但你沒有單獨行動，受制於人，是你失敗的地方。」

「我單獨行動？」

「你還有時間，你可以單獨行動，更加可以自己一人享受自己的成果！」

「怎樣？」

「不過，你不可能收二千萬美元現金！」

「那收甚麼？」

「三千萬元港幣也足夠你好好生活！」

「啊，你在向我游說，討價還價？」

王應銘道：「並不，我早已說過，那錢是已出之物，多少對我來說，意義不大……」

「但你要我少收！」

「有原因的，如果你要我一億元港幣，你可知道一億元港幣的體積有多大？」

智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

「那體積太過惹人注目，也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千萬呢？」

「這比較好得多，而今有人從大陸來，提着一千幾百萬現金來買樓很平常！」

「三千萬元有甚麼用？」

「有用之極，如果你好運，中三次六合彩頭獎，也沒有這麼多錢！」

「我可以買得甚麼？」

「一間像樣的屋子，只是像個樣子，而不是在淺水灣或者在山頂那種，不過，總算是一間豪宅，你還有二千萬元，放在銀行內，利息收入，也可過一世！」

「收息！」

「你當然不是一個那麼保守的人，二千萬元，足夠你去做生意，那更是可大可小！」

智哥似乎眞的用心考慮王應銘的提議。

王應銘道：「不過，如果你有了新決定，你一定要改變收錢的手法！」

「爲甚麼？」

「你這樣才可以一人獨得，不再把錢滙往台灣，其實你這樣做也非常愚笨，錢滙去了，你還要向他們討回，你知道，財到光棍手，那會這樣容易討回？」

智哥道：「他們不會這樣的！」

王應銘笑道：「連你自己也相信不容易討回，我眞的勸你，聽我說，改變辦法！」

「收現金？」

「是的，三千萬港元現金，不過，你不能再用電話與我太太聯絡！」

「那怎麼辦？」

「我有辦法！」

智哥並沒有出聲，一切看來並不合理，王應銘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善男信女。

王應銘道：「不過，如果你不信我，我也沒有辦法，你自己可以用你的方法。」

「不，你說！」

「其實，我還有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三千萬港元現金，其實並不太多，我在家中也存有現金！」王應銘得意地道。

「甚麼？你家中也有？」

「我這個人，基本上是不十分信任銀行的，但爲了做生意，我也沒有辦法，但我有一些現金，一直儲存在家中，這樣，就算任何一間銀行垮了，我仍有錢！」

「你這樣精明？」

智哥實在不知道，王應銘究竟是精明還是愚蠢，不過，事實上有很多人是不信銀行的。

有很多老婆婆，她一生積蓄下來的錢，放在一個鐵箱內，放在木屋子中，可能因一場大火，而一生血汗，便化爲烏有。

一二十萬，也不足爲奇，但那可是三千萬！

「那我怎樣與你太太聯絡？」

「不過，一定要我親口講！」

「爲甚麼？」智哥當然有所懷疑。

「因爲那些現金收藏的地方，雖然在我家裏，仍然是只有我才知道。」

「你好好！」智哥道。

「沒有辦法，這世界是如此。」

「好！你要親口與她聯絡，你快說出來，你用甚麼辦法？」

「用電話的話，無論你用那一個，用家裏的，用我手提那個，甚至用汽車那個，一切都會給警方監聽，那麼，你收錢並沒有那麼容易。」

「快說！」

智哥終於同意。

眞相大白　出乎意料

王太太電滙一千萬美金到台灣之後，一直再沒有匪徒的消息。

她發覺自己以一千萬美元來誘匪徒現身的想法是錯誤的，匪徒並不是她想像中那麼愚蠢。

看來，那二千萬美元，非再電滙不可，可是，在警方的監視下，那並不容易。

當然，她自己硬來，警方也無奈何，可是，麻煩一定多，銘哥也許因此而喪命。

想到了銘哥，她開始六神無主。

那使她又再不能入睡，她時時刻刻的想着，一直到天亮才入睡。

但入睡不久，却聽到了門鐘，她不想起來，可是，下面却傳來翠絲的聲音。

「收花啊！王太太！」

「你替我收吧！」

「那個送花的人不肯，他說一定要你本人才肯放下，你下來，簽個名吧！」

王太太無奈，從樓上下來。

似乎所有女人都喜歡花，尤其是這一束很大的花，王太太接過了花。

那送花的道：「你是王應銘太太？」

王太太點了點頭。

「請簽收。」

王太太簽名之後，送貨員才遞過一個小信封，看來是一張賀卡，當然，上面一定有送花人的姓名，她非常心急想知道誰送這大束花來。

她打開那信封，可是信封之內並沒有賀卡，却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八時三十分，山頂餐室。」

看到下款，她幾乎叫了起來，因爲那裏寫了一個「銘」字，是銘哥！

她眞的想大叫起來。

不過，她忍耐着，因爲她知道，這束花是含有深意的，難道銘哥已逃了出來？

翠絲看見王太太發呆，便問道：「王太太，是誰送來的花？」

王太太如夢初醒的道：「沒有，沒有，只是普通朋友……」

「給我看看！」

王太太早已把那字條藏在口袋。

翠絲也眼利，看到那信封，一手搶了，打開來看，却沒有甚麼，道：「你把這賀卡收了起來？」

「沒有，只送來這信封，我看送花的人故意如此，給我開一個玩笑！」

「這個時候，會有甚麼人給你開玩笑？」

「我不知道！」

王太太拿了那大束花入廳內，找了一個花瓶，把花插好，然後再上樓上。

不一會，她已經打扮好了，從樓上下來。

翠絲在聚精會神的通電話，似乎並沒有發覺王太太從樓上悄悄下來。

本來，王太太已想盡辦法擺脫翠絲，這正是一個大好時機，她下了樓，翠絲仍然在說電話，完全沒有發覺王太太已溜向了側門。

這側門平日很少用，不過，這次却是非常用得着，王太太從側門走出，出了大路，恰巧有一輛的士經過，她迅速的上了車。

「山頂餐廳！」

的士不用五分鐘便到了山頂餐廳。

王太太從手袋內拿出了一張一百元的鈔票，道：「你等我一下，我仍搭車回去。」

司機當然並不介意。

王太太入了餐廳門口，但想不到這麼早，餐廳還沒有開門，她正想轉身。

可是，接待處那個公衆電話却響了。

四週並沒有人，這電話對王太太來說，並沒有甚麼意義，可是，她却一時福至心靈，竟然上前，把

電話拿了起來，道：「喂！」

「王太太，你眞聰明！」

「你是……」

「你不用問，只要聽我的吩咐——快乘車回到你的家裏等我！」

「你？你是誰？」

「你不用問，你只要聽從我的吩咐，否則，你將會永遠見不到銘哥！」

王太太立時叫道：「你……你是……」

「不要衝動，否則……」

「好，好，我聽你的吩咐！」

「先回你家中，再等我電話！」

王太太想再問，電話掛斷了。

「若回家中，那個女警仍在，我可以做些甚麼？」她自言自語地道。

她走出了餐廳，門外那輛的士仍在，她上了車，立時回到自己的家中。

出乎意料之外，翠絲已不在，王太太這時才明白，翠絲並不是沒有看見她離開，而是故意讓她離開，並且悄悄地跟踪她。

不過，翠絲却是個失敗的女警探，她並沒有追踪到王太太，因爲她想不到王太太一出了門口，便恰巧有部的士經過，她一直以爲王太太一定會自己開車，可是，她等了一會才追出去，却已完全失去了王太太的踪影，她不能這樣向上司交代，因此，她只有駕車在附近搜索。

空無一人的大宅，王太太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恐懼。

看來那個來電的匪徒，已經非常明白她的處境，王應銘應該還在他手上，昨天送來那束花，又是冒名送來的，並非王應銘送來的。

「那匪徒會怎樣？」她自言自語地道。

這時，電話響了，聲音使她回到現實。

「喂！」

「你立刻預備現錢，我會在收到錢之後，立時放了你的丈夫！」

「現錢？我那有這麼多現錢！」

「你不用再裝傻扮懵，我知你家中有足夠的現金，我而今已改變了主意，不用你拿這麼多錢出來，我只要三千萬港元。」

「三千萬？你發神經，我怎會在家中有這麼多現金？」

「王太太，那是你丈夫告訴我的！」

王太太默然，她心想：「這是我們一大秘密，如果不是王應銘告訴他，這匪徒一定不會知道，這反而是證明了王應銘的確在他手上。」

王太太道：「我的丈夫怎樣？」

「你想知道？」

「當然想知道，否則……」

「好，你聽着……」

忽然，電話傳來王應銘的聲音：「給他……快快給他……否則……咳咳……」

「銘哥，銘哥，你怎樣了？」

「我……我看我維持得……不久……」

王太太立時緊張起來，叫道：「快告訴他，我立時付錢給他！」

那人接過了電話，發出冷笑，道：「我不想你見到棺材才流眼淚。」

「你快來拿錢！」

「我來？」那人似乎有出乎意料之外。

「是的，你來我家。」

「你丈夫在我手上，你不用吩咐我！」

「不，就是因爲我丈夫在你手上，所以我才要你來，並且把我的丈夫帶來。」

「我……」那匪徒聽到這提議，反而有些猶豫。

王太太道：「老兄，你這時來我家，反而是最安全的時刻，因爲那些警探正在市區找尋我，而我已回到家中，他們永遠也想不到我這個時候，竟在家中……」

王太太並沒有說錯。

翠絲失了王太太的踪影，搜索了一會，終於向探長報告了，他們正大學在市區四處找尋王太太，他們也想不到，這時候，王太太竟然在家中。

王太太道：「老兄，我還有一個鐘頭！」

「甚麼，你跟我說條件？」

王太太笑道：「我們是在交易，而我是付錢的一方，我當然可以提出條件。」

那人語氣非常古怪，道：「甚麼條件？」

「你盡快的把我丈夫也用車載來，我要看見我丈夫無恙，我才付錢！」

「我收了錢才放你的丈夫！」

「不，我一定要見到我丈夫才給錢！」

「爲甚麼？」

「因爲我不信你！」王太太道。

那匪徒火爆地道：「我不用你相信，你不給錢，我也不放你的丈夫！」

「隨你便吧！」王太太十分平靜地道。

匪徒也道：「你準備收屍！」

電話掛斷了。

王太太這時，反而並沒有半點緊張，因爲她知道，電話一定會再響。

果然，不到五分鐘，電話又響了。

王太太道：「怎樣，決定了沒有？」

「好極，我把你丈夫一齊載來，你準備好現金！」

「沒有問題。」

「十分鐘之後到達。」

王太太想再說話，但電話已斷了，她慢慢的站了起來，走向自己的房間。

匪徒已答應把丈夫載來，這應該是個報警的最佳時刻，只要她通知警方，讓警方在外間埋伏，然後，當匪徒一露臉，便一網成擒。

可是，王太太並沒有報警。

她走到丈夫的書房內，這書房一直是王應銘最喜歡留連的地方，很多生意也是在這書房內談成的，因此，這地方一直打掃得非常乾淨，一塵不染。

王應銘失踪了這麼多天，一切都沒有改變。

王太太走入書房，她推開了一個書櫃。

書櫃後面，有一道門，那是一個秘密夾萬的門，上面有一個非常細小的，像個計數機的東西，那是密碼鎖。

要用這門，可以說是非常容易，也可以說是非常困難，因爲這夾萬，是與這間屋子一起設計的，因此，這夾萬的堅固程度，與這大屋一模一樣。

據設計師說過，就算用炸葯，這夾萬也炸不開，除非整間屋也同時爆炸，所以，要强行開這夾萬，幾乎是不可能做到。

也因爲這個原因，王家才會有這麼多現金放在家中，否則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如果知道這夾萬的密碼，只要按六個數字，門便會應聲而開，但想知道這夾萬的密碼，並不容易，連王太太也不知道。

她一直想知道，可是，王應銘却怎樣也不肯告訴她，無論她用甚麼方法，包括用軟功或者用硬功，王應銘也不應承。

他一直在推搪，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些秘密，就算是夫妻那麼親密，也應該有些秘密。

他甚至用開玩笑的口吻道：「太太，你自己也有一些秘密，這些秘密連我也不知道！」

王太太臉色一沉，不過，她很快便恢復了原狀，也因爲這一句話，她也不再追問這密碼。

然而，沒有追問，並不表示王太太不再追查，她終於用她的方法，把密碼查了出來。

有人說過，「好奇」可以把一隻貓引誘入了死亡之路；而王太太因爲好奇，而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

* * *

王太太打開了夾萬，裏面全部都是現金，港幣現金一疊一疊的，收藏得十分整齊，如果按照體積計算，應該有三千萬元以上，不過，內裏並不是全部是千元紙幣，有五百元，也有百元，甚至十元也有，因此，並不能斷定這夾萬內共有多少錢。

她拿了一大疊出來，一直拿到大廳之上。

然後，她平靜的坐在大廳的沙發上。

不一會，她已從閉路電視中看到一輛汽車駛來，那是一輛十分普通的私家車。

車子喇叭並沒有響，只停在大閘門口。

王太太按了遙控，車子向平房那面駛來，看來這匪徒果眞是非常熟悉這大宅。

車停了，走下一個年輕人，蓄有鬍子，並戴了一副墨鏡，他仰頭向上望。

王太太已在窗前，向下望來，她並不激動。

那年輕人指指車內。

王太太問道：「你想說甚麼？」

那青年並沒有回答，入了車內，開了車燈，因爲車內有了燈，王太太可以看到，車廂之內，躺了一個人，但看不清楚是誰，不過，看來身形像是王應銘。

那青年十分鎮定，自個入了大廳。

王太太道：「我要親自與我丈夫談談！」

「不可！」那人非常簡單的道，他褲袋隆起，很明顯他是有槍的。

「坐下！」他吩咐王太太道。

王太太也不堅持，依言坐下。

「錢呢？」那人問。

「在那個麵包箱內！」原來餐桌之上，有一個塑膠麵包箱，一邊是透明的，但這透明的一邊向着另外一面，因此那人無法看到另一邊。

裏面是裝滿了現鈔。

那人打開了那個麵包箱，當他看到那大量的鈔票，整個人呆了一下，隨即醒覺，臉上露出興奮的神色。

「慢着。」王太太道。

那人轉過身來，抽出了手槍。

王太太並不害怕，道：「你以爲你可以從從容的逃出我這大門？」

那青年道：「爲甚麼不？」

「你不怕我已報了警？」

「我不怕，因爲你丈夫仍在我手上。」

王太太笑了起來，道：「如果我不計較我丈夫的生與死，那你又會怎樣？」

那人聽了，有點訝異，道：「你不計較你丈夫的生與死？」

「是又如何？」

「那你為甚麼還要叫我來收錢？」

「這裏大概有一千萬元，夠了嗎？」

那青年實在不明白，張大了口，但手仍持槍，指着王太太。

「一千萬元，而今可以做甚麼？」

那人並沒有回答。

「讓我為你計算一下，如果你安全離開，你可以去買一層樓，餘下的錢也許還夠裝修，有了一間像樣的屋之後，你所餘無幾！」

那人似乎在考慮王太太的話。

「我這樣說，是說你安全離開的話。如果不安全的話，你一毛錢也拿不到！」

那人又再舉槍，一步一步走近王太太，道：「王太太，其實我不想殺你，雖然……」

「雖然甚麼？」

「雖然王先生……」

他突然止住了說話。

「甚麼？快說下去！」

「王先生叫我殺了你！」這話實在使王太太震驚，不過，她回復得非常快！

「殺我？為甚麼要殺我？」

「因為你……」

「他說過甚麼？」

「他沒有說過甚麼，只是叫我收了錢之後，殺了你！」

「好極！」王太太是出奇的鎮定，「為甚麼你還不動手？」

「因為我目的在錢，我不想殺人！」

「但如果錢多一些——譬如多一倍！」

「二千萬元？」

「是的，有二千萬元，情形應該完全不同，你可以有一間像樣的屋之後，可以不用擔心下半生。」

「誰給我多一倍？」

「我！」王太太道。

「為甚麼？」

「當然不會白白的給你，我要你殺了王應銘！」

這一次輪到那年輕人非常詫異。

「事情非常簡單，我再給你一千萬元，是現金，然後，你拿了錢，用槍殺死了他，你可以從容逃去，十五分鐘之後，我才報警，我會向警方說，你劫了我的錢，我為了搶救我的丈夫，你却殺死了他！」

「你叫我撕票？」

「不，你並沒有撕票，你其實也沒有綁票，你已送了王應銘回來，你送了一個朋友回來，你根本甚麼也沒有做！」

「不過，我殺了他……」

「那沒有甚麼大不了，他只是被一個入屋行劫的人用槍射死了，即是死無對證，一切由得我說！」

「你會供我出來！」

「我為甚麼要這樣做？」

「那你為何要殺你丈夫？」

「那是我個人的秘密，我們不用談論這些，這只是一個交易，我出錢，你出力！」

那人猶豫。

「時間無多了，你跟我來！」

王太太領着那人，上了書房。門一打開，只見書桌之上，已放了一大疊鈔票。

那人兩眼發出了光芒。

「而今兩千萬元，全是你的了——如果你下去殺了姓王的！」

「不！」那人放下了鈔票。

「為甚麼不？」

「你要保證我可以安全逃離，否則，我有了這麼多錢也沒有用！」

「你要甚麼保證？」

「我……」一時之間，他被這麼多花花綠綠的鈔票所迷惑了，他實在不知道要甚麼保證。

王太太道：「我給你保證，你用那個旅行袋，先把錢好好裝在裏面，那你逃走之時，才可以把現金好好的帶走！」

那青年人聽了王太太的吩咐，把書房內的鈔票放入了旅行袋之內，再下樓去，把其餘的鈔票再放入內。

「好了，你可以下去殺人！」

「不，王太太，這裏應該由我指揮，並不是由你，你聽我指揮！」

「我早已說過，不是誰指揮誰，而是一個交易，你收了我的錢，依我吩咐去做！」

「不！」那人想離開。

王太太道：「如果你不殺姓王的，你離不開這間大屋，而且我一破壞這保安系統，警方立時知道，不出五分鐘，會有警察來！」

那人聽了，十分緊張。

王太太道：「我也不想被人知道，是我吩咐你殺我丈夫的，因此，你不用擔心我為難你！」

那人道：「好極，我下去，你看着！」

那人携着那旅行袋奔了出去。

王太太在窗口看着，只見那人開了車門，然後變得十分惶恐的，又再奔了上來，他並沒有殺人，可是他又再走回屋內。

王太太也發覺其間有了不對勁的地方。

那人入了屋內，道：「王先生不見了！」

「甚麼？」王太太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他不在車內。」

王太太想走出去親自看看，不過，那青年人却道：「勿動！」

王太太不敢亂動。

那人把一包東西放在地上，說道：「這是一個計時炸彈，十分鐘內會爆炸！」

王太太整個人呆着。

那人道：「這個炸彈，我是放在車上，用來威脅你，假若你不肯付錢的話，那知道……」

那匪徒其實有非常好的部署，他打算拿了錢之後，再告訴王太太車內存有計時炸彈，這樣，王太太為了丈夫安全，不敢妄動，而他自己也可以從容逃走。

可是，一切並不如自己想像。

而更可怕的，王先生竟然這個時候失了踪影。

為了自己的安全，他不再理會這對夫婦搞甚麼鬼，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拿了錢逃離這地方。

王太太看着這個計時炸彈，也恐懼起來。

那人走向大門。

可是，當他還未走出這大廳，他却又退了進來，並且雙手舉起，一步一步的退進來。

「王應銘？」王太太叫道。

「正是我！」

「銘哥，你沒事了！」王太太道。

「不要這樣叫我，你不是叫這人殺我的嗎？」

那高舉雙手的匪徒想趁機撲出。

王應銘道：「智哥，你逃不了，死在二千萬元的旅行袋上，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智哥當然不敢稍動。

王應銘道：「那計時炸彈，其實還有多少時間？」

智哥道：「三十分鐘！」

「啊！我們還有很多時間！」

「銘哥，你……我……」

「你不用再說，我一直在外面看着你弄的把戲，十分精采，但我一直不明白，你為甚麼要叫他殺我！」

王太太並沒有回答，只是面部抽搐着冷笑。

「你不說也沒有甚麼關係，智哥，你一向十分自負，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有腦的人。」

智哥茫然。

「這個計時炸彈是你用腦的傑作，但想不到却應用在你自己的身上！」

「炸彈炸開，你也活不了！」

「你不用為我發愁，有三十分鐘，我可以安全離開，只可憐你要陪我夫人下葬！」

「我不想死！」智哥抖索的道。

「可以，依照我們的協議做好了！」

「我實在不想殺人！」

王太太聽到這裏，更加證實了她丈夫事先與這個匪徒有協議，要殺死自己。

開始她還以為是這個叫智哥的匪徒亂說胡為的。

「你要殺我？」王太太道。

王應銘淡然的道：「大家彼此彼此。」

「我們相處得好好的，為甚麼你要殺我？」王太太大惑不解地問。

「我也想這樣問你！」

王太太道：「好！我說！」

「智哥，你來做個評判！」

王太太道：「你知我知道你夾萬的號碼？」

「當然知道，但我始終不知道你用甚麼辦法。」

「我而今可以告訴你，我用紅外線的電視錄像裝置，只要你入了書房，無論你開了燈，還是關了燈，我也可以把你在書房內一舉一動，錄了下來！」

王應銘表情十分古怪，道：「原來如此，你錄了我開夾萬的情形，雖然我是關了燈。」

「是的，不過，那個過程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因為是動作閃縮，並不是一次便可以錄下你用的密碼！」

「那也沒有甚麼，你已開過了夾萬，夾萬之內，盡是現鈔而已！」

「如果這麼簡單，我也不會想要殺你！」

「那為甚麼？」

「你還在裝傻扮懵！」

「甚麼？」

「你一直在外面養了一個女人！」

「你怎知的？」

「那你是親口承認了！」

「承認……承認又怎樣？」

「為甚麼一直瞞着我！」

「這種事情叫我如何向你說？」

他頓了一頓，道：「你怎樣發現這事？」

「我在那些錄影帶中，看到你從抽屜拿出了一張照片來，那是一張母子合照！」

「你怎會查到的？」王應銘訝異地道。

「拜現代科技之賜！」

「一張相片並不能代表甚麼！」

「是的，一張照片並不能代表甚麼，可是，我把那張照片放大了，可以清晰的看到兩人的面貌，我便憑着這張照片一直的找尋着，我自己去找尋，也委托私家偵探去找尋……」

「你不會找到甚麼！」王應銘道。

「是的，我並沒有找到甚麼結果，而是我不斷的向你旁敲側擊，希望可以找到其中一些線索，其實

那個時候，我也曾對自己說過，如果你坦白一些，我也可以原諒你，可是，你一直守口如瓶。」

「那你還是不知道……」

「不！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終於親自說了出來！」

「我親自說了出來？」

「是的，那是你做夢，發開口夢，說那個山區，那個在菲律賓的山區！」

說到這裏，王應銘臉色驟變。

王太太道：「菲律賓那個山區，其實是非常偏僻的地方，我想也沒有想到，你會把他們母子二人收藏在那裏，那時，我們的建築公司欠缺木板，你為了找尋廉價木板，去了菲律賓多次！」

王應銘道：「你發現了他們的踪跡？」

「我去過那山區，可是……」王太太竟然哭泣起來。

「你找到他們，大可以……」

「不，我沒有你想的那麼污穢，我看見那個小孩子，長得跟你的樣子一模一樣，那山區環境不太好，不過，你為他們買的房子，倒像一間皇宮似的，那個女人也十分善良，雖然是目不識丁，但對那兒子，却比天下黃金寶貝還要寶貝！」

「你不要說這些門面話，你究竟怎樣對付他們？」

「沒有，不過，我仍然希望有一天，你能親口向我懺悔這一件事，但你沒有，反而一知道有外人到過山區，便設辦法把他們搬走了，當我第二次再去山區的時候，他們已是人去樓空。」她頓了一頓，又問：「究竟你把他們送去那裏？」

王應銘沉吟着，半晌才道：「其實，我並不是想把他們安置在山區之中渡過這一生一世，而是在菲律賓申請往美國，結果他們去了美國，我這個決定也錯了！」

「錯了？甚麼錯了？」

王應銘開始紅着眼睛，道：「美國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也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看到了世面，也學到了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她變了……我唯一的兒子也變了！他帶了母親，一直在美國躲藏起來，不再認我這個親生的父親，我實在傷心極了！」

王太太聽了，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我以前常常聽你說，人生一切都不能强求，是你的終於是你的，不是你的，抓到手裏也成為灰燼，我以為這是你的人生哲學，其實那是你的人生經驗。」

王應銘似是自言自語，喃喃的道：「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强求……强求而來的，也只有一番惆悵。」

王太太道：「我一直希望你懺悔，我也許會原諒你，好吧，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你便在我跟前懺悔吧！」

王應銘並沒有出聲。

王太太等了一會，才道：「甚麼？你仍然不承認你的錯，承認對我的不忠！」

王應銘冷笑。

這笑聲一直刺到王太太的心坎內，她有點憤慨地道：「我一直對你這麼好，為甚麼你要如此對我？」

王應銘依然沒有出聲。

王太太道：「我實在不明白，也許我生下來，要受這寃屈！」

王應銘道：「寃屈？寃屈不是你，而是我。」

「你寃屈？」

「我受的寃屈沒有人可以傾訴，可以明白的。」

「你受過甚麼寃屈？」

「那太多了，實在難以一一向你說出來！」

「甚麼？我一直以為你生活得很快樂，既有良好的事業，也有我這個賢內助！」

王應銘瞪了王太太一眼，道：「你還記得我們怎樣相識以至結婚的？」

「當然記得，你在我父親的公司內工作，你表現出色，我因此看上了你！」

「你對我青眼有加，是我的榮耀！」

「應該是！」王太太十分直截的道。

「你到現在仍然像當年一樣，一些也沒有改變過來。」王應銘嘆了口氣。

「我有甚麼不對？」王太太有點不明所以。

「當時是韓戰，記得嗎？」

「是，那時是韓戰，我記得。」

「當時我認為這次戰爭，會帶來財富，可是，光是有眼光是沒有用的，我需要一筆資金，有錢才可以賺錢，賺到大量的錢！」

「你的眼光沒有錯！」

「其實我在與你結婚之前，我與你父親商量過，勸他趁這次危機中，以錢搵錢。」

「是嗎？他怎樣？」

「他當然沒有答應，否則我也不會和你結婚！」

「為甚麼？」

「因為我要得到資金！」

「啊！原來你與我結婚是為了金錢，」王太太似乎明白了眞相，她續道：「你不是愛我才和我結婚。」她大大的嘆了一口氣。

「你嘆甚麼氣？」

「我父親生前也曾告訴我，也教訓過我，天下事很多時候，不要知道眞相，也不要去找尋眞相，我却是偏偏不聽！」

「你知道眞相？」

「我千辛萬苦，憑着那張照片，找到你的野孩子和那個女人——那是你對我不忠的眞相，而今，我又知道你與我結婚，是為了錢——也是個眞相，兩個眞相果然對我完全沒有好處，只帶來我又多次失望與痛苦。」

王應銘沒有甚麼話可說。

王太太道：「好了，眞相既然知道，還是要知道清楚一點更好！」

「我與你結婚之後，你拿出錢，給我証明我的眼光，我的確是賺了大錢，而且不再靠外父，在建築界闖出了一條血路，不過，你父親在死前一刻，也一直强調，那根本是他的資金，我才有這一天！」

「那是我的錢！」

「你的錢也不就是他的錢！」

王太太道：「我父親一向是那麼頑固。」

「他的頑固也帶給我被人看低了一截的感覺，這種感覺本來應該在他死後，可以完全斬斷了！」

「是的，再沒有人看低你。」

「不，沒有。」

「誰？」

「你！」王應銘瞪大了眼睛，瞳孔似乎放出了光芒，憤恨的光芒。

「我？為甚麼你會這麼說？我一直對你非常好！」

「是的，你對我很好，但我最需要的兩件事情，你却不能給我！」

「那兩件事？」

「到而今你還不知道？」

「是的，我眞的不知道，假如我知道的話，我一定會給你的！」

「第一件事情，是一個兒子。」

王太太望着他，一時之間，實在無言以對。

「第二，王國是我建立的，但一切却操縱在你手上！」王應銘狠狠地道。

「怎會操縱在我手上？」

「一切的簽名，尤其是有關金錢上的事情，一切由你操縱！」

「那因為你太忙，而且你常常不在，找你簽名，有時比登天還難，我代你做這事，只是為方便而已！」

「方便？你心中有數！」

王太太道：「開始的時候，我的確還有一些私心，我害怕你一有權簽名，我的所有會突然消失，我是一個獨女，我一向操縱一切，對我來說，那是理所當然的。」

「對你是理所當然，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屈辱，我在人們面前說得瀟灑，我有這個賢內助，由她替我打點一切，我樂得清閒，但我內心並不如此。」

「後來我們錢實在太多了！」

「是的，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有這麼多現金放在家中的夾萬！」王應銘突然轉問智哥，道：「智哥，也是你的幸運，你才有機會拿到這些現金！」

智哥而今最想的，只是逃離這地方，帶了現金逃離這古怪的大宅。

王應銘道：「我為了找回我的自尊，我找到一個了解我的女人，她沒有學識，也沒有金錢，只是一個可憐的孤女，可是這個女人，却帶給我快樂。」

「甚麼快樂？」

「她對我一切唯命是從，她從來沒有批評，沒有反叛，只有感激及佩服。」

「那是無知與虛偽！」

「我不理會那是甚麼，只要那些東西可以帶給我快樂與尊嚴，而最重要的，她給了我一個兒子！」

王太太冷笑。

王應銘看着她的樣子，忍不住的問道：「你妒忌？你不能給我一個兒子！」

王太太仍然冷笑道：「不，我不會妒忌，我只是可憐你！」

「可憐我？我還有甚麼值得你可憐？」

王太太並沒有再加解釋，不過，在她眼裏有一股看不起王應銘的神情，那種目光，對於王應銘是十分熟悉的，因為他認為這幾十年來，也是處在他太太這種目光下生活，他最恨這目光。

「你想說甚麼？」王應銘道。

王太太依然不說話。

王應銘突然憤怒起來，向智哥道：「智哥，你看，你看這婆娘的目光！」

「目光，甚麼目光？」智哥有點摸不着頭腦。

「你看她，那種不屑的神情，完全由她的目光表現了出來，我最恨這種眼神，你殺她，立即殺死她，你要甚麼也可以！」

王太太立即緊張起來。

王應銘似乎控制不住，道：「殺她！殺她！」

王太太道：「智哥，你千萬不要聽他的話，因為他已發狂了！」

「我沒有發狂，殺！殺！殺！」

王太太道：「你吩咐他殺我，你可給他甚麼報酬？智哥，你可以得到甚麼？」

王應銘道：「你要甚麼也可以！」

王太太道：「智哥，你心中要甚麼，我可以給你雙倍，甚麼也可以，是雙倍！」

智哥愕然。

王應銘聽了，大叫道：「對了，對了，你永遠是這樣，你總是比我優越，我可以出的東西，你一定可以出雙倍，雙倍……雙倍……」他整個人似失了控制。

王太太這時，才眞的相信，這種一直比丈夫超越的感覺，是使王應銘恨她的原因，他並沒有做作出來。

智哥看着他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本來，他綁架王應銘是經過非常審愼的調查，然後再加以非常理性的部署，加上後台有勢力人士撐腰，這一出擊，理應是萬無一失的，可是，被這對爾虞我詐的夫妻，弄得他實在有點糊塗，當然，他自己被金錢迷惑也是使他失敗的主要原因！不過，在這時刻，他仍然沒有失敗。

他告訴自己：「不要再淌這雙夫婦的渾水，只要拿了這些現鈔，成功仍然在手中。」

他決定全身而退。

他擧起了手槍，喝道：「我不再聽你們的談話，擧手！擧手！」

王應銘與王太太都沒有擧手。

王應銘道：「智哥，你開槍吧，殺了我，先殺了我，我一直活在這個女人的陰影之下，早已沒有意義。」

他竟然向智哥的槍口而來。

智哥被他的擧動，嚇得有點不知所措。

其實他部署這個綁票計劃，一直有一個原則，他只要錢，並不要傷害人命。

這對有錢夫婦，本來是應該非常怕死的，可是，他們互相充滿了猜疑憂慮，特別是王應銘，覺得生命沒有意義的時候，甚麼也不怕，何況是手槍！

王應銘也是非常聰明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在妻子的陰影之下，大搞婚外情，甚至連兒子也有了，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他連綁架他的匪徒智哥也可以說服。

王應銘一直用身體迫向智哥。

他忽然冷靜下來了，又向智哥哀求道：「你可以拿走這所有的現鈔一千萬元，其實，在我們的夾萬內，還有更多的現鈔，如果你要，你仍然可以拿去。」

「還有更多的現鈔？」智哥道。

「是的！」王太太接口道：「我們有的是錢，我們並不完全相信銀行！」

王應銘突然回轉身來，怒目向着他的太太，道：「其實我並不是不相信銀行，而是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我又何嘗相信你！」王太太反唇相稽地說道。

王應銘並沒有理會她，仍然向智哥道：「智哥，這裏一切的現鈔，仍然是你的，不過，卻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要好好的聽下去！」

「聽下去？聽甚麼？」

王應銘道：「她一直把我的不是之處說了出來，看來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錯，我是個不仁不義的人！」

王太太道：「你當然是。」

王應銘道：「難道你是一生清白無瑕？」

王太太道：「我有甚麼不見得光的地方？」

「當然有！」

王太太聽了，似是有些震動，道：「你說出來！」

「你敢發誓你是個正人君子？」

「我沒有必要向你發誓！」王太太的語氣雖然十分硬，但骨子裏卻透出一些恐懼。

「你不敢，你當然不敢，」王應銘得意地笑了起來，「你不要以爲我是個被你駕馭的人，你有腦，我也有腦，你可以偵查我，我何嘗不可以？」

「偵查我？你可以查到些甚麼？」

「那個年輕的大學教授！」

王太太聽了，臉色立變。

「甚麼大學教授？」

「你不用再强作鎭定，那個著名的張非凡教授！」

王太太似乎無法掩飾她的不安，卻仍然力圖鎭定的道：「張非凡教授？你認識他？」

「當然認識！」

「據說這個人，人如其名，是個非凡人！」

「這個，在我們那個年代生活的人都知……」

智哥比他們年輕，當然不知道。

「他是個出色的哲學家，也是個文學家、攝影家……他還有很多不同的銜頭，他一切都好，可是，他的命不好，他早死！」

「他早死，跟我有甚麼關係？」

「當然是大有關係，」王應銘望着他的太太，那種驚愕的神情，對他來說，似乎是一種享受，他享受着這位太太的害怕神情，她越是害怕，他越是覺得非常開心！

那是一種報復。

「智哥，你好好聽這一個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個女大學生，戀上了她的老師，他並不是一位普通教師，而是大學裏一位英俊非凡，年輕出衆的大學教授。

「其實這種事情也非常普通，很多學生也會愛上老師，不過，她卻是自作多情。」

這四字深深的打擊王太太。

「這個年輕的張教授，爲人十分奇怪，他並不是長期的在大學裏，他只教學一兩年，便會離開，他會到世界各地遊歷，那個年代，遊歷並不是十分普通的事，教授雖然有優厚的薪水，但也只能工作幾年，才得到一年自由自在的遊歷生活。」

王太太似乎忍耐不住，問道：「王應銘，其實你想說甚麼？」

「你不用心急，我會慢慢的告訴你，你其實不用問我，你知道我想講甚麼。」

「我不和你再說甚麼，你已失去了常性，只是胡言亂語。」

「那張照片……」

「甚麼照片？」王太太甚有反應。

「那張是由張教授所拍攝的照片，刋登在大學的校刋之內，他拍的是一個女學生，那個女學生正集中精神，在校園一角看書，張教授拍這張照片，只是偶然的在校園中看到一個女學生，他認爲這個女學生神情非常吸引，其實他並不認識這個女學生……」

「他早已認識了我！」

「不，你自以爲他認識，他上課的時候，面對百多個學生，他怎會認識你？」

「他曾經和我說話！」

「那是你自作多情！」他又再一次，用這四個字來刺激她。

「我並不是自作多情，他早已看上了我，只不過在當時環境，那是不容許的！」

「甚麼不容許？後來，你畢業之後，去找過他！」

「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而且還有更多事情我也知道，你找到他，可是他對你卻毫無印象，你拿出了照片，給他一看，以爲他一定記起，那知道他並無任何印象，你還能說你不是自作多情！」

王太太聽了，似乎受到重大的刺激，不過，她仍然力持鎭定。

王應銘道：「於是，你決定使他爲你留下深刻印象，可惜，那時，他已有了一個妻子。」

「那不是他的妻子，只是他在旅途上所遇到一個女人而已！」

「你當然是如此說！」

「我並不是亂說，他們並沒有註册結婚！」

「張非凡教授是個非凡人，他並不是拘泥於是否註册，他對那個女人一往情深！」

「不！那個女人這樣貌醜，怎會配得上張非凡？」

「對！那個女人貌醜，而且也沒有錢，她看來並不匹配張教授，你才是與他配對的人！」

「是的，那又如何？」

「因此，你決定拆散他們，你用的手法是非常非常卑鄙的！」

「我用甚麼手法？」

「你首先恐嚇過那個女人，那女人害怕，可是並沒有屈服，她與張教授離開了本地，你這樣做其實是害她，反而成全了他們，使他們有機會在外遊蕩，那是他們喜愛的生活！」

「他們逃不過我的掌握！」

「對！你說得對，而且你也承認了，我剛才所說的並非謊言，智哥，你好好的作判斷啊！」

智哥道：「後來又怎樣了？」

「一年之後，那個女人死了！」

智哥望着王太太。

王太太非常憤怒，大聲道：「爲甚麼望着我？我並不是殺人犯！」

王應銘笑道：「那個女人並不是她所殺，不過，也可以說是由她間接所殺！」

「王應銘，你含血噴人！」

「不！因你迫他們在外國流浪，因染風寒，不治而死，這豈不是你不殺伯仁，伯仁因你而死！」

「那是她自己的事！」

「那女人死了，你以爲這是大好的機會，你又再找回張教授，當時你以一個非常有同情心的女人出現，以爲可以乘虛而入，可惜……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張教授是個多情的人，他並不因你的樣貌、語言而有所改變！」

王太太也嘆了口氣。

智哥反而有點心急地問：「那也是平常之事，關你太太甚麼事？」

王太太哼了一聲，道：「智哥，那位教授死了！」

「死了，怎麼死的？」

「是她迫死他們！」王應銘指着太太。

王太太道：「不，不！我並沒有迫死他，他是……他是自殺的！」

「他爲甚麼自殺？」

「當時人人也知道，他是想念那位妻子而自殺死的，報紙也是這樣說的！」

「表面是如此，但骨子裏，你自己當然知道！」

王太太並沒有爲自己辯護。

「你用過很多手法迫他……用過你的美色……你的所謂美色……」王應銘大笑了起來。

王太太非常憤怒，道：「我怎樣用美色？」

「我當然沒有看見！」

「那你是胡言亂語！」

「不！後來，你忍受不住被張教授的唾棄，你又再用其他辦法，你用金錢，你一向性格好强，而且在你父親栽培之下，以爲一切用金

錢可以解決問題。」

王應銘停了下來，轉問智哥道：「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她認爲金錢可以解決一切！」

智哥當然是唯唯諾諾，他要的是錢，當然也認爲錢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否則他也不會淪爲綁匪。

「她先用錢引誘他，那個教授早已習慣了兩袖清風，而且自認天生傲骨，不爲黃白物所動，而且，他自己有本領，很多大學都歡迎他來作客座教授。

「錢引誘不到他，她又再用錢來迫害他！」

「我怎算迫死他？」

「你派人中傷他，搗亂他的大學辦公室，這樣使那些大學不敢聘用他！」

「我怎會做這些事情？」

「更可怕的事情你也會做！」王應銘道。

他頓了一頓，向智哥道：「你等一等，我給你看一些證據！」

王太太道：「甚麼證據？」

「你等一下！」

王應銘入樓，入了他的書房！

王太太向智哥道：「老兄，你目的在財，你看，這裏所有的現鈔，你都可以拿去！」

智哥立時把枱上的鈔票收入了袋內。

王太太道：「不過，你要替我殺死他！」

「不！我不殺人！」

「好極，你不殺人，由我殺！」

王太太的眼睛露出了可怕的光芒。

智哥想到剛才王應銘所說，這個表面溫馴的女人，其實是個非常工於心計，而且心狠手辣的女人，他知道王應銘所言非虛。

「我殺了他之後，再殺你！」王太太道，她已回復了冷靜。

智哥呆着。

王太太又道：「我殺了他之後，再殺你，警察來了之後，你以爲他們會怎樣說？」

「你……」

「他們會以爲你這個綁匪，爲了收贖金，先殺事主，不料肉參反抗，因而同歸於盡！」

智哥滿額冷汗，道：「你好奸詐！」

「假如你替我殺了他，我會讓你逃走，而且，我以後再也不追究此事！」

「你不追究？」

「是的，是我叫你殺他的，我迫害你，反而拆穿我自己的陰謀，你認爲我會這樣蠢嗎？」

智哥回心一想，這也是一個保障。

王太太道：「你既然做了綁匪，如果你給警方抓住，你下半生一定在監牢之內渡過，你即使有錢，也沒有了自由，你自己考慮，不過，再沒有多少時間！」

因爲王應銘已從樓上下來，手中拿了一本日記簿。

王應銘道：「我所說的一切，並非胡亂揑造的，是張教授生前所寫的日記！」

王太太道：「你怎會得到這本日記？」

「是我從你的物件中找出來的！」

「我一直在找這東西！」

「你當然在找，不過，你也太大意了，這件東西，可以成爲指控你的罪證！」

「指控我？指控我甚麼？」

「你把張教授引上了懸崖，迫他自殺！」

「你亂說！」

「張教授一直知道自己受迫害，而且他是畏高的！」

「你怎知？」

「他在日記的前半部，那是一些旅遊的零碎資料，多處載有他畏高的資料！」

「我怎樣迫他？」

「你說與他最後一次見面，他赴了你的約會，可是，他對你仍是那麼無情，結果你推了他下山崖！」

「我推他？你不用騙我，他沒有可能這麼寫的！」

「但你不能不承認！」

「是，是我殺了他又如何？」

「好了，我一直不能利用這本日記指控你，而今你親口承認了，你逃不出法網！」

王太太冷笑，她看了智哥一眼。

智哥想舉槍。

王應銘道：「智哥，你是聰明人，你當然明白，我會讓你有機會與這個女人單獨相處，讓她有機會用金錢或其他方法引誘你來殺我？你以爲我眞的這麼笨？」

智哥已舉起了手槍。

「你開槍吧，我也有些活得不耐煩了，以前，我有很多事情，依然是個謎，我只是半信半疑，而今一切却從這個女人口中證實了，我活下去也沒有甚麼意義！」

「甚麼？王應銘？你一切只是在猜？」

「我一直想你親口說出來，一切都如想像一般，我後悔與你在一起，而且屈辱半生的在一起！」

「你是個願意被金錢駕馭的人，俗語說：食得咸魚抵受得渴，你應該沒有怨言！」

「是的，我應該沒有怨言，可是，我不甘心一生一世再這樣下去，老兄，有錢並不是可以解決一切！」他竟然在這時候教訓智哥。

智哥道：「你不能怪我！」

「怪你！你殺了我，我反而感激你，不過，你千萬不要相信這女人的話，你殺了我，你依然拿不到錢，却成爲了她的代罪羔羊！」

「爲甚麼？」

「你以爲她會讓你拿走那些錢嗎？不會的，不會的，你千萬別妄想！」

「她會怎樣？」

「他會在你殺了我之後，也殺你！」

「殺我！」

「你以爲她沒有這個能力？」

智哥不知如何的作答，望着王太太。

王太太道：「不會的，不會的，槍在你手上，我怎會殺你！」

王應銘道：「一個教授也不能逃離她的魔掌，你只是小小的綁匪，你可以逃離她嗎？」

智哥知道，王應銘此言非虛。

王應銘看着智哥的眼神，知道他已爲自己的說話所動，便道：「你殺死她，我讓你逃去！」

王太太道：「你相信他的話？」

王應銘道：「我們好歹也相處了幾天，你知道我的爲人，我只求出了我半生人這口烏氣，我不會追究你的，而且，我有了這個女人的遺產，我甚麼也可以有，這還追究你甚麼？」

王太太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你太天眞！」王太太道。

「我天眞？」

「我早已把我名下的東西轉入了我的基金之內，我一直知道你並不是一個忠心的人，尤其是我知道你有了另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兒子，我早已把你的名字，在我遺產受益人名字中剔除了！」

「我怎會不知道？」

「你就是知道的事情太多，才有此下場！」

「你沒有親人，你把你名下的遺產交給誰？」

「本來是給了兩隻狗的！」

「亞福與亞財？」

「正是！」

「可惜那兩隻狗已死了！」

「那我的遺產只好益了政府！」

「你寧願把遺產給兩隻狗！」

「是的！因爲它們忠心！」

王應銘大笑了起來，道：「智哥，你看，這個女人，寧願把遺產給兩隻狗，也不給丈夫！」

「你還算是我丈夫？」

「你也算是我妻子？」王應銘突然一撲起來，想搶智哥手上的槍。

智哥當然不會這麼容易被他搶去，他反應也快，「砰」的一聲，槍響起來。

王應銘倒臥在地上。

王太太也想上前。

智哥手槍指着王太太，道：「不要動，我已殺了他，你應該守諾言！」

王太太笑道：「當然，不過，你看……」她指着智哥的後面。

智哥回過頭來。

那知道，這一回頭，却讓王太太有了一個大好機會，向前一竄，搶了智哥手上的槍。

她拿着槍，反指着智哥，道：「你的確太天眞，眞的認爲我會讓你離開，讓你活下去？」

「你想……」

「我當然要殺你，我一生人之中，只有你兩個知道我的秘密，我怎會讓你活下去！」

「我不會說出去的！」

「我當然相信，因爲死人才可以守秘密！」

「砰」的一聲，智哥倒在地上。

王太太非常滿意，她立即拿出一塊布，把槍上的指紋抹去，然後，她走近王應銘。

王太太似是自言自語，也似是對王應銘道：「你死了，我也不讓你死得淸白！」

她拉起了他的手，把手槍塞在王應銘手內。

她得意地道：「當探長來了，他們只以爲匪徒來我家威脅拿贖金，你們兩個自相殘殺！」

門外已傳來一陣警車的聲音。

王太太坐在沙發上。

忽然，王應銘坐了起來，把手槍指着王太太道：「太太，你一世聰明，可是，依然被聰明誤了！」

王太太嚇得整個人站了起來，驚悸地道：「爲甚麼？爲甚麼？你還沒有死！」

「我中了彈，但我沒有死！」

王應銘挺起了胸膛，他的確是中了彈，而且中在胸前左方，應該是中了心臟。

王應銘道：「你忘記了嗎？我是個與人不同的人，我的心臟是在右面的，雖然，我受傷了，但我不會死！」

王太太驚道：「你想怎樣？」

「我當然是要殺你，也是你的意思，因爲這支槍是你塞在我的手上的！」

王太太道：「不要，不要……」

她想逃走。

可是，王應銘不讓她離開，他開了一槍，王太太應聲倒地。

王應銘並不放心，他再多開幾槍，他不想王太太像自己一樣，還有機會。

「放下手槍！」探長已在門外。

王應銘並沒有理會，又開了一槍。

探長不再猶豫，瞄準了王應銘的右邊，「砰」的一聲開了一槍。

王應銘倒了下去。

馬角探長等了一會，才揮手叫賓仔與翠絲入內。

兩人小心的走近王應銘，一腳踢開了他的手槍，但王應銘早已不動。

他們再走近王太太，只見她已死去。

「這個是甚麼人？」

馬角探長上前，搜查那人的身，口袋裏有一張身份證，上面寫着：李若愚。

智哥的原名叫李若愚，他是否大智若愚？

翠絲道：「這裏有大量現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怎麼三人都死去？」

賓仔道：「事情很明顯，這個是這一宗擄了王應銘的賊匪，他來拿贖金！」

「爲甚麼連王應銘也帶來了？」

「下面有一輛車，我相信他是想用肉參來威脅王太太，王太太愛夫心切，當然會讓他拿錢！」

「他們怎會有這麼多現金？」

「不知道，也許他們實在太多錢了！」

「看來，這匪徒與王太太談判，可能是條件談不妥，而發生開槍事件！」

「王太太先被賊人射死，而王應銘爲了救太太，也向賊人開槍！」

「而王應銘因不聽勸告，也被我們開槍制止！」

馬角探長道：「我開這一槍，瞄準他右面，子彈從右面射入，沒有理由射死他的！」

他們又再搜查了一會，並且叫了支援部隊。

李若愚懷中除了身份證外，還有一個手提電話，經過向電訊局調查之後，證實了他是與王太太聯絡的人，他是綁匪已無疑問。

馬角探長不明白的是，大廳之內有一本日記簿，是一本簇新的日記簿，裏面並沒有寫過甚麼，他實在不明白爲甚麼會有這本日記簿，不過，這東西與這件綁票案並沒有甚麼關連。

他又怎會知道，王應銘是利用這本日記簿來嚇他的太太，以證實他的猜想。

這件綁票案當年是轟動一時的，人們又怎會知道，這對夫婦互相猜忌與懷疑，才會發生了這麼重大的悲劇！

反而李若愚是綁票案的主角，反而成爲兩夫婦利用的角色，他在黃泉路上，是否爲自己的被殺想過究竟是愚者或是智者！

王應銘與王太太二人，都是聰明絕頂的人，可惜兩人都死於自己一手所設下的猜疑陷阱之內，實在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完）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程天朗・文　可飛・圖

巫山夢

上文提要：「秋月山莊」大莊主鄧百川五十壽辰，拜壽武林人物衆多，拜壽之際，三莊主關仲傑發現門下大弟子被人倒吊在山徑路口，此際出現了五名少女，聲稱來自巫山朝雲庵，欲救大莊主之子鄧飛雄請親到巫山峯，因而激怒了浪俠——凌飛，凌飛以一敵三，輕易制住了三女，裔夜直奔朝雲庵，却誤闖朝雲下院……

坎離玄功　破除蠱毒

玄玄師太嘆了口氣道：「妳……這是甚麼孝心？孩子，此事從頭到尾，眞個是大錯特錯了。」

凌飛這時只聽得大感迷糊，玄玄師太斷腿，冷悠悠利用李妙妙等人色相，想拉攏武林高手，而楊如玉卻不惜奉獻她冰清玉潔身子，而想自己爲她除去玄玄師太，幾宗事情加在一起，可就把凌飛弄得糊裏糊塗，莫名其妙了。

更怪的是，楊如玉對玄玄師太根本沒有絲毫恨意，顯然她獻身伴寢之事，並非眞是因爲要向玄玄師太報仇！

楊如玉大概心中又是想着凌飛可能會不明其中恩怨糾纏，竟然抬頭向他笑了一笑，彷彿說，等一會兒你就會明白了。

凌飛只得苦笑了一笑，心想，妳們這等騙人的把戲，我正要等着瞧個明白……

適時，冷悠悠已然接口說道：「娘啊！女兒知道對頭武功太强，要想報仇決不可能，所以女兒才想到利用李妙妙她們……」

玄玄師太打斷了她的話題道：「孩子，妳不用說了，其實，妳們應該想到，武林中眞正的高手，又有幾人會是迷戀女色的人？」

她頓了一頓，又道：「孩子，妳利用那四個女娃兒，恐怕也有幾年了，結果又是如何？」

冷悠悠看了凌飛一眼道：「這事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武林中能勝過妳老人家之人不多，何況對方又是名門大派的長老，女兒除此之外，又能想得出甚麼別的方法呢？」

凌飛皺了皺眉頭，道：「師太，晚輩有一事不明，不知前輩可否指教？」

玄玄師太笑道：「賢侄有甚麼話請說無妨。」

凌飛道：「老前輩隱居巫山可是爲了避仇？」

玄玄師太道：「貧尼正是爲了避仇……不過，貧尼仇家不會尋來，只要貧尼不再在江湖露面也不會引起甚麼風波。」

凌飛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前輩仇家又是何人？」

玄玄師太嘆了一聲，道：「他乃是少林第一高手大悲禪師。」

凌飛聞言一怔，道：「少林長老麼？」

他總算明白，爲何冷悠悠說對方乃是名門大派的長老了，敢情眞是少林第一高手，受人敬仰的大悲禪師！

玄玄師太合十道：「賢侄，貧尼和他的怨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但是他狠心斷我雙足，就難怪貧尼仇視他一輩子了。」

語音頓了一頓，接道：「還

有，就是如玉這個丫頭的師父普玄師姊，她比貧尼身受更慘，這些年來，眞虧她也能忍受下去，而玉丫頭和悠兒都能克盡孝心，未嘗不是支持貧尼姊妹有勇氣活下去的原因！」

凌飛聞言呆了一呆道：「普玄師太也是因爲與大悲有仇，才被囚在巫山的麼？」

玄玄師太道：「可不？賢侄也知道這普玄師姊的事麼？可是玉丫頭告訴你的？」

凌飛點了點頭，卻望着楊如玉道：「玉姊姊，妳……妳像有很多話不確實在是麼？」

楊如玉苦笑了一笑道：「你責問得好，妾身委實只怕說出仇家是少林長老，公子必然不會同情我們了。」

凌飛搖頭一嘆道：「其實，在下與六大門派談不上淵源，玉姊姊此舉，未免是多餘的了。」

玄玄師太聞言，看了兩人一眼，笑道：「賢侄，玉丫頭對你怎麼說的？」

凌飛訕訕的一笑道：「玉姊姊，她……」

當下把楊如玉所編的一套說詞，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玄玄師太聽得失聲笑道：「玉丫頭，眞虧妳想得出這等好藉口啊！」

楊如玉羞紅了臉，低聲道：「師叔，弟子迫於無奈，只好說一次謊言了。」

冷悠悠這時焦急的低聲說道：「娘，這位凌公子眞是劍聖的傳人麼？」

玄玄師太笑道：「大慈劍聖，乃是凌賢侄的外祖，當然不會是假的了。」

冷悠悠道：「娘，以凌公子眼下的造詣，比那大和尚怎麼樣？」

玄玄師太忽地沉吟了好一陣，方道：「這個麼，很難說。」

冷悠悠道：「比不上？」

玄玄師太道：「按理，應該是比不上！」

冷悠悠不由得有點失望，但玄玄師太卻是話音一頓後，又道：「不過，凌賢侄既然得到了他外祖轉注的功力，外加飛天鬼女方玄華的武功，休說大悲一人，恐怕連少林名聞天下的羅漢陣，也無法困得住他了。」

冷悠悠和楊如玉頓時臉上盡都展露了笑容，同時接口道：「眞的麼？」

說話之間，二女忍不住齊齊向凌飛望去。

凌飛不禁臉上發熱，說道：「前輩過獎了，晚輩怎可與少林長老相比？」

玄玄師太笑道：「賢侄，貧尼說的可是眞話啊！」

楊如玉嫣然一笑，道：「師叔，報仇一事，看來得仰仗凌公子相助啦。」

冷悠悠微微一笑，道：「是啊！凌公子，你……願不願相助我們呢？」

她這一笑，當眞有如百花開放一般的可愛。

凌飛看得一呆，暗道：「她果然美艷迫人……」

但口中卻道：「兩位姑娘如此抬愛，在下恐怕有些承受不起！」

他目光一轉向玄玄師太道：「前輩，當年妳老人家與少林結怨，究竟是爲了甚麼緣故？如是眞曲在彼，晚輩自當爲前輩効力。」

玄玄師太忽地臉色一暗，吁了一口大氣，道：「賢侄，這件恩怨，說出來可眞叫人爲難得很……」

凌飛眼見玄玄師太雙目之中，似乎有些淚光，不禁心中大大不忍，忙道：「前輩，如是不便，那就不必說了。」

玄玄師太苦澀的一笑道：「不，天下沒有不可對人言的事，貧尼簡略的講出來便是。」

凌飛抱拳道：「晚輩恭候明示……」

*　*　*

玄玄師太苦澀的聲音，緩緩地在屋中揚了起來。

凌飛這才明白，他們之間的恩怨，乃是由青梅竹馬時代惹起。

那少林高手大悲禪師，俗家姓許，名叫元弘，廿五歲在少林出家之前，在武林中已大有聲望！

大江南北，提起「白馬大俠」許元弘，那可是响噹噹的字號，幾乎武林中的同道都已認定，四十年前的中年豪俠許元弘應當推爲第一。

這時在西南一帶，則出現了一雙姊妹，一個是「青城仙子」林明明，一個是「南岩玉娃」林茵茵，這一雙姊妹不但武功好，而且人也生得極美，出道不足一年，大有傾倒天下的男兒之勢！

許元弘斯時血氣方剛，當然也聽過「南天雙嬌」之名，在一個偶然機會，這三位年輕高手終於碰面了，而且，成了好友。

男女之間的感情，是非常的微妙的，三人仗劍江湖，不過是一年的光景，確實已幹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仁俠義擧，使武林中多少青年爲之羨慕。

只是，兩年之後，「白馬大俠」許元弘突然在江湖中消失了！

「南天雙嬌」的身畔，再也見不到了這位高大英俊的豪俠之士，有人說：許元弘在惡戰苗疆金蠶蠱之時，被蠱王暗算，囚禁在苗疆之中，也有人說，許元弘做了甚麼對不起「南天雙嬌」的失禮之事，而羞

於見人，隱遁深山。

結果如何，似乎並沒有人眞正知道！

但是，在許元弘失踪後第三年，「南天雙嬌」卻雙雙出現在嵩山少林寺中！

她們不是去朝山進香，也不是去切磋武功，而是找到了當時少林掌教慧可大師，查問一個人的下落，而這個人就是「白馬大俠」許元弘。

她們二人跑到少林寺去找許元弘，這實在是一件震動武林的大事，結果，「南天雙嬌」並沒找到許元弘，卻把少林寺的羅漢堂中五百尊羅漢佛像打得個個斷腿折足，無復原形，方始離去。

少林一派，素爲武林敬仰，二女這等狂妄行動，自是激起了六大門派的公憤，雖然少林寺掌教慧可大師並不責怪留難二女，並且，約束寺中僧人聯手擒拿二女，而寺中長老會中卻作成了一個奇怪的決定，要當時少林寺掌教親手剃渡的關門弟子大悲禪師，隨同兩名慧字輩長老和另外五大門派的長老各一人，踏遍天下，也要將「南天雙嬌」擒下，送來少林寺，受那十年面壁之罰。

這八名高手離開少林寺之後，足足找了五年，才在巫山朝雲庵找到了「南天雙嬌」林明明和林茵茵。

不過，這時她們不再是「青城仙子」和「南岩玉娃」了，二人已經是身穿緇衣，落了髮的佛門弟子普玄和玄玄女尼了。

八大高手要普玄，和玄玄前去少林受罰，她們自然不肯，終於，在朝雲庵中，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

六大門派的八人，有四人被普玄和玄玄施展爲她們落髮的恩師妙悟神尼所授的「修羅指」擊成重傷，一身武功幾乎完全廢去！

其中有包括少林長老慧法禪師在內，這可激怒了大悲禪師，他本是掌教慧可禪師的嫡傳衣鉢，接掌少林門戶的心愛弟子，是以，他雖然出家不足五年，而一身武功都已盡得慧可禪師眞傳，七十二種絕技之中，他以過人的天賦和天資，竟已練就了四十二種之多，成爲少林寺中罕見的奇人。

在四人重傷，三位長老的壓力之下，大悲禪師終於出手向二女力搏，斷去普玄一臂，削了玄玄雙足，並且不許她們離開巫山一步，否則，六大門派決不放過她們！

於是「南天雙嬌」在巫山被困了三十年了！

*　*　*

凌飛聽完了這一段結怨經過，不由得心中暗自沉思不已！

許元弘失踪之謎，玄玄師太並沒點破，大悲禪師使她們吃盡了苦頭，傷殘了軀體，而當她提到了大悲之時，卻並沒露出咬牙切齒，恨不可抑的神態，較之她對少林和另外五大門派長老的惱恨，彷彿還是淡薄得多。

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

只是，他一時卻想不出來，究竟是爲了甚麼。

因此，他只能展眉一笑，道：「聽前輩之言，這位大悲禪師出手未免太狠毒一些了。」

玄玄師太長嘆了一聲道：「賢侄，二十年前，貧尼都還抱着這樣的想法，把大悲恨入骨髓，不過，近年來，貧尼已然明白了，他們這麼做，乃是爲了保存貧尼姊妹之故，是以貧尼倒也不想怪他了！」

凌飛聞言，怔了一怔道：「前輩不恨大悲禪師了！這等心地，當眞是人所難及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前輩曾說，那大悲禪師本是預定接掌少林門戶的高僧，但眼下少林方丈，卻是大靈禪師，不知少林上一代掌門人，爲何又改了主意？」

玄玄忽然神色一暗，嘆了口氣，道：「他乃是爲了我姊妹搗毀了羅漢堂，引過自責，非但堅持不接掌門戶，反倒發下在初祖廟面壁三十年的宏願……」

凌飛腦際靈光一現，失聲道：「前輩，莫非那大悲禪師，便是『白馬大俠』許前輩麼？」

玄玄師太苦笑了一下道：「可不就是他……」

*　*　*

這等恩怨，叫凌飛似乎無法置信了！

不過，他還有一件事不明白，許元弘爲甚麼好好的會跑去少林寺削髮爲僧？

如果他不能把這件事弄清楚，恐怕他永遠睡不着覺了，轉念及此，忍不住的問道：「前輩，那許大俠，他幹嗎好好的跑去少林寺出家？」

話已出口，他才想到自己眞正有點兒不該問。

顯然，在玄玄師太痛苦胸懷之中，他可以想像得出來，這必然又是一件傷心之事！

可惜卻是話已出口，收不回來，也無法再說自己並不想聽了！

玄玄師太凄涼的笑了！

這種笑，比哭還要使人心痛。

她望着凌飛半晌，道：「賢侄，許元弘出家，是一件十分明智的抉擇！」

凌飛暗道：「只怕不見得！」但他口中卻道：「前輩這麼說，必是諒解了許大俠啦！」

玄玄師太笑笑道：「賢侄，有一件事，只怕你決不會想到，如果

許元弘在四十年前不會落髮，如今貧尼姊妹自是免不了成仇，而且，恐怕還掀起了武林中一場很大的風波了。」

凌飛一呆道：「爲甚麼？」

師太緩緩的道：「這是男女之間感情上問題，因爲……貧尼姊妹當時都愛上了他……」

玄玄師太語音很低，她似乎有些說不出口兒女之情，但她頓了一頓之後，高喧了一聲佛號，接着說道：「賢侄，男女之愛，就算是親姊妹，也難免互不相讓，何況……其中還夾纏另一個女人呢？許元弘出了家，總算爲我們解決了一個極大的難題。」

凌飛沉吟道：「這……這犧牲太大了。」

玄玄師太道：「壯士斷臂，自然要有犧牲的決心了。」

凌飛想了一想道：「前輩說還有另一個女人，那……又是甚麼人？她很美嗎？」

玄玄師太道：「可不，金蠶蠱王黎塵的女兒黎寒芳素有苗族第一美女之稱，當然是很美的。」

凌飛心想，光是很美，恐怕還不足以動得了許元弘的心，其中必定還有甚麼特別的原因，才會造成這等的後果。

玄玄師太似乎已知他心裏想的是甚麼，嘆了口氣，又道：「黎寒芳不但人美，武功好，而且，還對許元弘和貧尼姊妹有過大恩，是以迫得許元弘在我們三人間，無法作一個選擇，最後，只有了斷紅塵俗務，棲身佛門了！」

凌飛只覺得這事果然太過複雜，許元弘剃度出家，當眞不失爲最佳解決途徑。只是那黎寒芳爲何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當下忍不住問道：「那位黎前輩？她找到許元弘出家的地方沒有？」

玄玄師太道：「她在貧尼姊妹大鬧少林之後，便去了嵩山，不過，黎寒芳並沒見到大悲，就被少林擒下了。」

凌飛心中不禁有些替黎寒芳不平，笑笑問道：「少林對前輩十分寬大，爲何對黎前輩那麼仇視？莫非他們認爲黎前輩是化外之人麼？」

玄玄師太搖搖頭道：「那倒不是……」

她嘆了口氣又道：「其實，這也是黎寒芳姑娘自找的，因爲她一入少林寺，便對滿寺僧人，不論職位高低，見一個傷一個，打山門到正殿，百尺之地，就有百多名僧人中了她的苗疆之毒，幾乎送命，故而激怒了少林掌門，勒令監寺長老慧風大師出手，將她擒下。」

凌飛道：「原來如此！黎前輩現在何處？」

玄玄師太道：「黎寒芳被少林擒下之後，便通知了金蠶蠱王黎塵，要他前來將黎寒芳領了回去，如今的情況如何，貧尼卻是不太清楚，不過，據說黎寒芳的一身武功已被少林毀去了！」

凌飛笑道：「倘若黎前輩武功已失，想必回轉苗疆，也不會再來中原了。」

玄玄師太道：「難說，黎塵的武功，雖非到了出神入化地步，但要想恢復黎寒芳的武功，卻也不是甚麼難事，只是，這些年來，沒見黎寒芳踪影，恐怕黎寒芳已不再記着當年的事情了。」

凌飛笑道：「但願她能忘記……」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前輩言下之意，在小侄聽來，似乎對大悲大師已然沒有甚麼恨意了，而兩位姑娘卻處心積慮，要爲前輩報仇，這固然是她們的孝心，但在晚輩看來，很可能會引起一場武林風波呢！」

玄玄師太凄涼的笑道：「貧尼知道這事後果，不過，貧尼對少林寺某些人和武當、華山以及丐幫的幾位長老，確是心有不忿……」

冷悠悠忽然接口道：「凌公子，三四十年幽居囚禁，身體髮膚，永遠殘廢，這等痛苦，換了公子又當如何？這仇自然是不能不報的了！」

凌飛訕訕一笑道：「這個……在下果然不易忍受！但姑娘準備了幾年，不知是否有了頭緒？如是只任由李妙妙等人那麼在外胡作非爲，那結果豈不叫人家失望麼？」

冷悠悠道：「公子，李妙妙某些事情是錯了，不過，她的目的，無非是想找出眞正高手，以便拉攏來對付少林啊！」

凌飛道：「果眞如此，她們又何必惹上秋月山莊？鄧百川只怕還算不得一流高手呢。」

冷悠悠笑道：「鄧百川當然不算了，不過……」

冷悠悠向玄玄師太笑了一笑，接道：「娘，女兒已然查出，那鄧百川的三弟關仲傑，卻是大有來頭！」

玄玄師太道：「他是甚麼來歷？」

冷悠悠道：「女兒聽說，關仲傑乃北邙刀公大弟子劉唐的傳人。」

玄玄師太沉吟了一下道：「北邙刀公史文軒，與這位凌賢侄的父親，在武林中有北刀南劍的美稱，他那斷魂五刀果眞屬於刀法中的一絕。」

冷悠悠道：「女兒正是爲此才想到要結識他們呀！」

玄玄師太道：「孩子，妳……

手法上恐怕有些不對吧！否則，凌賢侄不會找來巫山了。」

凌飛道：「前輩說得不錯，冷姑娘的方法，當眞有些不妥當。」

冷悠悠笑道：「娘啊！倘若不是李妙妙的方法不對，又怎能這麼巧把凌公子引來呢，這可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

凌飛笑着道：「姑娘似是太抬舉在下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前輩，那鄧百川今兒不來，明天一定到來，據李妙妙說，鄧莊主還有一位弟子，爲她留在此間當作人質，不知冷姑娘可知道？」

冷悠悠笑道：「當然知道，那人乃是鄧莊主的兒子鄧飛雄公子。」

凌飛聞言一怔，道：「人質竟是鄧公子，姑娘不覺得這等舉動太易引起鄧莊主不快麼？」

冷悠悠笑道：「鄧飛雄在此，我們對他如同上賓般的照拂，只怕鄧大莊主感激也來不及呢？」

凌飛道：「眞的嗎？」

冷悠悠道：「公子不信，少時見到鄧公子自會明白了。」

凌飛心情頓時轉爲開朗，笑道：「那敢情好，在下看來擔心是多餘的。」

冷悠悠笑道：「凌公子，鄧大莊主只要肯來，相信他決不會見怪。不過，要關大俠拔刀相助的事，恐怕還得有勞公子作一番說詞了。」

凌飛道：「那很容易呢，在下定當說服於他！」

玄玄師太微微一笑，道：「賢侄，在鄧莊主沒來之前，先讓悠兒和玉兒領你去看看貧尼大姊和鄧公子吧！」

凌飛應了一聲，道：「打擾前輩早課已久，晚輩正想告退……」

當下在冷悠悠和楊如玉引路之下出了朝雲庵。

*　　*　　*

在一處深谷斷崖之上，凌飛見到普玄師太。

正如楊如玉所說，普玄師太身受之傷殘，較之玄玄師太那是恐怖得多了！

她不僅斷去一臂，而且還挖去一目，琵琶骨上穿了一根粗鐵鍊，使得普玄師太在那斷岩之上活動範圍，最多只能縮進身後的一處不足五尺見方的石洞中。

凌飛見到她時，普玄師太竟然沒有絲毫喜怒哀樂的表示，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這三十多年的歲月，似乎已經將她折磨得不似有理智的人類了！

凌飛沒有在那懸崖上多留，他不忍看，也不忍讓那位落髮後過了三十年未曾再剪髮的普玄師太看見自己厭惡，所以很快便勸住了楊如玉莫再哭泣，而下了斷岩。

接着他去了另一處石洞。

那是接待鄧飛雄的所在。

果然，冷悠悠未曾騙他，鄧飛雄的那處岩洞，當眞是十分舒服，洞內很乾淨，一切用具皆全，還有一位十五六歲的小丫頭在那兒服侍他。

凌飛見到了鄧飛雄，便將一切告知了他！

鄧飛雄比凌飛長了幾歲，他行走江湖的經驗比凌飛多，是以也老成得多了。

對於凌飛來訪，他感激得很，而且，兩人談得甚是投機，在等待鄧百川等人來此之前，凌飛竟決定留在石洞之中。

楊如玉和冷悠悠自是覺得有些意外，尤其是楊如玉，心中卻依依不捨，她多麼希望凌飛住在朝雲下院啊！可是，她卻是說不出口來！

不過，她們和凌飛分開得並不久，因爲那鄧百川等人來得出人意表的快速。

就在楊如玉和冷悠悠離開石洞，匆匆回到朝雲庵準備接待鄧百川各人之事，尚未妥當，那鄧百川和嚴子誠、關仲傑三人，已然領了門下子弟和愛女鄧芸姑來了巫山朝雲庵中。

他們用不着找尋，因爲有李妙妙等五女爲他們引路。

冷悠悠接他們入庵，佛殿中早已擺下了兩席素菜，冷悠悠當時請了他們入座，這才差人去把凌飛和鄧飛雄兩人請了來。

不等鄧百川發問，鄧飛雄便把自己所知和凌飛告訴他的一切，向鄧百川作了個簡略的說明。

事情會是這等演變，自然大出鄧百川意料之外，望着嚴子誠和關仲傑，半晌不知怎麼說才好！

原來，在他們抵達之前，曾經有了一番計較，打算在必要時，不惜全力一拚，縱然只是奪回鄧飛雄的屍體，那也在所不惜！

但是，朝雲庵去生事的用意，原來只是想借重秋月山莊的三莊主，這可與他們想法大相逕庭了！

連關仲傑自己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是以一時之間，這三位莊主全楞住了。

凌飛眼看他們這等神態，不由得笑道：「大莊主，化敵爲友，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啊！難得冷姑娘備下酒菜接風，三位莊主又何必客氣，客氣反而顯得小氣了。」

說話之間，竟已舉杯暢飲。

鄧百川聞言，也慨然大笑道：「老弟，說得對，鄧某果然有點兒不夠大方和坦率了！」

他突然起身，向冷悠悠、楊如

玉一揖，拿起面前玉盅，一連乾了三杯，這才接道：「鄧某知罪，先行自罰三杯，尚請兩位姑娘不要見怪。」

他這麼一說，頓時賓主間氣氛大爲改變了。

冷悠悠嫣然一笑道：「大莊主好說了，晚輩手下之人得罪之處，也望大莊主不要記在心上才好。」

鄧百川大笑道：「那裏那裏，姑娘別再提了，倒是犬子承蒙招待，鄧某這廂先謝過了。」

冷悠悠微笑着道：「莊主，你又客氣了！」

凌飛見他們光說着些不着邊際的客氣話，不禁在旁笑道：「冷姑娘，大莊主那名心愛的弟子，被姑娘手下修羅指所傷，只怕此刻穴道尚未解得開呢？」

冷悠悠目光向佇立一旁的李妙妙一轉，說道：「妙妙，凌公子之言，可是眞的麼？」

李妙妙嬌笑了一聲，道：「小姐，屬下擔心不能激怒大莊主，也許他們就不會前來巫山，故而要韓白雲妹妹用修羅指封了他兩處穴道，不過，白雲妹妹的功力有限，陳少俠不會因此負傷，小姐請放心便是！」

冷悠悠柳眉一皺，向鄧百川道：「大莊主，令徒陳少俠現在何處？」

鄧百川道：「現在庵外待命。」

冷悠悠說道：「大莊主，她們傷了令徒之事，晚輩事先不知，這可眞正是得罪了……」

突然轉頭向李妙妙道：「韓白雲呢？爲甚麼還不快快去將陳少俠的被制穴道解開？」

李妙妙突然望着凌飛，苦笑了一聲道：「小姐，白雲妹妹只怕無力解開陳少俠的穴道了。」

冷悠悠一怔道：「爲甚麼？」

李妙妙道：「這個……因爲凌公子反制了我們的穴道了啊！」

冷悠悠不由得笑了。

她看看凌飛，回頭向李妙妙道：「以後妳們可記住了，這才叫做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李妙妙低頭笑道：「小姐，屬下記住了！」

冷悠悠轉面向凌飛道：「公子，妾身那三名手下，可得勞動你費費心啦！」

凌飛直到此刻，方始笑笑道：「姑娘，凌某當時倒確是制住了她們三人穴道，不過，她們的穴道，在下的手法，與人不同，她們的穴道，如是爲別人所傷，必難自解，但在下前日下手之時，已然另外做了手腳，故而不消二個時辰，她們的穴道便已自解康復了！」

冷悠悠道：「有這等事？」她望着李妙妙道：「妙妙，妳們……莫非故意與陳少俠爲難？」

李妙妙臉色一變，道：「屬下怎敢？」

冷悠悠道：「那妳爲甚麼還說穴道尚未解開來騙我？」

李妙妙着急的望着凌飛道：「凌公子，你……前頭不是說……我們穴道被制，不可妄自提氣衝穴，否則，必將招致殘廢了。所以，這兩天之中，我們都不會提聚眞氣，更別說膽敢自行衝穴了！」

凌飛忽然大笑道：「敢情妳們的膽子並不大啊！」語音一頓，向冷悠悠接道：「姑娘，這事可用不着怪責她們了，不想，可眞的把她們給鎮住了！」

冷悠悠大爲難堪，但她並沒發作，只淡淡一笑，道：「多謝公子手下留情。」

目光一寒，對李妙妙喝道：「還不叫白雲去替陳少俠解開穴道麼？」

李妙妙應了一聲是，急急轉身而去！

凌飛已覺出冷悠悠不快，但他根本未曾放在心上，當下向關仲傑笑道：「關兄，朝雲庵方面，想借重關兄替他們報仇，不知關兄願不願拔刀相助？」

關仲傑濃眉一皺，道：「少師叔，這事……關某可要好好的想上一想了！」

他倆這等稱呼，在別人聽來，委實有些奇特，楊如玉就忍不住笑道：「凌公子，你……跟關大俠之間，究竟是甚麼關係？」

凌飛聞言，笑了一笑，他尚未來得及答話，關仲傑已然大聲道：「凌師叔與關某的師叔祖誼如兄弟，那自然是關某的長輩了。」

冷悠悠也笑道：「但凌公子又怎地稱呼關大俠爲關兄呢？」

關仲傑苦笑道：「這個……正是關某心中極爲不安的事……」

凌飛笑道：「兩位姑娘不用驚奇，關兄爲人拘謹，爲了我與他們師長輩交情，硬要認定我也是長輩，我自然不能承認接承的了，所以，在下隨他怎麼叫，但我卻認定要叫他一聲關兄了。」

冷悠悠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筆賬，果然不易弄清楚，看來只有各叫各的了。」

凌飛笑道：「在下正是此意。」

他笑聲一頓，接道：「關兄，此事我看你也不用多想了，你不妨答應冷姑娘，如果有甚麼人怪你，兄弟一定代你承擔便是！」

關仲傑聽得甚爲感激，不過，他卻苦笑了一聲，道：「少師叔，關某並非堅持不允，只因……只因……」

他忽然搖頭一嘆，不再往下說去。

凌飛道：「只因爲甚麼？你何不快說將出來？」

關仲傑仍然遲疑一下，方道：「少師叔應該明白，我這一身武功，差得太遠，恐怕幫不上甚麼忙。」

凌飛笑道：「關兄，北邙斷魂刀，天下馳名，你不用自謙了，何況兄弟可能也要捲入其中呢？」

關仲傑在聽到他前面兩句話時，仍在搖頭不允，但是聽到後面凌飛說自己也要捲入之時，不禁笑了！

他慨然應道：「既然少師叔自己不會置身事外，關仲傑自當跟隨少師叔奔走効勞。」

冷悠悠、楊如玉同時起身，向凌、關兩人一禮，齊口說道：「多謝二位惠允相助……」

凌飛淡淡一笑道：「兩位姑娘不用多禮……」

但關仲傑可是避席而起，連連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兩位請歸坐……」

適時，陳一嵐的穴道已解，在李妙妙陪同之下，由外面走了進來。

鄧芸姑關切地望着他，搶着問道：「陳大哥，你……你不妨事吧？」

陳一嵐笑了一笑，點點頭，上前見過了鄧百川、嚴子誠及關仲傑，這才坐到鄧飛雄和鄧芸姑之間。

鄧百川揚了揚眉，向冷悠悠笑說道：「冷姑娘，玄玄師太何在？鄧某想叩見她老人家……」

冷悠悠笑道：「義母尚在入定，少時自當請大莊主入內相見！」她語音一頓，向李妙妙道：「妙妙，少林、武當兩處的屬下，昨日可曾發現甚麼消息送來？」

李妙妙遲疑了一下道：「小姐，方便講麼？」

冷悠悠道：「不要緊，關三莊主，已然答允拔刀相助了。」

李妙妙笑了一笑，正待說話，嚴子誠道：「姑娘，嚴某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嚴子誠道：「嚴某和鄧大哥、關三弟三人，向來情逾手足，心同一體，關三弟應允相助姑娘，不啻就是表明我秋月山莊的全體都已應允了相助姑娘一般，姑娘如果不嫌棄我等之武功不足以派大用場，倘有甚麼跑腿送信之事，相信嚴某和鄧大哥尚可勉出一臂之力！」

他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誠懇，使得冷悠悠和楊如玉聽得大爲感動！

冷悠悠頓時離座而起，盈盈的向鄧、嚴二人拜倒，低聲道：「二莊主言重了，這正是妾身等所望，如果二莊主不親口說出來，妾身姊妹，決不敢妄求……」

嚴子誠、鄧百川兩人忙不迭還禮，扶起冷悠悠。鄧百川哈哈一笑道：「姑娘，鄧某心跡已表明，有關姑娘復仇之事，似也不用迴避了！」

凌飛在旁看得大爲感慨，心想：江湖上的涓涓滴滴過節，可是絲毫忽略不得啊！

尋思之間，冷悠悠已向李妙妙道：「妙妙，武當之事，可以說了。」

李妙妙歡愉道：「屬下遵命！」

她探手入懷，取出一封信，遞給冷悠悠，接道：「小姐不妨過目……」

冷悠悠接住書信，很快的看了一眼，粉臉之上，剎時露出了笑容！

楊如玉也轉頭看了那信柬一遍，不禁失聲叫道：「那大悲果然出關了麼？那麼咱們……」

冷悠悠不等她說完，便嫣然一笑道：「如玉姊姊，咱們出頭的日子到了。」

楊如玉笑道：「是啊！師父和師叔苦守了這麼多年，總算熬出頭了。」

凌飛聞言心中大爲不解，忖道：「爲甚麼大悲禪師出關，她們認爲就是熬出了頭呢？難道那玄玄師太有甚麼隱密不曾明白的說出麼？」

沉思之間，冷悠悠嫣然一笑，接道：「玉姊姊，妳看，那武當的金弘眞人已在靈霄宮露面，看來，昔日誓言已驗，咱們該早日發動了。」

凌飛暗道：「果然這中間還有不爲人知的約定……」

楊如玉略一沉吟道：「冷妹妹，妙妙她們這幾年到底安排了多少人手？」

冷悠悠笑了一笑道：「不少，據妙妙的名冊，大概約有百名左右。」

凌飛聽得一怔，笑道：「一百名高手，還說不多？」

冷悠悠道：「公子，那可不是高手啊！」

她目光移動，嘆了一口氣，又道：「其實，若以關大俠作爲標準，這百名之中，頂多只有五人可以與他相比。」

凌飛心想，倘是如此，那是眞的不多了！

關仲傑聞言，皺皺眉頭道：「姑娘，看妳們的安排，莫非要與五大門派爲敵麼？」

冷悠悠道：「不錯。」

關仲傑道：「如果要與五大門派爲敵，姑娘所邀請的好手，未免太少了些。」

冷悠悠道：「妾身也正爲此氣

企……不過，有關大俠兄弟和凌公子，那就不用了！」

關仲傑道：「關某的武功，比那五大門派的長老，可差得遠了。」

冷悠悠笑道：「關大俠太謙了，」語音一頓，接道：「不瞞關大俠說，妾身義母的仇家，實際上只有兩人。」

關仲傑呆了一呆道：「兩人？那……姑娘又何必大張旗鼓，攏絡了這許多人呢？」

冷悠悠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個麼，還不是爲了防備萬一！」

凌飛忍不住插口道：「可是防備五大門派的人物？」

冷悠悠道：「不錯。」

她目光在衆人身上一轉，接道：「非但五大門派，最令妾身擔心的，還是那位金蠶蠱王和他的女兒。」

凌飛一怔道：「姑娘要與那金蠶蠱王爲敵？」

冷悠悠道：「沒有黎寒芳，義母怎會落到今日這個地步？數起眞正的禍首，自然是這個妖女了。」

關仲傑道：「蠱王的女兒是一位仇人，另外的一位又可是大悲長老？」

冷悠悠道：「不是。」

鄧百川本是在一旁用心靜聽，這時忽然笑道：「鄧某猜想，那另一位仇家，必定是武當金弘眞人！」他忽然這麼講，倒是大出凌飛意料。

但是，冷悠悠卻道：「大莊主，你……你怎麼會猜到的呢？」

鄧百川笑口道：「金弘道長的過去身世，鄧某比別人清楚，所以，鄧某推想，必是他從中挑起的風波。」

冷悠悠嫣然一笑道：「大莊主，妾身雖知那金弘道長是兩大仇人之一，但是對於他的一切，卻是所知不多，大莊主何不將他的身世說來給我們聽聽？」

鄧百川道：「鄧某正在打算說上一說。」語音一頓，又接道：「那金弘道長的俗家名姓，只怕各位都曾聽說過的。」

楊如玉道：「是麼他……他……是誰？」

鄧百川道：「風流劍客方欣之名，你們俱不會怎麼陌生吧？」

冷悠悠聞言呆了一呆，說道：「這金弘老道竟是四十年前武林第一美男子麼？」

鄧百川道：「可不是？方欣乃巴蜀人士，巴州方岩，在西部算得上是第一世家，眼前方家主人，就是金弘道長的侄兒了。」

楊如玉道：「眼下方家主人，乃是『子午神劍』方岩，他竟是方欣道長的侄兒麼？」

鄧百川道：「正是此人。鄧某與方兄相交多年，故而知曉此事！」

這時，李妙妙在旁失笑道：「小姐，這事可糟了！」

冷悠悠道：「甚麼事糟了？」

李妙妙道：「方岩的長子方孟平，已然允許了屬下，願意說服他爸爸相助我呢？如果……」

她自然是擔心那方岩一旦知曉自己這邊是向金弘道長報仇，只怕不但不會相助，反而會變成仇人了。

冷悠悠笑笑道：「不要緊，到時我們不要方岩便是。」

李妙妙搖頭道：「小姐，屬下擔心的不是這個！」

冷悠悠道：「那妳擔心甚麼？難道還有甚麼別的事情落在他們手中麼？」

李妙妙道：「小姐，那方孟平與美美妹子很要好，是以他對我們很多事都很清楚……」

冷悠悠柳眉一皺道：「有這等事？美美呢？」

李妙妙道：「美美陪着方孟平去了巴州。」

冷悠悠道：「她不會去大巴山？」

李妙妙道：「沒有……屬下認爲大巴山之行，有我們三人已夠，故而就允許美美妹子和方孟平前去巴州，屬下之意，是以美美妹子的伶牙俐齒，說動方岩，答允相助。」

冷悠悠似是十分不快，冷冷一笑道：「你們辦得好事！美美與方孟平過往甚密，爲何竟不對我說明？我以往是太信任妳們了！」

李妙妙聽得臉色變青，戰聲道：「小姐，屬下眞是該死……」

楊如玉苦笑一聲道：「悠妹妹，事情已經如此，妳責怪她們，又有甚麼用處？還是早點兒想個應付之策，莫要壞了我們大事……」

冷悠悠道：「眞是可恨得很……」

顯然，她餘怒未息。

鄧百川此時乾咳了一聲道：「姑娘，鄧某認爲妳大可不必動怒，此事並不十分嚴重。」

冷悠悠忙問道：「大莊主莫非已有高見？」

鄧百川笑道：「高見不敢，但郭某爲姑娘借箸代籌，不如且將方氏父子引來此間軟禁一月，等姑娘爲義母報仇事畢，再送他們回轉巴州，豈不兩全其美？」

冷悠悠道：「卻也使得……不過，只怕那方岩不肯前來！」

鄧百川笑道：「容易得很，鄧某修書一道定可將他請到！」

楊如玉笑道：「如此就請大莊主費心了！」

鄧百川笑着道：「區區小事，何云費心……」

楊如玉當下起身，引着鄧百川到廂房中寫信。

凌飛卻看了冷悠悠一眼，笑道：「冷姑娘，照妳預計，那一天可以動身？」

冷悠悠笑了一笑，道：「咱們不消動身啊！」

凌飛一怔道：「不消動身？那……」

他語音未已，冷悠悠已搶着接口道：「公子，大悲、金弘兩人，當年也曾約定，只要大悲坐關已畢，兩人在一月之內，定要聯袂來此查看。」

凌飛道：「等他們來麼？」

冷悠悠道：「不錯。」

凌飛想了一想，笑道：「那苗疆的黎寒芳呢？要不要去一次雲貴山區？」

冷悠悠格格一笑，答道：「也不必去了！」

凌飛心想，難道她也會自己送上門來的麼？

不過，他並沒耿直的說出，倒是嚴子誠道：「姑娘彷彿算無遺策，想必已差人去苗疆送信去？」

冷悠悠笑道：「正是如此，不過，那不是送信，而是要人揚言，大悲禪師已然出關，並且到了巫山而已……」

凌飛失聲說道：「好法子，想那黎寒芳只要對大悲尚有餘情，她必定會趕來的了。」

冷悠悠笑道：「妾身已是這麼判斷，但人算究竟不如天算，來不來妾身卻不敢有十分把握的。」

嚴子誠道：「嚴某相信，她一定會來的。」

這時，鄧百川、楊如玉已將書信備好，走回席中，李妙妙不等吩咐，便接過書信，大步而去。

凌飛欠了欠身子，笑道：「姑娘，大悲和金弘，何時可來？」

冷悠悠搖搖頭道：「拿不準，不過，最遲也不會超過廿天了。」

冷悠悠的判斷可謂全中。

大悲與金弘當眞在廿天之內趕來了。

不過，出人意外的是，黎寒芳未見踪影！

而且，大悲禪師與金弘道長也不是僅僅兩人！

五大門派，每派都有一位長老門下同行。

少林監寺大德和尚、武當是上清宮的青龍道士。

華山是「寒梅劍叟」孟五公，峨嵋派來的是一名二代弟子，卻也有着長老身份的第一高手飛鈸尊者。

丐幫的那位長老，則是「白衣銀劍」藍濟雲。

他們七人，聲勢浩大，委實非同小可，是以，朝雲庵中，頓時有些緊張起來。

方岩父子，當然是被鄧百川的一封信請來了巫山，他被安頓在鄧飛雄住過的石洞之內，由鄧百川和冷悠悠手下四女中的秦美美陪伴着，倒也不會引起方岩疑心。

普玄師太也被接到朝雲庵中，結束了三十年的餐風宿露之苦，直到此時，凌飛方始明白楊如玉所說，玄玄師太每夜不在庵中之言，倒是不假的。

因爲玄玄師太每夜都要去到那熱岩之上，和普玄師太一同渡過。

那鎖住普玄師太的鐵鍊，被凌飛的快劍所斷，否則，普玄師太可就沒有辦法回到朝雲庵中了。

實際上，朝雲庵中，對於迎接即將來臨的對頭，應說是已經有了萬全之策。

但是，對方竟多了五位高手同來，才會使得冷悠悠大感不安。

敢情李妙妙所攏絡的人，除了來了一位堪稱高手之人，此外，其餘都只是一些武林中三流貨色了。

畢竟用女色去拉攏的人，安排不了大用場。

這一天的天氣出奇的好。

在常年雲霧低迷的巫山而言，委實十分難得。

滿頭白髮，但臉色卻十分紅潤的大悲禪師，一馬當先，領着同來之人，直奔朝雲庵的山門之前。

這時，也不過是巳時方過，午時未到之際。

而且，離那冷悠悠判斷的廿天，還有三天時光。

接迎大悲等人入內的，正是冷、楊二女。

但在殿中等候他們的，卻是大有人在。

這些人是凌飛、鄧百川、普玄、玄玄、嚴子誠、鄧飛雄、鄧芸姑、陳一嵐和李妙妙唯一約到的一位高手，來自青海的「旋風八劍」屠虹。

算起賓主人數多達十八人之多，而李妙妙、萬如綿和韓白雲三女，則領了幾名使女守在廊外！

大殿正中，立即擺上三席，這是最早就準備好了的桌椅，想不到居然派上用場。

第一席，坐了普玄、玄玄、大悲、金弘、凌飛、孟五公等六人。

第二席，則是大德、青龍、藍濟雲、冷悠悠、嚴子誠、鄧百川等六位。

第三席坐的是飛鈸尊者、屠虹、鄧飛雄、鄧芸姑和陳一嵐等六位。

衆人坐定以後，李妙妙等指揮着使女，將茶水送上。

雙方之人，經過引見之後，金

弘眞人目光一轉，忽然向普玄師太道：「師太的那根穿骨鐵鍊幾時斬斷恢復了自由行動？」

普玄師太獨目寒光一閃，冷笑道：「你可認爲貧尼不當先自行斷鐵鍊麼？告訴你也不妨，鐵鍊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解開了。」

這是氣忿之言，任何人也可以聽得出來。

但金弘眞人卻笑着道：「師太開玩笑了！貧道每年之中，必來巫山一行，兩月之前，曾見師太鐵鍊依然在身，這三十年前已解了的說法，哄得了別人，可瞞不了貧道的。」

普玄師太銀牙暗挫，冷哼道：「你知道了，又何必多問，不過，貧尼可以告訴你，這鐵鍊雖是寒鐵之鐵，但卻難不倒貧尼，貧尼未得你們來此打開，不是照樣可以解開了麼？足見貧尼三十年來，並未存下甚麼不良之心，否則，區區一根鐵鍊，又能奈何貧尼？」

金弘眞人被她頂撞得不太自然，但卻不會動怒，只是淡淡一笑道：「師太好說了，眞心向善，果然是我佛證果了呢！」

普玄師太不屑的哼了一聲，不再答說了。

大悲禪師合十，口宣佛號，接道：「昔年恩怨，兩位師太還記在心麼？那又何必呢？」

他不這樣說，也許還不會激怒二尼，這麼一說，普玄哼了一聲，仍未說話，但玄玄師太忍不住說道：「大悲，你說得好輕鬆啊，貧尼姊妹罪不至此，爲何要代人受過呢？」

凌飛心想，果然他們之間還有別的問題存在。

大悲禪師皺了皺白眉，笑道：「兩位師太何苦把皮囊之劫，看得如此重要？其實，這三十年來，貧道還不是同妳們差不多？」

普玄師太冷笑道：「那是你自找的，老實告訴你，有一件事，只怕你絕想不到！」

大悲禪師道：「是甚麼事？」

普玄師太道：「你……不配出家爲僧！」

這話很重，對大悲而言，是徹底的侮辱。

大悲禪師爲之臉色一變，嘆了口氣道：「妳們……太執着了。」

普玄師太道：「我們執着，你可知道，咱們三人的一生，甚至包括黎寒芳在內，全都中了人家的圈套。」

大悲禪師道：「那是妳們的偏見。」

玄玄師太忽然笑了。

她笑得很凄涼，低聲道：「大悲師兄，姊姊沒有說錯，咱們果然上了人家的當了。」

她目光忽然停在金弘道長身上，又道：「道友怎麼說？你可知道其中的曲折？」

金弘道長微微一笑，說道：「當然不知。」

但玄玄師太卻忍不住的冷笑了。

大悲禪師卻皺眉頭道：「兩位從今以後，已可行動自如，昔年之事，不談也罷。」

顯然，他不想再提昔年的事情了。

可是普玄師太與玄玄師太怎肯？

特別是冷、楊二女，更不同意！

大悲禪師語音一落，冷悠悠立即接道：「老禪師此言差矣，辱身傷體之仇，那是非報不可！」

冷悠悠此言一出，五大門派的人均爲之變色。

少林監寺大德禪師合十道：「小施主，你們這些年中，當眞還懷着報仇之心麼？」

冷悠悠道：「當然。」

華山孟五公突然笑道：「向我們五大門派？」

冷悠悠道：「不一定，那可要看各位是否能處事公正了。如果五大門派能秉公了斷，我們自然不會向五大門派同時滋事，否則，可就難說了。」

她說得十分輕鬆，直似不把五大門派放在眼中。

孟五公怔一怔道：「姑娘這是何意？莫非兩位師太當眞受了委屈？」

冷悠悠道：「本來是受了委屈。」

孟五公沉吟道：「老朽等人今日來此，本是要爲五大門派作證，驗明兩位師太在這三十年中，果然未曾離開過巫山一步，然後向天下宣佈，解除此一禁令，並非爲了仇怨而來。但師太門下之人的口氣，彷彿仍在仇視我們，此事可眞叫人爲難得很！」

玄玄師太道：「孟施主不必爲難，貧道的仇家只有二人。」

孟五公道：「是誰，他是誰？」

在孟五公等人心想，那定是大悲了。

但玄玄師太冷冷的看了金弘道長一眼，道：「便是這位金弘道長！」

此語一出，連大悲禪師都爲之一怔！

金弘道長卻十分之鎮定，笑道：「怎麼是貧道？師太此言，未免太離譜了。」

玄玄師太冷冷的笑道：「方欣，你騙人只能騙得一時，卻不能騙永遠！」

金弘道長竟是「風流劍客」方欣，卻也大大出人意表，大悲禪師一呆道：「金弘道兄原來是風流劍客麼？貧僧眞是失敬了！」

金弘道長訕訕一笑道：「方欣已死，道友千萬莫提及昔日的道號了。」

他終於不曾否認，凌飛心想，這畢竟不失名家的風範，未曾否認，此時，丐幫長老「白衣銀劍」藍濟雲笑道：「方兄易容果然有術，連兄弟都被你瞞過了，難得啊難得……」

金弘道長皺了皺眉苦笑道：「貧道已是方外之人，藍兄千萬莫再這等稱呼。」

他語音未已，普玄師太已戟指金弘道長道：「方欣，你好毒的心腸，今天你來到了巫山，只怕你永遠走不出巫山了。」

金弘道長故作鎮定的笑道：「師太，妳爲何把貧道扯入此事之中？」

普玄師太道：「把你扯入此事之中，你沒有想想你幹的好事麼？當年如果不是你追我玄玄妹妹不成，反愛成恨，偷偷的溜到苗疆，騙來了黎寒芳，並且暗中下藥，迷了許元弘和黎寒芳二人，叫他們做出不可告人之事，我們今天又怎會落到這等地步？你爲了逞一己之慾，竟將一男三女害到如今這等慘境，還不夠狠心麼？想起來眞叫我恨不得食你肉，剝你皮。」

她語音未已，玄玄師太已經泣不成聲。

而大悲禪師也霍然而起，沉聲道：「道友，普玄師太之言，可是眞的？」

金弘道長倒眞的臉皮厚得很，他微微一笑道：「她既然知道了，就當是眞的，又有何妨？」

大悲忽然頹然坐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孟五公、藍濟雲、飛鈸尊者和大德禪師都不禁爲之色變，心中大感不安。

玄玄師太這時卻緩緩挺起身子，指着金弘道長道：「你和那妖女早就不清不白，別人不知，貧尼早就知曉了，這三十年來，你表面上是借積德行道之名下山，其實，你一直住在黎家，有你這等出家之人，眞是三清門下之羞……」

大悲禪師忍不住道：「金弘道友，你……當眞是太不應該了，貧僧與你，可謂無怨無仇，你……爲何要在那江南客棧之中，算計貧僧，使貧僧心中留下一大污點？」

金弘道長笑道：「大師得嘗人間異味，難道還不滿足麼？昔日若非貧道用計，你一旦出家，豈不是連……」

他語音未已，凌飛已聽出大大不快，怒道：「住口！」

金弘道長一怔，道：「你是甚

麼東西？竟敢在長者面前這般放肆！」

凌飛冷笑道：「在下是人，不是東西，倒是像你這等方外敗類，才眞正不是東西。」

金弘道長本是想找個人一下殺手之威，凌飛這一罵，可正中他的下懷，當下冷笑一聲道：「孺子大膽，貧道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一閃身，便向凌飛拍出一掌。

兩人本是面對面而坐，掌力一發即至。

在金弘道長而言，這一掌定將凌飛拍得離座而起，說不定就會重傷不起。

但他沒想到，凌飛乃是第一高手劍聖的後代，這一掌拍出，到了凌飛身前，竟然如同泥牛入海，杳無消息！

金弘道長呆了！

連大悲禪師也楞了。

玄玄師太卻冷冷一笑道：「方欣，那黎寒芳呢？她難道捨得讓你一個人來了？」

金弘道長道：「她爲甚麼要來？」

玄玄師太道：「她當然要來，只因我已差人在苗疆散佈謠言，說你和大悲同來之時，我要設法與你們同歸於盡，試想，她怎能不來？」

金弘道長臉色一變道：「眞的？」

玄玄師太道：「當然是不假。」

金弘道長突然長嘯一聲，飛身而起！

好快的身法，連大悲禪師也沒有來得及阻擋，可是這批人中，卻有個比金弘道長更快之人。

金弘道長身形斜飛殿外，剛要踏上矮牆，另一條人影已先他一步而到，舉手一揮，大笑道：「姓方的，回去坐好！」

一股強大的勁力如山而至，將金弘道長的身子湧得倒退而回，落在殿中。

金弘道長定眼望去，敢情這個攔住自己之人，竟是那白衣少年凌飛，頓時，他心膽俱裂！

皆因在這一股潛力之中，他感到有股森森的劍氣迫體，顯然，這少年人已是劍道之中的頂尖高手。

憑心而論，他自己可眞沒有這等功力！

剎那間，他只有一個念頭，怎樣能保全自己性命，他一旦退回殿中，可就乖乖入座不動。

凌飛一轉身，正待躍回佛殿，突然，遠處傳來一陣低嘯之聲！

凌飛一怔，舉目往外望去！

他目力極好，只見百丈之外，有兩條人影，如飛的向朝雲庵奔來。

這時，玄玄師太大聲叫道：「凌賢侄，那妖女來了！」

凌飛道：「不錯，但不止一人！」

大悲禪師臉色一變，道：「難道蠱王也來了？」

凌飛這時已看清來人，乃是一個少婦，和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年，當下猛搖頭，道：「不是蠱王，這一男一女好像是母子二人？」

大悲禪師看了金弘一眼道：「道友已然有了子女麼？」

這長老果然才智過人，凌飛語音一落，他就想得出那同來的少年可能是金弘道長的骨肉了！

金弘道長點了點頭，沒有話說。

敢情，他被凌飛鎮住了！

凌飛緩緩的落下地，站在門口等那黎寒芳和那少年抵達，居然將她們引入殿中。

黎寒芳一見金弘道長，立即奔過去。

那同來的少年，果然叫了他一聲：爹爹！

玄玄師太一見黎寒芳，立即挺起身子喝道：「妖女，妳終於來送死了！」

黎寒芳冷笑道：「林茵茵，送死的只怕是妳們……」她回頭看了大悲禪師一眼笑道：「許大俠，你好啊！一夜之情，你還記得麼？」

大悲禪師那蒼老的臉上竟飛上了紅雲，口中連連唸佛，孟五公看得大怒道：「無恥的妖女，這等話怎可以當着衆人之前出口？老夫先斃了妳！」一躍而來，當胸一拳，向黎寒芳拍去。

黎寒芳格格一笑道：「孟五公，你多留些氣力吧！」隨手一揮，只見那孟五公眉頭一皺，竟是倒地不起，舉手之間，一名華山長老便傷在她的手下，只把衆人看得一呆。

金弘道長頓時膽氣一壯，笑道：「賢妻，你把……」

黎寒芳不容他往下說，嫣然一笑道：「當然帶來了，否則，妾身何必匆匆趕來？」

大德禪師忽然大喝一聲道：「孽障出手傷人，老衲也饒妳不得了！」一舉步直向黎寒芳逼來，藍濟雲、飛鈸尊者和青龍道長也同時舉步！

青龍道長更是怒道：「武當出了這等敗類，貧道大感臉上無光，金弘乃是貧道長輩，貧道不敢對他怎樣，但這女妖卻是罪魁禍首，大師得先容貧道出手！」

大德禪師知道青龍道長之言不是一時氣話，當下接道：「老衲遵命……」移身退開一步。

青龍道長掣出寶劍，目光在黎寒芳身上一轉，道：「妖女，妳用甚麼傷了孟五公施主，貧道有備在

先，妳最好小心一二！」

黎寒芳又是一笑抬手，青龍道長寶劍忽地一沉，脫手落地，人也如同孟五公一般，哼了半聲便自跌倒。

這可有些玄妙了，顯然，黎寒芳存心不讓在場之人有機會與她較量武功了！

大德禪師高喝了一聲佛號，道：「妖女，妳既然暗算傷人，老衲可下令圍攻了！」招呼了飛鈸尊者和藍濟雲一聲，三人同時出手攻了過去。但黎寒芳依然不慌不忙的笑了笑，皓腕一圈，也不曾見她發出了甚麼，大德禪師等三名高手竟也同時栽倒了。

五大門派的三位長老，一招不到，同時被制，只把玄玄師太等人看得呆了！

剎那間，數聲暴喝同時響起，關仲傑、大悲禪師、屠虹、玄玄師太等四人，紛紛搶了出來。

黎寒芳毫無懼色，嫣然笑道：「你們都不想活了麼？許大俠，你退下好不好？看在一夜之情份上，我不想傷你啊！」

大悲禪師是氣得混身發抖道：「老衲跟妳拚了！」雙掌一錯，連環攻出三招七式！

黎寒芳這回卻並沒還手，向後退了一步！

金弘道長忽然叫道：「賢妻，今日之局，非生即死，妳不要自作多情了！」

黎寒芳聞言，怔了一怔，隨即右手一揮，大悲禪師竟然應聲而倒。

她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可傷人！

頓時連玄玄師太也不敢冒失了！

金弘道長拉起他的愛子，走到黎寒芳身邊道：「賢妻，咱們速戰速決，快快解決他們，也好回轉苗疆……」

黎寒芳笑道：「夫君說得是……」

她正待向殿中之人下手，凌飛忽然一躍而出，手中持了外祖所贈的寶劍，大聲道：「妳再想傷人，可得過了凌某這一關！」

黎寒芳不屑的一笑道：「你算甚麼！」

右手一招，便向凌飛揮去，但是，這一回卻失效了！凌飛適時寶劍一舉，挽起一個斗大的劍花，寒冰冰的森森劍炁剎那間佈滿五尺方圓！

黎寒芳失聲道：「你……練成了上清劍炁？」

凌飛笑道：「不錯，妖女，妳那金蠶毒蠱雖然厲害，但奈何不了凌某，不信的話，何妨再來試試？」

黎寒芳心中雖驚，但她當眞有些不信，當下一揮手，接道：「姑奶奶正要再試……」

一縷金綫，直向凌飛劍炁中投去！

凌飛心想，她膽子不小，不過她終於上當了。

只見他長劍忽地暴轉，那寒森森的劍炁剎那間消失無踪，代而起之，乃是烈火般炙熱。

黎寒芳一見凌飛劍上虹光乍現，立即大叫道：「不好，夫君，妾身上當了，他練成了坎離玄功啦……」

只聽得凌飛手中長劍口上，發出了一陣嘶嘶之聲，接着一股無比的腥臭怪味，中人欲嘔。

玄玄師太等人迫得掩鼻不已，但是那些先前暈倒之人，卻一聞這怪味，立即甦醒！

敢情，這金蠶燒死的焦味，也正是解除金蠶蠱毒的一道解藥，當然，如果用金蠶蠱吐出的涎沫，自更見效。

凌飛眼見金蠶蠱已除，立即寶劍一指，點了黎寒芳、金弘道長和他們獨子的穴道，向玄玄師太道：「師太，元兇大惡已然成擒，怎生發落，請師太作主，小侄有事在身，只好告辭了！」

寶劍一收，看了楊如玉一眼，頓了頓足，飛身而起，箭疾般的出了朝雲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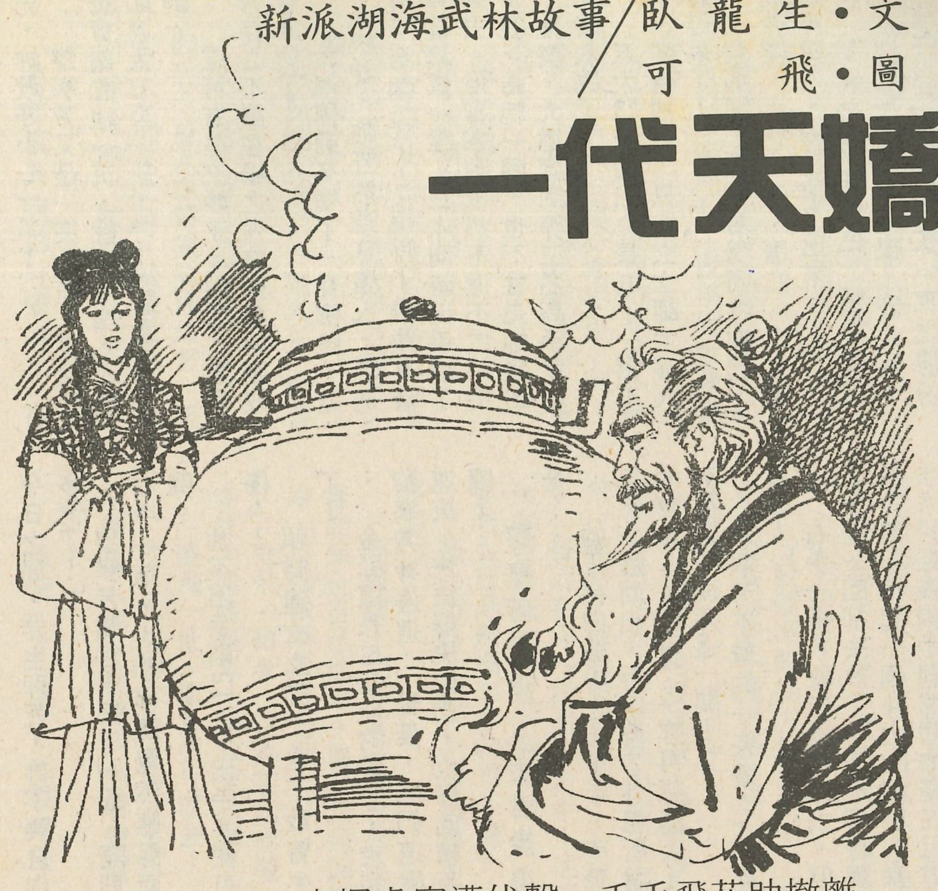
楊如玉妙目中滑落了熱淚，她不會妄想過留下他，但是她並沒有想到他會走得如此之快，這正如巫山一夢，醒來竟已成空！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飛雲子、天衣大師有計劃誘敵破敵後離開，綠雲繼續伏在死人堆邊，結果發現了唐虹與龜長齡走在一齊，並聽到他們二人的談話內容……小桃紅的投誠，白翎始終有懷疑，大戰前夕，絕不容許有內奸，白翎故意告知她仝大夫的藏身之處，在知機子的配合下，小桃紅終於露出了眞面目，當她們强行挾持知機子仝大夫時，白翎出現了……

一代天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夜探虛實遭伏擊　千手飛花助撤離

知機子道：「如果能引出幾個老魔同三聖會拚老命，你們以為什麼方法最妥當？」

飛雲子一笑，道：「那就叫三聖會的人去擋唐虹那批人的尋寶之路吧！」

「哈……」聽得幾人也點頭笑了！

畫舫貼岸靠上湖島，張鳳樓道：「三公子，有關九頭獅子之事，三公子有何指示？」

艙中，江豪道：「不論索價多少，收當！」

張鳳樓道：「三公子，屬下以為這也許是一項陰謀，咱們不可不防！」

江三公子道：「什麼陰謀？」

張鳳樓道：「引鬼上身！」

天衣大師道：「對，如果偸寶之人與三聖會的人有勾結，故意把寶物送入當鋪，引得唐虹與咱們在江南的人出面，那就上當了！」

江三公子道：「除非敵人已知道家父設在江南的暗樁，也洞察到洞庭盟設在鍾山幽谷的堂口，否則，他們萬難知道！」

知機子道：「三公子呀，話不可以說滿，需知不論是三聖會或是唐虹他們，任何一方都會在南京設下機關，我們探知他們，同樣的，他們也會千方百計的查探我們的一切行蹤！」

他頓了一下，又道：「難保唐家巷沒有三聖會收買的人，就好像我們打算坐山觀虎鬥，他們任何一方也在盤算我們是一樣！」

飛雲子道：「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計就計！」

天衣大師道：「怎麼個將計就計呀！」

飛雲子道：「收當，等候唐家巷的人找上門！」

知機子也同意了，他呵呵一笑，道：「等到他們找上門，這就證明果然是一條引狼入室，引鬼上門之計，那時候我們的人便把送當的人說出來，九頭獅子原物歸還，反叫唐虹他們與三聖會加深仇恨，早晚兩個你死我活！」

江三公子笑了，道：「咱們就這麼辦了！」

於是，那位張三爺一躍登上湖島，繞過西面人就不知去向了！

現在，畫舫又往湖中搖去，艙內的人圍坐著，于衣大師對蕭寒星道：「啟開暗門，該是為仝大夫推拿活血的時刻，不可稍有大意！」

蕭寒星一聽之下，立刻行動，轉往艙房裏間，推開一道夾層，那兒便現出個兩尺寬六尺長的密間，仝大夫正自僵直的躺在上面！

仝大夫不能說話，也不知他是否能聽見人們在說些什麼，只有他那微弱的脈象與斷斷續續的呼吸，

才不會令人把他當成個僵屍！

蕭寒星小心的侍候，扶著仝大夫的上身，十指遊走在仝大夫的背上，口中喃喃道：「仝大夫，仝老爺子，你快清醒啊！」

蕭寒星還流出眼淚來，在這種危機的時刻，身邊還要守護著不能稍動的病人，任何人也會發急！

其實他們又怎麼知道仝大夫更是痛苦！

仝大夫雖然不言不動，但他心中卻十分清楚，這光景就如同一個睡在床上的人，突然醒來無法稍動是一樣的，便是再用力掙扎，也難動分毫！

仝大夫正受著精神與肉體兩重折磨，他乃一代名醫，坦然的在承受著痛苦，換是一般人，只怕早就放棄求生之念嚼舌而死了！

＊　＊　＊

利人當鋪距離夫子廟一箭之地的街頭上，當鋪的門面共兩間，當鋪一共兩座大院，這兒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來當的人有分別，一般小當的客人不招待，當值超過一百兩銀子的，被招待在二門附近小客室吃杯香茶，超過五百兩銀子的當值，另加四色點心，如是超過千兩當值，那就會酒菜招待！

這與一般當鋪大為不同了，其實利人當鋪眞正的開設不在賺錢，實際利人當鋪的把式伙記十多位，實際上每個人都有一身好功夫！

洞庭盟的伏兵，多年下來一直是按兵不動，看上去他們就是老實的買賣人！

利人當鋪為什麼有那種規矩？說穿了人們自然會明白，無非是從貴重的押當中，分辨出皇陵中被盜出的眞寶！

要知當年太祖朱元璋暗中搜得不少珍奇異寶，人們以為南京皇陵之內藏了不少，實際上還有幾處更隱蔽地方，那才眞的儲放著價值連城的寶物！

再說任何一人奔波於江湖之上，無非為權與財富而已，沒有人能脫出這一範疇，除非聖人！

這世上沒有聖人！

此刻，利人當鋪的朝奉丁善財丁老板，雙手托著一個錦盒，紫檀木大桌一邊坐著兩個人！

那是張鳳樓張三爺與知機子二人！

知機子從玄武湖潛來利人當鋪了，只見丁朝奉輕輕放下手上托的錦盒，掀開盒蓋，一團銀光乍現，那盒中之寶，九頭獅子展現出來了！

知機子看得猛吸一口涼氣，伸手接在手上仔細看，輕輕撫摸著，道：「明亮白璧，摸之涼意透心，實在人間之極品，那人要當多少？」

丁朝奉道：「不多，一萬兩銀子！」

知機子冷笑道：「他開十萬兩也不多，嘿！他的目的不是銀子！」

一邊的張三爺道：「老爺子，這件事咱們如何辦？」

知機子道：「天衣大師已見過唐虹，唐虹也曾答應雙方合力對付三聖會，只為雙方目的不同，至今未有商議，很明顯，唐虹他們另有陰謀，不願為我們插手或知道內情！」

他撫摸著九頭獅子，又道：「好，老夫三更之後趕往唐家巷，會一會這位千手飛花唐虹！」

張三爺道：「我派人在附近支援！」

知機子道：「千萬使不得，咱們避免雙方產生誤會，別叫那三聖會撿了便宜！」

張三爺道：「為什麼要在三更後五更前？」

知機子道：「也是天衣大師說的，這唐虹會客的時間有定規，別的時間不接見！」

張三爺道：「你老怎麼交代，張三爺就怎麼去辦，至於這九頭獅子，你就帶去吧！」

他忽然低聲又道：「老爺子，怎麼這幾天忽然不見三聖會的人在活動，就好像一下子走光了，又像是根本沒有三聖會的人在江南活動了，這是什麼兆頭呀！」

張鳳樓說完，雙目直逼向知機子，知機子只一句話：「大戰前夕總是寧靜的！」

「大戰？」

「是的，也就是應了那一句話：山雨欲來風滿樓，天崩地裂有兆頭！」

張鳳樓聽得直點頭，道：「對，我心中也這麼琢磨，唉，還是當家的有見識，二十年前就看準了有今天，咱們在江南養精蓄銳的二十年，如今當家的被擄，生不如死，咱們已在磨拳擦掌，準備大戰一場了！」

知機子道：「張三爺，你已知道了江豪他爹江凌波被囚的事？」

張鳳樓道：「也是白翎姑娘她師弟蕭星寒探知的，經過情形還不知道，只不過我同老五鐵飛龍，還有席一山，可是老爺子第一批派在江南的負責人，別人可以不知道，我們三人，三公子是不隱瞞的！」

知機子道：「張三爺，你知道為什麼這件事不能對別的人說嗎？」

張鳳樓道：「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知機子道：「也是白姑娘的交代，怕事情傳了出去，敵人那面就會加强戒備，再救人就增加困難

了！」

張鳳樓聽得一怔，道：「唔，原來如此，你老令咱張三爺頓開茅塞！」

於是，那位丁善財丁老板叫來小菜兩盤，暖酒一壺，由張三爺陪著知機子小酌起來！

小酌只是打發時間，因爲距離三更天還有大半個更次！

＊　＊　＊

聽天衣大師說，唐家巷監視網滴水不漏，那兒雖然交錯縱橫住了兩千人口，平日個個不起眼，但若有陌生之人走入唐家巷，三五步之間就有人跟蹤而來！

知機子走入朝北的一條巷子，他步履沉重，踢踏有聲，那表示他來得正大光明而不是偷偷摸摸！

前面一條斜岔巷內，傳來一聲冷叱聲：「夜闌人靜，門窗已閉，休來打擾，此時回頭，落個全身而退，否則……」

知機子聽音不見人，但他還是站住了！

那是個女子聲音，帶著幾分粗啞，聽起來似是沒有人味而令人不快！

知機子卻揚聲道：「也是唐老前輩有交代，三更天登門才能求見！」

他此言一出，忽的由暗中轉出個中年女人，女人手上托著細長匣，知機子一看就知道那是強弩，心中一緊，若是暗巷之中隱藏著這些人物，實叫人難以防範，也難怪這唐老太太把他的約會定在三更以後了！

知機子很想看看暗中有多少這樣的埋伏，但他剛自左右觀望，忽聽那女人道：「別看了，跟我走！」

知機子道：「有勞了！」他跟在那女人後面走得快，那女人更快，好像她被知機子追趕似的，越走越快！

唐家巷有多大？此地只不過住了兩千人，可是知機子走了半個時辰之久！

他的心中不愉快，他也明白，這女人帶他走了很多冤枉路，只不過繞來轉去他卻不能說！

走著走著，眼前猛一亮，有道院門大開，抬頭看，七八丈長的青石道盡端，正屋內有燈光，一位白衫女人端坐在太師椅子上！

正屋的廊上兩邊，站了十二個青衣大漢，這些人神態威猛，雙目神凝，每個人腰插飛刀十二把，還有的肩上扛著一把閃閃的大砍刀！

千手飛花唐虹身邊的殺手，也是打暗器的高手！

帶路的女人站在院中，她對知機子道：「老太太等你了，你好自爲之！」

這女人說完就走，出門不見了！

知機子緩緩的走進正屋門，有一張椅子已放在門內右邊，而且已在茶桌上放了香茶，好像早已等候他了！

笑笑，知機子正要開口，那白衣老婦人已先他開口了：「你是知機子？」

知機子聽得一怔，道：「唐老前輩，你認識我？」

白衣老婦人抖抖滿頭華髮，紅光滿面的臉龐淡淡一笑，道：「過去不知道，但自你走入唐家巷以後，我的人中有人看見是你，你是同天衣大和尚一伙的！」

知機子聽得又一怔，原來在巷中左轉右彎，而暗中已有人在相他的面了！

知機子以爲這唐家巷眞厲害，防備之嚴，出人意料，可也難怪自己進來就有了受招待的場面！

知機子重重抱拳一禮道：「老太太，知機子有禮了！」

唐虹把手一抬，道：「坐，坐，坐著說話！」

自從湖島石屋那件事情以後，唐虹的心中有了改變，她以爲應該將天衣大師那伙人的力量拉過來對付三聖會，有了這個念頭，知機子才受到招待接見，不像上一回天衣大師前來，唐虹盡動心機，測驗天衣是否僞裝！

知機子側身往椅子上一坐，他順便自腰中抽出個錦盒放在桌面上！

唐虹道：「那是何物？」

知機子眞乾脆，道：「九頭獅子！」

唐虹的雙目一厲，沉聲道：「那裏得的？」

知機子道：「老太太，有人送進當鋪，被我發現了！」

唐虹道：「怎知此物爲我所有？」

知機子道：「送當的人乃是唐家巷的人！」

唐虹嘿然一聲，道：「不，唐家巷不會有叛逆之人，他們也不敢！」

知機子道：「然則老太太是否認此寶是你老太太之物了？」

唐虹伸手，只見閃出一個中年女侍，很快的把桌上的九頭玉獅子托捧到唐虹面前！

只見唐虹接到手上仔細的觀看，又仔細的端詳，還掂了幾下重量！

忽的，她挺身而起，道：「等我回來！」

知機子想問，但老太太轉過屏風就不見了！

她去如風一陣，一點聲音也沒有，知機子就以爲這老太太會縮地功！

屋內一時間沉寂下來，兩盞宮燈很亮，照在四個女侍那毫無表情的臉上，總以爲這兒缺少人味！

知機子不敢去動杯中茶水，不是不想喝，而是不敢喝，傳言唐虹雖不是四川唐門的人，她也與唐門有關！

唐家巷很多人是四川口音，天衣大師也說過，他冒險進入唐家巷，差幸沒吃那穿腸毒藥！

就快四更天了，才又見唐虹托著九頭獅子走回來！

只見她雙目一厲，沉聲道：「傳唐傳宗！」

有個女侍忙奔出去，很快的帶進一個中年瘦漢！

這人透著一雙凌厲的雙目，嘴巴稍翹，一身青衫，袖口挽起兩寸長，是個很機靈的人物！

只見這人快步走上去，道：「給老奶奶叩頭！」

唐虹一聲厲叱：「拿下！」

隨著唐虹的吼叱，一團彩影閃飛，那是四女侍中左面一人，只見她不用繩索不用鍊，雙手疾出，點在那位唐傳宗的身上！

唐傳宗立刻歪身倒下地，他大叫：「老奶奶！」

唐虹冷笑道：「好狠毒啊！」

她戟指地上的唐傳宗，叱道：「盜走我老婆子的珍玩，再轉去洞庭盟，叫他們以爲我志在盜寶，引起洞庭盟對我老婆子的懷疑，製造我們之間的矛盾，你們卻坐收漁人之利，在這決戰前夕，想破壞我們的合作，你……你不是唐傳宗！」

「老奶奶，我冤枉，我是唐傳宗呀！」

這瘦子急了，又道：「我七歲入門，十歲習藝，學的是寶物鑑別，辨的是珠寶眞僞，更習了老奶奶傳我的十八飛花手，而且……」

唐虹忽的怒叱：「你過來！」

那女侍立刻上前，拍活唐傳宗身上穴道，只見這唐傳宗跪行到唐虹面前：「老太太，我……」

忽的，唐虹右掌疾出，一把按在唐傳宗的面皮上，便也抓下一張人皮面具，抓得那人抖手一拳擊過去！

唐虹閃也沒閃，一把捏住打來的一拳，她嘿嘿冷笑中，傳來她掌中咯咯喳喳碎骨聲！

那人痛得咧嘴，斜著身子直哎呀！

他果然不是看守寶庫的唐傳宗！

「拿下！」

這一回上來兩個女侍，很快的把這漢子上了縛繩抛在地上！

唐虹這才對正自吃驚的知機子道：「不用多問，我的唐傳宗已經死了！」

知機子愕然道：「大出所料，令人意外！」

唐虹道：「不意外，江湖上本就充滿了爾虞我詐！」

知機子道：「他們這是什麼手段呀！老太太，你多多指點！」

唐虹忽的一掌打在那座九頭獅子上，嘩啦一聲，一座那麼完美的九頭獅子碎了！

知機子大叫：「老太太，你這是……」

唐虹一笑，道：「這是個假的！」

此言一出，不但知機子吃一驚，所有在場的幾個女侍也張大了眼睛！

唐虹道：「我的唐傳宗，他絕不會把寶庫中的寶物盜出去仿雕一個假的，因爲我會常去查看把玩，只有敵人，敵人爲了挑撥我們雙方合作，才會設此毒計，他們殺了唐傳宗，製作人皮面具僞裝打扮成唐傳宗，趁著這些日子我們窮於應付三聖會，他們才會得逞！」

她看著知機子點點頭，道：「事情就是這樣，我老婆子還得謝謝你們了！」

知機子忙道：「好說，好說！」

他指指在地上痛苦噎氣的漢子，又道：「咱們可以由他的口中套取些三聖會的陰謀了！」

唐虹道：「不怕他不招出來！」

只是，她的厲芒逼視向那漢子的時候，突然那漢子全身一顫抖間，不動了！

唐虹立刻畫指疾點，指風嗤嗤，但那漢子早已氣絕而亡，死得眞快！

知機子撲上前，不由咬牙道：「毒武士，慕容長青調教了許多死士，他們個個寧死不屈！」

唐虹道：「可惜可惜，連三聖會在江南的落腳之處也還沒問出來！」

她一聲沉吼，又道：「拖出去，抛入大江！」

立刻自門外奔進兩個漢子，左右托起那人雙臂，一溜煙似的不見了！

唐虹又是一聲低吼：「四更將盡，各守崗位，小心把守，休要三聖會的人再打入我們唐家巷來！」

沒有人回應，但每個聽到她話的人，均彎腰低頭，一副遵命的表情，半夜四更天，不能大聲回應！

知機子也站起來，他打算走了，但唐虹伸手道：「知機子呀，你且坐著！」

知機子道：「知機子不想破壞老太太會客的規矩，這就打算告退了！」

唐虹道：「如今雙方已打算合作，這規矩也就不重要了，但坐無妨！」

知機子道：「想是老太太有所指教了？」

唐虹道：「首先，我不能叫你們白白損失十萬兩銀子，對不對？」

她不等知機子回應，立刻一拍巴掌，道：「立刻取十萬兩銀票送過來！」

有足音來自屏風後，聽起來遠去了！

唐虹又道：「若非是你帶著九頭玉獅子前來，這人還不知道會用甚麼更惡毒的手段對付我唐家巷了！」

知機子對於唐虹這種明快決斷的表現，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佩服之意，他淡淡的道：「銀子並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雙方的誠意！」

唐虹道：「所以老婆子要你帶個口信給江三公子與天衣大和尚，找個地方大家見個面！」

知機子道：「這是必要的，何時何地，由你老太太做主吧！」

「湖島石屋！」

知機子一聽，不禁一楞，道：「湖島石屋？那個地方三聖會不是找去過嗎？」

唐虹道：「這叫出其不意，他們以爲我們不會再去那個地方了，必已放棄注意石屋！」

知機子道：「老太太，何時？」

唐虹好像早就設計妥了，道：「明晚二更天！」

「夜間呀！」

唐虹道：「夜間更秘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人自屏風後走出來，這人的雙手托著一個朱漆盤子，一疊銀票擱在盤中！

唐老太太道：「知機子，銀票你收下，我就不再留你了！」

知機子不再多言，取了銀票揣入懷中！

忽又聽唐虹道：「這兩天唐家巷外又加了兩批慕容世家的戰士駐守，我這裏不動聲色，他們以爲我沒發現，只不過你出去要小心！」

知機子回應一聲「謝謝」，他往屋外走去，卻又聽唐虹口吻裡帶著冷嘲的意味，道：「知機子，回去告訴江三公子，他爹暗中潛在江南的人，既然開了當鋪，當鋪的朝奉要精明，別把個假的寶物當成眞，你們有多少銀子往裏面賠呀，是不是？」

知機子一聲苦笑，道：「是，是，老太太金玉良言，知機子必轉告江三公子知道！」

他剛走出門，只見有個漢子手提一盞燈籠往巷中走，漢子邊走邊向知機子點點頭！

這是爲知機子帶路的，很恭敬！

只不過半盞茶工夫，前面那人站住了：「老爺子，你直走十丈往右轉，很快就是大街，你好走！」

知機子道：「謝謝！」

他不多看，大步往前走去，走得好像了無牽掛！

其實他心中有一謎團難解開！

知機子走出長巷，他回頭，仍然難辨方向，憑他的機智，也覺得唐家巷的每條巷道暗含著五行八卦似的，便是再走上三百回，只怕仍難找到唐虹住的那座屋子！

只是在他走出唐家巷不久，忽的迎面奔來四個黑衣人！

這四個黑衣人什麼話也不說，揮刀就殺！

知機子倉皇應戰，幾乎難以招架！

四個黑衣人下刀狠毒，動作粗野，哼咳有致，交叉狂殺，殺得知機子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知機子最遺憾的是未曾受過仝大夫那一套神奇的藥物閉關調教大法，那種猶似龜息大法的機緣喪失，令他與江三公子等幾人在功力上就差遠了！

此刻，知機子全力抵擋，拚力突圍，不料四個黑衣人好像附骨之蛆，揮之不去，刀尖如幕，阻在前方，逼得他不得不往兩邊疾閃！

知機子的雙袖已裂，衣襬被削，長髮散亂，只差沒皮肉開花，卻已氣喘咻咻！

那四個黑衣人更狂，他們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氣，這光景很顯然的，他們非殺了知機子不可！

就在知機子危機中，黑暗中忽然閃出三個青衫大漢！

這三人來得眞是時候！

就聽一人大吼：「殺！」

這聲音知機子一聽就明白，張鳳樓張三爺來了！

於是有個黑衣人揮刀迎上前去，他厲叱：「江湖恩怨，少管閒事，滾！」

來人中，有個怒漢一聲冷笑：「去你娘的，咱五爺等這一天已等得不耐煩了！」

他邊罵邊殺，同那黑衣人狠幹起來！

五爺者，鐵飛龍是了，還有一人也不是別人，乃席一山是也！

這三位來得不是巧，而是張鳳樓這位人稱八臂金剛的守在利人當鋪內不久，席一山與鐵飛龍來了！

這些天外面風聲很緊，他們三人總是在夜裏會面，張鳳樓把知機子奔去唐家巷之事，對席一山二人說了一遍，還是席一山提議去接應知機子！

三人均有此想法，便匆匆趕來了！

現在，八臂金剛張五爺同那黑衣人搏鬥中，大聲吼道：「這是慕容長青的殺手，不能放過！」

知機子也回應道：「三聖會的人似已把唐家巷暗中圍住了，唐虹還不知道的！」

這八人捉對廝殺，唐家巷外金鐵交鳴，就如五月花砲般聽得人心驚肉跳！

黑衣人的武功，竟然與知機子張鳳樓等四人戰了個平分秋色，令人不禁想到這四人是否就是傳言中慕容長青的四大金剛來了！

慕容長青的四大金剛從不輕易露面，他們隱藏於姑蘇靈岩山，誰會想到雖然靈岩山有更重要的任務，但江南這面情況有變，慕容長青這四大金剛必須來！

這四人很少開口，全力搏鬥，有兩個十分霸道厲烈，每出一刀必發出刺耳的「嘶」聲，如同毒蛇噬人發出的聲音！

這時候，黑暗的唐家巷內，一團影子飛掠而至，這人披著一頭華髮，白衫長袖，好像幽靈似的，千手飛花唐虹來了！

唐虹並非馳援知機子，那只是巧合，因爲她要趁天沒亮趕去一個地方！

如今唐虹站在巷口仔細看，十丈之外她看得清楚，心中不由冷笑，喃喃自語道：「原來三位大老闆是江淩波伏在南京城的樁腳，終於露臉了，嘿！還是因形勢才會把他們逼出來！」

唐虹也驚於四個黑衣人的武功，她老人家老奸巨猾，此時出手，正表現了與江三公子聯手的誠意！

心念之間，殺機陡起，她也眞陰，一聲不哼，旋身而上，白影閃掠中，空中傳來沉悶的哼聲，轉頭看去，四個黑衣人已相繼往地上倒下去！

四個人死得無聲無息，但當人們極目看去，四個黑衣人的頂門各中了一根銀針，却不見有血流出來！

千手飛花，果然是名不虛傳，揮手之間殺了四個武功不俗而又凶猛的黑衣武士，知機子看得動容，張鳳樓的心中在大吼「不可能！」

席一山抓刀在手發了楞，鐵飛龍張口結舌還以爲自己在做夢！

唐虹已冷冷的道：「快走！」

知機子正待開口，唐虹一溜煙似的消失在北去的方向，看上去似如一團白霧！

唐虹奔去玄武湖了！

知機子對張鳳樓三人道：「此地凶險，快走！」

知機子絕對想不到，被殺死的四個黑衣武士也才剛剛調來南京兩三天，他們負有任務！

四人的任務是監視唐家巷的動靜，連絡唐家巷潛伏的人並加以支援！

他四人可是秘密練過絕技的武士，也可以說是慕容長青調教的一支秘密武器，卻也想不到一舉被唐虹殺死！

知機子與張鳳樓、席一山、鐵飛龍，四人匆匆走入利人當鋪，天色已大亮了！

就在當鋪的二道大院客廳裏，知機子自懷中掏出一疊銀票擱在桌上，道：「收回去吧！」

張鳳樓先是看看朝奉丁善財，再對知機子道：「這麼多銀票，你是……」

知機子道：「十萬兩銀票，張三爺，那座九頭獅子是個假的！」

他此言一出，便是丁朝奉也傻眼了，大夥不約而同的低吼：「假的？」

知機子道：「眞的仍然在唐虹手上！」他冷冷的一哼，又道：「三聖會早已盯上唐家巷，唐虹身邊最親信的人，也是爲她看管寶庫的，那人叫唐傳宗，竟然被三聖會擄了去，揭下他的臉皮，弄了個假的唐傳宗，盜出唐虹的九頭獅子，仿製一個假的送當，果然居心叵測，製造機會，打算挑起我們與唐虹之間的矛盾！」

席一山驚怒的道：「如此說來，咱們這兒也被三聖會的人盯上了！」

鐵飛龍冷笑道：「盯上又怎樣，早晚免不了一場殺！」

此時，丁朝奉木然的道：「怎麼會假？那塊玉就是一塊上好質堅的寶玉！」

知機子道：「玉不緊要，九頭獅子上面刻的梵文才重要，那是密宗絕世武功秘笈，無價珍寶！」

丁朝奉道：「我們無人識得梵文！」

知機子雙目一亮，道：「少林掌門天鏡大師必識梵文，難怪唐虹對天鏡大師關懷……」

他忽的站起來，又道：「我得走走，唐虹約了天衣大師等今夜在湖島會商對付三聖會的謀略，盡早回去，大俠也好妥爲準備！」

知機子衝著丁朝奉又道：「如果九頭獅子是眞的，唐虹也不會一掌碎了，她可以拿了假的九頭獅子回來向你們訛詐，那就痲煩大了！」他搖搖頭，又道：「這個老太太，行事詭詐，反而花十萬兩銀子，冠冕堂皇的彌補我們的損失，說是我們幫她清除身邊的敵人！」

張鳳樓道：「看起來她似乎在結交我們了！」

知機子留下一句話，道：「只有天知道！」說完便匆匆的走了！

* * *

知機子走在一條柳蔭道上，玄武湖的遊人，上午沒有午後多，此刻頗爲清靜，他遙望湖島，直覺得

那地方太過神秘了，尤其是那座石屋！

就在他剛要轉往另一條柳岸的時候，迎面走過來一個姑娘，這姑娘頭不轉目不瞧，只那麼輕啟俏嘴，道：「老前輩，快回去，有消息等你，回去就知道了！」

知機子不看也知道那是綠雲，於是，他加快腳步往前走，卻不見綠雲走過來！

綠雲往南走去了，她又幹什麼去了？知機子心中覺得事情一定很緊急！

綠雲待知機子走後，又轉了回來，她走過知機子來時的路，直到發覺沒人追來，才又匆匆的走回去！

原來她要看一看有沒有人跟蹤知機子！

知機子跳上畫舫，發覺船尾上的陳姍與楊玲很緊張，令得知機子心中一沉，不知有什麼消息，怎麼每個人如此緊張？

畫舫靠在岸邊，就在綠雲急匆匆的跳上後，立刻間就離岸搖向湖心了！

船艙中只見天衣大師低頭閉目，口中喃喃，飛雲子木然的坐在一角，江三公子雙眉聳動，充滿了殺機的臉上，有著一股子懾人的意味！

蕭寒星倚在白翎身邊，這師姐弟二人情意濃，白翎有些愛憐的一手扶在蕭寒星的肩上，二人也是沉默的！

知機子走入艙中，就如同一顆石頭拋在平靜的湖面似的，艙中人都站起來了！

大伙把目光盯上了知機子，倒令知機子覺得自己成了中心人物了。

他輕咳一聲，道：「咳咳，各位有什麼消息告知呀，怎麼如此緊張？」

天衣大師道：「知機子，先說你這一夜的奔波，得到了什麼成果？」

知機子道：「各位，我可以四個字形容！」

白翎道：「成果豐碩。」

知機子聽得一楞，心中直叫：「我的媽呀，她怎麼說中我心裏想的了！」

知機子笑著，豎起大拇指道：「白姑娘，你神了，你不聞已知呀……」

白翎笑了，她淡淡的道：「唐虹是因我向她示警才會那麼快的出了唐家巷！」

白翎看着吃驚的知機子，又道：「我可以出手，但我以爲唐虹應該出手，如此，才能叫三聖會的人明白是誰殺了他們的人！」

知機子邊笑邊搖頭，道：「那一伙殺得我老人家丟盔棄甲，你們看我這一身破……」

白翎道：「唐虹出屋往東去，我把她往西誘，直到打鬥現場附近，刀聲引去了她的注意力。」她頓了一下，又道：「千手飛花絕技，果然厲害，可也被我看到她出手的竅門。」說完，冷冷一笑。

她笑得十分冷酷，與她從前那種純眞可愛的笑，實有天壤之別！

天衣大師道：「我們等你報告成果了。」

知機子道：「只是等我的報告，各位也無需如此緊張，這令我訝異！」

飛雲子道：「我們要先聽你的！」

知機子道：「爲什麼？」

飛雲子道：「白姑娘的消息十分重要，但願能有所配合，所以大伙要先聽聽你的！」

知機子道：「那九頭獅子是假的！」

他以爲大伙必吃驚，不料每個人仍然木然的看着他，於是，他又接道：「在唐虹身邊的人，叫唐傳宗，專爲唐虹看守寶庫，眞的唐傳宗已被三聖會擄去，剝去面皮，變了個假的唐傳宗，盜出唐虹的九頭獅子，仿製一座假的！」

天衣雙目一厲，道：「有這種事？」

知機子道：「他們雙方明爭暗鬥很多年，這種事也不足爲怪了！」

天衣大師道：「便是假的，但上面刻的梵文武功秘笈，也足堪無價了！」

知機子道：「所以唐虹一掌毀了那假的九頭獅子！」他冷冷一笑，又道：「就在要殺了那個冒牌的唐傳宗時候，那人竟然自己嚼毒而亡，也算爲三聖會盡了忠成了仁！」

天衣大師道：「唐虹必對咱們心存感激！」

知機子道：「不錯，她立刻把十萬兩銀票歸還利人當鋪，不能叫咱們幫了她的大忙還要有所損失！」

飛雲子道：「唐虹出門去那裏？」

知機子道：「唐虹邀我們在二更天去湖島，有重要的事情協商！」

天衣大師轉向白翎，道：「白姑娘以爲……」

知機子卻又急問，道：「我的說完了，你們也該對我說出什麼要緊的消息了吧？」

白翎道：「想起當初大師登我白鴿門時的一句話，要我相助，追覓天鏡大師，此刻已到了該明說的時候了！」

她環視每個人，再看看蕭寒星，又道：「我這位師弟，深諳白鴿門的追踪竅門，他不但已找出三位失蹤前輩的下落，更發現唐虹他們幾個老人爲什麼潛在南京城，尤其是住入湖島石屋！」

畫舫之中無人開口，白翎又道：「如是今夜二更天去湖島，我考慮是否此刻說出來三位前輩被囚之事，是否適當，因爲一旦說出，就要有所行動！」

江三公子道：「我以爲還是說出來，至少我洞庭盟在此地的力量，也好及時調配！」

頓了一下，白翎終於點點頭，道：「好，我說！」她看看依在一邊的蕭寒星，又道：「姑蘇城外的靈岩山大家都知道，靈岩山後黃天蕩……」

飛雲子道：「那是三聖會總壇所在地！」

白翎道：「不錯，三位前輩高人就是被囚在那裏，詳細地址，我師弟他最清楚！」

一邊的蕭寒星接道：「掌門師姐，時機眞的成熟了？我難忘三位前輩的囑託！」

白翎道：「師弟，我以爲要救全大夫，非得盡早救出三老不可！」

她轉而又對天衣大師道：「唐虹他們在石屋中不爲別的，千方百計在找尋太祖皇的藏寶，他們憑恃的是經驗，尤其那龜長齡妖術邪技，用於尋寶，十分有利！」

天衣大師道：「今夜前往，正可以看看他們在石屋中如何找寶！」

白翎道：「問題是三聖會已把他們隱藏在靈岩山的一百八十二名殺手暗中乘船送來南京了，這是個絕佳的機會，我們應立刻趕去姑蘇，先救出三位前輩！」

只一聽，江三公子就激動了！

「我立刻通知張三爺，聯合我洞庭盟的力量，水陸併進，直搗黃天蕩！」

白翎道：「時機已快成熟，且等二更天會過唐虹她們之後，再有所定奪！」

知機子道：「我以爲洞庭盟的兄弟們應該上路了，至於湖島會商，我們幾人前去就夠了！」

飛雲子道：「在這種形勢下，他們雙方都清楚，誰都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暗中等着拚命，三聖會忽然消失不見，慕容長青、南宮秋月甚至散花仙子，他們絕不會遠離南京，也許他們正在暗中集結，時機成熟，必一鼓作氣的消滅他們的敵人！」

天衣大師道：「和尚最擔心的是那慕容長青手中的干將神劍！」

白翎道：「神兵利器，原是不可謫其銳芒，只不過咱們不能就此畏懼不前，勇敢面對，鹿死誰手，仍難預料！」

天衣大師道：「聽姑娘這話，增加我們不少信心，信心也是一股無形力量，姑娘與我們當初見面，已是不可同日而語，屆時我等必集中力量，打擊魔鬼！」

畫舫在湖面緩緩的搖著，水波留痕，直到倦鳥歸林，夜幕低垂，已是黃昏時分才又靠柳岸！

畫舫中，每個人先是飽餐一頓，稍作歇息，看看天色已近二鼓，這條畫舫才又解纜轉向湖島！

包括天衣大師在內，每個人心中都激動，今夜要走入湖島石屋中去瞧瞧，且看這石屋之內是個什麼模樣！

畫舫攏靠在湖島石屋邊，搖船的楊玲前後左右看一遍，然後掠上岸！

楊玲繞過幽曲小徑，踏上石道往前走，突然自花林中閃出個女子擱住楊玲去路！

楊玲抬頭看過去，道：「唐老前輩邀約，咱們來了！」

「就你？」

笑笑，楊玲道：「我還不夠格，只不過我很滿意我這個馬前卒，嘻嘻！」

那女子不笑，冷冷的道：「人家已經在石屋中等候了，還要多此一舉！」

楊玲一聽，回身就走！

＊　＊　＊

湖島上有一座龍王廟，龍王廟不在陽光下，而且建在石屋中！

這座刻在岩石上的龍王廟，稱得上是天下最小的，說是迷你也不爲過！

那是一塊八尺高七尺寬六尺厚的青色岩石，石的正面中央有一個二尺深三尺寬的凹槽，仔細觀看槽內，一條天然形成的青龍，栩栩如生，宛似要衝出石屋騰空而去的模樣，實在出奇，可能它本身就是個寶，因爲那可絕非是人工雕刻而成！

這塊巨大的青石，形成個絕對小的龍王廟，那石屋的搭建，大概就是因爲有了這塊青石的原因吧！

龍王廟的香火早已不盛了，追其原因，這兒常死人，而且死得很多！

活人是不喜歡到那些危險地方的，只有不怕死的人才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

現在就有人趺坐在石屋四週，他們有六個人，這其中除了唐虹與龜長齡之外，還有那白髯老妖萬耀山，一掌拘魂陸永恨，另外二人更出人意料，那個一身錦緞，白髯垂胸的紅臉胖老人，不是別人，正是京中萬寶齋老東家鐵腿震乾坤錢大

山是也！

還有個既乾又癟的小老頭，乃太湖老怪水上漂萬里紅是也！

這兒六人，全是五十年前技壓武林背負盛名的大豪，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活得也不怕膩，好像越活越帶勁，越活越上癮似的！

只有一個青衫客沒出現，這人曾手持鍾眞人的奪魂鍾與慕容長青對陣，他神鍾被慕容長青神劍削毀，人就不知去向了！

這時候石屋外傳來幾聲暗語，附近守候的幾十個青衣人緩緩的把石屋團團圍住，月色如銀中，走來幾個人物，爲首的是個大和尚！

是的，天衣大師一伙人來了！

石屋的門由外面的一個青衣大漢推開來，這人不開口，只是點個頭！

天衣大師當先往石屋內走進去，魚貫而入的是知機子、飛雲子、江三公子、蕭寒星與白翎！

同樣的也是六個人！

石屋中雙方對望，似乎忘了禮數，甚至一聲招呼不打的分成兩邊趺坐在石地上！

那座石刻的龍王廟，就在這兩批人物的中間靠屋後地方，實在看不出這石屋有什麼神秘地方！

唐虹雙目精光閃掠在天衣大師幾人身上，直看到江豪，她才重重的道：「你是江三公子！」

江豪道：「不錯！」

唐虹道：「洞庭盟在南京一共多少堂口？」

江豪心想：「這算什麼，不打招呼，不彼此介紹，開門就見山，見面先問這話，眞是一副托大得目中無人！」

心念間，江豪也來個虛晃一招，道：「比之唐家巷來，咱們那點力量，不堪一提！」

聽得唐虹一楞，道：「江三公子，咱們今夜來此，共商對付三聖會大計，可不是來勾心鬥角，只有赤誠相待，才能團結力量！」

江豪道：「這話也是我們心中想的！」

天衣大師道：「唐老施主，你們有什麼大計劃，何不先說出來，大家商議！」

他轉而看向一邊的白翎，不料白翎望著那座石刻龍王廟出神，對於雙方的話顯然並沒注意！

忽聽那位滿頭白髮拖地的老妖萬耀山道：「依我老頭子的意見，即刻聯合雙方人馬，大擧開往姑蘇，血洗靈岩山黃天蕩的三聖會總堂，又何必在這南京同他們捉迷藏，殺殺躱躱，躱躱殺殺，沒完沒了！」

茅山妖人龜長齡懶洋洋閉著雙目接道：「好，好，這個意見我贊成！」

唐虹也點頭了，這光景知機子立刻明白，幾個老不死的把戰爭拉到姑蘇，免得他們在此挖寶工作受到影響！

天衣大師也以爲，這樣的計劃，如是在三天前，他們十分同意，而且還會促使對方立刻成行，但現在的情況變了，不一樣了！

三聖會的主力人馬由姑蘇趕來了，如果此地沒有他們要殺的人，慕容長青必會心中生疑，要救出掌門師兄三人，就會產生困難！

天衣大師望向江豪，也正是江三公子望向他的時候，這四目相對無反應，猛古丁，石屋外傳來重重的足音！

「祖奶奶，大事不好！」

石屋中，唐虹聽得一驚，尖聲叱道：「什麼事？」

「唐家巷有人縱火！」

「抓到縱火人嗎？」

「回老奶奶的話，不但沒抓到，七巷八口均已火光衝天，也死了咱們的人！」

唐虹低吼：「會不開了，我們去對付三聖會！」

她老人家一怒衝出石屋，隨她而行的有茅山妖人龜長齡、陸永恨、萬耀山、錢大山與萬里紅！

天衣大師也走出石屋，跟在他身後的尚有飛雲子、知機子、江三公子、蕭寒星！

白翎仍然坐著沒動！

蕭寒星猛回頭：「師姐，人都走了！」

白翎似乎沒聽見，雙目盯在龍王廟上好似入了定！

蕭寒星再走進來，他推著白翎道：「師姐，走呀，你怎麼了？」

這時候已聽得石屋外步履之聲紛紛雜雜的往湖島岸邊那面移去！

白翎忽對蕭寒星道：「且叫大伙回去船上，派人打探唐家巷被燒的情形，我自會回去的！」

蕭寒星道：「我們不與唐虹他們聯系了？」

白翎道：「本來沒打算合作，彼此只是利用！」

蕭寒星一聽，拔腿就走，他已知道師姐的能耐早已今非昔比，便是天衣大師等也似乎聽師姐的指揮安排了！

突然之間，湖島陷於一片沉寂，那些隱藏在暗中的青衣人也紛紛上船走了！

石屋中，白翎把身子移到那巨大的青石前，她一手擧燈，一手在青石上撫摸著！

白翎也口中喃喃，道：「這青石上凹洞中的龍王，那不是人工雕刻的，這表示了什麼？」

（未完・卅二）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上文提要：方寶玉被領入巨宅後，果然是隨心所欲，侍婢隨從前呼後擁，其中一丫鬟小春被方寶玉無意中擊中鼻子而需暫時回家休養，爲了探望小春，方寶玉在神鳳等人保護下打算去蘇州樓探望小春，却在一茶館前方寶玉似是發現了阿蓉，便一頭衝入茶館，却因站樁不穩而撞向一張桌子，將桌子鳥籠搗個稀爛，引起茶館裡的一場大戰……

窮追不捨覓佳人　網開一面放敵去

方寶玉卻既不押注，也不讓路，只是兩眼呆楞地望着胖漢。

胖漢怒道：「你輸瘋了嗎？」

方寶玉搖搖頭，胖漢又怒聲道：「幹嗎鬼鬼祟祟的不說話？」

方寶玉眨了眨眼，這才說道：「我……我有句話，可不大敢說出來。」

胖漢「哼」一聲，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老子不會怪你！」

方寶玉默然半晌，才又再說道：「我是想告訴你……今天你再賭下去，定必輸得乾乾淨淨！」

胖漢聽了，立刻暴跳如雷，掄起又粗又大的拳頭，嘶聲罵道：「小鬼！你只有十兩金子，根本遠遠不是老子的對手，卻在這裏胡說八道……」

方寶玉不讓他說下去，已搶先道：「你是不是要揍我？」

胖漢一呆，隨即哈哈大笑，道：「小鬼，你心裏打的是什麼算盤，老子可不大清楚，只是，在這衆目睽睽之下，老子又怎會動手欺負你這麼一個小孩子？」

方寶玉也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要是換上另一個地方！你就會把我揍得鼻腫臉青，甚至是不似人形啦？」

胖漢怒道：「少廢話，這裏是賭錢的地方，有種的便押注！」

方寶玉道：「既已算準你今天定必輸得乾乾淨淨，你做莊，我當然會重重的押注。」

胖漢連聲冷笑，道：「就憑你這十兩金子？」

方寶玉卻不打話，只是掏出了一疊銀票，輕輕押在天門之上。

胖漢的眼色倏地一變，道：「怪不得小鬼斗膽在老子面前張牙舞爪，原來身上還有點賊贓。」

方寶玉道：「就算這是賊贓，也可以押注罷？難道你害怕了？」

胖漢怒道：「放屁！就憑你這幾張小小的銀票，老子又豈會放在眼內！」怒氣衝衝之下，把骰子撒出，接受了方寶玉這一次賭注。

這一注，除了方寶玉的注碼不算，其餘賭徒的押注也比前兩注大得多，但胖漢今天手風正旺，是個大贏家，看來也並不如何放在心上。

胖漢把兩張牌一翻，赫然有天有地，其餘兩張牌只要不是梅牌、屛風、虎頭之類，他這一副牌便絕不等閒。

胖漢獰笑兩聲，用力把第三張牌翻開，一瞧之下，不禁罵了一句粗話：「去你娘的！」原來是一張梅牌十。

天、地、梅三張牌碰在一起，無論第四張牌是什麼點子，前道牌最多也只能擺個四點而已。

胖漢再把最後一張牌翻拍出

來，眞是無巧不巧，這一張牌，又是十點，但卻不是一張梅牌，而是一張屏風。

胖漢抓着這麼一副牌，可以擺二、二，也可以擺蹩十、四點。

胖漢「哼」一聲，喝道：「兩點頭！兩點尾！」然後伸手去翻天門的牌。

天門的牌一翻開，衆皆哄然。

只見這一門的牌，也好不了多少，那是雜五、平七、長衫和一張人牌。

一擺起來，那是三點在前、三點在後，雖然點數不大，但卻恰好夠贏胖漢的牌。

方寶玉哈哈大笑，道：「我早已算準，今天你是命中註定要輸得乾乾淨淨的，可不是嗎？要是你老兄精乖一點，把腦袋往後面一縮，不擺兩點前、兩點後，而擺個蹩十頭、四點尾，那麼咱們這一注最大不了和局而已！」

胖漢怒道：「少放屁！一注半注輸贏，算得上什麼，有種的再押注！」

方寶玉得意洋洋，道：「只要閣下的賭本還沒有賠得乾乾淨淨，我自然是會繼續押注的，但請先把這一注賠了，才能再繼續跟你玩下去！」當下指指點點，着令賭場的荷官把數目算清楚。

胖漢初時還很鎭定，心想：這小鬼的銀票能有多大注碼？豈料荷官把那叠銀票逐一點算清楚之後，道：「不多不少，恰好三萬両正。」

胖漢一聽之下，陡地雙目睜得比銅鈴還大。

他似是聽見了天下間最荒謬的笑話一般，但卻偏偏無法笑出來。

他瞪着荷官，顫聲道：「老郝……你說什麼？這小鬼的銀票，總數共有多少？」

荷官老郝雙眉一揚，朗聲道：「康爺，這位小公子的銀票，總共是三萬両，每一張銀票都已驗明，貨眞價實，絕無任何問題。」

胖漢傻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毫不起眼的少年，這一注竟然押下了三萬両銀子。

方寶玉笑瞇瞇地瞧着這胖漢的臉，悠然道：「這位康爺，你若要賭下去，在下是一定奉陪的，但照我看，你老人家桌面上的金子銀子，算起來恐怕還不夠一萬両之數，如何才能維持這個莊家，這就要費點腦筋啦！」其餘賭徒聽了，不禁哄然大笑。

胖漢已輸得臉色慘白，彷彿連臉上的痲子也都一併輸掉，再也不像先前般顆顆都在發亮。

他氣得咬牙切齒，倏地一拍賭桌，惡狠狠地說道：「你且別得意太早，咱們是張果老倒騎驢子，以後走着瞧罷！」

方寶玉哈哈大笑，道：「尊駕這張臉嘛，實在他媽的大大不敢恭維，照我看，不瞧也罷！」

胖漢的臉色更加難看。

他的賭本，在一注間便已輸得乾乾淨淨，雖然怒不可遏，但總不成在賭坊裏發作，只好狠狽地離去。

方寶玉贏了銀子，甚是愉快，重重打賞了荷官，然後始揚長而去。神鳳、神手姐弟二人，一直緊隨其後。

方寶玉又想起了小春，立刻回頭對神鳳道：「蘇州樓在那裏？」

神鳳向東方一列店鋪一指，道：「就在那裏。」

方寶玉道：「小春姑娘給我無緣無故揍了一拳，我想去瞧瞧她的傷勢。」

神鳳點頭遵命，道：「我帶路便是。」

方寶玉故意把脚步放緩，悄悄地問神手：「你師姐爲人不錯，難怪年紀輕輕，就做了女總管。」

神手道：「她是我姐姐，親姐姐，並不是師姐，請方少爺不要故意說錯。」

方寶玉訕訕一笑，道：「原來眞的是你姐姐，親姐姐……哈哈！哈哈哈！」雖然給神手搶白了一句，但再三証實這少年是神鳳的同胞弟弟，那就決不會是自己的情敵，當下心情又更愉快不少。

神鳳帶着方寶玉來到了蘇州樓，但三人尚未踏入蘇州樓內，已給一大羣黑衣漢子在門前攔住去路。

這一大羣黑衣人，少說也有五六十之衆，爲首一人，臉色陰晴不定，穿一襲黑袍，手綽鐵槍，大概四十六七年紀。

在這黑袍人左右，赫然竟是那個給方寶玉砸破鳥籠的惡客，和在賭坊裏輸得一敗塗地的胖漢。

不問而知，這一干人等，是衝着方寶玉而來的，而那個黑袍人，自是代爲出頭的首領人物。

方寶玉等三人尚未開口，那胖漢已在黑袍人耳畔嘰嘰咕咕，比手劃脚地訴說一頓，那個給方寶玉砸破鳥籠的惡客，更是咬牙切齒，似欲把方寶玉整個人一口吞進肚子裏。

雖則形勢不怎麼妙，但在神鳳這個美人兒面前，方寶玉可不甘示弱，居然挺起胸膛，也瞪着眼睛，咬牙切齒地望着那個惡客。

其實，這惡客給神手重重教訓了一頓，早已兇惡不起來，但此際仗着有强援撐腰，自是膽氣大壯，誓雪此仇此恨方始甘心。

那個手綽鐵槍的黑袍人，也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方寶玉，這分明是那個胖漢，不斷在他耳畔訴說這黃

毛小子的不是，更大事添油添醬之故。

方寶玉給黑袍人瞧得渾身不自在，忍不住先發制人，罵道：「老子又不是你娘，有什麼好看！」

黑袍人嘿嘿一笑，冷冷道：「果然是個可憎可厭的無賴、潑皮！」

神鳳黛眉一揚，上前拱手道：「咱們要進入蘇州樓，閣下攔門擋路，糾黨生事，未知有何賜教！」她一開口，語氣極不友善，方寶玉聽了，既是高興，又是有點膽心。

他高興的是神鳳完全袒護着自己，豈僅是同一鼻孔出氣，簡直就是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甚至很可能會跟自已成爲同命鴛鴦，此謂之「你我大同」，比起聖人孔子所提到的「世界大同」還更重要千倍萬倍。

他擔心的是對方來勢洶洶，而且敵衆我寡，敵人眼前可見者，已有他媽的五六十人，說不定還有一二百人隨時殺將出來，但咱們這邊，連同「鐵秤少俠」，雖然是所謂威名遠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由於倒吊日子有限，什麼「九蒸九曬」等神功尚未練成，倘若刻下便要大動干戈嘛，恐怕那是「尚非其時」矣。

只是，在此危急關頭，決不能在佳人面前示弱，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姑且暗運眞氣，站穩脚步，走着瞧再算。

只見那個臉色陰晴不定的黑袍人冷冷地望住神鳳，冷冷地說道：「我不殺女子，你走開。」

神鳳冷冷道：「你不殺女人，是不敢殺，還是殺不了？」

黑袍人道：「女流之輩，怎配讓我動手？」

神鳳道：「你是那條道上的？」

黑袍人道：「女流之輩，不配問。」

神鳳哈哈一笑，道：「好一個瞧不起女流之輩的大英雄，小女子卻想向閣下討教幾招。」

黑袍人嗤之以鼻，竟不理睬神鳳，只是向方寶玉走了過去。

神鳳怒叱揮劍，劍勢快逾流星，直刺黑袍人背心。

黑袍人頭也不回，左肩向下一沉，脚步斜踩橫掠三尺，恰好避開這一劍。

神鳳一劍落空，劍勢倏變，黑袍人左肩向下沉，她的劍刃也順勢向下急削。

黑袍人仍然沒有回頭面對神鳳，神鳳劍勢向下急削，他卻反而把身子向上掠起。

這一掠之勢，姿態美妙之極，竟然是整個人有如鷹隼般衝天而起，不但從容有勁，更能反客爲主，居高臨下搶佔先機。

神鳳也極乖巧，黑袍人身形甫向上衝，她卻身如穿花蝴蝶，在方寶玉身邊左穿右插，直教人瞧得眼花撩亂。

方寶玉卻是心中大吃一驚，忖道：「美人兒在老子身邊鑽來鑽去，雖也可算是艷福不淺，但那龜孫子在上面殺氣騰騰，要是一槍砸將下來，刀槍無眼亂刺三十六，那可危險之至……」

但黑袍人並未一槍砸將下來，只是嘿嘿一笑，隨即身形遠遠落下，道：「這位小姑娘，未知與徐州『霜雪君子』鍾粉紅鍾大俠怎樣稱呼？」

神鳳眼色微變，道：「他是我師父。」

黑袍人「啊」一聲，道：「既是鍾大俠的高足，那可好得很啊……」

方寶玉心頭一寬，忖道：「原來這龜孫子跟神鳳的師父是好朋友，那麼這一場架大概是打不成了。」

豈料黑袍人接着卻道：「你師父鍾大俠，枉稱正人君子，實則心狠手辣，連弱質女子也不肯放過。當年我跟你師父在徐州決戰，他殺不了我，卻把我師妹一劍殺了，嘿嘿，想不到今日老天爺睜開了眼睛，竟在這裏教我遇上了他的女弟子！」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原來這黑袍人不但不是鍾粉紅的好朋友，而且樑子結得極深，這一次狹路相逢，勢難善罷。

神鳳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了，原來閣下就是當年肆虐中原『雌雄黑心大盜』之一的『黑心黑槍客』穆淳業。」

黑袍人道：「好說！你這女娃兒，也知道我這名號，準是你師父告訴你的罷？」

神鳳道：「十年前，『雌雄黑心大盜』惡跡昭彰，殘害無辜百姓不知凡幾，你固然是罪魁禍首，你那師妹『黑心黑蝴蝶』崔三娘也是滿手血腥，一身罪孽的女魔頭，家師替天行道，那是天經地義之事！」

方寶玉聽得眉頭大皺，忖道：「你師父替天行道，本來是很好的，可惜他媽的材料有限，行道只行了一半，只能把『雌雄黑心大盜』解決了一半，卻賸下這麼一個要命的黑心黑槍黑龜孫子在這裏難爲揚州方寶玉，今番老子可給你害死也！」越想越是腿軟，回頭盯了神手一眼，卻見這少年處之泰然，似是絲毫不把眼前敵人放在心上。

方寶玉心中有氣，忖道：「這小子有點武功，但卻他媽的目中無人，哼！總有一天，老子會比你更厲害！」

原來穆淳業十年前，在徐州打家劫舍，殺人放火，最後遇上了徐州武林大豪「霜雪君子」鍾粉紅，終於展開了一場激戰。

以鍾粉紅的武功，要殺穆淳業並非難事，但鍾粉紅宅心仁厚，雖然面對着穆淳業這等窮兇極惡的江湖大盜，仍然不忍大開殺戒，只想把這人擒下，再廢掉他的武功，好讓他還有一條活路可逃。

但高手比拚，要是其中一方存心忍讓，不肯痛下殺手，要戰勝對方，那可困難得多，除非雙方武功相差太遠，始作別論。

正因爲鍾粉紅一念之仁，以致遲遲未能戰勝穆淳業，但在兩人苦戰到一千招之後，突然橫裏殺出一人，以極狠毒的招數，揮刀斬殺鍾粉紅。

這個暗襲「霜雪君子」鍾粉紅之人，正是「黑心黑蝴蝶」崔三娘。

可是，崔三娘卻太低估了鍾粉紅的武功。

鍾粉紅遲遲未能戰勝穆淳業，並非能力有所不逮，但崔三娘竟看不通這一節，以爲這位「霜雪君子」鍾粉紅的武功，僅在師兄穆淳業伯仲之間，只要自己出其不意施以突襲，鍾粉紅自當非敗不可。

然而，當鍾粉紅驟然遭遇偷襲之際，這位「霜雪君子」的反擊，卻是威力絕倫，遠遠出乎崔三娘意料之外。

結果，崔三娘的突襲，不但未能殺敗鍾粉紅，反而枉自賠上了一條性命。

鍾粉紅宅心仁厚，連「黑心黑槍客」穆淳業那樣的魔頭也不肯痛下殺手，但卻在猝然之間，把他的師妹崔三娘置諸死命，他的心裡自是大爲難過。

當天，他對穆淳業說道：「我勝不了你，但卻殺了你師妹崔三娘，這一戰就此作罷，將來你要找我算帳，鍾某隨時捨命相陪。」

經此一役，穆淳業在武林中銷聲匿跡多年，但卻在這時候出現在京城之內。

這十年來，穆淳業一直苦練武功，立下毒誓一定要找鍾粉紅，要這位「霜雪君子」血債血償。但他深知鍾粉紅武功遠勝自己，雖則這十年中自己的武功大有進境，但仍然沒有太大把握可以必勝必殺仇人，是以暫且「忍辱負重」，等候時機。

想不到今天，竟在蘇州樓外與仇人的弟子狹路相逢，穆淳業心中仇恨之火，立刻狂燃起來。

原來給方寶玉在茶館砸破鳥籠的惡客，和賭坊裏的那個胖漢，都是穆淳業的酒肉朋友，提起當衆受辱之事，穆淳業隨即派人搜索方寶玉等三人的踪影，終於在蘇州樓門前把三人堵截下來。

穆淳業在京城之中營營役役，數年之間，倒也樹立了龐大勢力，他自創「黑衣堂」，自立爲堂主，包娼庇賭，無惡不作。

此人能在天子腳下，京師城內翻雲覆雨，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他背後，定必另有强人撐腰，但他的大靠山是誰，一般人卻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方寶玉一瞧見這「黑心黑槍客」穆淳業，便已大大的不順眼，但他武功不濟事，想教訓教訓對方，卻是有心無力，只好乾瞪着眼，靜觀其變。

但他越是觀看，便越覺不妙，心想：「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要是情況不妥，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他心念未已，忽聽神鳳一聲嬌叱，又再揮劍挺刺穆淳業。

穆淳業冷冷一笑，道：「憑你這點微末道行，簡直班門弄斧。」他有意在幫衆面前賣弄本領，左手綽槍，僅以右手與神鳳週旋。

神鳳劍招雖快，也頗精妙，但穆淳業畢竟武功遠在她之上，十八招比拚下來，神鳳已落在下風，雖然仗着手中長劍護體，但時間一長，終究難免徹底潰敗。

驀地，一聲冷喝，神手加入戰圈。

穆淳業以單臂力取神鳳，神手卻也是赤手空拳，大戰穆淳業。

穆淳業是大行家，一看之下，已知這少年的技藝遠勝神鳳，但他仗着一身精湛內力，也並未眞的把神手放在眼內。

孰料神手師出名門，天賦更遠比神鳳强勝不知凡幾，穆淳業一時托大，不出三招，下顎已重重中了一拳，登時步樁不穩，狼狽地倒退五六步。

方寶玉大是高興，忍不住鼓掌叫道：「打得好！再來十拳八拳，最好把這廝滿嘴牙齒全都打掉！」

神手應聲道：「遵命。」

穆淳業原來有心在幫衆面前顯顯身手，怎也料不到這少年的武功，竟比那女娃兒强勝得多多，不出三招，便已下顎中拳，雖然傷勢並不如何嚴重，但面目無光，威嚴受損，那是更難忍受之事。

穆淳業大怒，一怒之下，再也不顧得什麼以大欺小，手中鐵槍狂舞一番，隨即挺槍怒刺神手。

神手年紀雖輕，但臨陣面對强敵，毫不慌亂。穆淳業雖然槍槍狠辣，攻擊有如排山倒海而至，但他鎮定如常，見招拆招，雖然赤手空拳，但在二三十招之內，仍是絲毫不見敗象。

方寶玉看得眉飛色舞，忖道：「常言有道：『强將手下無弱兵。』這神手聽我號令，爲老子顏

面而戰，居然威風凜凜，不比常山趙子龍遜色。」正在自我陶醉間，倏地左頰中拳，登時身如斷線風箏，直向後倒飛開去。

原來出其不意一拳重重打中方少爺者，並非別人，正是那個在賭坊輸得乾乾淨淨的胖漢。

這胖漢叫王順，在京師城中是個著名的惡棍，豈料在賭坊之中，給方寶玉殺得片甲不留，這一口氣如何能吞得下去？此際蘇州樓外形勢大亂，正好趁亂出手，重重一拳報却在賭坊戰敗之辱。

方寶玉吃了一拳，雖沒當場暈倒，却也給揍得天旋地轉，不禁又驚又怒，定睛一看，只見那滿臉痳子可惡之極的胖漢，正在得意洋洋地瞧着自己，而且還掄起雙拳，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過來。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側臉一瞧，只見神手正在激戰穆淳業，而神鳳姑娘也正給七八個黑衣漢子纏住，絕對無法過來施以援手。

眼見胖漢又再揮拳轟向自己的臉，驀地混亂中一人持棍飛撲而至，「砰」的一聲响，一根粗若人臂的大木棒已砸在胖漢王順的頭上。

這一棍打得極重，胖漢王順在全不提防之下，中個正着，登時慘呼連聲，回頭一望，只見一個肥肥白白的胖丫鬟，兀自雙手握着木棍，面青唇白地望着自己。

方寶玉一看見這白白胖胖的丫鬟，立刻歡呼狂叫，原來她正是小春。

胖漢王順吃了一棍，驚怒交集，正待撲擊報復，但早已頭破血流，尚未向小春撲到，人已咕咚一聲栽倒在地上。

但黑衣堂人多勢衆，胖漢王順只是給小春突襲才着了道兒，王順一倒下去，立時便有十幾個黑衣漢子舞刀揮棒，圍攻上來。

小春雖然勇猛，但她的武功僅比方少爺略勝一籌，就算手執粗大木棒，也是有等於無，如今兩人慘被圍困，勢必死無葬身之地。

但小春堪稱「女中豪傑」，甚至是「女中悍將」，雖然明知這一戰有敗無勝，仍然揮棒大喝：「殺！殺！殺！」

方寶玉睹狀，不禁大奇，忖道：「難道小春姑娘眞人不露相，手底下的武功比神手還厲害不成？」

豈料心念未已，小春的大木棒還沒沾到敵人的衣角，一個黑衣漢子的鐵棍已後發先至，一棍戳在小春的肚子上。

小春兀自大喝：「我不怕！」嘴裏不怕，心裏也不怕，但不害怕並不等於不敗。

她既無「神功護體」，又是「招架乏術」，如此中棍，嘴裏大叫大嚷有什麼用？

不等敵人再來一棍，小春已全身軟綿綿地向後栽了下去。

在小春姑娘背後的，並無他人，唯獨「鐵秤少俠」方寶玉而已。

有所謂當仁不讓，小春姑娘是爲了自己而身陷險境，方寶玉自當扶她一把才是。

方寶玉倒不是個沒種的傢伙，小春姑娘的身子甫向自己這邊倒下，他立刻就咬緊牙關，將她抱住。

看這小春姑娘也不怎麼重，跟胖太歲谷瘦影的老相好冷春花小姐相比，簡直是「小胖見大胖」，但如此小胖仰面壓將下來，也是份量十足，方少爺險些被她壓得人仰馬翻，陪她一起栽倒下去。

總算方少爺步樁夠穩，勉强之下仍能把小春的身體半抱半扶地支撐下來。但他抱住了小春姑娘，並不等於成功脫險，反而縛手縛脚，這一番連想溜之大吉也是不能了。

小春半昏半醒，她何嘗不明白，眼前的形勢，最是兇險不過，但她肚皮上狠狠中了一棍，全身虛軟乏力，更兼且疼得冷汗直冒，就算她願意拚掉這條性命來維護方少爺的安全，也是無能爲力。

就在此際，已有三個黑衣漢子掄刀揮棒，惡狠狠毫不留情地砸了過來。

這兩刀一棒，竟全都向方寶玉身上招呼。

方寶玉縱使沒有抱住小春姑娘，面對着這三名惡漢的狂襲，最大不了也就只有拚命逃跑的份兒，但此刻胖胖白白的小春姑娘在自己懷中，這就連想溜也溜不掉，此情此景，眞有「天亡我也」之感。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正當方寶玉方少爺危在旦夕，命懸一髮之際，忽然一人宛似飛將軍從天而降，又見寒光一閃，竟在電光石火間把三個黑衣漢子的腦袋全都砍掉下來。

「黑衣幫」中幫衆無不駭然，只見在方寶玉身邊，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金衣漢子。

這金衣漢子的手裏，握着一把金刀，刀鋒上並沒沾上半點鮮血，但昔才此人一刀便砍掉了三顆腦袋，却是人人親眼目睹的事。

方寶玉一見此人，不禁長長地吁一口氣。這個及時趕到力挽狂瀾之人，正是「金衣特使」趙鵬武。

方寶玉對趙鵬武雖沒仇恨，亦無過節，但總覺得此人金口金臉，看來渾身大不自在，要是能夠不見此人，自是不見爲妙。

對着這麼一個金口金臉的漢子，又怎比得上面對着嬌聲嚦嚦有如出谷黃鶯似的神鳳小姐？就算是拿小春姑娘與之相比，也是後者强勝此人千萬倍！

但在這危急之秋，趙鵬武這個「金衣使者」却是救命菩薩，此人一出刀，方少爺才總算臉上有點活人的氣息。

只聽見趙鵬武恭聲對方寶玉道：「屬下救駕來遲，令方少爺受驚，乞請方少爺降罪。」他可不是說說便算，竟然雙膝跪了下來，又把金刀自頭頂之上高高呈上，似乎就算方少爺用這把刀砍掉他的腦袋，他也絕對不會眉頭一皺。

方寶玉好不容易才把小春姑娘放在地上，見狀連忙回禮。

趙鵬武跪了下來，方寶玉也照跪如儀，道：「本少爺素來見慣大風浪大場面，這些黑衫兔崽子雖然可惡，但並沒把老子嚇得七葷八素，既沒嚇着，也就沒有受驚，既沒受驚，趙兄又何罪之有？請起！請起！」

趙鵬武却道：「主僕有別，請方少爺先起來。」

方寶玉一呆，道：「這倒不妨，我先站起，你再站起，咱們有什麼話說，都站起來之後再說。」

方寶玉甫站起，突覺形勢大變，定睛一看，只見那些黑衣漢子，全部變得像是鬥敗公雞，大部份更放下了兵刃，人人面面相覷，個個臉無血色。

再定睛一看，只見在蘇州樓的內內外外，不知何時竟出現了無數青衣漢子，這些青衣漢子人人都是雄赳赳的，而且每一道目光，都凌厲地瞪視着黑衣堂幫衆，顯然是衝着黑衣堂而來。

再看那「黑心黑槍客」穆淳業，他也不再跟神手纏鬥下去，只是臉色鐵青地站在蘇州樓門外，一言不發。

他不說話，方少爺要說的話可多着呢！

方寶玉嘿嘿一笑，昂首闊步上前，大聲叫道：「你怎麼不動手了？你不是一直都人多勢衆，很了不起很得意嗎？怎麼忽然像個死屍一樣，連嘴巴都僵硬起來？」

穆淳業「哼」聲道：「狐假虎威，算甚麼英雄好漢？」

方寶玉「唷」的一聲，道：「你在說我是個狐狸嗎？哈哈，承蒙閣下瞧得起，做狐狸又有甚麼不好？聽說武林中有不少成名前輩，都是以『狐』字作爲外號的，好像『崑崙金狐』、『天山飛狐』、『狐中狐』等等前輩，都以這個『狐』字爲榮，你存心抬舉在下，在下眞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啦！哈哈！哈哈哈！」

穆淳業「呸」一聲，忿然道：「你是小人得志，只怪老子今天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萬老員外的貴賓。」

神手陡地喝道：「既知方少爺是萬老員外府上的嬌客，你還敢在此猖狂！」

穆淳業縱聲狂笑，道：「大丈夫睥睨蒼生，拿得起便放得下，穆淳業今天就算在京師城內栽倒下去，也已過了數十載叱咤風雲的歲月，又何苦在爾等小輩跟前搖尾乞憐自滅威風！」

方寶玉聽了，不禁爲之一愕，忖道：「此人身陷重圍，但依然嘴硬骨氣硬，可不能算是個龜灰孫子！」

只聽見趙鵬武在背後說道：「方少爺，這姓穆的，以前是個江洋大盜，殺人不眨眼，作惡多端，這一次給咱們擒獲，就請方少爺發落。」

方寶玉道：「咱們是不是官差？」

趙鵬武一呆，隨即搖頭道：「不是。」

方寶玉道：「咱們既不是官差，又何苦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這姓穆的傢伙，就由得他滾蛋去罷！」衆人聽了，都是大爲詫異。

趙鵬武卻不理會方寶玉說些甚麼，只要是方少爺的命令，就遵照着辦，當下便對穆淳業道：「這裏的事就此一筆勾銷，你們走罷！」

穆淳業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趾高氣揚的黃毛小子，竟然有着如此莫大的權力，而且毫不爲難自己，說放人便放人。

這「黑心黑槍客」穆淳業雖然武功不弱，在這十年間更是功力突飛猛進，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昔才趙鵬武一刀砍掉三個黑衣幫衆的腦袋，這一手功力，顯然遠勝自己甚多，一旦動手火併，自己十成中最少輸了九成以上，絕無半點把握可言。

再說，即使撇開趙鵬武不提，就以一直跟自己纏鬥的少年來說，他年紀雖輕，但一身武功竟然不在自己之下，就算可以擊敗這少年，恐怕也在五百招之外始有勝望，但對方人數衆多，刻下形勢已是反客爲主，要是再鬥下去，也是有敗無勝之局。

但這浮滑少年方寶玉，卻網開一面，並沒窮追猛打，更下令趙鵬武放人，倒是始料不及之事。

然而，不管怎樣，黑衣堂這個觔斗是栽定了，穆淳業縱使逃出生天，此後，也休想再在京城之內揚威立萬。

但形勢比人强，穆淳業除了狠狠地撤退之外，又還能怎樣？

穆淳業走了，他走的時候，也不說甚麼「青山綠水，後會有期。」之類的廢話。

强敵敗退，方寶玉心境甚是愉快，回頭看看小春，只見她已無大礙，緩緩地站了起來。

方寶玉嘻嘻一笑，道：「小春，這蘇州樓的老闆，聽說就是你的姨丈，如今一見，果然佈置絕佳，不愧是小春的姨丈。」

這幾句拍馬屁之辭不倫不類，巓三倒四，但小春聽了，卻也心花怒放，忙道：「方少爺過譽啦。」

方寶玉又是嘻嘻一笑，道：「今天清早，我已喝了茶，但卻沒有喝酒，聽說這蘇州樓內有不少陳年佳釀，既然到此，那是一定要品嚐的。」

小春忙道：「難得方少爺有此興緻，便請內進。」

神鳳、神手、小春、趙鵬武等，均以方少爺馬首是瞻，方少爺說要進去喝酒，大夥兒自是隨後相件，奉陪到底。

方寶玉心中大樂，忖道：「想不到老子到了京城，運氣大轉，竟能呼風喚雨，更兼賭運亨通，手風大旺，把那混帳的胖子殺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眞乃人生大樂之事也！」

但在興高采烈之餘，卻又不免想起一個人來。

那人正是把他帶到京師，並揚言在一個月之後把他閹掉的「白眉太監」冷森嚴！

一想到此人此事，方少爺自是不免眉頭大皺，暗暗罵道：「這可惡的閹賊，最好上天保佑，保佑這閹賊在這個月之內，給仇家千刀萬剮，砍成肉醬！」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必如此轟烈，只要有人一刀也好，一劍一槍也好，只消把這白眉閹賊一招便殺了，也是一樣的。

但在這一個月之內，又有誰會殺得了冷森嚴？

想來想去，一個月後，冷森嚴還是會精神奕奕地再找自己，先把自己一刀閹掉，然後送到皇帝左右去做個小太監。

幸好這是一個月以後的事，那麼，自己最少也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風流快活。

正在左右思量間，忽然聽得外面一聲霹靂巨響，原本好好的天氣，忽然響起一個焦雷。

不久，便下起一場傾盆大雨。

方寶玉望向蘇州樓外，只見黃豆般大小雨點，劈劈啪啪下個不亦樂乎，神鳳在他旁邊笑道：「大雨天，留客天，方少爺今天就在這裏多喝兩杯美酒罷。」

方寶玉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不……」說到這裏，忽然嘴巴僵硬，兩眼凸出，連酒杯裏的酒也傾瀉出來。

那是因爲他瞧見街上有一個人。

這一個人，手裏撐着一把黃油紙傘，正在輕輕仰着臉望着大雨滂沱的天空。

在方寶玉眼中，這人的臉龐，彷彿是朦朦朧朧的。但世間上只有朦朦朧朧的眼，決不會有朦朦朧朧的臉龐，所以，朦朦朧朧的，其實只是方寶玉的眼睛，並不是這個人的臉龐。

這個人的臉龐，很清麗，很甜美，沒有任何文字能形容她的氣質，只能夠用眼睛去看，用心去看，甚至是在做夢的時候再看，才能看得眞切，看得明白。

但偏偏方寶玉的眼睛卻在這時候朦朦朧朧起來，所以他看見的，是一張朦朦朧朧的臉龐。

也許，朦朦朧朧的也並不是方寶玉的眼睛，而是因爲老天爺在這個時候下起大雨，是那些「過份的雨點」阻隔了方少爺，因此甚麼東西看起來都是朦朦朧朧的。

但儘管那只是一張朦朦朧朧的臉，方寶玉卻還是看得十分眞切。

這個人，決不會是別人，她就是阿蓉姑娘！

「阿蓉！」方寶玉很想把這兩個字由心坎裏大叫出來，可是，他只張大了嘴巴，但卻沒有把「阿蓉」這個名字大聲叫出。

從這欄杆上往大街一跳，其實並不很高，只有兩三丈左右。

要是方寶玉有一身高明的輕功，那不必猶豫，三下五去二跳將下去可也。

可惜揚州方少爺大器未成，將來也許會練成天下無敵的武功，以至無人能及的第一流輕功，但目前嘛，天氣十分惡劣，方少爺的武功以及輕功也十分惡劣，要是就此跳將下去，輕則折斷七八根骨頭，重則一命嗚呼就此了賬，以後再也不必爲了這些「殺死人」的俏姑娘頭暈轉向，心煩意亂了。

權衡利害，方寶玉只好叫了一聲：「他媽的！」然後轉身撲向樓梯，快步下樓，務須把阿蓉那張朦朦朧朧的俏臉看個清清楚楚！

衆人莫名其妙，小春更是呆楞楞地望住方少爺的背影，竟似是瞧得癡了。

且說方寶玉匆匆搶出大街，雖然黃豆般大小的雨點瘋狂地自天空直潑下來，但他只顧跟阿蓉姑娘見面，別說這是雨水，便是狗糞迎頭灑下，也是絕不理會的。

以方寶玉的腳步而論，已可算是速度驚人，他未曾由樓梯滾跌得頭破血流，已算是他老人家「好彩數」。

可是，當他走到大街的時候，佳人的俏影已不見了！

方寶玉左顧右盼，找不着。

他向長街左邊方向疾衝幾十步，見原本十分繁鬧的街道，已因爲這場大雨變得冷冷清清，那裏找得着阿蓉姑娘的蹤影？

左邊方向找不着，方寶玉隨即向右邊方向狂奔，可是，還是看不見阿蓉姑娘。

方寶玉心中苦惱，突然雙臂向橫一伸，大喝道：「苦煞我也！」

他在不久之前，也曾如此般大喝一聲，橫伸雙臂，結果誤打誤撞，左拳「砰」然一聲轟中了小春胖胖白白的臉。

這一次，他在大街上故態復萌，又復一聲大喝，同時橫伸雙臂。

眞是無巧不成書，這一次方少爺再展雙臂，雖然左拳並未擊中任何物事，但右拳卻又再「砰」的一聲，轟在一人的臉上！

方寶玉怔住，轉身一望，赫然看見有人捂着鼻子，神情驚詫地望住自己。

方少爺定睛一看，陡地呆住。

原來他這一次又再橫伸雙臂，一拳誤打誤撞轟中了一個人的臉，而且中拳之人，又是那個胖胖白白的侍婢小春。

方寶玉望住她，她也望住方寶玉，兩人的眼神，都是同樣的說不出的詫異。

過了片刻，首先開腔的還是小春，她訕訕地說道：「下着大雨，方少爺又沒帶雨傘，我……我是送雨傘給你來的。」

方寶玉一怔，道：「那麼……雨傘呢？」

小春道：「急切間，我……我找不着。」

方寶玉道：「既然找不着雨傘，你送甚麼給我擋雨？」

小春仍然捂着鼻子，道：「我……我跑出來，原是想向你稟告，說……說我找不到雨傘，該罰得很。」

方寶玉道：「我又打了你一拳，就當作罰了你，如何？」

小春道：「當然很好……但方少爺要是認爲罰得不夠，還可以再打拳。」

方寶玉拉開了她的手，只見她那胖胖白白的臉龐上，早已鮮血淋漓，顯然這一拳揍得不輕。

方寶玉皺着眉，道：「要是每天都給我打一拳，你這張臉非要變成爛茄子不可。」

小春道：「奴婢甘願受罰！」

方寶玉道：「你連雨傘都找不到，那是應該重重懲罰的，但罰了後，非要塗些鹽、糖、醬、醋不可。」

小春一怔：「塗上這些東西幹嗎？」

方寶玉道：「若不塗些醬料油鹽，如何能吃？」

小春大爲詫異：「方少爺，你眞的要把我吃掉嗎？」

方寶玉道：「那得要嚐試嚐試味道如何才能決定！」不管三九二十七，九九八十一，伸手拉着小春胖胖白白的手，匆匆折回蘇州樓去。

回到蘇州樓，早已有人準備好了金創藥，按照常理，方少爺是一定要親手爲小春敷藥，順便摸摸捏捏她那胖胖白白的俏臉的，無奈神鳳小姐在旁怔怔地瞧着，他可不怎樣好意思亂來一頓，只好把這任務交給了神鳳。

雨勢還是很大，方寶玉全身也已濕透，但他還是走到欄杆旁邊，俯首望向街中。

阿蓉姑娘來了，但又不見了，她的臉龐在方寶玉的腦海中，有時候清清楚楚，但有時候又朦朦朧朧，若不是他兩次橫伸雙臂均轟中小春的臉，恐怕他又會大喝一聲，然後把雙臂再度橫伸可也。

阿蓉姑娘芳踪杳然，方寶玉縱有重重心事，又能向誰人傾訴？一想及此，不禁又想起了前後左右這位「前後大哥」來。

方寶玉心想：「前後大哥雖則半瘋不癲，但對我這個小兄弟實在不錯。他曾經說得很清楚，阿蓉姑娘是鉈，老子方少俠是秤，公不離婆，秤不離鉈，可是，老子情場失意之極，這個鼻子如鉈的絕色佳人，總是遠遠避開老子這位鐵秤少俠，眞是天意弄人，可悲可嘆之至……唉，再說，前後大哥忽然在酒家中神秘消失，多半已遭白眉閹賊的毒手，以後什麼鉈鉈秤秤，秤秤鉈鉈，不提也罷！」

想起前後左右在患病中神秘消失，極可能已給「白眉太監」令森嚴幹掉，不禁心情大壞，忽然想喝酒來解箇中悶。

他正想大叫一聲：「拿酒來！」但尚未叫出口，突覺眼前一亮，一個如花似玉，嬌麗無比的美人兒已站在自己面前。

方寶玉不禁「啊呀」的叫了出來，在這剎那間，他又以爲自己的眼睛朦朦朧朧，看錯了人。

但眼前這個美人兒，若不是那個阿蓉姑娘，却又是誰？而且，在蘇州樓之內，並無大雨阻擋，她這張舉世無雙的俏臉，已清清楚楚地呈現在自己眼前，怎麼說也不可能會是弄錯了。

但她神出兒沒，倏然從茶館閃身溜出，忽爾又撐着傘子在街中仰首張望，不到片刻間工夫，竟活色生香地站在自己面前，眞令揚州少爺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只聽見阿蓉清脆嬌柔的聲音突然響起，她道：「少爺，久違啦！」

方寶玉一聽這聲音，登時渾身酥軟，險些兒身子也站立不穩。

他連忙彎腰賠禮，笑道：「不久！不久！」如此答話，不倫不類之至。

只見在阿蓉旁邊，左有神鳳，右有神手，後面更站着一個面容冷漠，金口金臉的金衣漢子趙鵬武，人人仿似面臨大敵，目不轉睛地瞧着阿蓉。

只聽神鳳到此刻才開口說道：「這位阿蓉姑娘說有極重要的事情，必須和方少爺面談。」

方寶玉「哦」的一聲，迭聲道：「很好！很好！很好！」

神鳳一楞間，阿蓉已向方寶玉走近一步，說道：「方少爺，這件重要的事，我只能對你一個人說。」

方寶玉如接軍令，立刻大聲道：「遵命！」

神鳳又是一怔，尚未開口，方寶玉已連連揮手，道：「都給我退開去，這位阿蓉姑娘是我的好朋友，好……好知己……她有秘密的……事情要跟我單獨談談，各位請借一借步。」

神鳳、神手互望一眼，又回頭望向趙鵬武。

豈料趙鵬武早已掉頭遠遠離去。

方寶玉心中大讚：「這廝看來金口金臉，却也並非不通人性，很好，很不錯！辣塊媽媽硬是要得！」

阿蓉、神手見趙鵬武已走，也就不再逗留，雙雙退了下去。

衆人一退，阿蓉的神情更是凝重。她對方寶玉說道：「此事關係重大，請方少爺附耳過來。」說着，急切地向他招了招手。

方寶玉見她神情凝重，當下也收斂心神，沉聲道：「既然此事不可傳入他耳，本少爺唯有側耳傾聽便是。」要是換上別人，他未必便會如此恭順，比方說對方是個臭氣滿身的叫化子，什麼「附耳過來」、「側耳傾聽」，那是一定休想的。

但如今眼前之人，却是如花似玉、巧笑倩兮的阿蓉姑娘，雖則她此際神情凝重，並無「巧笑」，但那清麗脫俗，舉世無雙的容貌，仍然深深吸引着方少爺，別說是「附耳過來」，便是叫他跪將過來，叩拜過來，方少爺也是務必照辦的。

方寶玉不但「附耳」過去，甚至簡直是整個人都「附」過去，最好自己一個站樁不穩，倒臥在美人懷中，更是妙哉！妙矣！

但他尚未「站樁不穩」，已聽見阿蓉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我奉了陳公子之命，要把你送上西天。」說完之後，右手忽然亮出了一把黃金短劍，「颯」的一聲便向方寶玉小腹上直戳了下去！

方寶玉「啊呀」一聲，當場中劍，仰身向後便倒。

雖然中劍，肚子又疼又涼，但方寶玉竟然還能笑得出來。他笑道：「果然不出山人所料，妳……妳……果然是來謀殺親夫的！」

阿蓉一劍刺中了方寶玉，見他滿身鮮血仍然嘴巴不饒人，更討自己的便宜，不禁又羞又惱，揮劍又再刺向方寶玉胸膛。

但不等她這一劍刺過來，方寶玉已整個人自欄杆倒跌出去，當阿蓉一劍刺出之後，方寶玉已直墮下去，接着「砰」然一聲倒臥在天階之上，動也不動。

突發事變，神鳳、神手姊弟早已雙雙撲了回來，神鳳首先喝道：「誰敢行刺方少爺！」

神手接着叫道：「她要逃走，別放過她！」

阿蓉一劍得手，又見方寶玉自兩三丈高的露台上直墮下去，料想這可惡的東西多半已見閻王去了，當下也不想停留，身形疾標直向東方飛躍，其勢疾快如箭。

神鳳、神手兩人互望一眼，神手繼續追前，神鳳却跳過欄杆，直跳往方寶玉身邊。

「方少爺，你怎麼了？」神鳳驚惶地叫道：「都是屬下無能，未能好好保護你的安全。」

方寶玉却緊閉着眼睛，臉如紙白，看來就像個死人一樣。

正當神鳳手足無措之際，趙鵬武已閃電般搶前，也不說話，抱起方寶玉向外便走。

神鳳登時省悟，急急叫道：「趙爺，瞧他的傷勢，除了任大夫之外，再也沒有人能救得了。」

趙鵬武並未回應，只是在大雨中抱着方寶玉向大街北方疾馳出去，其輕功之矯捷，尤遠在阿蓉之上。

且說神手窮追阿蓉，兩人輕功原在伯仲之間，但阿蓉刺殺方寶玉後，心神動盪，正是慌不擇路，不到片刻，竟奔向一條死胡同中。

神手喝道：「你跑不了！」

阿蓉驀然回首，冷冷道：「就憑你這小子，又還能把我怎樣？」

神手冷冷一笑，道：「是非曲直，請姑娘跟我回去大家評評道理。」

阿蓉道：「你要拿我，就得看看你的本事有多大。」手腕一抖，黃金短劍勢挾勁風，逕撲神手前胸。神手身影急閃，身隨意轉，阿蓉的黃金短劍招式雖快，但他東閃西避之下，阿蓉一連十數劍攻了出去，卻還是未能觸及他一片衣角。

轉瞬間阿蓉已攻了三十餘招，死胡同內雖然地方狹窄，但神手仍能從容地閃開阿蓉的劍招。

阿蓉忍不住嬌喝道：「你只顧閃躲，算甚麼英雄好漢？」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陶克可以棄官不幹，但也不能同捻匪搞在一起，只因一時不察，才跟屠萬山來到此地，他要想辦法帶兄弟四人先離開，却又捨不得紅紅，她是誠意跟他過日子的。他徵得屠萬山同意，只幫忙弄到三水幫的銀子船，便離開此地。這年頭捻匪已經快絕跡了，陶克那裡會想到，江湖其實比軍中更黑暗，更加無天理……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見財起盜心　措辭作掩飾

五人中有兩個大漢提燈籠，另外一個好像是三合院的那位管事的。走在後面是兩個姑娘，正是唱墜子戲的春香與冬梅。

五個人奔到林子邊，那個管事的把燈光照上四個抬轎的仔細看。

「好狠啊，一刀要命啊！」

這時春香開口，道：「你看他們四個人，衣衫不整，對我們動粗想非禮，被那用棒的漢子打死，你們看，這該怎麼辦？」

有個提燈的漢子對那管事的道：「秦爺，這件事情咱們得稟告二當家才對。」

另一提燈的卻又道：「我看還是去報官，就說那玩棒的傢伙亂殺人。」

姓秦的直搖頭，道：「這是什麼時候了，能給二當家添麻煩嗎？」

姓秦的抬頭看看林子裡，又道：「回去再叫兩個伙計來，弄個大坑把他們埋掉算了，神不知鬼不覺的有人問起來咱們就裝做不知道。」

眞是好主意，免得惹麻煩。

只見兩個提燈籠的匆匆回去叫人拿鋤頭了，這姓秦的卻走到兩個姑娘面前來。

「姑娘，我秦老九不是豬。」

「大爺，妳這話……」

「姑娘，他們肚子上中的刀有問題。」

「我們看見他們是死在那個玩棒人的手上呀！」

「不會那麼巧，四個人的中刀部位都是在左脅近心口處，是嗎？」

春香道：「我們不懂呀！」

「咻！」

姓秦的拔出一把尖刀，刀長一尺半，很尖，他逼近春香姑娘，冷冷的道：「反正他們已經死了，妳們還活著，我就不放心了。」

冬梅尖聲道：「你要殺我們？」

「妳們不能活。」

「殺我們滅口？」

「對了，剛才我曾說過，把妳們埋在一起，神不知鬼不覺，我才能放心。」

兩個姑娘往後退，秦老九的刀劃空而至。

「噹！」

只見冷焰迸濺，春香的身子飄然側閃。

「嗯哼，果然猜中了，原來是妳們下的毒手。」

冬梅道：「春姐，他好奸詐。」

春香道：「這傢伙的刀有份量。」

秦老九嘿嘿笑了。

「兩個不知死活的丫頭，秦老九在道上翻滾二十年，上刀山猶似走平地，妳們吃了熊心豹子膽，殺人殺到秦老九的家門前了。」

春香道：「秦九爺，不是我們嗜殺人，是他們四個想在這山野欺侮我姐妹呀！」

秦老九怒叱道：「壓一壓妳們也少不了你們身上一塊肉，也夠得妳們殺人吶？」

他又是一聲冷笑，道：「妳們剛才還不是陪著兩位爺們在床上開了葷，他娘的，這時候妳們又貞節了。」

春香道：「那也要我們高興，秦九爺，妳若放我們一馬，這檔子事我們不對人去提。」

秦老九道：「提？提什麼？人是妳們殺的，妳們還敢對人提？」

冬梅道：「那就放我們走吧！」

秦老九哈哈一聲笑，道：「兩位姑娘，只可惜妳們知道得太多了。」

春香道：「如此說來，你是不放我們了？」

秦老九道：「不錯！」

春香道：「好，那麼，你出刀吧！」

秦老九一刀指向春香，中途挫腰猛一旋，尖刀那麼快的就到了冬梅面前。

冬梅「呼」的一聲疾以手上彎刀擋。

「噹！」

「啊！」

冬梅出刀匆忙，彎刀生生被尖刀打落，她猴叫著忙往一邊閃，姓秦的回身又是一刀殺，春香的彎刀迎上去。

「噹！」

兩刀相撞又互挑中，秦老九暴起一腳踢過去，「咚」的一聲，冬梅隨聲而倒。

冬梅又是一聲叫，秦老九的尖刀已往冬梅的胸前直刺過去。

姓秦的眞老道，出刀十分乾淨俐落，顯然殺手級的人物。

「噹！」

斜刺裡，一團人影飛到，尖刀被人架開了。

「誰？」

「嗨，別管誰了，你一個大男人殺姑娘，尤其是這麼年輕的姑娘。」

「你是誰？」

「你看我是誰？」

這人把棒子在手上旋了幾下，臉色繃得緊。

秦老九只一個瞧，不由得嘿嘿笑了。

「我道是誰，原來你眞的來了。」

「我早就來了。」

「你姓陶？」

「不錯。」

「你幹得好。」

「我幹我應該幹的。」

「聽說你的棒子上面有名堂。」

「也許是吧！」

「三江地方你立了萬兒了。」

「我也有些無奈。」

「你已驚動所有三水幫了。」

「我說過，我無奈。」

秦老九哈哈笑了。

陶克只一看姓秦的出刀，便知這人是玩刀行家，在這種人面前，陶克永遠保持高度警覺。

這時候，春香與冬梅已拾起自己的刀站在一邊不走了，她們心中的英雄在此，倒要看看這一場龍虎鬥了。

秦老九忽然臉色一寒，道：「姓陶的，你知道當今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嗎？」

陶克淡淡的道：「一定不少。」

秦老九道：「多如過江之鯽了。」

陶克道：「我相信，只不過若想取我性命，那得憑藉些什麼。」

秦老九道：「還聽說你們有五個人，另外四個呢？不會躲起來了吧！」

陶克道：「你去猜吧！」

秦老九道：「你的武功，我秦老九心儀已久了，難得有此良機，姓陶的，咱們再是多言，豈不多餘？」

陶克道：「我有同感。」

他才把話說完，好一道流電奔來，秦老九的移動，幾乎就是沒有動似的。

「殺！」陶克一聲吼。

「噹！」

「咚！」

「啊！」

陶克的棒子從秦老九的頭上閃過的時候，秦老九的身子已往外急偏。

秦老九一手在揉著頭，他這才明白，如果一刀走空，棒子就會挨上。

他用力的搖搖頭，咬牙道：「你果然有一套。」

陶克道：「你又猜對了。」

秦老九暗中咬咬牙，忽然騰身而上，他的左手去抓敵人的棒子，右手尖刀仍在他的右前方，光景他準備左邊挨棒，換取右邊出刀的機會了。

然而，陶克早就洞悉他的陰招，右手上的棒子照打上去，只不過他打了一半，忽然棒子的後端變了前端，「咚」的一聲，敲在敵人的手腕上，生生把秦老九的尖刀打落地上。

秦老九一個暴旋身，就要拔腿逃，不料，黑暗中突然一把短刀飛來，「颼」的一聲扎在秦老九的肚子上。

「唔！」

「轟！」秦老九重重的摔在地

上，他抬頭，仰面，雙目忿怒。

於是，春香過來了，她輕盈的把身子彎下來，伸手在秦老九的肚子上拔出自己的小彎刀，秦老九肚皮立刻一股鮮血往外流。

秦老九道：「妳……們……」

春香道：「我們不受人欺侮。」

秦老九斜眼看著陶克，道：「你……」鮮血自他的指縫外溢，春香的彎刀至少深入一寸深。

陶克道：「我說過，想取我命的人，那得憑藉些什麼才行，你不行。」

秦老九咬牙，道：「我……饒不了你。」

陶克道：「那是以後的事。」

這時冬瓜唐與常在山奔過來了。

常在山道：「大哥，你不打算要他的命？」

冬瓜唐道：「放虎歸山吶！」

陶克道：「他不是虎，虎是不會侍候人的。」

冬瓜唐道：「大哥，你……」

陶克道：「不用說了。」

他轉身就往山道走。

春香與冬梅便立刻跟上了。

陶克回頭看，見常在山與冬瓜唐走後面，便低聲的道：「二位姑娘，妳們不是唱墜子戲的？」

春香哈哈笑道：「小時候學過。」

「如今卻用上了。」

「混口飯吃嘛，陶爺！」

陶克一怔，道：「妳們知道我姓陶？」

「三江地方都知道呀！」

陶克一笑，道：「那麼姑娘，我說個人的名字，不知妳二位知不知道。」

「你說！」

另一邊，冬梅也巧笑一聲，道：「什麼人呀？」

陶克道：「屠堡主，屠萬山屠堡主。」

兩個姑娘彼此望，誰也沒開口。

陶克立刻又道：「屠堡主離此不過二天腳程，他住在桐柏山裡面。」

兩個姑娘忽然笑起來了。

這二人眞激動，雙雙去抱陶克了。

陶克急忙左右晃，笑道：「別抱了，快走吧！」

春香笑瞇瞇的道：「眞好，原來你也加入我們一夥了，太好了！」

冬梅笑道：「你是怎麼知道，屠堡主就是我們頭兒的？」

陶克道：「妳二人的刀法，當然，還有妳們帶的彎刀，我一眼便看出，很像屠堡主手下的兵器。」

春香道：「你果然很細心，武功又好，人又細心，難怪三江地方你出名。」

陶克道：「別捧我了，倒是快告訴我，那座三合院是誰的宅子？」

他仍然防著兩個姑娘往他的身上靠。

冬瓜唐也加上一句：「還有那個紅臉大漢，他又是何方神聖？」

春香哈哈大笑了。

冬梅還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笑著，春香道：「這麼說來，你們也看到我姐妹陪那兩個殺手睡覺了？」

陶克道：「我們應該誠實說嗎？」

春香道：「誠實的人總是惹人喜歡的。」

陶克道：「我們看到了。」

冬梅道：「那也是我們的工作。」

常在山道：「很辛苦的工作。」

冬梅瞟他一眼不開口。

春香道：「我們有目的有計劃，陶爺，既然咱們一家人，我的話你應該知道是實情。」

陶克道：「我相信。」

春香道：「我們進入那個三合院，就是想知道他們何許人也。」

陶克急問：「知道了？」

春香道：「是的，那個紅臉大漢乃是三水幫二當家，他叫司馬長風，剛才重傷的乃是司馬長風貼身侍衛，也是總管這座三合院的，那是司馬長風的山間別墅。」

陶克點頭道：「啊，三水幫爭權奪利要起內鬨了。」

春香道：「酒席間聽出他們的計劃，我姐妹只得陪陪那兩人上床，這……就是工作。」

陶克心頭一震。

屠萬山找來的姑娘都美，卻也被他訓練得忠心不二，一個個甘願爲他拚命，難道紅紅她們五人只是爲了拴住他兄弟五人的心？」這不能不令陶克對紅紅產生猜疑。

他在想，女人心海底針，是捉摸不出來的啊！

五人奔到一條小河岸，陶克問春香道：「妳們可曾知道，三合院的人要如何對三水幫下手？」

春香道：「他們在等機會，準備著直接對付三水幫幫主封大年。」

陶克又問：「屠堡主又怎麼的策劃？」

春香笑道：「目標不是幫主寶座。」

「三水幫的銀子船，是嗎？」

「嘻……你應該知道嘛！」

陶克道：「屠堡主有不少人潛在三江地方了？」

春香道：「有聯絡的我知道二十多個吧！」

陶克道：「好，妳們回去吧，我們還得跟踪三合院那批人，再見了。」

春香走上前，她對陶克道：「別把我們當成壞女人，我們不是。」

「妳們爲了工作。」

「是的，我們的宗旨，工作第一。」

冬梅解釋著，道：「可恨轎夫想佔我姐妹便宜，我們又不在他們身上工作，所以他們只有死。」

春香道：「我姐妹謝謝你的出手，要不然我們打不過姓秦的那人。」

陶克道：「小事一樁，不必掛在心上。」

不料春香身子一挺，就在陶克的面頰上香了一下。

她姐妹轉身而去。

陶克怔怔的道：「眞江湖兒女也。」

冬瓜唐卻搖頭道：「她們不是江湖兒女，大哥，莫忘了，她們是屠萬山的人，屠萬山是幹什麼的！」

常在山道：「大哥，我就一直糊塗，你爲什麼要放了那個叫秦老九的傢伙。」

冬瓜唐道：「是呀，大哥爲什麼把咱們的敵人放走？他還要宰你。」

陶克一笑，道：「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試想這姓秦的能同『四山八怪』攪在一起，那就是同三水幫有過節，如今更知道他是三水幫二當家的人，就更應該放了他，因爲這樣可以增加反對封大年的實力，等他們大火併之後，咱們再下手便容易了。」

他此言一出，冬瓜唐與常在山二人也點頭。

不錯，多一個秦老九，就多了一個搏殺的力量，此消彼長的原則之下，又何必此刻把姓秦的殺死？

陶克三人一路往山林中走。

* * *

毛汾水與成石二人來到江岸邊，毛汾水的那條破小船，就好像一個缺胳臂少腿的人似的，破破爛爛的只有船底沒有洞。

能漂就是船，兩個人在柳林下面解開繩子，那毛汾水站在船尾搖著櫓，成石便在艙門口做飯了。

兩個人買了米糧肉塊，成石把肉切碎，摻在米鍋裡煮起來了。

這還眞方便，煮熟了飯菜全有了。

煮熟了他二人也吃不成了，因爲……

毛汾水發現三條快船撞來了。

「兄弟，你準備……」

成石尚未發覺情況危險，道：「準備什麼？」

「三水幫的船來了。」

成石抬頭看，道：「找來又怎樣？」

「他們要撞船。」

「撞船？」

「不錯！」毛汾水在江面上拚命的搖櫓，又道：「三條快船上至少有個人咱們認識。」

成石道：「在那兒？」

「右面那條船頭上。」

成石手搭眉頭望過去。

「他娘的，那不是『江上鷹』戈干嗎？」

毛汾水道：「所以我們要快靠岸。」

成石道：「三哥，怕他個鳥，咱們船上一樣幹。」

毛汾水道：「兄弟呀，好漢架不住人多，何況又在江面上，單只一個姓戈的就夠嗆的，還有另外兩條快船上的人，三條船加起來就是二十一個人，這時候逞英雄就是豬，咱們不當豬。」

毛汾水邊說邊搖船，三條快船卻越發的近了。

果然，快船上傳來嘿嘿笑。

「奶奶的，老子們鳥上逮虱，看你小子往蛋上跑。」

這話好像吃定了的。

成石回罵：「你娘的，姓戈的，有種岸上比高下。」

戈干冷哼道：「有本事什麼地方也一樣，別跑哇，我說兒，你們跑不掉了。」

另一快船上傳來吼聲如雷，道：「戈兄，是不是正點子呀！」

戈干回應道：「石兄，雖非正點子，卻也是五人中的兩個呀！」

另一快船上高聲道：「那就有收穫，三面包抄先撞船，然後下網捉活的。」

「朱兄，你往斜攔過去。」

那快船上是個黑大漢，他也高聲道：「你把船迎他的船頭，不能叫他們頂上岸。」

三艘快船上各有七個大漢，這些人拚命的划，用力的搖，便帆也漲滿了。

這光景很明顯，戈干他們決心抓活人了。

毛汾水只一見這形勢，今天怕是凶多吉少不得了。

他想著，陶大哥他們都不在，成石小弟跟著來，萬一出了差錯，這一輩子都難過。

左思右想，成石卻開了腔。

「三哥，別費力氣了。」

「怎麼說？」

「幹啦！」

「明知非敵手呀！」

「殺一個夠本，殺兩個有得賺。」

毛汾水道：「我還是以爲能逃就逃的好。」

「逃不掉了。」

「我盡力。」

成石道：「等三哥力氣放盡，再想拚命就只有等挨刀子了。」

毛汾水道：「兄弟，咱們得細商量。」

成石已拔刀在手，道：「已經沒時間考慮了，三哥，置之死地而後生吧！」

毛汾水抛下櫓不搖了，他抓了幾口肉飯吃著，就等三條船往這裡撞來了。

毛汾水也把鋼刀握在手上了。

「兄弟，你可會記得咱們兄弟們聯手之事？」

「記得！」

「那好，咱們等他們的船撞上來，跳上去就砍人，大師的刀法施出來，交叉掩護，出刀狠宰，咱們這是保命，也是被逼的。」

成石重重的點頭，道：「不錯，也是生死之搏。」

兩個人低頭抓飯吃，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小船隨波流，先是，戈干的快船頂過來了。

「轟！」

「卡！卡卡！」

果然，小船破碎了。

毛汾水還眞心痛，這些年來，小船就是他的家，吃喝拉睡均在此，如今解體了。

毛汾水與成石二人暴吼一聲如飛虎一般。

「殺！」

只見兩把鋼刀對準手持分水刺的戈干怒砍過去了。

戈干見二人來勢猛，一挫身退到船中央，他把分水刺一指，大喝一聲：「給我殺！」

嚄！只聽「刷」的一聲響，先是大帆落下了，船上六個大漢揮刀便砍。

毛汾水與成石聯在一起不分離，一個殺一個阻，交互支援得天衣無縫，一時間誰也奈何不了誰。

「咚」的一聲船身動，另一條快船也到了。

姓石的舉著長把魚叉奔來了。

戈干一看大喜，他厲吼一聲：「退下！」

六個大漢退兩頭，戈干對著毛汾水冷厲的笑了。

另一邊，石堅舉著長叉怒視著成石在緊眉頭。

「娘的，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娃兒。」

成石今年十八歲，他又是娃娃臉，難怪石堅皺著眉頭。

成石卻沉聲道：「老小子，我的刀不年輕。」

戈干提醒石堅道：「石兄，千萬別小覷那小子，他下刀夠狠吶。」

毛汾水道：「姓戈的，你們是怎麼知道我們來江面上了？」

戈干哈哈一笑，道：「就是你的船，嘿嘿嘿，老子們江上找你們，有人說那條小船是你的，哈……」

夠了，毛汾水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　＊　＊

這時候毛汾水發覺已被三艘快船包圍起來了，自己這邊兩個人，敵人却有二十一，他知道今天好像大限要到了，生與死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他示意小弟成石，兄弟二人揮刀殺上去了！

石堅發現成石來得猛，魚叉左右撥又扎，另一邊快船上站立着中年壯漢朱貴，一張魚網直擺動，光景就要套住毛汾水的身上了。

毛汾水見三丈長鈎對他虎視眈眈，他與成石搶站在戈干這條快船上，除了抱必死之決心外，其情勢很明顯，最後必然重傷被擒。

毛汾水一邊殺一邊想，爲什麼不趁還有力量的時候趕快往水中遁走？

水遁是唯一有生望的一條可行之路。

他心念及此，暗中低聲對背後搏殺的成石，道：「兄弟，我說走，咱們一齊往水中躍，你往東我往西，水下見人就一刀殺。」

成石咬牙直點頭。

那毛汾水大吼一聲：「殺！」

成石立刻隨之也應了一聲「殺！」

兄弟二人抖手就是二十四刀揮過去，那毛汾水便在這時暴吼一聲：「走！」

「走」字起處，傳來兩聲「花啦」水響。

毛汾水進入水中直往江底潛，那麼深的江，他一躍就潛到江底。

「快，水中捉活的！」

戈干站着，就是三條快船上十八大漢紛紛往水中跳，一時間江面好像在翻騰。

東面快船上站着朱貴，只見他雙手用力在抖網繩，看情形他有斬穫。

果然，朱貴吃吃冷笑了。

戈干急問：「朱兄，怎麼樣？」

朱貴道：「娘的，被我網住了，哈……」

石堅抖着手上魚叉，道：「快快拖上水面，我這裡給他一魚叉。」

朱貴搖頭，道：「不，咱們活捉。」

他心中另有想法，如果石堅用魚叉，那麼，活捉的水中之人，功勞就是兩個人的，這種事情他是不會幹的。

戈干就想不到這些，他急叫：「朱兄，還是先把這小子弄傷，免得他上來再反抗。」

朱貴才不會上這種當。

他嘿嘿笑着：「你們看我的。」

只見他把手中銀絲魚網左右擺又抖，便也抖得水面下起漩渦。

於是，朱貴哈哈笑着這才用力把魚網拉向水面，嚄，魚網中果然被他網住成石了。

成石的刀還握在手中，但他一動也動不了，就如同一條再大的魚，一旦被網住，其力量再大，也難以掙脫。

成石不是魚，但他在掙扎中着實喝了不少海水，如今已是半昏迷了。

朱貴把成石拖上船，踢落成石手中刀，又拿蔴繩把成石來一個四馬倒鑽蹄綑牢，三個人就是劈哩吧啦一頓揍，便成石肚子裡喝的江水，也被三人踢出口來了！

成石睜開眼就罵，而且罵不絕口。

另外十八個下水的三水幫大漢，這些水中抓人的，忽上忽下，左右前後不停的潛，可就是沒有發現毛汾水的踪影，看上去倒像是在游水似的！

戈干等了一陣子，他火大了。

「出來了，娘的，眞是一羣飯桶。」

水中大漢們一個個的爬上船，大伙聳肩直喘氣，可就沒有一個開口的。

這年頭，罵人飯桶的人，讓人覺得他本人有能耐，因爲別人是飯桶，如果他也是飯桶，就不會罵別人飯桶，其實這種人才是眞正飯桶，否則又怎會被敵人溜掉！

毛汾水就從江底溜上岸了。

快船上傳來成石的哈哈笑。

朱貴一掌打得成石吐血，但成石仍然笑……他口角溢血還笑。

「你娘的，等一等你就笑不出來了，你笑吧！」

成石不開口，那笑意很逗人，叫人看了便知道他是打從心裡在高興。

戈干的分水刺點在成石的心口上，咬牙道：「小子，快說，你們之中那個姓陶的躲在什麼地方？」

成石吃吃笑，光景他只會笑。

戈干的分水刺尖已扎入成石的肉中了，鮮血在流，比他口角溢出的血還多，還紅，但成石眉頭也不皺，他仍然在吃吃的笑。

戈干幾乎忍不住憤怒的一刺刺死成石。

朱貴吃吃一笑，道：「戈兄，這小子求死吶，咱們快把他送回總舵，且看幫主怎樣處置他了。」

石堅道：「朱兄，人是你捉到的，你辛苦送他回總舵，我與戈干兩隻船，仍要在江面上找那個逃走的傢伙，若不活捉，我不甘心。」

戈干隨之也點頭，道：「由你一條船送去就行了。」

朱貴心中暗喜，他明白，如果他二人也一齊回總舵，上面問將起來，他們二人多沒面子。

於是，三條快船分開了。

＊　＊　＊

朱貴十分得意，他就坐在成石面前。

成石仍然在笑，血也不流了。

「取碗酒來。」

有個漢子走進船艙，匆匆的端來一碗酒。

朱貴對成石笑笑，道：「你的年紀還沒有我兒子大，我那朱寶今年二十了。」

他叫那人把酒送到成石嘴邊，又道：「喝了吧，水下面上來會受寒的。」

喲，成石張嘴就喝，一口氣把酒喝完，他仍笑。

朱貴道：「年紀輕輕的倒學了一手好刀法，只可惜太不愛惜你自己了。」

成石仍然笑。

朱貴又道：「小兄弟，你餓不餓？我這兒剛滷好一隻老公雞，我才啃了個雞脖子。」

成石仍然笑，而且笑得更可愛。

「去，我的滷雞拿來，娘的，這孩子我越看越覺得很可愛。」

又是那人走進船，匆忙的手托一個木盤子出來，木盤上放着一隻油光光紅嘟嘟又香噴噴的雞，果然雞脖子連頭沒有了。

朱貴對那漢子吩咐，撕着一塊塊的餵他吃。

成石照單收，對方一塊塊的餵，他便大口大口的吃，吃到雞脖子雞胸肉他便搖搖頭，因爲那地方的肉粗。

朱貴慈悲的撫摸着成石，嘆息的道：「看看，全身濕透，快找來乾布擦拭。」

那人立刻又進艙中取來大毛巾爲成石把身上的水擦着，還替成石攏頭髮。

這人一邊擦，一邊對朱貴諂笑，道：「朱爺，比對你自己兒子還照顧，這小子遇上你朱爺，他幸運，如果是戈爺他們怕不早就打得他死去活來。」

朱貴道：「孩子嘛，入世未深，江湖是個大染缸，交到的是壞人，最是容易被人利用上大當，你想想，他同我兒子差不多，愛屋及烏，我怎下得了手。」

他拍拍成石，又道：「小兄弟，你放心，少主與丹鳳二人又不

是死在你手中，我擔保你死不了，只不過……」

他呵呵的笑了。

成石也笑。

成石比剛才笑得更自然，更待勁。

朱貴乾脆坐在成石身邊，笑道：「小兄弟，咱們就快到了，我想問問你，你們那個老大，嗯，就是傳言中會舞棒的老大，他在什麼地方？」

成石依舊吃吃笑，好像他不會說話了。

朱貴又把聲音放低，道：「小兄弟，你千萬要信得過我朱貴，你只要把玩棒的在什麼地方說出來，我朱貴拿身家性命保你不死。」

「哈哈，哈哈哈……」

成石笑出聲來了，他幾乎是聳動全身在笑，如果他不是被拴得有如五月節的大肉粽一樣，他一定笑得更開懷。

朱貴有耐心的又道：「小兄弟，人的生死一念之間，我可是在指引你一條生路，望你別往死門進。」

「哈……嘿……」

成石的臉皮幾乎就僵住了，人笑得久了就是他現在的這樣子。

一張笑僵的臉孔，也就變成皮笑肉不笑了。

朱貴就有些捺不住了。

似朱貴這種能把魚網網住人，而又在水中一陣窮折騰，弄得成石幾乎瞥死的人物，誰會相信他慈悲？

就好像一個强盜，突然對人盡說好聽的，天底下的人難道敢再相信他的話？

成石心中在罵，他罵朱貴老祖先，如果此刻他的刀在手，他會立刻砍過去。

成石接受朱貴「招待」，不吃白不吃。

於是，朱貴的粗鬍子被他抓得「沙沙」響。

他那一雙金魚大眼也睜大了。

「唬」的一聲站起來，朱貴先是看看江岸邊，然後低頭一聲吼：「他媽的，我這裡盡說好聽的，拿你當人物招待，你那裡死也不賣帳，拿你朱大爺的話當耳邊風，你以為你朱大爺是什麼呀，豬？」

「轟！」

「哈……」

成石被朱貴一脚踢在肚皮上，成石却仍然一聲笑。

朱貴火大了。

「老子叫你笑不出來。」

只見他彎腰提起一隻洗船用小木桶，船邊打上一桶水，有個漢子走過來，便把成石托住頭往下面垂。

朱貴把成石的頭髮抓在右手上，另一手提着小木桶，便把水往成石的鼻孔灌。

成石拚命張大嘴，却被那漢子立刻把他口中塞了一個小布巾。

於是，成石只能用鼻孔吸氣，却吸的盡是水。

成石的罪受大了，好像尖刀刺鼻子，有一種怪又受不了的刺激直衝腦門，沒多久便昏過去了。

朱貴當然不能叫成石死掉，忙鬆開手，又在成石的背上連拍三掌。

成石「唔」的一聲醒過來，只一看身邊的朱貴，便又立刻吃吃笑了。

只不過那笑的模樣很凄慘，就好像他的笑是不得已。

但朱貴却恨透了成石這種笑，伸手抓住成石頭髮，又是一陣江水灌。

成石又昏死過去了。

就這樣，成石被整了七死八活，朱貴也累了。

成石的臉上什麼樣？看上去好像泛青色，但就在這種與死人差不多的臉孔上，他仍然拚命擠出個笑容來。

眞夠種，朱貴的心中也暗暗佩服。

* * *

成石被人抬上一艘巨大的船上時候，他已只剩一口氣在呼嚕了。

成石很想看看這條大船的樣子，他甚至也想看清楚大艙中央端坐在一把太師椅上的人是個什麼樣子！

他太虛弱了，幾乎兩片眼皮也睜不開了，他只能聽。

「兩個抓到一個？」

「是的，幫主，若非屬下出網準，這小子只怕早已從江底逃了。」

「可會問出口供？」

「這小子骨頭比鐵還硬，屬下在他鼻孔灌水七八次，他娘的，他只會笑。」

「把總護法找來，看看他有什麼法子，老夫定要把他們五人點天燈。」

「是！」

好像又進來四五人，成石仍然無力睜眼，如果這時候有人再揍他，他非死不可。

* * *

大艙中有着一種檀香味道，只聽一人高聲道：「幫主，這小子正是他們五人中最小的，沒有錯。」

「總護法，給朱貴記一大功！」

那朱貴忙施禮，道：「幫主，為少主報仇，屬下不願受功，但願見到那玩棒的傢伙，一擧捉將來，為幫主與三水幫卸下這深仇大恨。」

「不愧是我十多年的親信，且

等把他五人一齊捉來，再行論功行賞。」

這時候，成石用盡力氣把眼睜開一條縫，於是他先看到「鐵頭」羅一冲。

成石對於這位三水幫總護法印象深刻，當然，另外二人他也不陌生，那正是三水幫總堂兩大殺手，「雙刀將」王大剛與「神刀」李艮二人。

成石把身子在地上滾了一下，他才看到正中央的太師椅子上坐着個清癯山羊鬍老者，這人的雙目有些塌陷，一雙眼珠子宛如豹目一樣亮，兩隻大手平放在椅把手上不停的彈動着十指，那一身黃綠相襯的衣袍上，繡的是虎頭張大嘴，與一雙薄底快靴大概是用鹿皮精製的，看上去光滑還閃亮。

這人，正是三水幫幫主「江上蒼龍」封大年。

此刻，封大年戟指艙門地上的成石，重重的道：「總護法，如何處置這小賊。」

羅一冲道：「屬下以為，抓一個殺一個，抓來兩個殺一雙，人頭擺在少主與錢姑娘的靈位前，再叫那些和尚道士們唸金剛經。」

封大年咬牙咯咯響，道：「我要的是他們五個狗東西，如今才只抓來一個。」

站在一邊的朱貴躬身上前，道：「幫主，屬下倒有個不成熟的計謀，想說出來供幫主定奪。」

封大年道：「說說看。」

朱貴指着成石，道：「幫主，咱們把這小子釘在一塊大木板上，放在少主的靈堂前面，再派下高手隱藏在附近，然後傳下話，且看另外四人是否前來，屬下以為那另外四人必然會前來救他，到時候咱們一網打盡，就不信他們還有生還的機會。」

朱貴說完，又對羅一冲道：「這小子是個死硬人物，至死不開口，求口供必然徒勞無功。」

羅一冲也發覺成石奄奄一息，便冷冷的道：「把這小子綑在木板，早晚各餵一碗稀粥，然後再侍候他一頓皮鞭子，把他抬走吧。」

羅一冲又向封大年道：「幫主，屬下這就去調派幫內高手暗中埋伏，不出幾日必有好消息。」

便在這時候，艙門口花蝴蝶也似的飄進一個女子。

其實這女子穿的是黑白相間花裙，但看起來仍然那麼美俏。

女子只一摸進艙內，便尖聲的問：「爹，就是這個被綑的小子？」

封大年沉聲道：「只抓到一個小的。」

那女子正是封彩雲，哥哥死得慘，她這一陣子也正率人在各地找仇人，任她找了多天仍無陶克五人的踪影，以為陶克五人遠走高飛了。

她再也不知道，陶克五人會去了桐柏山區，在屠萬山的堡內住了多日。

封彩雲正氣惱不過，突聞抓到一個人，便匆匆的奔往總舵來了。

此刻，封彩雲撲到成石身前，又是拳又是腿，把成石好一頓揍。

成石被踢得臉也歪了，但他却臉仍帶笑。

「你還高興呀，賤皮不是？」

成石不開口，他緊閉嘴巴在咬牙，但臉皮却含着微微的笑。

封彩雲一見更火，又是幾腿踢，朱貴上來了。

「小姐，不能踢了，這小子一心求死，把他踢死了就引不來另外四個，再要抓就更難了。」

封大年道：「朱貴說得對，彩兒，暫時叫這小子活着，早晚我要把他們五人點天燈。」

封彩雲氣衝衝的坐下來，道：「爹，三江地方是咱們天下，大哥却被這幾個無名小輩所殺，太氣人了。」

眞是大小姐的作風，成石心中就在罵，什麼東西！

* * *

距離江岸半里遠，一片柳林與松竹林前，有一條小河，就在小河與林邊之間，有一座宏偉莊院，這兒便是封大年盛夏避暑的地方，而封大年的家眷也在這裡。

如今却在莊院的前面場子上，搭建著牌坊，莊門內的正屋中，停放着兩具棺材，西廊上，和尚道士與尼姑，他們正輪班高聲在誦經，莊門口的牌坊下面，用木板綑着一個人，這人正是成石。

這時候，成石剛被人餵過一碗稀飯，另一個漢子已抖起一條皮鞭舞得「叭叭叭」的響，宛似剛剛放過的鞭炮聲。

成石已經吃過兩次皮鞭了，這是第三次，也是被拴在此的第二天。

他的臉上仍然笑，笑得舞皮鞭的也笑了。

揮鞭的漢子是冷笑，一鞭子抽在成石的臉皮上，立刻一道血印露出來。

成石的眉頭也不皺，就好像那不是抽在他身上一樣，叫人看了也奇怪。

成石不是不怕痛，只因為他暗中運氣功。

了無大師教了陶克五人的刀法，也傳授他們氣功，那氣功只要還能在體內運行，自然可以抵擋被人修理的痛苦。

成石雖然以氣功護住眞氣，却也十分焦急，因為他眞擔心陶大哥他們來救他。

竹林中藏着了箭手，三水幫的高手十二人，另外，還有幾名三水幫善於撒網的大漢，這些人正是在等着抓活的，其中就有朱貴在裡面。

成石不爲自己着想，只要大哥四人別來上大當，他的罪是夠他受的，但他抱定死就死的決心，便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計較了。

一個人把生死看得開，這個人就會笑得出來。

成石自從被綑住以後，便一直在微笑。

* * *

毛汾水坐在江邊蘆葦裡，不但頭髮裡面是黃泥，便嘴巴裡也直吐黃水。

他在水底潛，寧可在水中喝幾口江水，也不願貿然的露出水面，因爲他明白，水面水下都是三水幫的人，只一旦被發現，便會立刻被重重圍住。

他現在只把頭伸出水面，蘆葦遮住他的臉，這才發覺他已到了江邊。

毛汾水慢慢爬上岸，石頭堆上坐下來大喘氣。

他只一想到成石，便不由得熱淚盈眶。

「兄弟呀，你不是短命相呀，但願老天睜大眼，助你脫離這一劫吧。」

毛汾水坐在石岸上直待夕陽快下山，他才想着陶克三個人。

是的，江面上是無法子再去了，想探聽成石下落，又怕被三水幫的人碰上，他想了一陣子，便決定去找大哥陶克他們三人。

陶克五人講定了，三日會一面，地點乃是清蓮庵，而且也要等到二更天。

毛汾水如今變成個落拓人似的，也不管那麼多了，認了一下方向，便繞道往清蓮庵走去。

沿江小路很難行，但他覺得方向應該對的，就在他剛剛繞向山坡路的時候，迎面坡前有一戶人家，三間瓦房兩邊是睡房，這兒沒有院牆，從很遠便看見房子裡面坐着人，那是個老太太。

毛汾水也餓了，他摸摸口袋，三張銀票還濕的，碎銀子還有幾塊在裡面。

毛汾水把身上整了一下，大步便走過去了。

屋子裡的老太太發覺有人走過來，她拄着拐杖迎出來，滿臉微笑的道：「小伙子，找誰呀？」

毛汾水抱拳施一禮，道：「老太太，我餓了，方便的話請弄些吃的。」

老太太看看毛汾水，笑道：「小伙子，你是不是落水了呀？」

毛汾水道：「不小心落水的。」

老太太道：「進來吧，我給你去端碗飯。」

毛汾水走進屋子裡，他發覺這屋子眞簡陋，明間一桌兩椅之外，看上去就是空的一樣。

再看兩邊暗間，藍布印白小花的布簾子隔着看不見。

老太太雙手捧來一碗飯，小魚干放了五七條在飯上面，一雙筷子就放在碗上面。

「吃吧，我只有這些招待你。」

「謝謝……」

毛汾水餓壞了，有多久沒吃飯，他也不記得了。

匆匆的把飯吃完，毛汾水眞想再吃一碗，但他聽老太太說只有這些，便只得把碗放下，自懷中摸出一塊碎銀子，道：「謝謝。」

老太太不看銀子，只是笑笑，道：「你要走了？」

毛汾水道：「很想找地方睡一覺，這身濕衣……」

老太太道：「幫人幫到底，你去屋裡脫掉這身濕衣裳，我把你的衣裳洗一洗，晒乾了你再穿上。」

毛汾水眞是求之不得。

再看看外面太陽已落山，今夜住在此地更舒坦。

他立刻點頭，道：「老太太，眞是麻煩妳了，妳是個受人尊敬的長者。」

老太太一聽呵呵笑了。

毛汾水走進右邊暗室裡，他把衣褲脫下來，被單子纏在自己身體上，口袋裡的銀子也取了放在床頭上。

那老太太接過毛汾水的濕衣服，嘻嘻笑的道：「進房去睡一覺，我這兒是不會有人來的。」

毛汾水眞的很累，進了房中倒頭便睡。

他這麼一睡就是一夜又半日之久，等到他醒過來，外面已是日正當中往西偏了，他根本不知道這一夜是怎麼過的。

毛汾水一驚而起，他呼叫着。

「老太太，老太太。」

外面沒有老太太的回應，便一些動靜也沒有。

毛汾水起身下了床，他要找他的衣褲，只不過他伸頭往外看，外面那裡還有他的衣衫，他急忙回到床頭找，他的銀票也不見了，便鋼刀也不在。

於是，毛汾水知道遇上黑道惡人了，那老太太在他的飯裡面動了手脚，所幸沒有要他的命。

毛汾水找不到自己的衣褲，一時間他如何離開此地？

他像個洩氣皮球，打算夜間用被單裹住身子再去找陶克大哥了。

今夜他一定要見到陶大哥，因爲小弟成石已被捉走了，但不知三

水幫會不會把小弟殺了。

毛汾水只想及成石，他便痛苦的以雙掌拍打着自己的頭，如今又中了那老太太的陰謀，眞是禍不單行。

老太太爲什麼要對毛汾水下手？毛汾水做了一番檢討，大概只有他把銀子露出來，銀子露面，賊人就會來，他立刻煩惱不迭。

* * *

那個老太太就在快正午的時候才離去。

老太太走得很愉快，毛汾水的銀票全變成她的了，當然愉快至極。

她把毛汾水的衣褲也拋在山坡草叢裡了。

此刻，她坐在山坡的一塊石頭上，直不楞的吃一驚，因爲她發現山坡的小道上過來兩個大姑娘。

遠遠的，兩個姑娘也看到老太太了。

遠遠的也有尖叫聲：「方大奶奶，我們來了。」

另一姑娘也叫道：「走了一夜山路，眞累人吶。」

老太太吃吃一笑，道：「兩個野丫頭，昨夜弄了不少銀子吧？分給方奶奶一些來。」

兩個姑娘已到了老太太面前，老太太一把拉住其中一個姑娘，驚道：「春香，妳同什麼人打架了？看妳衣衫有些不對勁。」

那姑娘叫春香，另一個當然叫冬梅了。

兩個姑娘找到這兒來了。

「方奶奶，我被一個狠心的管事踢了一脚，開始還不怎麼樣，如今越走越覺得腰眼痛得慌，所以就改道先到妳這兒歇兩天再回城裡。」

老太太一瞪眼，道：「要住在我那髒屋子裡？」

冬梅道：「怎麼？妳不願意？」

老太太道：「不是不願意，只是……」

春香臉色一緊，道：「妳有難處？」

老太太道：「我……不是什麼難處，只不過……」

冬梅道：「妳是不是有男人？」

老太太道：「七老八十的人了，那來的男人會找上我這老太婆呀！」

春香道：「那就帶路吧。」

老太婆一見，不由對春香與冬梅二人，道：「我便老實對妳二人說吧，昨晚來了個年輕漢，這小子眞有錢，張張都是大銀票，妳二位知道，老大奶奶很久未曾摸過那種大張的銀票了。」

冬梅道：「妳也很久沒有男人了，妳呀……」

老太太吃吃笑道：「我方大奶奶可是抱過妳們的，人老了，咱們的組合也很少用得到我，只派了個探子叫我住在這兒，我都快發瘋了，可是……屠……」

春香道：「別說了，妳大概把人也殺了吧？」

方大奶奶道：「人老了，手也軟了，換是當年，我早就下手了，唉，我看這小子不是三水幫的人，我就沒有要他的命。」

春香一怔，道：「只有一個人？」

「是呀。」

「不是兩個？」春香想着是否是陶克的兩個兄弟！

冬梅也怔了一下，道：「春姐，妳看……」

春香也在看遠處的屋子。

「方大奶奶，妳是怎麼對付這人的？」

方大奶奶道：「我老婆子憐男惜壯，只叫他吃了一些『仙人睡』，此刻大概……」

春香道：「快走，咱們去瞧瞧。」

冬梅道：「春香姐，要問清楚啊！」

方老太太見又要回轉，眞的有些爲難，她按着袋中的銀票，想着從前在兵亂中的作風，不由也是黯然。

她似乎對春香與冬梅二人不敢得罪，硬着頭皮跟在二人後面走。

他也發覺，春香走得很辛苦，柳腰只能歪着擺動，顯然她被秦管事踢得很重。

春香邊走邊問：「方大奶奶，妳也很久沒回堡去了吧？想回去嗎？」

方大奶奶道：「我這就要回桐柏山區的，眞巧，就碰上妳們回我這兒來了！」

冬梅道：「那人是個什麼樣？」

方大奶奶道：「高高的，白淨淨的，他還帶着一把刀，來的時候直喊餓，一身的濕衣衫。」

春香又吃一驚，道：「難道是掉進江中了？」

方大奶奶道：「我看八九不離十！」

冬梅道：「就是沒有問一問陶爺，他那兩個兄弟的名字是什麼。」

春香道：「到時候我來問他。」

她轉而又對方大奶奶道：「他見妳不在，又盜走他的銀票，妳還敢見他？」

方大奶奶一笑，道：「我自會揑造一番的，二位姑娘就別爲我發愁了。」

前面，就快到了，只見方大奶奶奔到山坡後，匆匆的撿回兩件衣褲在手上。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中年砍柴人告訴于阿坤巴豆的功效，于阿坤高興得多給了砍柴人二十兩銀子，結果車載金等三人喝了摻有巴豆的水不停拉稀，戰來便使不上勁，于阿坤因而輕易佔了上風。就在車載金狠命的一刀砍向于阿坤時，海音小師太突然掠至，于阿坤死裡逃生，乘機用飛刀刺斃商家兩兄弟，而車載金却攻向海音小師太……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喜慶母女驟相逢　悲憤踏上復仇路

于阿坤撫摸着肩頭的傷口，血不流了！

孟古大夫的傷藥再一次的發生作用，連痛也消失了！

於是，于阿坤又繼續他的故事！

「刁三夫妻二人打跑敵人以後，便立刻趕回那間破山神廟，不料他們的女兒已經不見了！」

海音小師太道：「被野狼叨走了吧？」

于阿坤道：「大白天狼不離穴，地上更沒有血跡！」

海音小師太道：「以後怎麼了？」

于阿坤道：「以後他們小夫妻只得匆匆離開山區，他們來到了平陽集！」

海音小師太道：「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嘛！」

點點頭，于阿坤道：「刁寡婦住在平陽集，她的刁三哥死了，她也厭倦了江湖生涯，所以她與人同居了！」

海音小師太道：「這個人是誰？」

于阿坤道：「這個人叫辛不苦，也是『聚寶盆賭坊』與『平陽騾馬棧』的二當家，這個人也死了！」

海音小師太道：「刁寡婦好可憐啊！」

于阿坤道：「不錯，刁寡婦相當可憐，她的女兒失蹤了，只得領養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叫小玉，同你的年紀一樣大，也一樣的可愛！」

海音小師太臉皮一緊，伸手摸摸自己的臉，又笑問：「我這樣子也可愛？」

于阿坤笑笑，道：「當然可愛，清新得一塵不染，脫俗又是名符其實，武功又好，說話又甜，我……我好喜歡你喲！」

海音小師太一怔，她嘆口氣，道：「你……于阿坤，你太小了，少不更事的！」

于阿坤伸手拉住海音小師太的手，道：「我又不是永遠長不大，再過兩年我也十六歲了！」

一笑，海音小師太道：「再說我又是個出家人……」

于阿坤嘻嘻笑道：「那更沒有關係，我的年紀會大，你的頭髮也會長，等我的年紀大了，你的頭髮也長了，我們就可以像你爹娘一樣生活在一起……」

他提起爹娘，臉容黯然，不再說下去了！

海音小師太抽回手來，道：「我已落髮，怎好還俗，你在胡說了！」

海音也愁腸百結，難以掩蓋其內心的痛苦！

于阿坤一本正經的道：「小師太，你要還俗誰敢不答應？如果是你師父，我去求她，要是她敢拒絕，哼！看我不放火燒了她的尼姑庵！」

海音小師太立刻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于阿坤，你可不許亂來！」

于阿坤道：「小師太，只要你點點頭，我就有辦法叫你還俗！」

海音小師太道：「還俗嫁給你？」

于阿坤道：「只要你喜歡，我是求之不得！」

海音小師太指頭點在于阿坤的鼻端，道：「虧你說得出口，羞不羞？」

于阿坤道：「小孩子盡說心裡話，怕什麼羞？」

海音小師太頓了一下，又道：「你說的刁寡婦與我有什麼關係？」

于阿坤道：「對了，故事還沒講完呢！」

他遙望向東方，平陽集已隱隱在望。

於是，他清清喉嚨，又道：「我曾問刁寡婦，她的女兒什麼樣，那刁寡婦一聲嘆，她說她女兒身上有粒豆子大小的痣，可惜長在脖子後面，很不容易被發現，十幾年來她早已放棄希望了，唔……這才幾天，我就發現你脖子後面一粒痣！」

海音小師太不由伸手在脖子後面摸，她目露迷惘的眨着大眼睛，道：「眞是這麼巧？」

「無巧不成書，造化作弄人！」

「也得要問問我師父才能確定！」

于阿坤道：「當然，如果你師父承認在某一破廟抱的你，而地方又吻合，你當然就是刁寡婦親生的了！」

海音小師太立刻目中見淚，道：「于阿坤，眞如此，你便是我的恩人了！」

一聲苦笑，于阿坤道：「別客氣，我也在幫我自己的忙，希望此事成眞！」

海音小師太不明白的問：「怎麼說？」

于阿坤道：「你若成了刁寡婦的女兒，刁寡婦一定會叫你還俗，你師父也攔不住，你一旦還俗，我于阿坤過兩年十六歲，立刻登門去求婚，啊哈，你只要微微一點頭，就又變成我們于家的人，當然也是我的老婆了，哈……」

海音小師太抿抿嘴，道：「我是不會點頭的！」

一怔，于阿坤道：「你不點頭沒關係，刁寡婦那邊我打點，再說我還有關奶奶這一邊，你能不答應？」

海音小師太道：「別急着胡扯，先見了刁寡婦問一問，看看她是不是我的娘！」

二人一路嘻嘻哈哈的走進平陽集，不少人認識于阿坤，見他同一個小尼姑走來，無不投以驚奇的眼神！

于阿坤不以爲意，與海音小師太併肩走到「聚寶盆賭坊」前面，忽見小玉自大門走出來！

「嗨！」于阿坤伸伸手打招呼。

小玉一驚，旋即笑道：「你回來了？看樣子你把那三個惡漢打敗了！」

小玉姑娘當然說的是車載金與商家兄弟了！

仰面一聲笑，于阿坤道：「那當然了，別看他們三個兇神惡煞似的，我只要一出手，他三人便東倒西歪，兩三下便清潔溜溜了！」

小玉撇撇嘴，道：「你吹牛！」

于阿坤與海音小師太已登上台階，聞得小玉說他吹牛，沉聲道：「怎麼說？」

小玉指着于阿坤受傷肩頭，道：「你的肩頭怎麼了？唔，傷得不輕呀！」

赧然一笑，于阿坤道：「這也沒什麼，人有失神，馬有亂蹄，吃飯那有不掉個米粒的，這點傷換得三條命，也還值得！」

于阿坤的話甫落，賭坊內傳來刁寡婦的聲音，道：「是小祖宗回來了？眞是阿彌陀佛，我佛保佑！」

大廳上，只見麗影一閃，刁寡婦已自幾個伙計身邊走過來。

她穿了一件淡紅羅衣，拖地長裙是綠色的，錦鞋半掩，秀髮挽髻，那種風韻猶存，姿色依然模樣，看上去便知道年輕時候一定是個美人兒！

她迎上于阿坤，但當她看到于阿坤身邊的海音小師太，便不由得雙目一亮，上半身還一哆嗦！

海音小師太半笑不笑的點點頭，她在思忖：這女人會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于阿坤指着刁寡婦，笑對海音小師太道：「她就是我說的刁……刁……」

「刁寡婦就是我！」

于阿坤笑笑，道：「如今已是刁掌櫃了！」

刁寡婦道：「那也是小祖宗的恩賜！」

刁寡婦看看海音小師太道：「小師父，你是……」

海音小師太道：「法號海音！」

刁寡婦低低的唸着：「茫茫江湖如大海，生離死別渺無音，小師父，你的名字有含義啊！」

海音小師太一怔。

于阿坤已笑道：「刁掌櫃，我

們折騰了一天，又累又餓，快整一桌好吃的，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刁寡婦立刻命伙計們去準備，又把于阿坤與海音小師太請入後廳！

小玉姑娘也立刻忙起來……

刁寡婦看着海音小師太，道：「我會有什麼好消息？刁三哥死了，女兒失踪了，便辛不苦也死了，對我來說還有什麼值得我高興的？」

于阿坤道：「那可不一定，你的刁三哥死了，便辛不苦也死了，人死不能復生，我于阿坤不是大羅神山，我幫不上你的忙，但你的女兒……嗯，也許我能幫上你的這個忙！」

刁寡婦道：「上次你小祖宗不是說無法幫忙嗎！一顆痣長在脖子後面，你是幫不了我的忙！」

于阿坤一笑，他神秘的看了海音小師太一眼，道：「刁掌櫃，如今有個人，她的脖子後面就有個豆大的痣！」

刁寡婦臉色一緊，道：「多大年紀了？」

「十六歲。」

「是個女的？」

「當然是個女子，不過……」

海音小師太道：「于阿坤你別再賣關子，你就實話實說吧！」

于阿坤笑指海音對刁寡婦道：「過去看看，她脖子上就有顆痣！」

刁寡婦走近海音小師太，她顫着雙手掀起灰頭巾看，在那光亮的頭下方，脖子上果然有一顆痣！

刁寡婦先是一楞，立刻雙臂用力，猛古丁摟抱住海音小師太，道：「我可憐的女兒啊！」

海音小師太道：「刁施主，我得先問明師父方才能認定是否你的女兒！」

拭着淚，刁寡婦道：「當然，當然！」

于阿坤道：「以我看來，已是八九不離十，小師太，你準是刁掌櫃失落的女兒！」

刁寡婦雙手扶着海音小師太的肩頭，她仔細的端詳着那張清秀脫俗的粉臉，不住的點着頭，道：「像，太像了，彷彿又看到刁三哥的模樣，我……太高興了！」

海音小師太眨着一雙美眸，道：「這會是眞的？太不可思議了！」

于阿坤笑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當然也不會眞，你們聽我的，天亮之後我們上路，回去尼姑庵找你師父一問，便什麼謎也揭開了！」

海音小師太點點頭，道：「這事我自己去問，于阿坤，我不能妨礙你的報仇計劃！」

于阿坤道：「這是什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更何況我也整得陶津那老小子差不多了，他一定氣得死去活來的找下山，我偏偏找地方躲幾天，叫那老小子摸不清我于阿坤葫蘆賣的什麼藥！」

刁寡婦道：「我也去，如經證實，我還要當面向老師太致謝！」

海音看了刁寡婦一眼，道：「好吧，我們改在明天上路，至於王姑娘那兒，我也暫時不去了！」

海音小師太提起上元鎭的王家大姑娘，于阿坤立刻想到吳不忌的三個美姑娘，他低聲問道：「小師太，你把小雲小霞小虹三人送到王家飯舖了？」

海音點頭，道：「送去了，她們如今同王家那位姑娘可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家人！」

于阿坤道：「這我便放心了！」

海音小師太道：「王家大姑娘對你十分關懷，她問你的近況，要我轉告你，希望你早日回上元鎭！」

她一頓，又道：「看不出來你小小年紀，倒還滿吸引女孩子的！」

一笑，于阿坤道：「我是人小心不小，志氣高來雄心大，就是不願上學校，所以女孩子見我就吹口哨，哈……」

海音小師太冷淡的道：「總有一天，我整得你非把書讀好，免得你不學好！」

于阿坤道：「小師太，你要逼我讀死書，不如你把我宰了！」

短暫的歡樂相聚，也是令人回味無窮的！

尤其是刁寡婦，在看到海音師太之後，心情激動，難以成眠，夜裡她不只一次的走到海音小師太的床前仔細看，越看越像她失去的女兒！

於是，她暗中哭了！

坐在床沿上，刁寡婦雙手合什，低聲的唸道：「三哥，你英靈保佑，讓我們的女兒回來吧！」

這一夜過得十分快，天色剛亮，「聚寶盆賭坊」門口已有三匹快馬侍候了！

這是刁寡婦昨夜吩咐的，便路上的乾糧也備齊全的掛在馬鞍上！

此去大山中的靜心庵，于阿坤當然免不了要見關天鳳，也許，梵各和尚也會遇上，他不能如此狠狽相！

於是，他在離開平陽集的時候，認眞的仔細裝扮一番，光景還眞像個小大人！

快馬奔馳在黃土大道上，掀起一溜塵土滾上了天，遠處層巒疊嶂中縷縷白雲飄往遠方，三個人俱都是歸心似箭！

刁寡婦最是興奮不過了，她併騎在小師太一邊，不時的側頭看，還偶而關懷的一聲笑！

騎在馬上的海音小師太，心中有一股從未有過的甜甜味道。

那不是師父的關懷，也不是關老施主的喜愛，而是令人有着舒暢與安全感的愉快！

於是，每當刁寡婦側頭望她，她會回報一個淺淺的微笑，那表情與模樣兒倒令刁寡婦想哭！

于阿坤拍馬陽關道，他的精神可大了！

這些天以來，他弄死不少惡水灘的人，小毛頭的人物不去算，只幾個惡水灘的大人物，前後就有好幾個。

幾個變成癡呆漢！

先是白大娘，後來的吳不忌，加上路千里，這些都是惡水灘的老人物！

當然，他宰了商家二兄弟，又把車載金弄成個植物人似的送上了惡水灘，姓車的還帶着一身屎臭味，就不知陶津看了是個什麼模樣兒！

騎在馬背上，想起這一些，于阿坤就想仰天哈哈笑！

三匹馬上面，各懷激動而又愉快的心情往前趕，果然是人有精神馬又歡！

就在烈陽當空照的時候，三匹快馬已入了山！

海音小師太快馬走在山道上，她遙遙指向東南面，回頭笑對刁寡婦道：「川馬翻山走得快，刁施主，今晚我們就會到！」

于阿坤回頭笑道：「我心中已在叫了，可是就是一時叫不出口來！」

刁寡婦聞言一陣喜，道：「我可憐的孩子，你大概還沒有取名字吧？」

海音小師太在馬上點點頭，道：「只有法號叫海音！」

刁寡婦道：「你本有個俗家名字叫小燕，是三哥在旅店替你起的名，你爹……」

刁寡婦哭了……

海音小師太也以袖拭淚，道：「刁施主，我一時間實在難以接受這事實！」

于阿坤突然指着山坳叫：「你們看，山坳內有間二郎廟，我們在那兒歇歇啃乾糧！」

三匹馬呼的一陣便來到山神廟，這才發現廟牆破了一個大洞，三人走進廟裡面，忽見刁寡婦全身一哆嗦，刹時臉色泛了白！

海音小師太一直在注意她，因為她要觀察這位婦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她忽然發現刁寡婦臉色不對勁，立刻上前用手扶，關切的道：「刁施主，你怎麼了？」

刁寡婦指着業已斑剝的神案，下抖着聲音道：「這間廟……這……神案……唔，正是當年我把七月大的女兒放的地方……」

于阿坤雙手提着乾糧袋，聞言也是一怔，道：「怎麼那麼巧？你眞的想起這間廟就是當年你丢孩子的地方？」

刁寡婦忽然又走出山神廟，她在廟的四週看一遍，立刻向于阿坤與海音小師太道：「不錯，正是這裡，當時的刁三哥是在對面的絕壁下面，有個敵人便是從那山壁上跌落在谷底死了！」

刁寡婦言之鑿鑿，彷彿事情就是發生在昨日！

于阿坤拉住海音小師太的手，道：「就等問了你師父之後，你的身世就明白了！」

三個人坐在破廟吃東西，刁寡婦邊吃邊垂淚，流的盡是喜悅之淚！

忽然，海音小師太楞楞的看着于阿坤道：「我忘了一件事！」

于阿坤道：「什麼事？」

海音小師太道：「我與梵各和尚約好了，他往惡水灘另一面找你，我在這邊找，大家約定，不論是誰找到你，都要在五天後見個面，我怎麼忘了！」

于阿坤道：「你們要在什麼地方見面？」

「遮陽洞飛瀑崖。」

于阿坤一笑，道：「喲，我練擲石頭的地方呀，沒關係，那地方離你淨心庵很近，他一定早回去了！」

刁寡婦道：「誰是飯桶和尚！怎麼起這個名號？」

一笑，于阿坤道：「飯桶和尚是我叔叔，其實他的人很好，你見了就知道！」

刁寡婦道：「你還有個和尚叔叔？」

點點頭，于阿坤道：「我的武功是他教的！」

刁寡婦道：「那日同路千里在大街上拚命，他曾說你的武功出自少林寺，小祖宗，你叔叔和尚一定是少林僧了？」

一笑，于阿坤道：「你猜得一點也不差，我叔叔在少林苦了十年，哈……我學了一年全學完了，哈……」

海音小師太抿着嘴，道：「于阿坤，你吹牛，以我看你還差得遠……」

便在這時候，廟外面傳來人聲！

于阿坤第一個撲到廟門口看，二十幾丈外來了一行人，哇，該來的全來了！

于阿坤眼睛尖，首先看到個光頭大漢，他已高聲大叫起來，道：「是叔叔和尚呀，我是于阿

坤……怎麼……」

于阿坤沒有再說下去，他怔怔的流眼淚！

身後面，海音小師太見于阿坤在聳動雙肩，便走上前，道：「于阿坤，你怎麼哭了？」

刁寡婦也看到了，忙也起身走過來！

于阿坤不拭淚，他淚流滿臉的手指廟門外面，道：「你們看，誰來了！」

海音小師太伸頭引頸看向外，不由歡叫，道：「我師父也來了，關奶奶也來了，還有……抱虎寺的凹嘴大師也來了，他們……」

于阿坤奔出破廟門，他匆忙的迎上前，山下面一行人已經到了廟前面！

不錯，關天鳳披着黑色披風趕來了，便淨心庵的住持也一同來了！

于阿坤叫得一聲關奶奶，「噗」的一聲跪在地！

關天鳳伸手拉起于阿坤，起皺的手已撫摸在于阿坤的臉頰上，她關愛備至的道：「孩子，你讓奶奶擔心哪！」

幾滴老淚流下來，于阿坤也伸手去拭關天鳳的淚，道：「關奶奶，你別哭，阿坤害你不得安靜，對不起了！」

一行人走進破廟裡，海音小師太已撲進師父懷裡哭起來！

海音小師太這麼一哭，梵各一把拉過于阿坤，沉聲怒叱，道：「說，你是不是欺侮小師太了！」

凹嘴老禪師笑得少了半張臉，他指頭點向于阿坤的頭，道：「你個調皮搗蛋鬼，怎麼欺侮小師太了？」

于阿坤急急搖手，道：「我沒有欺侮她，叔叔呀，有件事情可巧了！」

梵各和尚道：「什麼事情？」

于阿坤走向老師太，他一本正經的問：「老師太，當年你是不是在這間破廟抱走一個七月大的女娃兒？」

老師太幾乎跳起來，道：「小施主，你怎麼會問起這件事情？」

于阿坤道：「你只說有沒有？」

老師太摸摸海音的頭，道：「不錯！」她一頓，又道：「當時我從川南回來路經此地，聞得這座廟中有娃兒哭聲，進來一看不見大人在，香案上就躺着個女娃兒，我擔心這女娃兒會被狠吃掉，便把她抱回庵中來了！」

于阿坤指着這間廟，道：「可就是這間廟？」

老師太四下看一遍，道：「依稀記得正是這間廟！」

老師太話剛完，海音小師太忽然一聲尖嚎：「娘！」

便在這聲「娘」中，她猛古丁撲進刁寡婦的懷抱裡，而刁寡婦早成了淚人兒！

關奶奶一見，忙拉住于阿坤，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是誰？」

于阿坤一笑，道：「關奶奶，你看她二人哭得好可憐，她們是十六年沒見面的母女，海音小師太找到她的親生娘了！」

老師太立刻稽首：「阿彌陀佛，請問女施主貴姓大名，可有什麼憑證？」

刁寡婦拉着海音小師太，雙雙跪在老師太前面哭！

于阿坤走上前，道：「還是我來說！」

於是，他便把刁寡婦首先說出女兒脖子後面有顆痣，以及海音小師太在土地嶺上落頭巾之事說了一遍……

老師太立刻面向神像叩頭，道：「這是天意，我佛慈悲，叫你們母女相見！」

關奶奶道：「人生悲喜一場，這種相遇終生難忘！」

凹嘴老禪師道：「我們應該恭賀她母女相會，哈……這是好兆頭！」

刁寡婦與海音小師太眞是千言萬語說不完，二人坐在牆一邊，你看我我看你，母女二人對了眼！

于阿坤被關奶奶拉在身邊，道：「我派出小師太找你沒音訊，又派出你叔叔找不到你，惡水灘兩條路上沒你的影子，老奶奶眞擔心你的安危！」

于阿坤道：「關奶奶，我好得很，你可要聽聽我是怎麼整整惡水灘的人？」

關奶奶道：「你的這身傷，老奶奶一見就心疼！」

于阿坤却眉飛色舞的道：「關奶奶，你送我的飛刀眞管用，尤其是這皮帶上刻的像，我就是按着像上說的，前後整了不少人，有……白大娘、吳不忌、路千里，還有個叫……叫……『白山一刀』車……車……」

「車載金！」關天鳳沉聲說。

「不錯，那老小子叫車載金。」

關天鳳道：「當年的跳樑小丑，如今也想造反！」

于阿坤道：「飛刀還殺了『宛西二怪』商不邪與商不悔二個人，他們吶……哈……」

于阿坤想起他們拉稀屎便想笑……

關天鳳聞言，道：「殺得好！」

關天鳳當年被稱黑衣女俠，她嫉惡如仇，黑道人物聞之喪膽，苦的是她也脫不了「情」字！

她苦了一生！

如今七個人聚在這間破廟裡，關天鳳對于阿坤道：「阿坤，這些

天你確實叫我操心，與其心神不寧的住在淨心庵，倒不如為你再現江湖！」

于阿坤道：「我知道關奶奶疼我，可是這段不共戴天大仇，我絕不假手別人，我要親手宰了姓陶的！」

關天鳳頷首，道：「眞是于家好子孫，不過……」

于阿坤抓過長衫後襬，他在一角取出一把銀票來，雙手遞向關天鳳，道：「關奶奶，回去吧，洛城大皇莊才是你的家，你同叔叔先回去，找人先把大皇莊重新建起來，十天半月我就會回去！」

他又轉向海音小師太，道：「小師太，你去上元鎮把那三個姑娘送到大皇莊我關奶奶身邊，老人家需要姑娘們一邊侍候，可別忘了這件事！」

海音小師太重重的點着頭！

又見于阿坤走到淨心師太身前跪下來，道：「老師太，你答應海音還俗吧，叫她們母女在一起！」

淨心一笑，道：「好，好，我就聽你的！」

刁寡婦「噗通」跪在地，她滿臉淚痕的直稱謝！

海音小師太忙雙手扶起刁寡婦。

便聞得梵各和尚沉聲道：「于阿坤，有你關奶奶在此，你一定要聽你關奶奶的話，不聽話你要小心了！」

于阿坤抗聲，道：「什麼我都聽你的，報仇之事我不依，叔叔呀，你快領着他們回去吧！」梵各和尚氣得只瞪眼。

凹嘴禪師笑起來，道：「看來你小子是長大了，人曰，不經一事不長一知，小搗蛋，這回你準備上惡水灘？」

重重的點點頭，于阿坤道：「要找陶津那王八蛋，看樣子我是非上惡水灘了！」

半天不開口的關天鳳，突然道：「眞是有些像你爺爺于玄的樣，好，你去吧，我們不攔你！」

于阿坤爬在地上叩個頭，他站在廟門回頭看，雙目精芒一現，便立刻大步往山道上走去，他連馬也不騎了！

于阿坤走了一箭地。

突然海音小師太追上來，道：「于阿坤，你等等！」

于阿坤回頭來，瞪着眼睛沉聲道：「快回去，你們母女才相會，別跟來！」

海音小師太款款的拉住于阿坤，道：「于阿坤千萬要小心，因為……」

「因為什麼？」

「因為你說的那句話……」

「我說的什麼話？」

「你說的話都忘了？」

「你快說，我說的那些話？」

海音小師太臉色泛了紅的看看于阿坤道：「你說你要……到十六歲……的時候……」

于阿坤當然知道海音要說的是什麼，但他就是裝糊塗的說自己不知道……

海音小師太急得一跺脚，道：「你若是開玩笑，那也就算了！」

于阿坤臉色一整，道：「你快說，我對你說了什麼話？」

海音小師太道：「你說你十六歲的時候要……娶……我……」

于阿坤心中可眞甜。

他一捏海音小師太的手，道：「到時候，你若不答應，我立刻就上吊！」

海音小師太道：「所以，我叫你此去多小心！」

于阿坤道：「你放心，我作戰的手段是打不過就跑，早晚我會打倒姓陶的！」

兩個人四目相對都有淚，海音小師太回過頭要走，她吐出一句話：「眞是叫人替你擔心事！」

于阿坤懷着十分欣慰的心情，裝滿一肚皮的關愛，他大步往正面的山中走去！

＊　＊　＊

于阿坤抄近路走，前面忽然出現一座大高峯，繞着山峯的左面，忽又出現一段堡牆來！

于阿坤尚未走近前，「颼！」一隻箭已落在他面前！

于阿坤一瞪眼，抬頭看向高牆上，只聽得一人粗聲道：「站住，幹什麼的？」

于阿坤聽這聲音有些熟，立刻應道：「過路的！」

高牆上傳來一聲吼，道：「哇呀呀，原來你是小祖宗，于家大少爺呀！」

不錯，寨牆上面果然是戴高樂！

那日于阿坤跟隨戴家一百餘口來到莫家寨，那麼巧合的救下了莫家寨，莫大山與戴山原是好哥們，當時就把兩家合為一家住！

如今莫家寨來了一百多姓戴的，自然也就加强了戒備，于阿坤就是在莫家寨上整慘了白大娘！

現在……

現在于阿坤糊裡糊塗又繞過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多走這麼多的寃枉路！

于阿坤匆忙的繞過三里山路，他來到莫家寨的山前面，這才看清楚正是飛雲山的莫家寨！

于阿坤可不是來作客，他在三岔路口看一眼，便匆匆的改道往西邊！

他才走了半里遠，身後面傳來一陣大叫聲：「小兄弟，等一等，

那有過門不入的！」

是戴高樂的聲音！

于阿坤停下脚來回頭看，天爺，後面跟來幾十人！

轉眼之間雙方見了面，戴山與莫大山二人已雙雙握住于阿坤的手！

莫大山還抽泣的帶着眼淚道：「小兄弟，你乾脆殺了我莫大山吧！」

于阿坤一怔，又聽得戴山抖着兩手，道：「小兄弟，你是誠心砸我『涼山孟嘗』的招牌了！」

于阿坤更是吃一驚，道：「二位老爺子，你們的話我不懂，什麼事情這麼嚴重呀！」

莫大山道：「你小兄弟是莫家寨的大恩人，怎麼啦？來到我寨前不進去，這種道理便是走到天邊也說不通！」

戴高樂一旁也咤唬，道：「莫非那一箭射火了你這位小祖宗？」

于阿坤立刻笑着搖搖頭，道：「各位，你們都想到那裏了，我是有急事呀！」

戴山搖着頭道：「什麼急事情！難道不吃飯也不睡覺了？」

于阿坤道：「吃飯在路上吃，睡覺我上樹！」

莫大山拭去淚，道：「不管了，快跟我進寨去！」

于阿坤臉色一緊，道：「二位老爺子，如果在平時，你們不叫我進寨也不行，可是今天就不同，我這是上惡水灘找人去拚命，你們想一想，我怎能這時候吃得下，睡得着的？」

戴山一驚，道：「小兄弟，你瘋啦，惡水灘如同閻羅殿，一個個大漢比小鬼判官還兇殘！」

戴高樂心中想：這小子又在吹牛皮。

但他一想又不對，小伙計曾打慘了那婆娘王，這一回他上惡水灘，也許他眞的卯上了！

于阿坤已哈哈笑，道：「二位老爺子，我要找的是惡水灘大當家陶津，這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我不早早作了斷，太多的人爲我擔心事！」

莫大山道：「要報仇也不在這一時，且進寨子裡先住兩天，你……你好像身上還帶着傷！」

于阿坤淡淡的一笑，道：「傷已無大礙，二位老爺子請回吧，如果老天眞有眼，三幾天我們就會再相見！」

於是，莫大山看看戴山。

戴山也怔怔的在看他！

兩個老人不約而同的點點頭！

戴山伸手指向大深山，道：「小兄弟，你看仔細，前面一道大山川，你走左面的小山道一直往西去，一半天的你就會看到兩個大高峯，那兒就是惡水灘！」

于阿坤仰臉看了一下，笑道：「原來走差了，過午我往西偏南，就不會走到你們這一邊了！」

戴山道：「小兄弟，要我派幾個兄弟一同去？」

于阿坤忙搖頭，道：「老爺子，你放心，我不是去打正面的仗，我盡在惡水灘四周打游擊，他娘的，我非逼出姓陶的老傢伙！」

莫大山憂心的道：「聞得惡水灘四週盡是老荒林，林中一定有不少埋伏，小兄弟，你千萬要小心！」

一笑，于阿坤道：「我不會把情勢搞得敵暗我明，我自有整他們的手段！」

哈哈一聲笑，戴山道：「既然如此說，小兄弟，我們也不再攔你！」

他話說完，立刻高聲道：「快進寨子裡取些吃的來，醬牛肉撿筋多的拿，葱油餅取來二十張，有雞子滷好的也拿些來！」

于阿坤笑道：「我這是去殺人，可不是高山去旅遊，老爺子，我身上已帶有吃的了！」

莫大山也笑道：「小兄弟，多帶些，等到交手時，你可以抛在地，光着脊梁也可以！」

二三十個大漢也全笑起來！

不旋踵間，有個腿快的已提了一包吃的來，于阿坤這時候不要也不行，他用手提了提，光景少說也有十來斤！

掛在肩頭上，于阿坤一抱拳，道：「各位，我們後會有期了！」

他作了個揖，轉頭便往西南走，那光景，猶似壯士赴戰場！

望着于阿坤大步走去，莫大山道：「眞是于家好兒郎！」

戴山重重的道：「莫兄，我們眞的這麼袖手旁觀？任他一人去打仗？」

莫大山道：「我也正在心中盤算，不如……」

莫大山回頭看看跟來的人，又道：「與其守在莫家寨，倒不如一同前去幹一番，眞能打勝仗，大家的日子也過得舒坦！」

戴山重重的道：「我們集合百來人，暗中摸上惡水灘，見機行事！」

兩個老人互相握着手，身邊的大漢們已在摩掌又擦拳的吼起來！

「對！老爺子，我們幹了！」

「殺吧，等在這裡不是辦法！」

莫大山一緊臉皮，道：「走，我們回寨去，大家商議好了再發兵！」

於是，只見這批怒漢一個個挺着胸膛走進寨，敢情他們要玩命了！

＊　＊　＊

于阿坤大步直上惡水灘，他一共走了一天半！

于阿坤來到深山裡，好大的一條山溪，宛如發大水般的夾着隆隆之聲流向下游！

山溪足有半里寬，怪石嶙峋，老樹護岸，兩岸似有猿啼，這兒敢情正是萬重大山正中間！

唔！人到了這兒，方發覺十萬大山的偉大，便也覺出自己的渺小了！

于阿坤是來報仇的！

陶津不下山，他自己找上門來了！

前面一座小茅屋，茅屋上方就是一條山道通山裡！

于阿坤走近茅屋前，有個顫巍巍的老太婆走出來，她上下仔細看了于阿坤一眼，彎着嘴巴笑道：「你才來呀！」

于阿坤一怔，道：「老太太，你這話……」

老太太道：「順着小道走，五里地就是一道嶺，你什麼都看見了！」

于阿坤又是一驚，沒開口！

老太太又道：「我給你吃，你一定不敢吃，給你水，怕你更不會喝，算了，你快走吧！」

這眞是一段大實話，于阿坤再儍也不會在這兒吃人家送他的東西！

笑笑，于阿坤道：「老太太，你也是惡水灘的人？」

老太太道：「我不是，但我的女兒是，可惜她早已經死了！」

于阿坤一怔，道：「你的女兒也爲盜？」

老太太道：「我姓李，我的女兒是李三娘！」

于阿坤一怔，又驚的道：「唔，『巧巧刀』李三娘，也是『翻天手』鐵成金的妻子！」

「不錯！」老太太道：「如果我女兒不死，我的外孫也有二十幾了吧！」

于阿坤仔細看這白髮已稀，滿臉皺紋的老太婆，道：「老太太，你知道我是誰？」

老太太道：「你八成就是他們所說的姓于……」

于阿坤道：「不錯，我是來報仇的！」

老太太道：「你應該報仇，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驚異的，于阿坤又道：「老太太，你好像一點也不擔心，這是爲什麼？」

老太太道：「你爺爺于玄殺了我女兒女婿，我並不恨他，然而……咳……」

于阿坤道：「你眞心話？」

老太太澀澀的一瞪眼，道：「誰能逃過國法？只是……天理國法和人情，你爺爺不該把我女兒的孩子也一併殺掉，她有身孕呀！」

于阿坤沒開口，他早就知道這件事！

老太太又道：「就因爲如此，我沒有攔他們爲我女兒女婿報仇，而且陶老二做到了，只是他做得不乾淨！」

于阿坤道：「是的，還有我活着！」

「你活着，他就有麻煩了！」

「而且我也來了！」

老太太點點頭，似是讚許的道：「你更有理由來報仇，因爲他們殺了你的父母！」

于阿坤道：「你好像歡迎我來似的！」

一聲苦笑，老太太道：「天理循環，輪廻報應，什麼樣的事情我見得太多了，怨怨相報有時實在莫名其妙，但你的不同，你應該來，除非你不是人！」

于阿坤還眞的迷惑了，這個老人家，比老夫子說的話還叫人弄不懂！

于阿坤走出茅屋外，老太婆後面跟出來。

她遙遙的指向一道大山頂，道：「那座山就叫老龍嶺，你只要到了山嶺上往下看，惡水灘就在你前面！」

于阿坤點點頭，道：「老太太，謝啦！」

老太太「咚」的一聲關上門，于阿坤心中可不是滋味，他眞的弄不懂這位老太太，也分不清是敵是友！

一咬牙，于阿坤大步直上老龍嶺。

他心中不斷的嘀咕，這年頭什麼樣的人都有，照一般來說，這位老太太應該是惡水灘一夥的。

陶津爲了她女兒懷身孕被殺，而奔走江湖二十年找仇家，她怎麼又對自己這般的和和氣氣？

沿着山道上了老龍嶺的半山脊，于阿坤看向五七里遠處的大山川。

唔，兩座大山相交處果然有個大水澤，勁急的流水往山溝下面奔騰着，發出打雷也似的轟隆聲。

就在那大水潭的兩岸邊，又是一片泛白的石灘，那幾棟新蓋起來的大茅屋，便分別的建在兩岸的山邊上！

于阿坤數一數這些大茅屋，一共有六排，另有一座大型瓦屋子，却獨獨蓋在一道半坡上！

忽然傳來一聲牛角號，只見一百多人從茅屋中一齊走出來，他們繞過大水潭一齊上了斜坡上。

原來那兒還有個大廣場！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蔡京下令：只追究在劫囚中露面的人，王小石、唐寶牛、方恨少都得逃亡，王小石跟唐七味等人議訂逃亡路綫，以應付沿途的追殺與伏襲。溫柔也是露過面的人，故此她也要逃亡，她的心態顯然跟王小石他們不一樣，在溫柔而言，逃亡或許只是一次較爲緊張的旅行，一場比較危險的遊歷而已，途中她遇到了羅白乃……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收拾殘局暗施襲　英雄對決試心聲

羅白乃峻然道：「你這不才是爲老不尊、教壞子孫，上樑不正下樑歪嗎？」

班師愕然：「這……」

羅白乃步步進迫：「你看你，怡紅院去過，陳老闆追過，這才告床頭金盡，你騙了咱們師兄弟的錢，還敢說我見色圖不軌？還敢要我視之爲師、待之若父？」

班師幾乎崩潰了：「徒弟，好徒兒，你別這樣子嘛，我剛才只不過是跟你開開玩笑罷了，又沒眞的責罰你，你犯不着這樣認眞吧？我借你們幾個錢，雖然有去賭，但確也有去做小生意，我無非都是爲了讓咱們這沒背景沒靠山的小小阿婆劍派能有發揚光大，威盡天下，吐氣揚眉，有權有勢的一日，你又何必太爲難師父我呢？爲師之心，眞苦過黃蓮啊！」

羅白乃仍咄咄迫人，「那你也非正人君子，幹什麼要我當聖人？一天要我：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行！要眞的遇上非禮，我還眞要大叫呢！」

班師眞的要求饒了：「你叫，你叫好了，好徒弟，大家一場師徒，又在患難逃亡之中，何必小小事便耿耿於懷，記仇在心呢？」

羅白乃忽爾笑了。

他笑起來戇極了。

像頭會笑的小牛。

「師父，您也別太認眞了，我也只是跟您開開玩笑而已。大手師公雖然說過：見色不亂眞君子。英雄難過美人關。人生自古誰無死，贏得千古薄倖名。人要正派、正義、正經，不可沉迷於女色，酒色財氣，四大皆空，尤其是色，更是紅粉本骷髏，骷髏乃紅粉……師父，我唸的對不對？記得清不清楚？」

「清楚，清楚。」班師阿諛的道，「一清二楚，你奶奶的，你記性眞好。」

「不過，」羅白乃譎笑道：「話確是這樣說，但大手神龍師公他老人家，好像不也是有三個老婆，四個妾侍……」

「嗯……應該是五個妾侍……」

班師悄聲說，「情婦還不計在內。」

「這不就是了。師公眞聰明！」

羅白乃於是下結論：「師公的眞精神乃：做一套、說一套！人性天性，可以遷就，不可扭曲。你盡管做，但不要亂說，這不就得了，也應合了師公他老人家更深一層更高一層的眞精神、眞內涵了。我們永遠追隨他老人家最高指示的大方向走便是了。」

班師對他徒弟的高見十分苟同，還補充道：「何況，你師祖……」

羅白乃一怔：「師祖？」

「就是你師公大手神龍師父的師父，本門開山祖師爺，『風月神經』的原著者，馮三詩，江湖人稱『三詩上人』。」班師的眼光裡充滿了崇敬仰慕：「上人說過：『本門心法，不傳邪魔外道，一定要恪守規律，嚴格自制』，但他又有附偈第十三條第一項(丙)曰：『性情爲本，心神爲經；心性之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大概指的就是今天咱兩師徒悟得的意思。」

羅白乃當然大以爲然：「所以我們今天都沒有錯？」

班師霍然道：「對！」

羅白乃更進一步眉飛色舞道：「我們今天只是在思想境界上更上一層樓而已！」

班師瞿然道：「對極了！」

而師徒十分振奮，簡直要擊掌爲盟了。

羅白乃忽然不解的問：「既然我們都沒有錯，爲何都沒有經？」

班師爲之黯然。

這次，到羅白乃攬着他師父的肩膊，表示親暱和同情：「師父。」

「嗯？」

「有一件事，徒弟不知該不該說？」

「你說。」班師忽然聰明了起來，「哈哈，敢情你還想託我去向溫姑娘提親不是吧？」

「那兒的話，師父，你別想歪了！」羅白乃慍然道，「師父，我是考慮到你終身大事上咧！」

「我？」

班師呆了呆。

「對。師父，你可知道：春天來了？」

「知道，春天來了。」

羅白乃指指天邊：「春風吹。」

班師望望天上白雲：「春風吹得好。」

羅白乃道：「花開了。」

班師道：「花開得好。」

羅白乃道：「冰融了。」

班師道：「融得好。」

羅白乃道：「鳥在叫。」

班師道：「叫得好。」

羅白乃道：「心在動。」

班師道：「動得好。」

「你呢？」

「你呢？」

「我是問你啊，師父！」

「我？」

班師給問得傻住了。

「對，你。」羅白乃說，「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論婚嫁，長者爲先。師父，你今天四十有二了吧？春風吹春花開春天來了，你的春心沒動過嗎？但你年紀已近秋天，不，已到了秋決時分了。你若嫁不出去，不，要不了媳婦，徒弟我怎麼辦？」

班師一時恍恍惚惚的，還沒會過神來，只溫聲應了一句：「你怎麼辦？」

羅白乃嘆了一聲，又摟着他師父的肩膀：「師父，我沒有關係。我還年輕、瀟灑、貌美、有才、有勢、聰明、智慧、風流、倜儻……我都不好意思讚自己那麼多，而你徒弟我又是個過份謙虛的人……但你不同，師父，我尊敬你，你拉矢多過我吃飯，失意過多我睡覺，你人生經驗豐富，雖然腦袋依然幼稚，但畢竟已人老珠黃，我看你，得要着急一些，找頭家，不，找個好姑娘嫁過去，哦，假如你有那麼大好像徒弟我的本事，娶過門來也行。別老要我操心，好嗎？師父！愛在深秋，總好過冷在殘冬——風燭殘年孤枕眠，可不好受啊，師父！」

班師聽得熱淚盈眶，點頭不已。

然後他徒弟又墜入了沉思裏，兀自喃喃不已：「青春只一次，青春是不常駐的東西。寧爲情義死，不作冷漠生。姑奶奶啊姑奶奶，你憂思不斷，何必何苦？何不乾乾脆脆、轟轟烈烈的愛他一場！」

班師看了他徒弟半天，好像正在鑑定他是不是個怪人，甚至是不是個人似的，好一會才恍悟道：「難怪春風在吹了。」

「哦？」

「無怪春花開了。」

「唔？」

「春天早就來了。」

「什麼意思？」

「徒弟啊，春天早在你心中了，」班師用手戳戳他徒弟心口，謔笑道：「你早就春心動了。師祖教的是『四大皆空』刀劍槍箭法，我瞧你只會『四大不空』。可不是嗎？你還想抵賴吧。你根本就對溫柔姑娘動了心，有了意思，是不是？」

羅白乃用眼角瞧着他師父。

瞧着，瞧着。

很用力的眼神，帶點狠。

好一會，他才哈哈笑了起來：「好厲害的師父，薑還是老的辣，話還是快死的人說的對！來來來，好師父，告訴我，有什麼好計善策，我可好想念姑奶奶她。」

班師這才如釋重負，笑呵呵的說，「我怕教會徒弟沒師父，有了姑奶奶沒有師父師門了！」

「你好徒弟我羅白乃是這種人嗎？師父言重了。」羅白乃也打哈哈笑着，自忖道：「難怪你留了一手，不教我點穴法了。」

然後又哈哈笑、笑哈哈的說：「師父說笑了。」

班師倒把臉色一凝：「我倒不是說笑，你只怕……難有勝算？」

羅白乃嚇了一跳，忙問：「你

說眞格的?」

班師肅然道:「眞的。」

羅白乃將信將疑:「你怎麼知道你說的一定對?」

班師凜然道:「因爲我姓班。」

他一時變得淵停嶽峙:「是魯班師父的班,是班昭、班超的班,也是『妙手弄斧班門』的班,我說的話,一定有道理。」

羅白乃倒吸了一口涼氣:「你說。」

班師望定着他,像在授予什麼獨門內功秘訣心法的說:「你有情敵。」

「誰?」

「王小石。」

然後他下斷語:「你的境界才到四大不空,他本身卻早就是一個空。」

班師權威的道:「你,不是他的對手。」

羅白乃認眞的尋思了一會兒,然後問:「武功上我不如他,但情場上我也不及他麼?」

這個問題,倒使他師父一時回答不了。

「不管了,」他徒弟說,「只要有機會,我總要試她一試。我是人,他也是人,有什麼他能而我不能、他可以而我就不可以的!何況,我喜歡她就是了,她喜不喜歡我,都不影響我對她的喜歡。」

「有志氣!」班師感慨地道:「可惜就從沒見過你將之用在正途上。」

羅白乃一笑。牙白,眼亮,人開朗。

「這,也就是我做人的樂趣。」他說。很自得其樂地。

* * *

打從他呱呱墜地始,聽說產婆在他光禿禿的屁股打了一掌,他才哇地哭出了聲之時,接生婦已經是這樣對他下了斷論:「這孩子血腥味很重。」

大家今天看到他那燥鬱的樣子,也聽說過他身經百戰(他不能夠算是個戰無不勝的人,所以一層一層的打上來,一種功夫一種功夫的習有所成,更是艱辛不易,實力非凡),當然都無有不同意這句話的。

就連武林中人也認爲他是一個血腥味過重的男子。

* * *

其實不然。

至少他自己就不認同。

他是常常與人戰鬥,他只能在戰鬥中求長進、精進,他當然也殺過人,但實際上,他殺人不算多。

比起一般殺人爲樂、嗜血爲雄的武林人,他殺人已算是極少的了。

他相貌雖然凶悍,但却很少把人恨到要殺了他的地步。一般敵人,他只要把對方打倒了、擊敗了,就已洩了憤。

他脾氣雖然暴躁,但他很少躁烈得非要奪去一個活生生的人之性命不可。一般他不喜歡、憎惡的人,他只要把對方教訓一頓、吃點苦頭,只要對方知道駭怕、或向他認輸,他通常就此算了。

他不算太血腥。

他好戰。

好勝。

好鬥——但不算嗜血。

終歸一句:他是好出風頭。

不過,可能人人都認爲他身上「血腥味很重」,而他也以混身能逼出一股「侵人的殺氣」爲榮,所以,也覺得自己是個「血腥漢子」。

這樣想,可以使他覺得自重,至少很威風。

他喜歡威風。

他做人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威威風風。

威風八面,就是他人生目標和取向。

其實,近年來,尤其是與驚濤書生一戰後,他身上的「天竺神油」味,遠濃於血腥味。

是以,他也給人稱作「神油爺」,而不是「血腥漢子」。

但他仍希望自己是個「血腥漢子」。

彷彿,一個雙手染滿血腥的男人,才能算是個眞正的漢子。

一個眞正的漢子,自己得要流汗,敵人得要流血。

* * *

是的。

敵人得要流血。

一定要流血。

他要殺死他(們)。

他一定要殺死他。

他一定要他流血。

他長途跋涉、風塵僕僕,好不容易才因「大四喜」提供情報而揹上了這行人,這次,他決不放過。

他年紀已大。

他不能功敗垂成。

他再也不能讓擋着他光明前移的人活下去再礙着他的路。

他一定要清除這個障礙,博取相爺的信重。

這是他的頭號大敵。

他雖然跟他並沒有私仇,但他非殺他不可,他跟他好像天生就不能並存似的。

不然,就是生死之交。

否則,便是死敵。

* * *

葉雲滅心目中的敵人,當然就是王小石。

可是,他該怎麼格殺王小石呢?

他親眼目睹過王小石在「別野別墅」脅持蔡京直至闖出「西苑」那一幕。

他雖然沒有眞正跟這個人交過手,但已可從而揣測對方的實力。

但他沒有因此而駭怕。

他反而覺得奮亢。

每次要遇上大事、高手和重大決戰的時候,他都會奮亢莫名。

這種時候,通常他都會特別需要女人。

可是他每逢這種重大關頭,他都特別自制,其原因有三:

一,他不大成,也不大能。「成」和「能」,對一個男人是很重要的事。他雖然武功高强,而且還非常血腥,但做那種事兒,他只十分勉强,有時不成,甚至大多數時候都不能夠。

二,他堅信,精氣一洩,他的元氣就會打了折扣,而且,殺氣頓消,功力也不夠精純了。在這種節骨眼上,遇上高手,他的精神元氣,總要省着點用。

三,他不大願意去勉强女人和他幹那種事,因爲勉强也沒用,他一急忙就更用不上了;女人也不大願意主動跟他幹那回事,這樣一來,只好召妓,那就更力不從心了:妓女嫌他沒好樣的,也不算多金,身上且有藥油味,刺鼻嗆喉得緊,他也嫌妓女髒,往一個洞裏就塞進去,抽抽送送就了事,事後他也覺嘔心,何況多也無能爲力。

是以,他興奮歸興奮,多只在心裡私下宣洩解決了事。

故此,他就鬱在心頭,更加煩躁了。

他一煩躁,就牙痛。

所以,惡性循環,他長了一副十分情緒不安的樣子:相由心生,又是一例。

誰也不知道這樣一個血腥男子、江湖殺手,竟然少殺人、少玩女人、甚至連對妓院也畏如蛇蠍,避之則吉。

有時他自己也感嘆:血腥漢子,怎可如此!

* * *

他是這樣子,但表面上,他更要誇誇其談,說他當日曾在夏蘭閣如何金槍不倒,所向無敵,昨天在春牛小築如何獨佔花魁,今晚還打算在秋菊樓包起四位紅牌姑娘,一副威風威得了馬上中風也在所不惜的樣兒。

他是這樣,他的四個拍檔可不然。

這四人是:

泰感動,

郝陰功,

白高興,

吳開心。

他們都是童貫的心腹手下,外號「大四喜」。

爲了要替蔡京洩心頭之憤,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等在朝中沆瀣一氣,互爲勾結的權臣宦官,都調動了自己豢養的打手、殺手,要取王小石的性命,來討蔡元長的歡心。

他們都派出了各路人馬,有的已出了手,有的已回了頭,有的根本截不着王小石,有的……像這四人,就盯上了王小石這一行人:儘管王小石等人各已喬裝打扮,但這四人仍然斷定自己沒認錯。

這是正點子。

因爲這四人都是捕快出身的,相當精明,善於偵察追踪。

他們原隸於刑部,早期是朱月明一手栽培出來的精英,後給童貫看中,收編爲近身部屬。

正如其他人一樣,能成功的促使他們參與追殺王小石及其同夥,這種艱巨任務,自然都有讓這些武林精英(或敗類)必然動心、動意的誘惑。

他們給打動的獎賞或許並不一樣,但亦有相近處。

像葉雲滅,蔡京給他的許諾便是:

「你若殺了王小石,以前元十三限的地位就由你來主事,你這位子坐得好,連諸葛正我也得讓你七分。」

這就夠了。

那形同是天下武林第一人了……而且還是皇上認可、御准、詔封的。

至於這「大四喜」,童貫的允諾是:

「你們殺了王小石,你們就是四大名捕。相爺一定成全,我也一定保荐。」

足夠了。

對吳開心、白高興、郝陰功、泰感動四人而言,這是他們畢生夢寐以求的事兒。

四大名捕,名震天下,黑白兩道,莫不稱頌!

能當四大名捕該多好。

可惜他們想當四大名捕,却不是去學四大名捕一樣:不諛上虐下,不循私弊法,只爲民興利彰善懲惡,抑制豪强,嚴刑貪惡,反而去走一條討好權貴,當殺手、打手、劊子手的路。

他們細心研究過王小石可能逃亡的路線後,再細加追尋,終於找到了線索,之後,他們再三研討,也很清晰、理智的反省過,單憑他們的實力,還未必能收拾得了王小石和他的同黨們,是以,他們還需召攬强助。

强助是要,但不宜太多。

太多人,功就薄了。

所以他們只找一個。

一個眞正的强人:

他們選了葉雲滅。

＊　＊　＊

郝、白、吳、泰四人在盯上了目標之後，都很能忍。

他們不找女人，不爭吵，不喝酒，沒有異動，是四名標準的獵人。

好獵人是沉得住氣的。

這使得連神油爺爺都有點佩服他們。

這四人畢竟還年輕，居然能這般沉着自制，不毛不燥。

他自己至少就很奮亢。

而且躁鬱。

所以牙很痛。

痛得使他恨不得把嘴裡的牙齒都拔光算了。

有時一旦牙痛起來，頭跟着也痛，眞是心無大志，心灰意懶，除齒無他。

他卻不知道：眼前這四個人，早在做這件事之前，已糟塌、蹂躪、輪姦、凌辱了不少女人——而且還是童貫示意讓他們胡搞的，而女人大都是朱勔給他們獻上的、送來的。

有這種叱咤天下、當權人物爲他們撐腰，以壯行色，他們當然無所不爲，無惡不作。

實際上，就算是一路上，他們也做了不少這種勾當：

白高興喜歡處子。

他強姦她們。

吳開心喜歡婦人。

他們殺掉她們丈夫爲脅，莫不相從。

泰感動不太喜歡女子。

變童就成了他的禁臠。

郝陰功則什麼女人都喜歡。

他喜歡折磨她們。

很少女人能在他們蹂躪之後得保性命的，就連她們的親屬家人亦然。

不過，當他們一旦要辦事（正事）的時候，就可以暫時抑制、辟除這一切惡習。

他們要專心把事情辦好，辦完再說。

只要把事辦好，何愁沒有女人？再荒唐、縱欲、渲洩的事都在所多有。

所以他們的壓抑不是爲了自制，而是爲了儲備日後可以更縱情恣欲的實力。

這是葉雲滅有所不知的。

他還以爲這幾個年輕人很沉得住氣，難得不酒、不聲、不色。

只辦事。

＊　＊　＊

與人合作辦事，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對合夥的瞭解。

不能了解就談不上信任。

無法信任就辦不了事。

可是，大伙一起合作辦事中最困難的一個環節就是人的問題：

人事，永遠比做事更費事。

＊　＊　＊

如何殺死王小石？

五個人，有五種不同的意見。

「把他引出來，單對單，」葉雲滅覺得自己輩份比較高，武功也絕對比那四個高明多了，所以他發言時所採取的姿態也相當高：「我一個就可以收拾他。」

郝陰功不同意：「你要殺一個人，目的只是要他死，你要一個人死，一對一的決鬥是最壞的方法。」

他說話到嘴邊，已把「笨」字改成「壞」字，但還是令葉神油低吼了一聲，那藥油味可就更嗆鼻了。

「大四喜」畢竟都是江湖人，他們都曾受過傷，乍聞到那藥酒的味道，使他們曾經受過傷的骨骼都禁不住呻吟了半聲。

至少，他們心裏已然聽見，一清二楚。

泰感動也表示了意見：

「葉前輩的英雄風範，是我輩望塵莫及的。只不過，對付王小石這種卑鄙小人，光明正大的單打獨鬥，反而容易爲他所趁，咱們在暗他在明，若不圖這個方便，萬一誤了相爺、將軍的任命，那可眞是天理不容。」

葉雲滅沉默了下來。

也沉下了臉。

話是中聽了些，而且後半段的話說得格局太大，他不想損這個鍋。

吳開心適時的說：

「跟王小石在一起的，都是爲非作歹之徒，而且窮兇極惡，不好對付。咱們用毒，在他們食物、飲水裏下毒，全毒死了省事。」

葉雲滅濃眉聳動了一下。

白高興則認爲：

「該用迷藥，趁他們歇下了，我用迷魂藥吹進去，他們一個軟巴巴的扒下了，那就任我們收拾了。」

郝陰功剛才只批評了葉雲滅的主張，他可還沒提出方法，現在作出補充：

「炸死他們。」他陰咧咧的說：「把炸藥埋在他們必經之地，我有辦法弄到炸藥。」

泰感動另有妙計：

「他們在眼前七八天內至少要渡三次河，我熟水性，鑿穿他們的船底，看他們死也不死！」

辦法是有了：

一，毒藥。

二，迷藥。

三，炸藥。

四，沉船。

四個都是好方法，也是最歹毒的方法。

他們都望向葉雲滅——畢竟，他是前輩，他們希望他能在其中選一個，或者選四個，最好，把選擇的權力交回給他們四人。

「用毒的、使迷藥的、炸得人粉身碎骨的、鑿船溺水的，什麼都用上了；」葉神油在這四個人面前，忽然生起了一種自己不會有過的感覺：那是一種神聖的光榮，使他感覺到原來自己是個人物，是條好漢，不覺很有些陶陶然：

「我也知道王小石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我要殺他，便是殺他，決不做偷偷摸摸的事，那種事，比較適合你們來幹！我只適合決戰。」

「大四喜」面面相覷。

白高興試探的說：「前輩何必爭這口氣？殺了王小石就是了。」

葉神油道：「不是爭氣。要殺人就得要有殺氣，偷偷摸摸的，只能偷雞摸狗，憑什麼殺人？」

吳開心試圖勸服：「葉爺，反正完成任務就是了，管他用什麼手段呢！」

葉雲滅反問：「若你爲了銀子，叫你媽去當娼，可不可以？」

泰感動笑着把話題岔開：

「他們人多……我們是以寡擊衆，自然要用點取巧之法。」

神油爺爺仍說：「一個人取巧多了，難成大師，做事取巧爲主，難成大器。」

郝陰功陰惻惻的道：「王小石可不是個易惹的人，你算算看：元十三限、六合青龍、傅宗書……全敗過在他手裡，連相爺也曾爲他所脅，你眞的要跟他決鬥？」

「決鬥？來吧！」神油爺爺葉雲滅豪氣三萬丈的道：「我只怕沒有好的對手。」

郝、泰、吳、白四人又互覷了一眼。

＊　＊　＊

他們繼續跟踪王小石等一行人，並且感覺到似乎還不止他們這一路人馬盯上王小石等人。

有一衆人馬他們很快便摸清了底，知道了來路。

另一幫人（或一個人？）他們則完全一無所知。

甚至不知敵友。

他們決定要先行動手，以免給人佔了功，搶了大好前程。

對於葉雲滅的「英雄對決」，他們當然也有過計議。

「那老不死以爲自己是英雄！他？我呸！連我褲襠裏的都不配，他只是個狗奶奶的熊！」泰感動在葉神油面前最溫和，私底下卻最是激烈。

「好狗不擋路！他要死去死好了，卻偏碍着咱們的財路、前路！」郝陰功也對葉雲滅頗爲忿慨。

「他只是沒折，不自量力，可是沒擋沒攔，他去決鬥他的，送他的死，咱們照舊依計行事，要王小石的命。」吳開心在說好說歹，「我們幹我們的，誰先殺了王小石便是誰的功。」

白高興忽然反問了一句：「要是先給他得手了呢？」

三人都怔了一怔，郝陰功陰狠狠的道：「他？老掉牙的死剩一口氣的，他有這個能耐？」

白高興問：「要是他眞能呢？」

泰感動哂然：「咱四人聯手還鬥不過老烏龜麼？」

白高興仍問：「要是他眞的比咱還來個先下手爲强呢？是不是頭功就讓他給獨佔了？」

三人靜默了一會。

還是吳開心先說話：

「要是他能，我們就把他宰了，功勞，一樣是我們的。」

白高興這才點點頭：

「我就等這句話。」

＊　＊　＊

他已等到了這句話。

他們的議論就從這句話題上發展了下去。

「既然老不死想自己動手，咱們不如先讓他動手好了。」

「對，他要是失手，那是他的事，他要是得手，就是咱們的功。」

「殺王小石難，殺老烏龜却易。」

「所以，何不讓他們先行決一死戰，咱們再來收拾殘局？」

他們決定讓葉雲滅打前鋒，沒想到第二天神油爺爺却來問他們：「你們決定好了沒有？」

「決定了什麼？」

「用那一種方法對付王小石那干逆賊呀？你們不是商討了整晚了嗎？」

「我們？」

四人又互覷一眼，仍是由白高興說：「我們決定遵從葉爺的意思，讓兩位英雄公公平平的作一次決鬥。葉爺神勇蓋世，必勝無敗，萬一失利，也有咱們四個後輩挺着、扛着。」

「謝了，四位好意，我心領了，」葉雲滅嚴峻而凌厲地道：「昨天我提出獨戰王小石的建議，只是要試試你們有沒有這膽氣，公開跟王小石決一死戰，沒想到你們年富力强，獨不敢正面交鋒，我還爭箇什麼？這樣吧，照你們的意思，用毒的用毒，下藥的下藥，扳不倒他，我自會撐着你們，拆脚骨給你們作骨頭，光明正大的給王小石好看，你們懂了吧？」

四人你看我、我看你，齊聲應道：「懂了。」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燕子飛逐走冒充石貴妃的犬養由美，暗中監視，她輾轉才找到五虎，由石太郎帶到天外天，山本和五龍會的會長在此地開會，地點是正陽樓的別院碧雲天，從碧雲天再追踪至雙龍居，見犬養由美找到姐姐二公主，二公主懷了孕，是山本家的骨肉，燕子飛聽到這裡，知事關重大，但無法聽清和看清楚到底公主是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燕子飛

揮劍報仇恨　一席話解嫌

燕子飛鄭重其事的道：「這一切祇能說是臆測，事實究竟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如無確切把握，不宜輕率行事，須知倭人狡詐百出，又有內應，沒取得充份証据前，還是按兵不動的好。」

神刀丁玲道：「燕兄弟，依你之見，我們要不要折回去一探究竟？」

燕子飛道：「暗探雙龍居，勢在必行，但不是現在。」

「爲甚麼現在不行？」

「我覺得山本、井上對我等多少有點起疑，防備必嚴，更重要的是，咱們如在此時折返，這兩個魔頭必會懷疑到如意頭上去，這是唯一的內應，不能有絲毫差池。」

柳青青道：「子飛，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記得孫九峯說過，這雙龍居是金百萬的產業，對不對？」

燕子飛道：「沒錯，孫大人確有此言，石太師似乎還是雙龍居的常客哩。」

「如此看來，姓金的絕非等閒人物，很可能是五龍會的人，而且地位一定不低。」

「青青，妳的研判大致八九不離十，進城之後務必要認眞查一查。」

石磊道：「燕子飛，你是說身入虎穴，空手而回，白抬一趟，現在就要回城去？」

燕子飛以堅定的語氣道：「嗯，我們立刻進城，一切待回到別有天之後再從長計議。」

大石頭拍拍屁股就走，道：「也好，咱家的肚子正餓着呢。」

燕子飛吆喝道：「喂，慢着，別把轎子丟下呀。」

「甚麼？還要將空轎子抬回去？」

「是啊，好借好還，再借不難，也許以後還用得着。」

「哼，你眞會折騰人，都怪我大石頭交友不愼，一再幹這種窩囊事。」

話是這樣說，轎子還是抬了起來，踏着暮色，奔往京城。

＊　＊　＊

天已經黑了，

有風，是微風。

玉兔高懸，瀉下一地銀白。

五匹馬，像怒矢一般，從西直門內射出。

馬上坐着五隻老虎，正齊轡朝西方狂奔。

五虎踏月夜奔，神采飛揚，馬鞭不停的抽打，五隻馬尾巴，及五件紅披風，全部畢直的向後飛起，煞是壯觀，也不過才一忽兒的工夫，已奔出三數里。

山葉武夫目注西方，說道：「前田大哥，在城裡面住得好好的，

山本會長叫咱們去雙龍居作甚？」

前田惠艮道：「不清楚，想必定有要事相商，聽說二公主挺着大肚皮，急着要回宮去待產，怎奈孫皇后仍穩坐坤寧宮，時機尚未成熟，山本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苦無良策，許是想出了甚麼好主意，叫咱們兄弟去琢磨一下。」

柳上欽三道：「殺一個孫皇后易如反掌，憑五虎的能耐，不過是舉手之勞。」

前田惠艮道：「柳上兄千萬不要低估了中原武林的實力，大內高手如雲不算，孫九峯、張鐵虎、嚴元伯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尤其是燕子飛、柳青青更加難纏。」

一提起燕、柳二人，五虎就有氣，石太郎不乾不淨的道：「媽的，前前後後跟他們已經動過好幾次手，就沒有一次能佔到便宜，下次再讓老子堵上，非要姓燕的趴在地上喊爺爺不可。」

佐佐木想法相同，嘿嘿冷笑一聲，方待出言，從一條橫路上突然冒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來，將他挑行囊的一根長木棒橫了過來，擋住去路。

石太郎睹狀大怒，道：「好狗不擋道，快滾開！」

說着，雙腿一緊，欲策馬硬過，却被老者給强行攔住，佐佐木怒不可當的吼道：「老傢伙，你想幹甚麼？」

老者面籠寒霜，語冷如冰：「不幹甚麼，祇是想問一句話。」

石太郎勒馬道：「有屁快放，大爺還要趕路呢。」

老者打量了五虎一眼，道：「你們可是橫行扶桑的那五隻小老鼠？」

前田惠艮滿臉不悅道：「關東五虎，威震扶桑，閣下說話最好客氣點，以免禍從口出。」

「五鼠也好，五虎也罷，祇要是從扶桑來的人就成。」

「你找扶桑人幹甚麼？」

「想打聽一個人。」

「不知是那位？」

「山本刀之助，五龍會的會長。」

「有事？」

「想知道此人現在的行踪。」

「抱歉，我們一無所知。」

「我老人家得到消息，山本與你們同船而來，最好還是實話實說的好，如有半句謊言，五位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言詞倨傲，根本沒將五虎放在眼內，不禁惹惱了石太郎，惡狠狠地道：「尊駕何人？看你陰陽怪氣的樣子，可是曾肆虐東瀛的西刀徐遠？」

老者的臉色微微一變，道：「不錯，老夫正是西刀徐遠，知道我老人家的厲害，就快快從實招來。」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五虎眼波流轉，心意已通，策馬一陣游走，將西刀徐遠團團圍起來。

五虎行動一致，身手敏捷，已亮出傢伙攻上去，企圖以迅雷之勢，殺徐遠一個措手不及。

孰料，徐遠的修爲遠在五虎想像之上，身形三閃，已到了鞭影刀山之外，怒沖沖地吼道：「我老人家尚未出招，你們倒先幹上了，意欲何爲？」

前田惠艮道：「好說，想向你討還血債。」

「討甚麼血債？」

「你東渡扶桑，殺人無數，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你的意思是說五鼠也是五龍會的人？」

「不是，五虎自立門戶，一向獨行其是。」

「不是就好，否則一個也活不了，再見！」

收起長棒，當眞轉身就走。

五虎却不答應，四面圍堵，前田惠艮道：「且慢，咱們的事還沒有解決呢。」

西刀徐遠吹鬍子瞪眼道：「你小子還有甚麼事沒解決？」

「殺人償命，扶桑子民不能平白被殺。」

「我老人家殺的是五龍會的魔崽子，與五鼠何干？」

「五龍會的人也是扶桑人。」

「是扶桑人又怎樣？」

「咱們兄弟要討回這筆血債。」

「是山本老狗叫你們幹的？」

「此事與山本會長無關。」

「無關就請便吧，我老人家沒閑工夫殺不相干的牛鬼鼠輩。」

輩字出口，西刀便自彈飛而起，此老身手了得，直升三丈餘，向東電瀉而落。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五虎亦非弱者，喝聲中，紛紛縱離馬背，西刀甫落地面，遂又陷身重圍，五人二話不說，立即展開一輪猛攻，但見五龍斬漫天飛舞，人皮鞭倏東乍西，鬼頭刀神鬼莫測，聽風流的劍法更是如影隨形，始終在徐遠周身尺許之處轉。

饒他徐西刀乃一代宗師，强敵環伺之下，依然沒討得半點好，經過一陣赤手對白刃，手忙脚亂的混戰後，終於被迫抽出了刀。

西刀一出，八面威風，立將陣脚穩住，徐遠的身子整個籠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刀影中，儘管五虎四面夾擊，捨命搶攻，却再也近身不得。

雙方龍爭虎鬥，熱戰方酣，從雙龍居的方向，燕子飛等人正巧抬

着空轎經過，不由皆停下脚步，駐足觀看。

柳青青默察片刻後，發出一聲驚「咦」道：「咦！奇怪，徐老頭一向心狠手辣，今天怎麼一反常態，只守不攻？」

燕子飛目注場中，道：「嗯，他不但只守不攻，而且還一直試圖脫身而去，看來他對五龍會的人懷恨極深，捨五龍會外，似乎皆不屑一戰。」

「子飛，你有沒有注意，他始終不會使用攝魂掌法，這是爲何？」

「誰知道，我想徐老若以攝魂大法對敵，五虎恐怕不堪一擊。」

霍然，場中響起一聲如雷暴喝，西刀徐遠聲若洪鐘般道：「冤有頭，債有主，我老人家懶得跟你們泡蘑菇，見到山本那條老狗的時候，替老夫傳句話過去，叫他火速前來伏罪受死，如敢說半個不字，小心我誅絕五龍會，殺盡扶桑客！失陪了。」

左手一領刀背，幻出萬道刀影，登時金鐵交鳴之聲大作，震退三劍一刀，脫身而去。

前田惠良不肯罷手，大叫一聲：「殺！」天龍斬呼嘯出手，石太郎的皮鞭更快更準，在徐遠身前佈下一道鞭網。

噹！一聲，西刀修爲有素，功力深厚，一刀揮出，磕飛了天龍斬，回旋之勢如激射怒矢，倒轉回來反而斬向前田自己，幸虧前田熟悉天龍斬的特性，閃身避過，驚險萬狀的接在手中。要是換了別人，那還有命在？

徐遠去勢如風，石太郎的皮鞭雖長，同樣無能爲力，被西刀削斷尺許長的一段，落脚處已在數丈之外。

「站住！」

這話並非出自五虎之口，而是發自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年口中。少年一身勁裝，胸前二排二十四顆金釦閃閃生光，肩披淡黃色披風，足履黑色皮靴，眉清目秀，英挺中仍透着幾分稚氣，是位難得一見的美少年。

徐遠視如不見，不假詞色，脚一落地，旋又彈飛而起。

少年眞不含糊，瞬即騰身相攔，硬將西刀徐遠給截了下來，道：「老傢伙，識相的最好乖乖地站着別動，回答小爺我的問話。」

徐遠見他身手不凡，口氣又大，弄得滿頭霧水，陰森森地冷笑道：「好野的娃兒，你是誰家的孩子？」

少年盛氣凌人，傲然言道：「別管我是誰，現在是小爺問你，還輪不到你開口問話。」

「娃兒好像眞的是在找老夫？」

「你如果是西刀徐遠的話，就沒錯。」

「我老人家正是西刀徐遠。」徐遠晃動一下手中寶刀，道：「娃兒何人？」

「看劍！」

少年好快的動作，西刀的後半句話尚未出口，他已拔劍而出，攻至徐遠身前三寸之處。

此劍與一般的劍不大相同，寬僅二指，却比普通的劍長半尺，通體散發着一股森寒之氣，一劍攻出，劍身顫動劇烈，嗡嗡作響，有如龍吟。

西刀睹狀臉色大變，脫口驚叫一聲：「東劍！」

隨着這一聲驚叫，暴退三尺，躲過來招，少年得理不饒人，第二劍又已電襲而至，徐遠邊躲邊喊道：「小娃兒快住手，你可是東劍余魯余老兒的後人？」

少年依舊怒容滿面，吐字冰涼：「老傢伙，你只要認識這口劍就夠了，其他的事應該比小爺更清楚。」

他似是不願多言，任憑徐西刀如何盤根詰問，一概置之不理，只顧一味搶攻。徐遠則正好相反，只守不攻，眨眼間少年已連攻二十餘招，西刀被逼退七八丈遠。

徐遠乍然虛晃一刀，朗聲道：「小娃兒，老夫畢生不打爛仗，不殺無辜，你若當眞是東劍後人，而余家尚有長輩在的話，今夜請至正陽樓一晤，大家言講當面。」

話落人起，向東奔去，却被五虎堵住了，徐西刀不禁大發虎威，登時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又與五虎幹上了。

少年不甘寂寞，人劍合一，一閃即至，鏗鏘一聲，便將佐佐木、山葉武夫的長劍架住，道：「讓開！」

佐佐木大怒道：「臭小子意欲何爲？」

少年的聲音比冰冷，比鐵硬：「這個老傢伙的命，小爺爺要了，你們不准插手！」

山葉武夫瞪眼道：「很不巧，大爺也要取他性命，現在還輪不到你，一邊涼快去。」

少年的語氣更冷更硬：「你們憑甚麼？」

佐佐木，山葉武夫一振手中寶劍，同聲道：「老子憑這個！」鐵腕猛一沉，撥開來劍，身形疾轉，立從左右兩側攻向少年。

聽風流的劍法，在黏字訣的功夫上堪稱獨一無二，可以聽風辨向，循聲出招，向以靈巧詭異著稱，令人防不勝防，躲不勝躲。

但少年的劍法却猶有過之，儼若鬼魅幽靈，神鬼莫測，交手才不過十合，便傷了山葉武夫的左肩，

餘威所及，劍尖抵住了佐佐木的咽喉，威風凜凜的道：「劍道深奧如海，想在三尺青鋒上逞英雄，你至少還差十年的火候！」

此人年紀雖小，口氣却大得驚人，而且也的確身懷絕技，非同小可，一出手就制住了二名扶桑高手，震懾全場，所有的人皆全部爲之一楞。

西刀徐遠就利用這一刹那的工夫突出重圍，一溜煙似的走了。

少年似是與他有血海深仇，勃然大怒道：「姓徐的老兒別溜，咱們的帳今天一定要算清楚。」

放下佐佐木，拔腿就追。

佐佐木不服氣，想追下去一決死生，被前田惠良攔下道：「算了，這一老一少皆非等閒人物，讓他們去龍爭虎鬥好了，咱們還有正事待理，趕去雙龍居會山本要緊。」

燕子飛這時從暗中大步行出，哈哈笑道：「高明，高明，單憑你這幾句話，就足以証明前田兄是一個聰明人，而聰明人是絕對不會做傻事的。」

前田惠良朝柳青青立身之處瞄了一眼，道：「燕兄此話怎講？」

燕子飛道：「本俠是在提醒五位，不要忘記昨晚燕某所講的話。」

石太郎上前三步，道：「末將記性不大，忘性倒不小，你燕子飛昨夜究竟放了甚麼屁？」

燕子飛一字一句的道：「燕某限你們在七天之內遠離京師，遠離中原，從速返回扶桑，不然，如有任何惡跡落在本俠手裡，可不會再像昨夜輕輕放過。」

佐佐木大呼小叫道：「燕子飛，六天的時間還長得很，到時候咱們再走着瞧吧，屆時也許燕朋友已一命嗚呼，魂歸西天！」

燕子飛臉色一沉，道：「既算我燕子飛死了，也容不得爾等胡作非爲，須知中原人傑地靈，能人輩出，像剛才的那位少俠就是一個現成的好例子。」

一提到那少年，佐佐木就滿腹怒火，大吼大叫道：「哼，胎毛未脫，乳臭未乾，你少替那黃口小兒吹大氣，下次若再犯在老子手裡，管保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他這兒話一說完，前田便下令上馬，五虎一齊揚鞭離去，撲向雙龍居。

燕子飛也抬起轎子，背向而行，目標是西直門。

柳青青忽道：「子飛，這個少年到底是何來歷？江湖上從未聞有他這一號人物。」

「我跟妳一樣，今天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年輕朋友，在劍術上的造詣可謂出神入化，絕不作第二人想。」

石磊笑呵呵地道：「你們跑了一趟扶桑，變得孤陋寡聞了，關於這個娃兒，我大石頭倒有個耳聞。」

柳青青急急追問道：「大石頭，你知道些甚麼？別賣關子，快說呀。」

石磊慢條斯理的道：「大約三個月前，在泰山脚下，突然出現一位少年劍客，凡是他行踪所到的地方，一遇上佩劍之人，必然出劍挑戰，如當地有劍道名宿名家，亦必登門討教，據說三個月下來，跟他交過手的劍客已不下百人。」

燕子飛道：「勝負如何？」

「少年全部獲勝，未輸一場。」

「可會傷人？」

「他揚言志在論劍，不想傷人，絕大多數的對手均在他劍抵咽喉後便告結束，只有極少數的人惱羞成怒，施出了下三濫的手段，少年亦僅略施薄懲而已，並未傷人性命，是以在一兩個月之前便已轟動武林，傳爲佳話，甚至有那多事之人，還拿你燕子飛跟他相提並論。」

柳青青道：「此人可就是剛才所見之人？」

「應該就是他，這種出類拔萃的人才如鳳毛麟爪，不可能鬧雙胞。」

「就只他一個人獨來獨往？」

「大多數的時間單獨行動，相傳偶而也會在他的身邊出現一位老太婆。」

「這老太婆是否也身懷絕技？」

「江湖傳言，老婦高深莫測。」

「可知他們的來歷？」

「衆說紛紜，迄無定論。」

柳青青道：「曾聽西刀徐遠叫了一聲東劍，許是東劍余家的後人。」

燕子飛道：「大家都知道，東劍早在三十年前便被人滅門，三十年後，怎麼可能冒出一個二十歲的後人來。」

「那大概是傳人。」

「不管是後人或傳人，首要的條件是余家必須有人劫後餘生。然而，三十年來，武林中並無東劍尚有人存活的傳聞。」

柳青青道：「東劍余魯，財大勢大，兒女成羣，手下高手如雲，不見得一下子就能趕盡殺絕，有一二幸存者，應屬可能。至於說三十年來音訊全無，想係爲了躲避仇家，像徐老兒就是這樣，在他未現身之前，誰也不會想到他仍活在世上。」

燕子飛聽柳青青言之成理，頻頻頷首稱善，四人放快脚步，很快便返回城內，將軟轎物歸原主，命石磊、丁玲回別有天，燕、柳二人

換了一件衣服，又匆匆忙忙的來到正陽樓。

一進門，馬上就發現，西刀徐遠已先一步到達，正坐在面對大門，二樓上的一個座位內，面容肅穆，神情焦灼，一雙眸子一瞬不瞬的盯着門口，若有所待。

燕、柳拾級而上，衝着徐遠拱手為禮，同聲說道：「徐老，久違了。」

徐遠好大的架子，理都不理，甚至連頭都不曾偏一下。二人已習以為常，一笑置之，落坐在對面的一副空位上，叫了幾樣可口的菜餚，淺酌慢飲起來。

金百萬看在眼中，從別處特地趕來迎迓道：「兩位今天怎麼泡到前面來了，失迎，失迎！」

燕子飛淡然一哂，道：「別有天的菜吃膩了，到這兒來換換胃口。」

金百萬見桌上的菜色十分簡單，道：「貴客臨門，怎可如此慢待，金某這就傳話下去，叫他們送一桌上好的酒席來，算是小老兒孝敬兩位的。」

柳青青搖搖手，微笑道：「謝了，就我們兩個人小酌，幾樣可口的小菜就足夠了，倒是別有天近來頗不安靜，時有宵小騷擾，金掌櫃可有比較隱蔽清靜的好所在，換一個地方住？」

金百萬恭謹有禮的道：「敝店的三大別院，最近全告客滿，此外再無可供二位落脚的地方了。」

燕子飛道：「聽說西山脚下的雙龍居，也是金大掌櫃的產業，不知可肯讓本俠暫用一段時間？」

金百萬的臉色微微一變，但馬上又堆下一臉笑容，道：「說來眞不巧，雙龍居在三天前就已經賣給別人了。」

「賣給誰？」

「不知道。」

「金掌櫃開甚麼玩笑，那有賣東西不知賣主的。」

「事實確是如此，這筆買賣完全委由中間人全權處理，小的並未過問。」

柳青青花容一寒，道：「誰是中間人？」

「石太師！」

「哦，是他，好硬扎的掮客！」

「是啊，老太師權傾天下，一言九鼎，有他老人家出面，那還有小老兒置喙的餘地，所以一切均未加過問，並不知買主的姓名來歷。」

「好了，沒事，金掌櫃請去忙你的吧。」

「是！是！」

金百萬躬身告退，轉過頭來，發現西刀徐遠的桌上空空如也，笑容滿面道：「請問老爺子可是在等人？」

徐西刀一臉不耐煩，從鼻孔裡「嗯」了一聲，沒開腔。

「要不要先點些吃的？」

「不必！」

「來盤糖炒栗子如何？」

「不必！」

徐遠連說兩句不必，其冷如冰，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金百萬心裡雪亮，知道又遇上了扎手貨，那還敢再多言，哈着腰步下樓去。

就在金百萬下樓的當兒，大門外停下一頂轎子，走出一位白髮皤皤，老態龍鍾，身軀略顯佝僂的的老太婆來。

老嫗的確很老，少說也在八旬開外，皺紋密而深，眼皮子都搭拉下來了，彷若風乾的橘皮，但臉色仍極紅潤，步履尤其穩健，眉宇之間自然流露出一股子不怒自威的威儀，手中的龍頭拐杖長與身齊，當門而立，目視全樓，一望即知絕非等閑人物。

側後立着一個美少年，燕子飛一眼就認出，正是前不久在西郊所見的年輕人。

西刀徐遠已迎了下來，掛着一臉的驚喜，道：「老嫂子……」

僅僅叫了一聲「老嫂子」，以下的話還來不及說，便被老婦人的叱聲打斷，「沒錯，是他，給我拿下！」

少年應喏一聲，銀虹閃處，劍已在握，不管三七二十一，「天女散花」、「海底撈月」、「分花拂柳」，三招快攻，連成一氣，分襲徐西刀上、中、下三要害。

這小子的劍法十分了得，快！狠！準！兼而有之，徐遠雖是武學大家，亦不免駭異不已，急急閃躲不迭。

少年出手辛辣，既快且猛，三招一過，緊接着又攻出八劍，似乎大有不將徐遠生擒活捉絕不罷休之勢。

徐遠躲不勝躲，防不勝防，不得已只好騰空而起，方勉强擺脫少年的糾纏。

「接招！」

老婦人好妙的身法，龍頭拐杖挽起一片狂濤，人也跟着飛了起來，兜頭蓋面的砸下去，語冷詞寒道：「徐老兒，拔刀！你以前的威風到那裡去了，怎麼變成一隻縮頭的烏龜？」

徐遠一味閃避，始終不曾還手，不肯拔刀，道：「老嫂子，妳我三十年不見，為何一見面就刀劍相加，莫非我們之間有甚麼深仇大恨不成？」

二人俱已勢竭而落，分站樓梯兩側，老婦人聲若焦雷般吼道：「徐老兒，你少裝糊塗，東劍余家的三百條人命，難道不是你的傑

作？」

西刀聞言大吃一驚，急聲追問道：「老嫂子說甚麼？東劍是毀在小弟之手？」

「你自己心裡有數，何必多此一問。」

「老嫂子憑甚麼敢如此肯定？」

「是孩子他爹臨終前親口告訴老身的。」

「余老哥可曾目睹小弟下手殺人？」

「我那老頭子生前對你恩重如山，你自然不敢在他面前公開露臉。」

「如此，那出手者究係何人？」

「徐山本，你門下最得意的首座弟子，以及手下一流好手近百人，子夜猝然偷襲，連燒帶殺，頃刻之間，我東劍的一片大好基業便化作烏有。」

一提到徐山本，西刀馬上就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慨然一歎，道：「老嫂子，實不相瞞，西刀徐家也早在三十年前便毀在徐山本的手中了，如果小弟的猜想不錯，受害的可能還不止東劍、西刀，連南拳、北腿也早已毀宗滅派。此人並非姓徐，亦非我漢家兒郎，他原是扶桑人山本刀之助，冒名投在小弟門下的目的，就是為了毀滅我中原武林，可惜事發後始得知一切，大錯已成，追悔莫及。」

現在該輪到老婦人詫異了，疑雲滿面道：「徐遠，你說西刀徐家也毀了，這話可當眞？」

徐遠長吁短歎道：「小弟的為人，老嫂子應該知之甚詳，每隔一年半載必會與余老哥聚會一次，那一次出門不帶十來八個家丁門人隨行，幾曾匹馬單槍，這樣寒酸過，又怎會三十年不上余家的門探望老哥老嫂？」

老夫人想了想，道：「嗯，關於徐家莊被毀的事，老身最近也有個耳聞，大概假不了。我且問你，山本刀之助這個畜牲現在何處？」

徐遠道：「早先一直蟄居扶桑，與犬養王狼狽為奸，胡作非為，他的老巢五龍會被我搗毀後，繼而犬養覆亡，在東瀛已無立身之地，如今又潛來中原。」

余老夫人的龍頭拐杖在地上猛一頓，氣虎虎地道：「這個天殺的藏身那裡？快帶我去，老身要親手殺他。」

徐遠道：「小弟得到消息，就躲在京城內外，只惜迄未查明狗賊的確切所在。」

臉色一整，接着又道：「老嫂子，別站着，咱們坐下來慢慢的談。」

徐西刀領着老少二人，上樓入座，叫了一桌酒菜吃食，老夫人邊吃邊說：「徐家莊既已滅門，你是如何死裡逃生的？」

這是一段痛苦的回憶，徐西刀感容滿面，唏噓再三，敞開自己的上衣，在胸部露出三條既寬又深的刀痕，道：「說起來眞是奇蹟，也可能是天意，山本第一個下手的對象就是我，連砍三刀，却均未傷及致命要害之處，當時正在睡夢之中，醒轉時已是第四天，就這樣，出乎意料之外，從死神的手裡撿回來一條命。」

始終不曾開口的少年這時說道：「既是在睡夢之中挨刀，怎知行兇之人是山本狗賊？」

徐遠苦笑道：「睡得再死的人，挨了一刀之後，也會驚醒，一眼便認出了逆徒的眞面目。」

目光從少年的身上掃過，轉對老夫人道：「這位小友身手不凡，劍法精純絕妙，頗有余老哥當年的神韻風采，可是老嫂子的衣鉢傳人？」

老夫人給少年夾了兩片肉，手撫着他的肩胛，慈祥之情表露無遺，笑容可掬的道：「這孩子並非老身的傳人，事實上是我們余家唯一的後人，是老婆子的嫡親孫子。」

「如此說來，余家虎口餘生的人尚不止老嫂子一人囉？」

「我那老頭子，四兒三媳，俱已死光，得以大難不死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半人。」

「老嫂子是如何幸免於難的？」

「說來湊巧，也許是上天有意安排，老身那天正巧走親戚去了，故而逃得一命，回到莊裡時，僅老頭子一息尚存，是以知悉一些事情的梗概。」

「另外半個人是那位？」

「是我的媳婦，也就是這孩子的娘，當時已懷了三個月的身孕。」

「這怎麼可能，看這娃兒年紀，不過才二十上下，倘若確係余家骨血，應已是三十許人才是。」

「此事說來話長，孩子的娘受傷極重，始終昏迷不醒，只是氣息未斷，仍可稍進飲食，為了保全這條命根子，老身將她移往一處深山古洞之中，以野參靈芝等物餵食，經過漫長的十年歲月，我那苦命的媳婦已油盡燈枯，頻臨斷氣前的那一瞬間，老身斷然決然的將孩子破腹取出，她娘則就此與世長辭。」

這是一段備極辛酸的歷程，老夫人說至傷心之處，已是淚眼模糊。少年也停下筷子，陪着老奶奶落淚不止。

燕子飛、柳青青聽得入神，端在手中的酒杯許久未動，這時才互望一眼，咕咚一聲喝下去。

西刀徐遠目注少年道：「這孩子叫甚麼？」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玄小龍與王彩雲在大龍坡上打跑了施毒老道司馬修後，便向大龍幫總舵奔去，這時在總舵院子裡的三棵大樹上分別吊着老董夫婦和張發旺，他們已被丘泰來折磨得不成人形，終於等來了少幫主與張冠率領的大批人馬衝進來，經過幾番力搏，將吊在樹上的三個人解救下來，玄小龍却始終不見老爹玄劫的踪影……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天下山



丘泰來技窮逃遁　玄小龍總舵尋父

丘泰來見玄小龍殺來，大關刀一個大旋殺，左手隨之一片黑暗罩來。

玄小龍未落地，他看得清，那是一把毒砂射來，這時候他才發覺這丘泰來的左手套了個人皮手套。

玄小龍半空之中露絕技，只見他右足踩上左足背上，左足向上猛一收，人已借力反彈三尺高下，把下墜的身子阻滯在半空中，他清晰的看着一把毒砂的烏雲，自他的足下射過。

丘泰來也爲玄小龍這一招「巧踩流雲」而吃驚。

不及再摸出袋中毒砂，丘泰來雙手抱刀狂斬，他力大無窮，殺法狂野，每出一刀，呼呼有聲，一片極光接着一片極光，丘泰來幾乎把自己包裹進一片忽隱忽現的冰山火焰中了。

玄小龍就是要看這老賊有什麼驚人的功夫，他抖着長劍忽上忽下，幾次沒能撲近丘泰來。

只因爲丘泰來不只是手中大關刀堪稱是一件重兵器，而且他身子高大，手臂特長，左手套着手罩，每出一刀，必見入地半寸，宛如一尊鐵金剛一般。

幾個照面之後，玄小龍終於發現敵人在出刀之後總是先抬右腿，右足踏的是魁斗，大關刀揮起威力無限。

玄小龍就是認準了這一點，他在丘泰來一刀砍空尚未站定的時候，一聲清叱騰身而起，他人在半空中擰腰半旋，長劍已自他的足下疾劃出一道光弧，便也帶出一溜鮮血在標濺。

丘泰來一劍中在肩頭上，他本來有可能被玄小龍一劍把人頭劈開花的，但丘泰來的功力高，他舉刀上撩，躲過這要命的一劍。

別人中劍必閃逃，但丘泰來不是。

丘泰來中劍他往地上滾。

只聽有沙沙之聲，原來他的身上披了一件犀牛皮背心坎肩。

就在他滾動中，左手忽的打出一片黑砂來。

玄小龍剛落地，見又是黑砂射來，立刻往後一連三個空心觔斗。

玄小龍不但後閃，而且他還叫附近的幾個兄弟小心，因爲他們就在玄小龍附近搏殺那些黑衣人。

玄小龍以爲，丘泰來今天必死，丘泰來已技窮了。

玄小龍有些激動，他打算活捉丘泰來，除了逼問他爹下落之外，還要叫董大叔三人刺他幾刀消消氣。

只不過當他呼叫中站定，又見那片毒砂紛紛散落中，院子裡已不見丘泰來的人影了。

玄小龍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大吼一聲了：「丘泰來，你往那裡逃！」

有一團人影剛剛消失在大龍堂，那是大龍幫的總舵所在，也是大龍幫議事大廳。

玄小龍不顧一切的往大廳內追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今天非抓到丘泰來不可。

* * *

丘泰來肩頭一劍入肉兩寸，便肩胛骨也裂了，他自知難以應付玄小龍的撲殺，盡力的一把毒砂逼退玄小龍，人已往內廳奔去。

常言道，狡兔三窟，丘泰來當然有備。

只見他一路奔進一間小屋內，靠牆邊一張大床，丘泰來伸手重重的拍過大床板。

忽的傳來一聲低問：「誰！」

「是豆豆嗎？快開啓機關。」

「是爹來了。」

那正是丘豆豆的聲音，只聽「卡卡」幾聲响處，大床往一邊移動三尺，近牆處露出個地洞口。

丘豆豆已在下面向他爹招手。

「爹，快下來。」

丘泰來的手上還抓着他的大關刀，只不過當他一旦到了地道下面，大關刀便拋棄在地道中了。

上面的大床在移動，「咚」的一聲又復原，誰也看不出這兒還有地道口。

地道中有燈光，丘泰來對女兒道：「快走，淮上已不是咱們的了。」

在前提燈帶路的丘豆豆道：「誰希罕這裡呀，我早就想離開這窮地方了，三天兩頭鬧水災，討厭死了。」

丘泰來聽了也點頭，他重重的道：「所幸咱們早有備，金銀珠寶帶古物，還有那……哈……」

他得意的笑了。

這時候他還笑得出來，那必然有令他高興的事物。

但丘豆豆却又黯然的道：「只是，哥死了，他一直不聽我的話。」

丘泰來在地道中冷哼一聲，道：「他本來死不了的，他如果聽爹的話，從南京坐船歸去，他會死嗎？」

丘豆豆道：「他被那個妖女迷惑了。」

丘泰來道：「他就是不多想一想，他以爲司馬修的法術與毒女陣，必能收拾玄小龍與那妖女王彩雲，他要在大龍廟一戰奪走王彩雲，唉，他也不想想可能嗎？冰炭不同爐，水火不相容，他是色迷心竅了。」

丘泰來道出這一段，也把那丘占魁爲什麼會藏在大龍廟中之事抖出來。

原來丘占魁的主意打到王彩雲的身上了。

更令人吃一驚的，乃是上個月南京分舵江邊那麼多大木箱裝上大船出海，原來是大龍幫幾十年累積的財富與銀糧被暗中搬運走了。

玄小龍如果知道這一段，他必頓足大叫後悔了。

* * *

前面是洞口，洞口處有一堆亂石，移去石板，丘豆豆當先探出頭來了。

她左右前後四週看，這兒是一片水林子。

水林子比沼澤稍好一些，但水林子到了鬧水災的時候就不見陸地了。

那個荒石堆很高，足有兩丈餘，從下面往上走，還得用手攀洞壁。

丘豆豆道：「爹，快上來，咱們附近有備。」

丘泰來一躍出了洞口。

丘豆豆已撥開一片雜草蓆覆蓋的小舟，她立刻跳上那有個小篷的小舟中。

小舟中的設備齊全，便是僞裝的衣衫簑衣也有備。

這父女二人在小舟中一陣荒亂收拾打扮，立刻間二人變了樣。

那丘豆豆變成個小婦人，灰髮半遮面，丘泰來變成青年大傻蛋，眼角鼻孔有白點，一副邋遢樣。

這父女二人緩緩的往那大湖中把小舟搖去。

誰會知道這二人乃是大龍幫的幫主與大小姐？

他二人不往下游搖船，反方向的往內陸搖，原來他們早就設計好了，一旦危機來臨，便循這條路綫繞道回去大海上。

* * *

玄小龍急壞了，他仗劍狂奔，大龍幫中他拚命的四下追找丘泰來。

這時候，大院中仍然有搏鬥。

玄小龍心中急躁，大小院落找三遍，不由奔到大廟前，他大吼：「丘泰來逃掉了！」

大院中還有七個黑衣武士在拚鬥，但聽了玄小龍的話，不由拔身便逃，他們跳過了圍牆往荒林中奔去。

王彩雲過來了。

「小龍哥，丘老賊逃了？」

玄小龍迭足道：「是我一時間沒想到這一點，被那老賊打出一把黑砂，他便藉機奔到廳內，等我追上去，早已失去他的踪影了。」

王彩雲也怔住了。

忽見張冠等走過來了，大伙聽說丘泰來逃走，無不大罵老賊狡猾。

卓飛立刻命人四下追找，這些

殺紅眼的兄弟們，分開來就在大龍幫總舵尋找起來。

這時候玄小龍才走到董大年夫妻二人身邊，那張發旺只是垂淚不已。

玄小龍叫人把三人抬到大廳上，再由王彩雲親自爲三人治傷。

王彩雲見三人傷得重，她只有盡其所有，把最好的藥物用上了。

令大家更忿怒的，莫過於丘泰來早命人把大龍幫搬空了，他的作風就是海盜作風，大龍幫中只有極少糧食，那也是只夠三兩天食用。

玄小龍心中痛苦，大龍幫眞的是元氣大傷了。

* * *

玄小龍見王彩雲已把董大年夫妻二人的傷包紮好，又見王彩雲查看張發旺的胸前一陣後，不由問王彩雲，道：「師妹，張兄的四肢已殘，難道無法叫他開口說話嗎？」

王彩雲不開口，忽自懷中取出一包長針來，她的動作神速，已有五根長針紮入張發旺的胸肩與脖子上了。

張發旺昏過去了。

王彩雲却微微笑了。

* * *

玄小龍親自把熬的稀飯一口一口的往董大年口中餵食，他也餵食董大娘與張發旺！

玄小龍不叫人餵，他餵，而且等三人吃過了，他才會再自己吃！

就在吃過之後，玄小龍才急急的問董大年，道：「董大叔，你可以多說幾句話嗎？」

董大年老淚縱橫的道：「少主啊，我老董從沒見過人有如此殘忍的，丘泰來是猛獸呀！」

玄小龍道：「我聽董大叔說有甚麼女人，是甚麼樣的女人把我爹怎樣了？」

董大年道：「那夜四條快船圍上來，我們的破船動也難動了，他們來的人多，一擁便把我們抓來，我才知道不小心露了形藏！」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道：「我們被抓回這裡，那個丘占魁小雜種當先就把我們狠打一頓！

「丘泰來就要把咱們殺了拋入湖中的，不料來了那女子，他還帶了四個大漢！」

玄小龍聽得心頭一緊，他急問：「甚麼樣的女人？」

董大年道：「丘泰來對這女子十分恭順，比對他女兒客氣多了！」

玄小龍心中一怔，暗想：「會是她？她也去了睢寧，她的身邊正是四個大漢！」

忽又聽董大年道：「那女子聽了被打得昏死過去的老幫主是玄劫，立刻便叫丘泰來把老幫主交她處理，這以後大家被分開了，我們再也看不到老幫主了！」

他說罷掩面大哭起來了！

這光景誰不傷心吶！

* * *

玄小龍木然的在大樹下走着，張冠已開始吩咐人們把屍體運出去了！

王彩雲見玄小龍痛苦得不開口，她也不知如何才能叫玄小龍安下心來！

玄小龍突然一把搗在頭上，他旋身面對大廳！

「是她，一定是她！」

立刻間，他急步走進大廳中，那樣子帶着幾分興奮與急躁！

董大年拭去淚，悲哀的看着玄小龍！

忽然，王彩雲取出一顆藥丸投入張發旺的口中，然後很快的把扎在張發旺身上的長針一根一根的拔出來，等到最後一根針拔出來，王彩雲併指疾點，張發旺「吭吡」一聲全身一顫！

「啊！」

張發旺開口了，而且有了聲音！

一邊的董大年大叫：「發旺呀，你有聲音了！」

玄小龍也爲師妹的醫術佩服得叫起好來！

「師妹，你眞行！」

王彩雲道：「我沒把握，但我盡力而爲！」

她低聲問張發旺：「你可以說話了嗎？」

張發旺張口半天，才拚命似的擠出幾個字！

「我……說……話！」

夠了，王彩雲道：「不要再說，你需要睡一覺，等過一個時辰就可以正常說話了！」

她對玄小龍又道：「他果然是被人點中啞穴，時間太久沒解開穴道，才有他這樣子，明天就會好了！」

玄小龍很安慰，至少殘廢了的張發旺可以說話了！

* * *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走到大廳外，玄小龍道：「師妹，妳記得前些日我們在睢寧郊外與呼延秀士一批人大幹的那回事嗎？」

王彩雲道：「其中還有大海盜的女兒金申如玉！」

她忽的冷冷一哂，又道：「那個大海盜女兒心如毒蛇，她想把我殺死，哼，太不自量力了！」

玄小龍道：「對，金申如玉，師妹，妳忘了金申如玉在受了傷以後，被她的『黑鯊四大天』救到馬背上以後，金申如玉曾說了一句甚麼話？」

王彩雲想了又想，道：「當時我十分生氣，沒有注意她曾說過甚

麼話！」

玄小龍道：「金申如玉說，要我上門去求她，她說她等我去求她，是不是這句話？」

王彩雲一楞，道：「對，好像就是這句話，難道她指的就是這件事？」

玄小龍道：「我以爲是！」

他忿然的又道：「除了這件事以外，我還有甚麼事會求助於她？」

王彩雲驚愣的道：「難道玄大伯眞的會被她擄走了嗎？我不信！」

玄小龍道：「師妹，且容我們去問問董大叔他們二人，就知道是不是金申如玉幹的！」

王彩雲跟着玄小龍走近董大年二老的大床邊，董大年見玄小龍去了又回，回了又走，知道少主思念老幫主，不由得追悔長嘆！

玄小龍道：「董大叔，我想知道，那個不叫丘泰來父子殺我爹的女人，她是不是二十歲左右？」

董大年道：「差不多就是這歲數。」

玄小龍看看一邊的王彩雲，又問：「這女子是不是長了一張俏麗脫俗的鴨蛋臉？」

「是呀！」

玄小龍比了個手勢，又道：「她有這麼高，皮色亮而泛紅白色，是個十分開放的女子！」

董大年道：「是有些洋裡洋氣的女子，說出話來盛氣凌人！」

玄小龍冷笑了！

「果然是她，可惡啊，我不求妳，我殺了妳！」

董大年急道：「少主啊，難道你認識這女子？她住甚麼地方？」

玄小龍道：「董大叔，你們尚不知道，丘泰來與大海盜金申之洞，他們是叩頭拜帖兄弟，多年前，他們就認定了要謀奪大龍幫，由丘泰來前來准上投靠我爹，在這些年裡，他力求表現，取得我爹信任，當上了副幫主，與那位石大叔平起平坐，不料機會來了，台灣出貨，大海船十一艘去到海上，立刻由金申之洞率了大小快船幾十條，把大龍幫的船貨人員全部吃掉，等我爹海上追查，丘泰來便借這機會奪下了大龍幫幫主寶座！」

他一口氣把事情說完，聽得董大年三人大罵丘家父子不是東西！

就在這時候，金玉來了！

金玉走到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面前，淡淡一笑，道：「不知我是恭喜玄兄奪回大龍幫？還是爲玄兄沒找到父親而同情，我……」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不管怎麼說，我已算替我表妹前來幫過你了！」

玄小龍道：「我心存感激，金兄已兩次助我於危機之時，算一算我尚欠金兄一次救命之恩！」

金玉一笑，他轉身而去！

玄小龍與王彩雲等正在大廳上議論紛紛，忽有兩個漢子奔進來，那人見了玄小龍立刻指着後面，道：「發現地道了，就在後面一間小房內！」

玄小龍立刻跟着那人往後面走，錢和道：「少主且留步，由我錢和去瞧瞧！」

玄小龍點點頭，道：「錢叔多加小心了！」

那錢和去了不久就轉回來了，錢和的手中端着一把大關刀，那正是丘泰來的殺人利器！

於是，大家明白，丘泰來是由那處地道遁走了！

王彩雲道：「我判定這丘老賊必回海上去重操舊業當海盜去了，這裡大龍幫總舵已復，咱們還要赴河面上去，石大叔率船與丘泰來佈置在河上的船隊，只怕已交上手了，咱們留下人來處理此地一切，這就立刻去河上支援石大叔他們！」

玄小龍一聽，咬咬牙，道：「好，我要殺盡這批冒充善良的海盜們！」

那張冠等六名分舵舵主便跟了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一齊奔向湖邊，只見遠處船影成列，交叉衝擊，幾乎叫人數不清有多少船隻在搏殺！

搏殺中，至少有五七艘船在燃燒，船上起火，船便立刻失去動力，只見火光之中雙方殺得凶殘！

玄小龍急得忙往一條小舟上跳去！

王彩雲見這小舟無帆，四隻木槳放船上，這是遊湖小舟，但所有的船均已放入湖面戰鬥去了！

錢和見這湖面上，雙方殺得厲害，他對玄小龍道：「少幫主請等一等！」

錢和說完回身便走。

大伙正在懷疑錢和想去幹甚麼，沒多久，只見錢和肩上扛了一把大關刀走來！

錢和扛刀上了小舟，道：「姓丘的王八蛋眞有勁兒，這大關刀眞的重！」

卓飛已笑道：「錢兄想得週到，有了這把大關刀，足以打垮敵人士氣！」

邱永山笑道：「對，舉着大關刀，敵人還拚甚麼命？」

王貫伍笑笑，道：「咱們就說丘泰來一家人已死絕了，哈……這叫欺敵！」

玄小龍與王彩雲以爲這一招足令敵人們喪膽！

於是，四人操槳，一人把舵，錢和肩上扛着大關刀，小舟已往一

里遠處的最近船隻划過去！

漸漸的已看清楚了，那是玄小龍這方面的大海船，正與三條雙桅快船搏鬥得殺聲震天！

玄小龍以手遮着陽光看過去，只見正是船隊中的主帥大船，船上有個怒漢正浴血奮戰！

划船尚有五丈遠，玄小龍已狂吼如飛龍長吟！

「兄弟們，我來了！」

隨在他身後的乃是王彩雲！

這兩人先是上了一艘敵人雙桅快船上，五個大漢迎過來，早被玄小龍下重手攔腰劈死兩個，另外三人已被王彩雲空中連環足踢，暴屍在河面上！

玄小龍越過十幾個大漢的頭上，只見是時運生與三位大把頭正與九個黑衣人拚殺！

玄小龍更發覺時運生這位南京分舵舵主的背上腿上鮮血在流，那另外兩名把頭也已雙肩大腿染紅鮮血！

玄小龍又看到船頭上只有五位兄弟同十幾個黑衣大漢拚上命了！

這時候玄小龍也才明白，原來丘泰來把大龍幫中大部份的人調在船上，想倚多取勝，因爲丘泰來以爲玄小龍只不過百多人，他以五百之衆迎戰，必能吃掉敵人一百多人，而他自己則坐鎮總舵等候捷報傳來！

然而却想不到玄小龍不但逃過大龍坡上司馬修的毒花美女陣，而且一路殺進總舵來！

*　*　*

此刻玄小龍神龍出現，他毫不留情的出劍如風，欺身直上，口中大吼：「我要殺盡你們這批海盜！」

吼聲引來七個黑衣人反身圍上玄小龍。

玄小龍厲吼一聲：「修羅殺！」

那劍光如同綿延不斷而又能延伸的銀虹般閃耀，七個黑衣人已拋刀往下倒去，鮮血如同船面上起了血泉，直往外湧出來！

就在這時候！

就在玄小龍揮劍往船中央殺去的時候，有人舉着大關刀厲聲大喊！

「你們還不放下刀來投降，丘泰來一家已死絕了！」

這一聲厲吼眞管用，所有的黑衣人吃一驚！

錢和舉着丘泰來慣用的大關刀站在船中央，道：「這是丘老賊的兵器，你們難道不認識了嗎？」

他這麼一吼，忽聽有人厲吼一聲！

「殺！」

有幾個黑衣人出刀了，他們出刀不是殺向玄小龍方面的人，而是殺他們自己人。

三個黑衣人不防自己人會對自己人出刀，立刻間死在船上！

幾個黑衣人齊齊走過來，有個中年漢子道：「他們三人是船上把頭，三條快船他們當家，我們原是大龍幫的老人，這兒咱們只有聽他們的！」

錢和心中高興，玄小龍道：「你們之間有多少是丘泰來帶來的海盜？」

玄小龍這一吼問，立刻七八個大漢跳入湖中逃了，而且是潛水而逃！

這些人乃大海上來的人物，投入這湖中自然是得心應手，因爲湖水才有多深？大海他們也敢下去，這兒豈不是小巫見大巫！

這時候，玄小龍與王彩雲迎向時運生三人，那時運生大笑，他還在流血！

流着血又能笑出來，那才眞的悲壯又英烈！

玄小龍上前道：「時叔，咱們已收回大龍幫總舵了，咱們已殺了丘泰來一家。」

他的聲音已被十幾個黑衣人聽去，十幾人立刻當先歡呼起來！

原來他們雖然身在大龍幫，心中却懷念老幫主，只因爲丘泰來佈下暗殺隊的人，他們便只有忍氣吞聲的在大龍幫中混日子，如今一旦有這天大的好消息，一個個便也忍不住的歡呼起來！

玄小龍命人快放船，附近大船還在拚命的狠幹！

不用多吩咐，包圍時運生的三條快船，立刻由黑衣人們分別駛開，他們緊跟大海船，直往湖中駛去。

原來石敢當率船隊逼近大龍坡附近的湖口之後不久，忽自兩邊圍來近六十多艘大小船隻，石敢當當然認得這些船隻，他把牛角信號傳向各船，立刻指揮大船疾駛向湖中，不料敵船太多，四路奔擁而來！

石敢當的隊形被衝散開來，這光景成了各自爲政的局面了！

沒多久，石敢當的十幾條船分別被幾條船圍緊了，雙方也不再講甚麼戰術了，便在這湖面上狠幹起來！

玄小龍的小划船不坐了，他與王彩雲站在時運生的大船頭遙看過去！

站在時運生身邊的張冠道：「時兄，你在南京不得意，我在睢寧開茶舖，娘的，想不到咱們也有出頭天，今天非大幹一場不可！」

時運生一身鮮血和汗水，他咬牙道：「姓丘的該碎屍萬段。」

忽的，前面船上傳來狂吼聲。

「攔住他們！」

只一看，便知道是一條大海船上傳來的吼叫，那大海船原是與另外三條快船把一條改裝的大海船圍在中間，雙方也正自殺得厲害，玄小龍向大海船疾駛而到，雙方就快碰上了。

錢和又高舉着丘泰來的大關刀，狂吼起來。

「你們看，丘泰來一家死絕了，這是他的刀。」

「轟」的一聲，兩條大船撞在一起，大船上有二十幾個黑衣大漢舉刀過來了。

錢和再叫：「丘泰來已死，還不投降！」

有個毛臉狂漢吼道：「便是幫主已死，也要先宰了你們這批叛逆。」

跟着大漢殺上大船來的還有二十多人，聽了毛臉漢子的吼叫，他們大吼：「殺！」

於是，玄小龍與王彩雲出手了。

玄小龍直撲過去，他大叫：「閃開！」

便是錢和幾名舵主也往後閃退。

玄小龍有着建立威信的意味，到了這時候，他總得叫兄弟們對他產生信心。

那麼如要達成這目的，有什麼比此時的機會更好的？

王彩雲不如是想。

王彩雲覺得海盜們太可惡了。

「殺！」

玄小龍出劍了，劍身晃閃間已分不清劍身了，只見極光一片罩上敵人，那毛臉漢的厚背砍刀疾劈落空，玄小龍的一招「天外飛虹」殺到。

「啊……」

「卡……」

毛臉漢的半個人頭不見了，紅血白腦絞在一起的淌落船板上，王彩雲也紅了眼，她出掌如風，疾點敵人，在玄小龍的修羅絕殺中，王彩雲也點倒五個大漢。

於是，船上的幾位舵主出刀了。

先是，王貫伍大叫：「咱們也上！」

「殺！」

王貫伍抖手打出飛標，兩個黑衣大漢掩面往後就逃，這二人剛回到自己船上，就被自己船上的黑衣漢子們砍死在船舷邊。

有人已大呼：「他們是丘泰來的心腹呀，他們全是血殺隊的人物，咱們無奈何呀！」

一聽是丘泰來的血殺隊人物，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更火了，二人再也不多想的絕招盡出。

玄小龍宛如神龍出雲，長劍上撩下殺間，又是五個黑衣大漢倒在血泊中，這時候，遠來的三條快船上，黑衣漢們也圍上來了。

這些人也是剛剛反正過來的人。

三十多名黑衣漢衝上大船來，早把尚有十多個血殺隊的人亂刀砍死在大船上。

有個漢子走到玄小龍面前，道：「你一定是傳言中的老幫主之子了！」

他指着毛臉漢屍體又道：「這傢伙叫萬山，人們也叫他海裡蹦，他就是副幫主，也是血殺隊長，他經常亂殺人，兄弟們敢怒不敢言。」

玄小龍道：「只可憐我爹的老部屬了。」

王彩雲指着被圍的船隊指揮船，道：「小龍哥，快過去，石大叔好像受傷了。」

有個黑衣大漢道：「那是兩個丘泰來的大護法，他二人的武功甚高，大河面的船就是由他二人指揮。」

玄小龍一聽，冷笑連聲，道：「咱們快過去。」

於是，錢和立刻又把丘泰來的大關刀高高的舉起來了。

「餵，丘泰來一家死絕了，你們要命的快投降。」

「轟」的一聲大船碰大船，船面上的人閃晃間，玄小龍拔身而起，飛躍在大船頭，他只一看，心中一沉。

石敢當身上挨了幾刀，已無從算起，但石敢當雙手端着丈八長矛仍然在拚命的掃殺。

石敢當的聲音早已吼啞了，有個大漢帶着七八個黑衣漢子正堵住石敢當狠幹。

有誰見過狠被羣狗圍咬的局面嗎？

果然獨狠難敵衆犬，石敢當眞叫慘。

*　*　*

船尾上，那老黃忠也好不到那裡，老黃忠身邊還有自己兄弟五人，但有個怒漢站一邊，他指揮十幾個黑衣大漢砍殺黃忠六人。

這六人每人身上在冒血。

六個人負隅頑抗，除非頭被砍掉。

玄小龍見這批黑衣人出手殘酷又瘋狂，再聽了那人說這其中二人是大護法，立刻站在船中厲吼。

「住手！」

他非叫不可，因爲他發覺石敢當快力氣放盡了，便是出手救援，也怕來不及。

果然，兩邊狂殺的人回過頭來瞧。

玄小龍指着自己，道：「我，才是你們要殺的人，因爲我叫玄小龍。」

兩個怒漢提刀奔過來了，十幾個黑衣人也隨之圍過來。

船頭過來的大漢刀指玄小龍，叱道：「操那娘的，原來這幾個月咱們大龍幫各分舵被踢了盤子死了人，是你這小狗操的在作怪呀！」

船尾的黑漢也罵：「操那娘的，你可惡啊！」

玄小龍哈哈道：「我已拿下淮上大龍幫總舵了，二位，你們是不是要對我下刀？」

兩個怒漢一瞪眼，道：「吹牛呀！」

一邊的錢和把丘泰來的大關刀往二人面前一拋，吼道：「王八蛋，你們難道不認得丘泰來殺人的傢伙？」

忽聽附近船上有人歡呼。

「好呀！」

不料，石敢當大船上的黑衣人們個個在咬牙。

忽聽得船尾大漢吼叫，全是這大船上搏殺的黑衣人們叫出來的，他們應是丘泰來的子弟兵。

要知一個梟霸人物，總是免不了培養自己的力量，爲的就是易於控制以鞏固自己的權利。

丘泰來就培養了一批殺手，只是他的方法錯了，天下最能叫人信服的並非暴力，仁義天下才是無敵。

* * *

玄小龍已明白，這批人不死，湖面上的戰鬥就難以息止，見這些人殺過來，他也吼叫：「殺！」

「殺呀！」錢和幾人與二十多名剛才歸順回來的漢子們，迎上去了。

兩個大漢的武功果然了得，兩個當今大龍幫的大護法，自從淮上五虎「摧命使者」于眞等人死後，這二人便成了丘泰來水面上的兩大支柱，只是他二人命運不濟，今天遇上了玄小龍。

玄小龍出劍如風，已把這兩人圈入他的劍光之中，王彩雲忽的旋進，她的「五爪拂穴手」已拂過這二人的玄璣，當二人的兵刄掉落的刹那間，斜刺裡有一支長矛刺過來。

長矛刺進船頭過來的那位大護法的肚皮，長矛也在他的腹中猛一攪和再拔出來。

「刷」的一聲，好大一段肚腸被那長矛挑上了半空中。

人們這才看清楚，石敢當一身是血的抖着肚腸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便在這時候，另一大漢的頭已抛入水面上濺起一片血水來，原來玄小龍一劍把這人的頭切下來了。

黃忠與另外五人也殺過來了。

玄小龍咬牙發出怒聲響，想着他爹尚不知在何方，手中長劍就更不慈悲了。

「殺！我要殺光你們啊！」

只見他宛如發了瘋一般，一頭撞入黑衣人羣中，聽吧，卡卡之聲是骨折，絲絲之聲肉拋飛，十幾個黑衣人幾乎尚未看清敵人的劍勢，人已中劍倒翻在地了。

石敢當已力氣放盡的跌坐在地上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附近船上的黑衣漢子們已大聲呼叫了。

「少幫主神威，少幫主萬歲！」

隨之，就見附近船上有人把搏殺對象改變了。

他們反而搏殺自己一方的人，當然，那些均是他們平日敬畏而不敢招惹的人物。

如今機會來了，又聽說丘泰來完了，他們當然要反正過來了。

大船上的幾個搏殺的黑衣血殺隊員，見勢頭不妙，更見兩位大護法已死，他們不殺了，立刻往水中跳下去了。

這情形應該是可以逃命了，不料船上也跟着跳下二十多人，生生把逃走的血殺隊員又活活刺死在水中。

牛角號又吹奏起來了。

附近十多艘大小船隻已傳來陣陣歡呼聲。

再看遠些，另外兩條大海船已往這面駛來了，湖面上尚有十幾條快船，原是圍攻石敢當的船隊，但聽了丘泰來一家全完了，又見湖面上兩位大護法與副幫主也死去，立刻有些黑衣漢子們提刀砍向丘泰來的血殺隊員們。

戰鬥是零星的，歡呼聲却越來越響亮了。

王彩雲也更忙了，她爲幾個受了重傷的兄弟們治傷，已忘了歡笑。

這時候，朱光遠與白永在，這兩位受了傷在大艙中養息的舵主走出來了。

大伙聽了大龍幫已收復，心中那股子高興就難以形容有多愉快了。

朱光遠大叫：「少幫主呀，老幫主……」

大伙也聽到了朱光遠的叫聲，立刻間，歡悅的氣氛一下子沉寂下來了。

每個人都張大了眼睛等着玄小龍的回應。

這種事在弄不清楚的情況下，誰也不敢插嘴。

忽的，玄小龍帶劍仰天長嘯。

「啊……」

那可不是一種示威，也不是悲壯，而是悲哀。

是的，大龍幫已收復了，但玄劫却不知下落，如果此刻老幫主玄劫也在場，這個場面便不同了。

玄小龍當然悲哀了。

長嘯也是一種發洩，玄小龍大聲道：「各位大叔們，咱們先回去總舵吧，我有事相求各位大叔們。」

石敢當吃驚，道：「難道老幫主他……」

大伙一聽，忽的傳來哀哭聲，再細看，人們落淚了。

是的，如果老幫主不幸罹難，誰還會興奮起來？

* * *

有許多人一年多未曾回來淮上了。

石敢當等把正在燃燒的船熄了火拖拉着，一條一條靠在大龍坡前的那個石灣裡，人們忙着在各處清理着死者的屍體，受了傷的人也抬到總舵二道大院的各廂房中，從徐州城請來幾位大夫住在大龍幫中，專門爲受傷的兄弟們治傷。

總舵各處清理，照規矩也列了清單，由石敢當主持，只不過當他看不清賬單之後，心中忿怒的大罵丘泰來父子不是人。

原來丘氏父子早把值銀子的打包裝箱運走了。

丘泰來得到消息，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採用了打點戰術，先收復各地分舵，最後奪取總舵的戰略。

丘泰來這一年來盡了最大能力培植他的人馬，但大龍帮人員近千，一時間怎能撤換得了。

他看情勢緊急，而且各地也傳出他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拜弟，陰謀奪下大龍幫幫主寶座，他已有些坐立不安了，於是，他便有了撤走的計劃。

但他絕對想不到，各地分舵舵主死得一個不剩，而且玄小龍已率船逼到淮上來了。

* * *

石敢當看這清單列的東西，大龍幫幾乎已是個空殼了，一清二白只有兩袖清風，庫存無銀，五百兄弟張口要吃飯的。

玄小龍見這樣，他把身上所有的完全取出來了，玄小龍甚至還把準備與王彩雲結婚用的那一套首飾也取出來放在桌面上。

那盒首飾可是有來歷的。

首飾是鎮江老鳳祥金子店老板爲報答玄小龍的救命之恩，特別贈送玄小龍的。

* * *

現在，副幫主以下，十二位分舵舵主與三十七位大小船上把頭均在座。

玄小龍與王彩雲二人坐在長桌一端。

玄小龍對石敢當等十分誠意的道：「各位大叔，大龍幫在各位的大力協助下收復了，咱們是有損失，而且已至一窮二白，但大龍幫有船，有力氣，心一條，往後看仍然是希望無窮。」

他發覺大廳外也擠滿了兄弟們，嘆口氣，又道：「咱們活着的人一定要把淮上大龍幫再興旺起來，才對得起死去的兄弟們。」

衆人聽了齊點頭。

有人也低應：「對，對極了！」

玄小龍頓了半天，才忿然的道：「我們收回淮上大龍幫，可是我爹已失踪了，我們不可以對董大叔三位有任何抱怨，而且還要想一切辦法爲他三人把傷醫好。」

石敢當道：「少幫主，這事你便是不提，咱們也會爲老古董三人把傷治好。」

玄小龍又道：「對於我爹是生是死，我的一條綫索只是猜測，所以我只要快船一艘，出海去找。」

石敢當道：「少幫主，如今咱們船隊更大了，大海船有十五艘，何不大家一齊前往，好歹也要救回老幫主來。」

他指着大廳外又道：「咱們人馬也近六百人，有力量可以同任何人拚一拚。」

玄小龍搖頭，道：「不，一方面這是猜測，不一定是眞的，另一方面不要爲了我爹，再有兄弟們大量死傷，那是我所不願見到的。」

他此言一出，所有的人楞住了，難道去救老幫主，他一二人前往就夠了？

大伙正在思忖，玄小龍又道：「人馬不用多，二十人也就夠了，再加上兩位熟悉航道的，已經很夠了。」

石敢當道：「我是少不了的。」

玄小龍一笑，道：「石大叔，你需坐鎮此地，太多事情需要你張羅。」

時運生、李俊幾個水上分舵的站起來道：「少幫主坐船，少不了咱們幾個。」

玄小龍一笑，道：「不，你們還要分別回去各人的分舵，快把業務撐起來！」

便是陸上分舵的人也楞了！

玄小龍却對黃忠、馬超人、龍虎、趙起山四人點點頭，道：「四位大叔，可願隨我師兄妹兩人出海嗎？」

一怔間，這四人忽的仰面哈哈大笑起來！

黃忠笑道：「太好了，我們四人的光榮啊！」

玄小龍又道：「四位大叔，我求你們出海，是因爲四位大叔對那一段海域十分熟悉，黃大叔與馬大叔二位又在上島被囚過，而趙大叔與虎大叔二位在那一段海上同海盜們打游擊，所以……」

龍虎得意的道：「要不是船被撞毀，娘的，不定至今尚在那片大海上狠幹吶！」

玄小龍道：「四位大叔再選那身強力壯個頭大的兄弟十八人，咱

們立刻上船出海去！」

石敢當道：「少幫主，那就坐指揮大海船出海，這樣二位住在上面也方便！」

玄小龍本打算雙桅快船就夠了，但石敢當說得對，師妹是姑娘不方便！

於是，他點頭同意了！

一條大海船，上下共三層，前後有六艙，中艙住着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兄弟們分住前後艙，再多十人也夠住，而且還可以裝貨幾百斤！

＊　＊　＊

由石敢當親自挑選十八名有功夫的大漢，隨行上船，每人除了會射箭，還有牛皮盾一張，砍刀一把，吃的喝的裝上船，玄小龍與王彩雲，當天便率船開航了！

＊　＊　＊

河上風光是美好的，但美好的景色引不起玄小龍的興緻，便王彩雲也很少走出船艙外！

大海船在內河行駛並不快，因爲有時候河道稍窄，兩舷還需有人以竹篙頂向河岸，以免大船撞上岸！

行至第三天一大早，那龍虎與趙起山二人便到了大艙門口，龍虎對玄小龍道：「少幫主，咱們就要入江了，不過屬下二人有意見，想對少幫主報告！」

玄小龍一聽，忙叫道：「二位大叔，快進來講！」

龍虎與趙起山二人進入中艙，只見王彩雲正在閉目打坐，二人正自猶豫，玄小龍已笑道：「二位大叔，只管請坐，我師妹打坐練功絕不會被外在事物干擾！」

玄小龍請趙龍兩人坐定，又道：「二位大叔，有甚麼意見，只管說出來，大家商議。」

趙起山道：「半年多以前，我兩人率領一批不願投靠丘泰來的兄弟們去海上爲十一條船兄弟們的失踪，同海盜們打游擊拚老命，那時候我們也是大海船！」

笑了，玄小龍道：「說來慚愧，當時我還幾乎傷了二位大叔！」

他這話一點也不錯，那時候他玄小龍與金申如玉在一條船上，玄小龍也是頭一回乘船出海，不料就在三門灣外海與二位老人的大海船遭遇，雙方打了一仗！

如今提起此事，三人不由一笑！

龍虎道：「幫主，如今河道水深，河上行船也安全，那時候我們就是出了河入長江，改走江陰入太湖，然後再由黃浦江出海去，當然，繞道出杭州灣也一樣！」

玄小龍一聽太湖二字，他的心中一沉，想着金玉前來助戰，兩次施以援手，金玉也算俠義之士了！

當然，玄小龍也想到了丁梅，不知丁梅自睢寧回太湖以後怎麼樣了！

玄小龍也是有情義之人，雖然身邊有了王彩雲，但他絕對忘不了丁梅！

他怎麼能忘記與丁梅兩夜在黃浦江上漂遊整夜的良辰美景玉人在懷的情景！

玄小龍有些懷念丁梅，但他又不便出口！

趙起山道：「少幫主，這條水道咱們最熟不過，當年老幫主就乘過我的大海船幾次出海，走的便是這條水道，比之沿長江口出海快多了！」

玄小龍道：「二位大叔，就由二位大叔作主吧，怎麼快怎麼走，我恨不得立刻找去！」

龍虎道：「少幫主，你說找去，是甚麼地方？」

原來玄小龍只說去海上找海盜，並沒說出甚麼地方，當然，他此刻一說，龍虎與趙起山二人怔了一下！

玄小龍道：「二位大叔，至今我還不敢確定是不是幾個月前，你二位在海上與大海盜女兒對打的那個海盜女弄走我爹的！」

趙龍二人聽了驚怒交加，那趙起山沉聲道：「可惡的海盜女，原來是她把老幫主抓走了！」

龍虎道：「少幫主，咱們就應該率大船隊前來，直攻海盜窩才對！」

玄小龍道：「可是，我也只是猜測，萬一不是，豈不勞師動衆！」

趙起山道：「便是勞師動衆，也算爲咱們大龍幫十一條大海船上人貨索回些甚麼！」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們師出有名呀！」

玄小龍道：「二位大叔，一場搏殺，何止是人員死傷，便是一切補給，銀錢花費，均不是個小數目，而咱們大龍幫已被那丘泰來暗中掏空了，所以一時間是不能發動大隊人馬前來的！」

龍虎忿忿不平的道：「可恨，丘泰來竟然逃掉了！」

趙起山道：「少幫主，咱們還是經太湖過上海，也許那個海盜女人在上海！」

玄小龍一聽，點頭道：「也對，咱們轉到上海，說不定她眞的在上海！」

趙起山與龍虎二人走出船艙外！

只見遠處江水滾滾，前面已是長江了！

大海船由江陰入運河，那是一條內陸河道，可直通無錫，而無錫

分舵早已關門，等着那「翻江龍」李俊再回來重振大業了！

＊　＊　＊

大船沿內河行駛，不到一天便到了太湖，玄小龍聽說船入太湖，他就沒有膽子走出大艙來！

王彩雲却笑對玄小龍道：「小龍哥，這幾天都悶在大艙中，何不出去看看風光呀！」

她還逗趣的道：「江南風光好，江南姑娘更迷人，你說是不是？」

她斜睨玄小龍，玄小龍也正以目光瞟向王彩雲，二人忽的一笑，玄小龍一把抱住王彩雲，道：「你在說我了，我不饒妳！」

王彩雲不反抗，她微微閉上雙目！

玄小龍立刻一個吻壓上去！

兩個人一陣溫存後，相繼走出大艙外，果然大海船沿着太湖東岸往前駛着！

快要正午了，這時候斜刺裡忽然駛來一條快船！

玄小龍見這快船是往姑蘇方向駛去，心中不以爲意！

如果這船往西山駛，他就注意了！

只不過雙方相距二十丈，忽聽那快船上傳來幾聲哈哈狂笑聲！

「哈……」

玄小龍與王彩雲也一驚，這人笑得中氣足，聲在湖面好像凝結了！

一會，已聽得遠處有人叫了！

「餵，是玄兄嗎？」

玄小龍也發現對面船上人了！

他立刻叫人收帆，等候快船靠過來！

王彩雲道：「他們是誰？」

玄小龍道：「他們是江南四君子！」

故人異地相逢，玄小龍心中稍感愉快的微微笑了！

於是，快船靠過來了，玄小龍迎在船邊上，只見果是江南四君子全到齊了！

那當先跳上大船的人正是梅家山莊的梅冬陽，然後是瘦瘦高高的藍天虹，然後是面盆臉的桂秋風，最後過船來的才是那花滿天！

四個人只一站在玄小龍面前，玄小龍吃一驚，因爲這四君子均是身上帶着傷！

王彩雲站在一邊沒開口，玄小龍對梅冬陽道：「這位是在下師妹，王彩雲！」

花滿天等點頭爲禮，於是，再把船上的趙起山等四位大把頭介紹！

玄小龍道：「請進艙中一敍！」

梅冬陽道：「老弟台，我在三門灣的梅家山莊完了，被金申家兄弟三人放火燒了！」

玄小龍道：「難怪四位身上有傷！」

幾人走入大艙中坐下來，花滿天道：「玄兄，我們是去寒山寺的！」

王彩雲忽然也想起寒山寺的松竹大師了！

她記得松竹大師叫她帶話給鎮江劉圓圓，告訴他的大妹子，王子正仍然孤家寡人沒成家！

一邊的玄小龍道：「四位兄台去寒山寺？可是去會見甚麼人嗎？」

梅冬陽道：「玄兄弟可曾記得那位天台山大覺寺的百忍大師嗎？」

玄小龍一笑，道：「當然記得，百忍大師曾與各位一起找上在下，雙方還幹了一架！」

「哈……」

幾個人立刻笑了！

梅冬陽道：「也是玄兄弟武功奇高……」

他想了一下，又道：「今天遇見玄兄，當是有緣，我兄弟四人便登上這大船了！」

一怔，玄小龍道：「怎麼說？」

梅冬陽道：「也是百忍大師交代，他在寒山寺與松竹大師下棋，若有急事，可去找他！」

玄小龍道：「在下知道四位與那百忍大師交情深厚，但不知有甚麼事情？」

花滿天道：「力殺那大海盜！」

玄小龍聽得心中一熱，道：「到大海上去同金申之洞一搏？」

梅冬陽道：「我們自知力量不夠，所以才去找百忍大師，不料大覺寺和尚對咱們說，百忍和尚來寒山寺了！」

玄小龍道：「便是多一位百忍大師，只怕也不是大海盜金申之洞對手，他的力量太大了！」

梅冬陽道：「我們想妥了對付大海盜的方法。」

他對桂秋風點點頭，桂秋風接道：「我們訂製一條快船，準備同大海盜們在海上游擊戰，這也是我們想出來的唯一辦法！」

玄小龍想到當初趙起山與龍虎兩位大叔，他們也是在海上專找海盜幹架，不由點頭笑笑，道：「這倒也是個方法！」

花滿天道：「如果玄兄能加入，咱們更不怕大海盜們勢大船多了！」

玄小龍道：「四位仁兄，你們還不知道，在下尚有一肚子苦水呀！」

藍天虹道：「你有苦水就吐出來，咱們已是自家人了，還有甚麼話不好說的？」

玄小龍道：「我這次就是打算去找那金申如玉的！」（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深夜樹林中，林琴的父親林莽出現在她身後，並告訴她當年被錢起利用，冒充錢大經的經過，至於錢起的幕後人，是清水道人。林琴雖對父親印象不佳，却也有骨肉情份，對他的辯白亦有所理解。小龍遇到一個老人，教他幾招劍法並指點兩座墳墓，告知他是其父母之墓，小龍傷心之餘，立誓要爲其父母報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奇門遁術屢搬運　願出萬兩購綉鞋

這才是使洪門害怕的原因。

因而他們和翁仲這邊連絡，來一次密談。

他們談的主題當然是聯手除去白倫和小龍這邊的人，然後，他們合併來統治洪門。等於讓翁仲分一杯羹了。

三天後，洪門和翁仲合擊的攻勢開始，幾乎有千人之衆，勢不可當，而白倫和小龍這邊也沒想到他們會聯手。

在倉卒中起而應戰時，有人以「蟻語傳音」和白倫等老一輩的聯絡，暗示他們別打硬仗，及時撤退。

白倫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分四撥撤退。

在撤退中，有兩個蒙面人以游擊方式協助他們，予追擊者以重創，這兩個人一個是教小龍劍法的老人。

另一個年紀差不多，但不知是誰。

當然，翁仲與洪門雙方合起來將近千人，在這人數懸殊之下，這邊的人有不少受了傷。尚幸預先準備了船，由江上撤退，沒被追上。

是不是洪門中人眞有意與翁仲合併，或者暫時利用，或者「雙龍頭」已失去聯絡，錢起也不見了，而是副龍頭以下作成的決定？

洪門的副龍頭名叫孫之初，自然是一流高手，此人平常很少出鋒頭，所以在武林中他的名氣不大。

絕對沒想到在白倫和小龍這邊不正面硬碰而渡江撤退之後，洪門的實力已很集中，約有六百餘人。

翁仲這邊約三百近四百人。

他們雙方就在江邊背水一戰，又幹了起來。

領導洪門的是錢起，暗中指揮的却另有其人。

他們雙方血戰了一夜。

洪門損兵折將，死了一百七十人。

翁仲這邊約四百人，已去了一半多。

翁仲一看不妙，這幾乎是他全部實力的最後部份了，也是他的精英，立刻下令退回嵊泗列島。

這是他最後的一條路。

只要退回島上，易守難攻，固若金湯。

洪門即使用十倍的實力也未必能攻下來。

這算盤的確很不錯，但是，萬萬沒有料到，洪門棋高一着，嵊泗列島早已被洪門佔領了。

這是怎麼回事？

翁仲乍聞此訊，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

但是，仔細一想，這一點也不會錯，必是事出有因。

因爲這次洪門主動派人和他溝通，表面上是希望他們雙方聯手先除去白倫和小龍這批人手。

然後雙方合併，逢二進一來治理洪門。

聽起來很動聽，翁仲也相信，洪門內部有點不穩，爲了應付白倫和小龍這股不可忽視的實力，不能不藉重他這股相當大的勢力。

事實上，除了洪門，論勢就數嵊泗列島了。

但是，嵊泗列島上的人手不過千人左右，兩次火併，已抽調了五六百人之衆，且多已死亡或傷殘。

島上最多還有三百餘，却分佈在二三十個較大的島上，而且並沒有太大的警覺心。因爲他們絕對想不到，洪門會攻擊他們的老巢。事實上談合作就是爲了實行此一陰謀。

其實洪門只抽調了二三百個精於海上作戰的人手，就在各島上各個擊破，殺的殺，俘的俘，徹底佔據了嵊泗列島。

翁仲回不了嵊泗列島，由「居士」變成了「散人」。

這還不說，由於攻打這些本屬於他的老巢的海島不下，在海上又被洪幫的人抄了後路，又有死傷。

而錢起帶着殘餘退回陸上。倒霉的事也不打一處來，由於他們自海上退回江南上岸，又被白倫和小龍一千人打了個埋伏。

眞正是丟盔卸甲，落荒而遁。

正因爲洪門的「雙龍頭」林莽失蹤，又連續大敗，士氣大傷，中原一帶的數百分堂，人手早已抽調大半，一個個自動關了門。

因爲不關門必會有人找上門。

而大部份實力都派往嵊泗列島去了。

這麼一來，洪門本是名門正派，天下第一大幫，如今却變成了不敢伸脖子見人的暗牌了。

他們有兩撥敵人，以天下第一大幫派的洪門來佔據嵊泗列島可謂大材小用了。

一撥是翁仲，勢不兩立。

另一撥是白倫及小龍的人，這些人更使他們頭痛，神出鬼沒，忽隱忽現。當然，這撥人却不和他硬碰。

因爲小龍這邊的人所要找的主要對象是林莽和錢起，另外是內八堂的人物，他們才是眞正的仇人。

翁仲不能返回嵊泗列島，就像瘋了一樣，到處亂咬，白倫這邊的人一時不防，也被其施襲。

人手在一夜之間被衝散。

小龍、林琴小松、柳談及范通等本都在一起，却又被衝散，只有小龍和柳談在一起。

小龍等被翁仲及其得力弟子追殺，逃了一天一夜，飢寒交迫，二人身上却連一錢銀子也沒有。

又是黃昏時刻，兩人飢腸轆轆，來到一個鎮上。

柳談道：「小龍，如果這兒有賭場……」

「怎麼？你是此中高手？」

「高手不敢當，可以玩兩手，小龍，你呢？」

「我？」小龍笑笑不答。

「不成是不是？看我的好了！」

小龍笑笑道：「那就看你的吧，但是沒有賭本！」

柳談道：「小龍，對面是一家銀樓，咱們去借……」

「小柳，這念頭永不可興。」小龍道：「長輩們異口同聲將來要我作『龍頭』，我雖不願，但却推不掉。將來我眞的作了『龍頭』，你至少也是內八堂五名以前的大爺，要是作無本生意……」

柳談道：「我只是借一下，贏了再奉還。」

「那也不妥，」小龍道：「走，我們到賭場去看看。」

這是個極有規模的賭坊。

凡是在大鎮上能明目張膽開設賭場的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

賭的花樣倒也不算太多。

這兒主要是紅黑寶、牌九、骰子、麻將和撲克，而且枱面都很大，尤其是牌九和梭哈。

小龍來到牌九桌邊看了一下，又來到撲克桌邊。

柳談道：「小龍，這種洋玩藝你也會賭？」

小龍低聲道：「皮毛！」

「要賭嗎？」

「賭本呢？」

「我這兒有點賭本……」這工夫忽然背後有人開了腔，兩人迴身一看，是個十六七歲，長得很不錯，却穿了一襲不合身的衫褲的小子。

小龍道：「這位兄弟是在和我們說話？」

「是的。」

「可是我們兩人不認識這位兄弟。」

這年輕人笑笑，一口編貝白牙，加上兩個酒窩，使人一看就很舒坦，世上眞有這種討人喜歡的人。

「從此以後不就認識了？」

柳談道：「兄弟剛才說，你有點賭本？」

年輕人道：「是的。」

小龍道：「這怎麼好意思？」

「如果兄弟過意不去，一旦贏了多分點紅利給我就成了！這算得了甚麼？一回生兩回熟嘛！」

柳談拍了他的肩胛一下，道：「兄弟，你眞夠意思！」

年輕人撩開他的手，道：「兄弟，如果你也夠意思的話，可別自來熟動手動腳的，我就很感激了！」

柳談笑笑，道：「嘿！軟皮雞蛋！不能碰呀！」

年輕人對小龍道：「兄弟，需要多少賭資？」

小龍笑笑，道：「這叫我怎麼說？」

「兄弟，一萬以內，你自管說……」

「一……一萬兩？」小龍打量一下，這位兄弟的打扮可眞不像是一個能拿出一萬兩白花花銀子的人。

年輕人笑笑，只有笑，是絕對不止值一萬兩的，他道：「兄弟，你說呀！需要多少，自管開口。」

「兄弟，你不會是開玩笑吧？」

「兄弟，咱們萍水相逢，第一次建交，我開你的玩笑？」

「這……這的確不會。」小龍道：「六千兩如何？」

那知這年輕人淡然道：「兄弟這麼客氣，就湊個整數如何？」

「你是說一……一萬兩？」

這工夫年輕人伸手入懷掏出一樣東西往桌上一放，不但莊上，其他三家也不禁嘩然大叫，也有人大笑起來。

原來是一雙上好貢緞質料，眞正湘繡精工綉了「喜上眉頭」圖案，只怕三寸還不到的繡花弓鞋。

這東西也可以作賭資？

甚至還要押一萬兩？

的確，這年輕人慢條斯理地道：「莊家，就作價一萬兩吧！當然，賭輸了是一定要再贖回來的。」

所有與賭的以及四周的觀衆都以爲這小子在開玩笑。

即使小龍也有同感。

只不過他很佩服這小子的膽量，在這地方開這種玩笑，十之八成要準備挨揍，有的莊家最怕觸霉頭。

莊上是個四十左右，粗眉大眼且眼神充足的漢子。

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內家高手。

此人一看這雙綉花弓鞋就臉色驟變。

世上有同樣一雙這種繡鞋嗎？

大小、質料以及繡工都完全一樣，不可能吧？

莊家打量這小子一陣，道：「兄弟，押多少？」

「一萬，你看值不值？」

莊家不假思索地道：「在我來說，十萬也值。」

「那就押一萬吧！幸虧遇上了您這位識貨的人！」

「這雙綉鞋是你的……」

「是……是在下一位相好的，你是知道，在山西，每年舉行一次所謂「晾脚大會」(每年山西大同擧辦一次，在大會上把一些女人一雙金蓮拾奪俐落，坐在大門內，却把一雙金蓮伸到門外，讓不遠千里前來欣賞小脚的人來品評，而且在第三天，也就是『晾脚大會』結束那天，還投票選出『天下第一香蓮』頭銜，且得上料緞子三匹，白銀一千兩。這當然是一份殊榮，我這位相好的，連續三年，都得到『天下第一香蓮』頭銜。所以，她的金蓮穿過的名湘繡弓鞋也就價值不菲了。」

柳談想笑，畢竟沒有笑出來。

小龍並不想笑，却以爲這小子不是等閑之輩。

莊家拿起了鞋，很仔細地看了一會，包括鞋背、鞋底、鞋裏以及繡工等等，甚至還嗅了一下。

他的眼囊肉不停地抽搐着，道：「兄弟，你等一下。」

他拿着那雙弓鞋大步往後走去。

年輕人大聲道：「老兄，你這是幹甚麼，值一萬你就說句話，不值，我也不怪你，你要幹甚麼？」

「放心！」此人冷冷地道：「一萬兩銀子，還沒有放在大爺心上，告訴你，我就是這家賭場的主人……」

年輕人道：「主人又怎麼樣？你要到哪裡去？」

「我到後面，去去就來……」

柳談要阻止，小龍示意不要動。

這一桌的賭客竊竊私語，似乎有人知道他拿着一雙弓鞋到後面去幹甚麼。

這賭場甚大，後面還有兩重院落。

這場主拿着弓鞋來到後面院中低呼道：「阿燕，阿燕……」

嗓音很輕，好像生怕驚嚇這位叫阿燕的女人。

又叫了三四聲，忽然浴室中傳來了銀鈴似的聲音，道：「甚麼事啊？」這眞是世上最悅耳的聲音。

「阿燕……妳看這東西是不是妳的……」

場主闖入浴室內。浴池中的女人雙臂抱胸道：「冒失鬼！」

「阿燕……對不起，妳看這雙繡鞋是不是妳的？」

阿燕本來不以爲是她的，所以只瞄了繡花鞋一眼。

但馬上又爲之一怔，盯着繡花鞋，道：「是我的呀！」

「眞的是妳的？」

「我的繡鞋會不認識？」

「妳這雙繡花鞋放在何處？」

「就在我的炕櫃裡。」

場主馬長風立刻奔回臥室，開了炕櫃，却沒找到那雙繡鞋，由此証明，這雙繡鞋果然是他愛妾的。

馬長風怒極，毫無疑問，那小子偷了他愛妾的弓鞋。

他到了前面，一把抓住年輕人，但小龍一擋。

馬長風怒極去扣小龍的脈門，小龍反而在他的脈門上捏了一下。

無非是警告他，不要動粗，他沾不了便宜。

馬長風是內家高手，可不信這小子才十六七歲，就具有內家上乘功夫，只是此刻無暇揍人，反正幾個小子逃不過這賭場。

馬長風冷峻地道：「小子，這弓鞋是那裡來的？」

「我不說過，是我的女友的……」

「你少胡扯，你是在本宅中順手牽羊的！」

「甚麼？」年輕人道：「你是說我在貴宅中偷的？」

馬長風道：「不錯！」

「哈！」年輕人攤着手，道：「各位聽到了沒有，這位場主仁兄可眞會往臉上貼金，這是山西大同晾脚大會上連續三年拔了頭籌的『天下第一香蓮』，他居然說是在他府上偷的……」

馬長風厲聲道：「內人的確失落了一雙繡鞋。」

年輕人道：「聽到沒有，馬場主的賢內助失落了一雙繡鞋，即硬說這一雙是她的，請問，世上有幾個女人的脚有這麼玲瓏標致的？」

馬長風道：「內人看過，正是她失落的。」

年輕人道：「是何時失落的呀？」

「就是不久之前。」

「馬場主，請你馬上再回去看看，失落的那雙弓鞋還在不在？」

「失落了怎麼可能還在？」

「說不定場主找鞋時粗心大意，就請你再去找一下。」

「不必找了！就是這一雙！」

年輕人道：「我說不是這一雙，場主回去看看，果眞那繡鞋不在了，你再說是這一雙也不遲！」

馬長風半信半疑，回去一看，不由愣住。

愛妾的一雙弓鞋，好端端地放在炕櫃之中。

而且放的地方十分明顯，拉開門就能看到。

爲甚麼剛才沒看到？

他以爲是愛妾自己找到了又放入炕櫃中，立刻去問柳燕。

柳燕是近百里內的美人，也是三寸金蓮最標準的。

馬長風量珠而聘，花了兩萬兩銀子。

他發現阿燕仍在浴池內，道：「阿燕，弓鞋找到了？妳是在甚麼地方找到的？害得我差點和人家起衝突。」

柳燕不悅地道：「你說甚麼呀！」

「弓鞋不是妳找到又放進炕櫃中的嗎？」

「我一直沒出浴池，怎麼會去開炕櫃，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馬長風不由一楞，道：「怪事，眞是怪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

柳燕道：「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嘛！」

馬長風再去看那雙弓鞋，果然還在炕櫃內，他立刻回到前面，發現那雙繡鞋還在桌上，他相信正是炕櫃中的那一雙。

年輕人道：「馬場主，沒錯吧？」

馬長風還是疑心重重，道：「你賭一萬兩？」

「對！」

「好！我要發牌了！」

年輕人是出門，發了一張小六，當然，下面還扣了一張暗牌，因爲是五個人賭，牌當然是全副的，這種全副牌拿順子並不難，但拿大順却很難。

第二家發了一張九。

第三家是五。

第四家是J。

第五家是一張K。

莊家自己發了一張十。

十最好，論牌面也不算太小，即使是打半副牌，十也不算小牌，而它更大的好處是承先啟後，少了它不能成爲大順，當然也不能成爲大同花及同花順。

可是大多數的賭徒只喜歡A、K、Q等大牌，以爲有這種牌已奠定了贏的基礎了。

其實那是很不正確的想法。K的那家出五百兩，無人打烊。

第二張牌，(加上暗牌是第三張)年輕人是八。

第二家是四。

第三家是九。

第四家是七。

莊家是Q。

當然是莊家說話，他推出五萬。

五萬兩不是小數目，一下子打烊三家，只剩下年輕人和馬長風。

年輕人當然跟了。

第四張牌年輕人是十。

莊家是九。年輕人派司莊家又推出十萬兩，却道：「小兄弟，你只有一萬，還是以此鞋作押的，輸了你拿甚麼賭？」

年輕人不假思索地指指後面道：「這位兄弟負責！」

馬長風看看小龍，雖是一表非凡，泱泱大度，但也不過是個毛孩子，幾萬及至於十幾萬兩銀子他到那裡去拿。

馬長風道：「這位兄弟能負責？」

柳談道：「當然咧！場主不認識我們這位小財神爺？」

馬長風笑笑：「在下眼拙……」

柳談道：「這位李公子，是杭州最大的富戶，有絲廠三家，當舖七家，綢緞莊五家，油坊兩家，以及糧行十一家，其他生意也記不清了，歲入白銀十五億兩以上……」

馬長風瞇着眼，有點不大相信又不便全不信的樣子。

觀衆一陣嘩然，但却有人道：「這麼有錢，爲甚麼身上却一文不名？」

柳談道：「老兄，你這話可就不對了！越是有錢的人，身上越是不帶錢，因爲一切都有隨從張羅。」

這話當然也對。

於是莊家又發了最後一張牌。

年輕人是一張小七。

莊家是J，是個兩頭順的架式。

這是十分可能的。K只出來一張，八也只有一張。

當然，這是指枱面上的明牌，暗牌有沒有這兩張牌就很難說了。

莊家道：「兄弟，我再推出十萬，你的鞋子只值一萬，你若輸了，這位李兄弟眞能你償債？」

小龍道：「當然。」

「我看這樣吧！」馬長風道：「如果小兄弟贏了，幾十萬兩銀子當然都是你的了。要是你輸了，你的人就屬於我了！」

年輕人一楞，道：「我的一切都由這位兄弟負責。」

當然是指小龍。

小龍道：「對，一切由我負全責！」

馬長風道：「小友，不是我小看幾位，幾位絕對無法一下子拿出數十萬兩，所以我這辦法可行！」

小龍道：「一切由我負責，當然也包括把他的人交給你的可能性，馬場主，亮牌吧！」

四周看熱鬧的人也都吵着「亮牌呀！快亮牌呀！」

年輕人翻了牌，是扣「九」順，只個不大也不小的順子。

馬長風得意地一笑，亮了牌。

他也是順子，是扣「八」順，這當然比年輕人的順子大。

馬長風道：「小兄弟是在下的人了！」

那知年輕人又自袖內取出一物。

居然是一個精工細繡、質料名貴的紅肚兜。

上面綉的是劉海戲金蟾。

觀衆又是一陣嘩然，馬長風的眼珠子像兩個小雞蛋，一把抓過仔細一看，這又是他愛妾的肚兜。

他的眼珠子都紅了。

誰敢要他的愛妾？他突然奔到後面去了。

他對愛妾的貼身之物十分熟悉。

他絕對相信，這仍是愛妾之物。

他發現阿燕仍在浴室內，只不過她正在穿衣。

「阿燕，妳的肚兜在不在？」

柳燕道：「剛才找了半天我的肚兜不見了，可是你到了浴室的門外我就找到了，眞怪。不知是怎麼回事？」

她的肚兜已經穿上，白做底，滾了粉紅色花邊，上面綉有劉海戲金蟾的畫面，這絕對和那小子的肚兜完全一樣。

他看得楞了。

柳燕道：「長風，是怎麼回事？你今天眞怪！」

「是很怪！」他說了那小子手中有件同樣肚兜之事。

柳燕道：「有點邪門，你第一次去找我的弓鞋，却找不到，第二次找就找到了。而我剛才找肚兜硬是找不到，衣衫都脫在一邊架上，別人也沒動過，就是沒有一件肚兜，但你一到了浴室門外，我就找到了，你說怪不怪？」

馬長風道：「我以爲那肚兜也是妳的，這小子眞邪門。」

馬長風回到前面，道：「小友賭多少？」

「仍是一萬兩如何？」

馬長風不再和他討價還價。

在目前，一萬兩和十萬兩實在沒有甚麼分別了。

要是負責一萬就是一萬，不負責的話十萬又如何。

反正，他早就打定主意，不論這幾個小子贏輸，都不會讓他們把錢帶走，更不會讓他們囫圇着走出賭場。

這一次賭的是骰子，年輕人又輸了。

連繡鞋帶肚兜，都歸馬長風所有。

就在這時，丫頭到前面來在馬長風耳邊說幾句話，馬長風面色驟變，一雙眼珠子幾乎彈了出來。

你猜丫頭說了幾句甚麼話？

她說那弓鞋和肚兜本是穿在夫人身上及脚上的，却忽然不見了。弓鞋不見，等於赤着裹脚布在走動，而肚兜不見，覺得身上涼颼颼地……

就在這時，年輕人又自袖內取出一條桃紅色的內褲，抖了一下，放在賭桌上，有些人急忙閃開。

因爲這是女人的內褲，如果在別人頭上抖動，會被認爲是很倒楣的事，年輕人道：「這一件仍作價一萬如何？」

內褲是女人最最隱蔽的褻衣，到了別的男人手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當然，馬長風信任他的愛妾。

這件內褲絕對是他愛妾的。

三樣東西都極像自己女人的東西，世上絕對沒有這等巧合的。

「好，就賭你這一萬。」馬長風道：「小友是否還有這類東西？如果還有就一次拿出來吧！

「沒有了！」年輕人道：「既然這是最後一次賭，也算是一次對決。這樣吧！就請這位兄弟代我賭這一次。」

小龍道：「兄弟，你能信任我嗎？」

「當然。」

「如果我輸了呢？」

「那當然也要認命！」

小龍道：「馬場主以爲如何？」

馬長風道：「不論誰賭，這三件東西所押的三萬兩一定要在離開本賭場前付清……」

小龍道：「當然，當然！」

觀衆却以爲，這三個年輕人簡直是找死，不要說幾十萬兩，就算三萬兩，到哪裡去張羅？

小龍道：「只不過，這一次咱們要賭點花梢出來。」

馬長風道：「賭甚麼由你說！」

小龍想了一下，道：「我總以爲，單賭一種，大家的技巧總是大同小異，何不多賭幾種賭具？」

「多賭幾種又有甚麼新鮮的？我說過，只要你說出來，我一定奉陪甚至賭場所沒有的賭具也成。」

小龍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你是甚麼意思？」

小龍道：「咱們同時賭骰子、牌九和梭哈！」

馬長風不由一怔，道：「有這種賭法嗎？」

「我說過，賭老套的已落伍了，只有變新花樣分出高下，才見眞功夫！馬場主賭不賭？」

馬長風道：「只要你出點子，馬某一定奉陪。」

小龍道：「在下佩服。」

馬長風道：「怎麼個賭法？」

小龍道：「左手擲骰，右手賭牌九，用嘴賭梭哈！」

「用嘴？」

「對。不用手而用嘴，把牌吹起來，選擇自己所想要的五張牌，但屋中無燈，只有一點月色。」

馬長風道：「我還是不懂。」

小龍道：「熄了燈，在我們旁邊桌上擺兩個海碗，你我手中各握有三枚骰子，另外由一位中間人捧住一副牌九，牌九雜亂無章，有的朝上，有的牌面朝下，另外一位中間人握了一副撲克牌，站在我們桌子另一邊，一聲『開始』，我們的右手將三枚骰子擲出，落入三步外桌上的兩個海碗中……」

衆人嘩然，有人大叫「太玄了！」

小龍續道：「接着一邊捧着一副牌九的人把牌九向我們的桌子上空撒出，我們必須在牌九沒落在桌上之前抓住四張，而且要立刻配好放在自己面前桌上。」

馬長風木然地望着小龍。

觀衆也以爲他在開玩笑。

小龍續道：「最後是拿一副撲克的人，就在你找二人抓住牌九配好放下的同時，他就把撲克向空中一撒，我們也要撮口吹或吸，選出五張，落在我們自己面前，牌面全朝下。」

大多數人以爲這是神話。

有史以來沒有這種賭法，也無人能這麼賭。

無燈的屋中，在牌九提起下落正反不定的瞬間選出四張牌，還不能配出「烏龍」來，簡直太難了。

當然，也可以隨便抓四張牌碰運氣。

只不過要穩贏對手，就不能全靠運氣。

最絕的當然是撮口去吹、去吸空中飛舞的撲克牌，選出五張，配成四條、富爾豪士、同花、順子、三條或兩對等等，然後扣在桌上。

難就難在光線太暗，却要在瞬間選出自己所要的大牌。

馬長風的臉色很難看。

只不過他絕對不能拒絕，那就太丟人了。

一個賭場場主拒絕小賭客的新賭法挑戰，以後還混甚麼？

小柳瞇着眼不知小龍葫蘆中裝的是甚麼藥。

年輕人似乎還對他有信心。

只有大多數觀衆以爲他說得太玄了，八成想趁熄了燈火時溜出賭場，不過這似乎已經辦不到了。

因爲馬長風已以目光指揮部下，在所有進出口通路處都封住，大概連一隻蟑螂也逃不出去。

一切準備就緒。小龍看看馬長風面前的銀票。

燈火「卜卜」吹熄，大屋中十分黑暗。

尤其是剛剛熄燈時。

中間人是自觀衆中選出來的。

一聲「開始」，二人同時擲出了自己的骰子，各自落入三步外自己的海碗中。

這麼遠擲入碗中不會蹦出來，這當然要眞功夫。

當然，要用技巧使之成爲高點數才行。

接着，捧牌九的人把一副牌九向桌上空一揚，數十張牌九不規則地在空中翻滾下落，二人在此刻各抓住四張。

不但要選好抓住，且要立刻配好放下。

因爲在此同時一副撲克有如秋風中的敗葉漫長飛舞，也必須以最快速度選五張放下。

只要燈光一亮還有人沒放下，不管他的牌有多大，都算輸家。

二人幾乎同時連吹帶吸把五張撲克牌弄在自己面前枱上。

到此，這種奇賭已告完成。

燈立刻亮起來，在場中人都可以看到雙方的牌和骰子的點數，以昭大信，這是曠世未有之絕賭。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要翻過來才行。

燈亮起來了，而且平常點七八盞馬燈，現在點了十五盞，希望能使所有的人都能看清這次的絕賭。

有人叫嚷着場主是七點，也很不錯的。

但立刻有人猛叫：「小友是八點！八點！」

當然，柳談過去看過，正是衆人所說的小龍八點，場主七點。

骰子之賭，場主是輸了。

於是也有人大叫揭牌九。

因爲牌九和撲克都扣在桌上，而且四扇牌九還兩扇兩扇地分開。

至於撲克本不是這賭法，但兩人賭，尤其是以這方式來賭，自然是越簡單便越好，比牌大小就成了。

所謂比牌大小，是以「梭哈」的牌面來比。

馬長風掀牌九的手有點顫抖。

因爲這關係他的賭場的聲譽和他個人的聲名。

若敗在一個毛孩子手中，怎麼說也說不過去。

兩邊幾乎同時揭開，場主是大天及大銀兩對。

這可以說是四扇牌九前後兩對至大至高的牌了。

於是有人起鬨吆呼起來。

小龍揭牌時是先揭了前兩張。

前兩張是「地」一對，歡呼聲幾乎把屋頂揭開。

開賭場日進斗金，人人都知道，但卻不是人人都能幹的。

有所謂十賭九詐，說白些就是騙人。

當然，賭場由一些「郎中」、「花惑」主持各部門，就是騙賭，像無底洞，來多少輸多少，有時應付你吃點甜頭，也是輸大贏小。

因此，賭徒們沒有不恨開賭場的。

他們希望小龍贏，甚至希望這賭場輸垮。

小龍揭開後面兩扇時，至少百十對眼珠子盯在他的牌上。

當他擄到一半時，有人大叫「閉十」！

不需要「閉十」，只要是一對小於大天的一對牌就輸了。

但是，小龍還不死心，繼續擄下來。

「叭」地一聲擄開，砸在桌上。

「至尊寶！小皇上……」

聲浪之大，震耳欲聾，觀衆爲別人的輸贏也會如此激動，就像是他們自己拿到「至尊寶」一樣。

骰子與牌九，場主都輸了。

即使這撲克他贏了，三盤兩勝，他還是輸家。

他懷疑小龍弄了鬼。

至少牌九他可能弄鬼。

因爲這麼一個年輕人，有此詭異絕倫的賭技，無論如何他不信！

他目前眞不想翻這撲克牌了。

何況，他的信心已失。

他以爲這賭法是小龍提出的，他一定全都有把握贏。

但小龍先翻了牌，小龍是四條K。

場主是大順，他終於全軍覆沒。

當然，他的三種賭具有此成績，仍是十分了得的。

柳談伸手去抓場主面前的一大堆銀票，場主伸手就去扣他的脈門，柳談一縮手，道：「你幹甚麼？」

場主道：「先別急！在下以爲有點邪門。」

柳談道：「怎麼？你以爲弄鬼？」

「不錯！我要搜搜身！」

小龍道：「當然可以！」

柳談道：「搜身可以，要找你的常客來搜。」

馬長風眼一瞪，道：「你說甚麼？」

年輕人道：「不必爭執，場主已輸，而且場內至少有百十之衆親眼看到，不認輸也不行了！」

就在這時，屋外有銀鈴之聲道：「長風……」

「阿燕，妳怎麼也出來了？」

柳談道：「長風，你還有一次翻本的機會麼？」

馬長風道：「甚麼機會？」

柳燕道：「請其他賭友迴避一下我來主持這賭局。」

馬長風道：「阿燕，收拾這三個小崽子，還不須妳出馬！」

馬的部下一打招呼，觀衆及賭客一看要玩命，紛紛離座奔出，不一會，大屋子裡只有馬長風及其部下和三小了。

馬長風道：「小子，說，你玩了花梢對不？」

小龍不再客氣，伸手就去抓桌上一堆銀票。

馬長風要去奪，卻遲了一步，只好去抓他雙肩。

小龍一丟肩，馬長風又抓空。

這工夫十三個打手亮出了兵刄。

柳談和那年輕人正要亮兵刄，小龍已和馬長風交換了七八招，馬長風心頭駭然，這是甚麼人，這點年紀就如此難纏。

這工夫後門外竄進一條紅影，正是馬的愛妾柳燕，手持短劍自小龍背後刺來，小龍回手一探，幾乎只有半招，就扣住了她的脈門。

這工夫馬長風已亮出刀來猛掃一刀，小龍鬆了柳燕，正好年輕人滑過來，一把抓住柳燕的胸衣。

柳燕尖叫一聲：「小賊你敢……」

年輕人鬆了手，但另一手又抓在她的另一肉球上。

柳燕又尖叫了起來。

馬長風聽到愛妾尖叫，自然分神，被小龍一絆，接着中了一掌倒下，大概是被砸在穴道上，硬是爬不起來。

他眼看着自己的愛妾被這小子東摸一把西揑一下，而且摸的揑的都是女人最要緊的部位。

柳燕氣得臉色發青，但越氣就越不濟事。

更絕的是，其餘打手齊上，被柳談打倒了五個，更多的在四周咋唬，卻不敢上，而柳燕尖叫一聲，原來她的衣扣全被那年輕人解開了。

由於未戴肚兜，小龍、年輕人和柳談都隱隱看到了她的雙峯，馬長風躺在地上，肺都氣炸了。

小龍道：「我們走吧！不要和女人一般見識。」

三小要走，柳燕嘶聲道：「慢着！」

年輕人道：「還有甚麼事？」

柳燕道：「你是不是會邪法？」

「甚麼邪法？」

「那弓鞋、肚兜及內褲都是我的，怎麼會在你手中，更怪的是，長風在這兒看到，到後面去卻又發現在後面，而當他到前面去了之後，卻又不見了！這是不是『大搬運』？」

年輕人笑笑道：「不，這是『小搬運』！」

大小搬運是魔術中的眞玩藝。

在以前，魔術被稱爲「藏眼法」。

但大、小搬運就不是皮毛的「藏眼法」了。

比喻說魔術的人用一根棍往地上一插，澆點水，棍上就抽芽、長葉開花，結果不到盞茶工夫，長了一樹的桃子。

而在人羣中看熱鬧的賣桃子小販，忽然發現他的兩筐桃子不見了，事實上長在樹上的正是他桃子。

這叫着「小搬運」。至於「大搬運」，是搬更遠更多或更難搬的東西，比喻說把別人穿在身上的衣物搬來等等。

這是一種法術，不屬道家及仙家的那種「術」。

所以都稱這種人爲「術士」，這只是一種怪異的「術」，簡稱爲「詭術」，柳燕聽說過這種法術。

柳燕道：「我不信你這麼年輕竟會這種邪術。」

「這不是邪術，這是奇術。」

「我不信，八成是你偷了我的衣物及弓鞋。」

年輕人冷冷一笑，道：「不信算了！兄弟們，我們走！」三人往外走，幾個部下不敢攔截。

年輕人却回頭道：「我說馬大嫂，這個還給你……」自袖內抽出一件短褲丟給柳燕道：「馬大嫂，妳看是不是妳的……」

柳燕接過一看，氣得發抖。

這正是她的內褲，剛才洗澡才換上的，明明穿在身上，怎麼會又到了這小賊手中？她甚至還摸摸大腿根處，果然長裙之內的內褲不見，空蕩蕩、赤裸裸的……

這工夫三小已經出了賭場，而且也出了鎮。

小龍道：「兄弟你好像不是……」

「不用好像，我本來就是女的。」

「姑娘芳名是……」

「我叫梅媚，你看這個……」一翻衣衫大襟內，綉了個半日初露圖案，也就是旭日尚未東昇。

那正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畫面。

小龍和柳談不由道：「姑娘是幾號？」

梅媚道：「我是『雞鳴五號』……」

柳談道：「梅姑娘眞的會『小搬運』？」

梅媚笑而不答。

小龍道：「我以爲梅姑娘可能擅此奇術的。」

梅媚笑笑道：「小龍哥怎麼知道？」

小龍道：「最後離去，妳把內褲還給柳燕，由柳燕的表情和動作就可以知道，那條內褲本是穿在她的身上，卻忽然不見了，而她的裙內，一定是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的。」

梅媚又笑笑。柳談道：「梅姑娘，妳既爲『雞鳴五號』，可知昔年令尊或令堂和龍伯父的關係？」

梅媚搖搖頭道：「不太清楚，好像家父和龍伯父是好友吧！在龍伯父危急時，家父和他在一起。」

小龍道：「令尊是……」

「梅犟！」

「原來就是『梅半天』梅大俠，不知梅伯伯現在何處？」

梅媚道：「下落不明。龍伯伯和伯母呢？」

小龍黯然道：「家父母已經去世了！」

柳談一驚，道：「小龍，這是

何時知道的？」

「不久前，也就是前幾天！」

「是誰說的？」

小龍說了那老人教他劍法及帶他到墓地中的事。

梅媚道：「那位老人會不會是你的外公錢大經？」

柳談道：「我也有此懷疑。」

小龍道：「事後我也這麼想，但不敢確定。」

梅媚道：「那是錯不了的，別人不會知道龍伯伯和伯母葬於那裡，且令外祖母也葬於那墓地中。」

柳談道：「若非你外公錢大經，也不會教你劍法。」

小龍、柳談和梅媚到處找白倫等人。

他們知道目前處境很險，不論是遇上錢起的人或翁仲的人，都不能硬碰，必須暫時保存實力。

還有一點，可能錢起及翁仲兩邊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手中的「翻天子」及「法刀」是假的，也許正因爲如此還不會太火爆。

梅媚曾說，昔年她的父親和龍玉一起力拚負創，連走路都走不快了，那時梅媚只有五歲，本由梅羣背着逃命，後來龍玉也幫他背過梅媚。

那時龍夫人錢珮瑤背小龍，所以說他們龍、梅兩家的關係至爲密切，這一點小龍是絕對相信的。

此刻，三人在一家海鮮樓上大啖海鮮。

因爲他們身上有二十多萬兩銀子。

小龍道：「梅媚，妳爲甚麼要捉弄馬長風的女人？」

梅媚道：「因爲馬長風是洪門的走狗。」

「那賭場是洪門開的？」

「可以說是錢起開的。」梅媚道：「栽在那賭場中的賭友不知有多少？所以我早想整一整他們。」

柳談道：「正好遇上了我們，廢物利用一下？」

「怎能說是廢物利用？第一，我知道小龍哥技藝非凡，而且也略知小龍哥是賭中名手，來甚麼他都可以獨擋一面。」

小龍道：「『雞鳴』一至九號，你是否認識五號以前的人？」

「不認識。」

這工夫，小二上樓遞給小龍一張字條。小龍打開一看，上寫：有急事請到門外一談。下面具名的是婁梅。

柳談道：「是誰寫的字條？」

小龍道：「是婁梅前輩，叫我下去一下有急事要談。」

由於柳談也要請教婁梅一些有關火器方面的事，也跟着下樓去。

但他們來到門外，小二指指右邊街角，說是交字條給他的人在那轉角處。小龍和柳談立刻向右走去。

在此同時，小二又上樓對梅媚道：「這位是梅姑娘嗎？」因爲梅媚已換了女裝，換裝之下更爲俏麗。

梅媚道：「正是。」

小二道：「剛剛下樓那兩位叫梅姑娘去一下，有要事相告，他們來不及回來告知，要小的轉告。」

梅媚以爲他們一定是有了麻煩，道：「他們在何處？」

「請姑娘付了飯資，跟小的走吧！」

梅媚下樓丢下五兩銀子，跟小二自後門出來。小二指指街頭道：「姑娘，就在那邊。」說畢關上後門。

梅媚到了街頭一看，有兩個年輕人向她招手。

但這兩個人却又不是小龍和柳談。

梅媚緩緩走近，道：「請問二位是……」

兩個年輕人都很俊美，其中一人道：「我們是白倫的門下，特別請姑娘去見家師，因爲都是一家人了。」

梅媚自然聽說過「醫神」白倫的大名，也知道他是站在白道這邊對付洪門的，不疑有他，就跟他們走去。

他們來到一家客棧後面，兩個年輕人領先越牆而入。

現在才發現二人不是男人，和她一樣。

梅媚藝高膽大，跟入三間屋中，大馬金刀地往正位上一坐，道：「二位是大國手白前輩的高足？」

這二人是小松和林琴。

她們四下找小龍，她們也知道，小龍是賭中高手，可能在賭場可以找到他，結果當眞被她們猜對了。

於是她們暗暗跟着，發現梅媚和小龍很接近。

她們曾有默契，絕不允許有其他女人分一杯羹。

梅媚很動人，這更是二女所不能忍受的事。

因此利用小二傳遞假消息把小龍和柳談騙出去，再把梅媚騙到這兒來，逼她訂城下之盟。

梅媚雖不知二女的身份，却猜出不懷好意。她道：「二位姑娘請我來此，也不招待一杯茶嗎？」

小松道：「妳先談談妳的來歷，爲何貼上小龍？」

「貼上小龍？二位說話客氣點好不好？」

「怎麼？不是貼？是他貼妳？」

「那也不是，只是很自然地認識了而已。」

（未完・十七）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